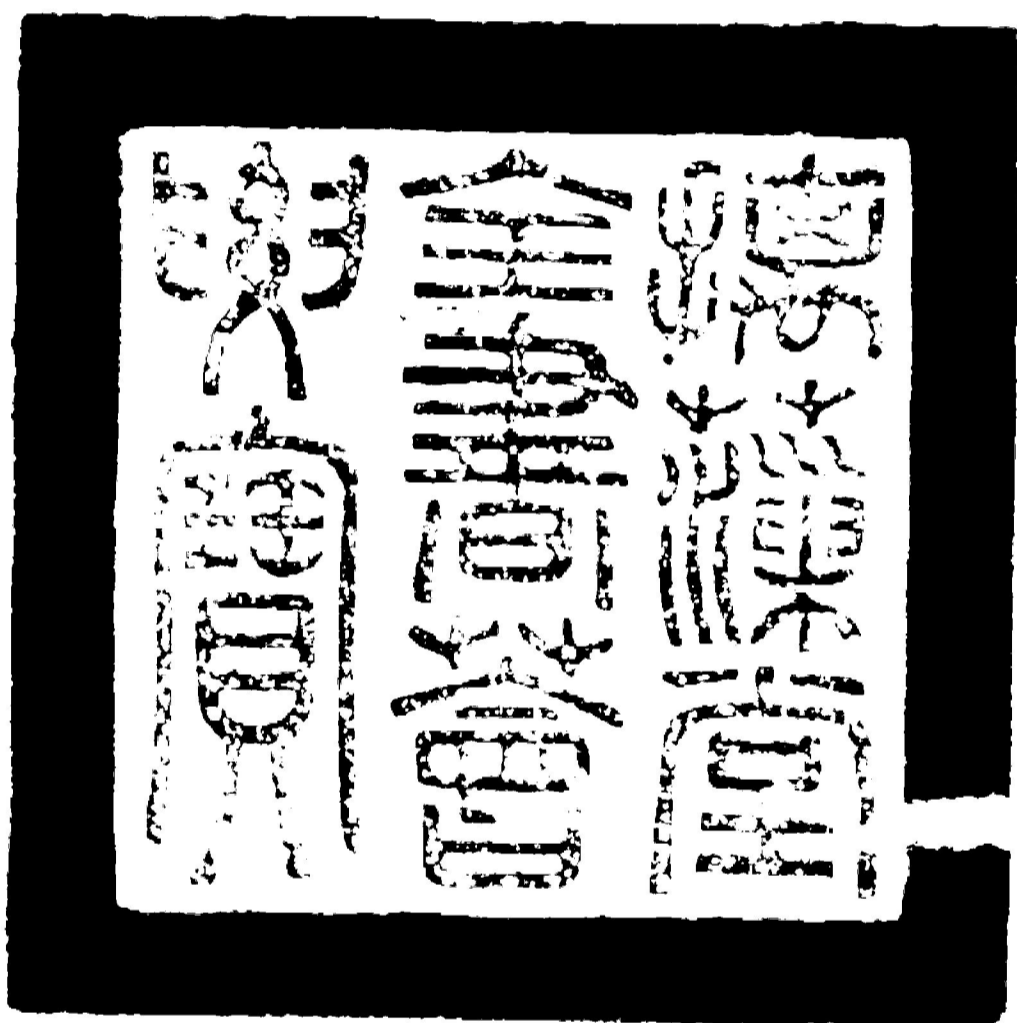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一五五册
目錄類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經義考三百卷目錄一卷 清朱彝尊撰

卷次

卷一百九十八至卷二百五十九

頁次

二四一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二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三十一

趙氏 春秋集傳

十五卷

存

洴自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而孔子卒當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八

時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

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孟氏而已

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而制作之原也自

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左氏有見於

史故常主史以釋經公羊穀梁有見於經故據經以

生義後世舍三傳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

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

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日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日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日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日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

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日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日公嫁女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日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於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日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日雖霸王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日凡諸侯之女行惟王

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日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日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為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日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日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日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日存策書之

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日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畧同而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而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

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與中國無霸而吳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內外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猶夏故霸者之興以攘卻為功然則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

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内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畧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畧其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恒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恒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

見錄則為褒惡而見錄則為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内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内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過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辨急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訪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為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

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為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覆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燦然各有條理游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為書以謂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為之補注欲學者必以考事為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

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倪尚誼後序曰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槩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歲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槩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

旨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疢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誼受教門牆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校對編抄間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祕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槩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

愚暗然執經有年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於獲麟并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校定其全書有訛誤疎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畧相因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施彙括而已初未敢以臆見傳會其間也謹遵治命分為一十五卷既脫槩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修飾焉
汪元錫後序曰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注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

惟集傳無聞弘治間篁墩先生嘗徧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藏於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錄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譌屬夏司訓鏜重加校正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於世嗚呼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丁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魯史

以修經褒善貶惡垂法萬世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憤元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吾夫子修經之意也先生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十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却萊兵之時也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生之文者知其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恨生也晚不得供灑掃之役判簿君以刻書之故

相諭遂不辭而為之序

春秋屬辭

十五卷

存

洴自序曰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於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

所謂屬辭此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高弟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為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此事所以為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

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畧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為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

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闇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辨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絕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為譏刺自譏刺而為褒貶自褒貶而為賞罰厭其深刻者又為實錄之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

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間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大凡有八蓋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蓋有有筆而無削者以為猶魯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

盡其義者於是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為類者曰辨名實曰謹華裔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內外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

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辨類析類為凡發其隱蔽辨而釋之為八篇曰春秋屬辭將使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

宋濂序曰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修之遂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

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麤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注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惟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

因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祕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本嘗語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

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注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一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

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萃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

不足以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不為不久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子常姓趙氏名沆歙休寧人隱居東山雖疾病不忘著書四方學子尊之為東山先生

卓爾康曰子常集傳屬辭文贍事核體大思精真可謂集春秋之大成成一經之鉅製矣中間亦有穿鑿稍過瑣屑難名而日月諸義尤無是理然白璧微瑕不足玷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十卷

存

沆自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為主所謂魯史遺法既於左氏傳注中得之而筆削微旨殊未能潛窺其罅隙後思禮記經解始悟春秋之學只是屬辭比事法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陳止齋因之以考左傳正是暗合此法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據所可惜者偏於公穀與杜元凱正是合得一邊乃以陳合杜舉經正史以章指附入左傳集解中屬辭比事以考之今屬辭書中八體由此得其六七後考

日月之法傳中事實鉅細往往脗合為益甚多其他傳會處與凡例之謬為先儒所攻者并論之然前輩知左氏義例之背謬而不知其事實之可據知後傳論世變之可取而不知其以書法解經在三傳後獨能發筆削之權此補注所以不能已也

春秋師說

三卷

存

沆序曰黃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為易春秋二經作傳既又以去古益遠典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真若所得未完而亟為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閣筆不續務為覃思久之乃稍出諸經說以示學者欲其

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塗轍既正戶庭不差而學者日衆則何患乎經旨之不大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勿勉乎沆自弱冠即往拜先生於九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緒而顛愚不敏往來館下數歲無千慮之一得焉既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往請益比至則先生捐館矣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為春

秋說者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為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說訪誠愚不敏其敢自畫於斯慨思微言蓋將沒身而已歲至正戊子八月又自述曰黃先生於春秋只令熟讀三傳於三傳內自有向上工夫謂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自伯禽至魯國亡之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隱公元年至獲麟之春秋聖人之法也先生既捐館春秋微言頗有可思乃撝取諸書中說春秋處參以所聞

輯為春秋師說三卷

李騰鵬曰子常受業於黃楚望作春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左氏補注春秋師說以為學者用力之階

金居敬總序曰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皆居敬所校定始資中黃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

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焉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

往九江見黃先生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殊不謂然乃為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為學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復念黃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黃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何如先生以所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

為戒持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索考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公公與黃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黃公起居先生問曰為言黃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公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子立教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及舉朱子去短集長

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袁公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為四書目錄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擿其新意極論得失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絕不與人談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

傳補注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枯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黃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黃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雖然習實生常雖賢者不能自免黃先生力排眾說創為復古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蚤有立志公聽並觀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當先生避地古朗山時居敬與妻姪倪尚誼實從山在星谿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說於末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說先生嘗以質諸虞公虞公復以得

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天內外之旨而後天上
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
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
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象象之辭
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羲皇
之圖以為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
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
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八

五

吟等篇及行狀附於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
感發云爾

錢陸燦曰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度越漢
宋諸儒當為本朝儒林第一

春秋金鎖匙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二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三十二

汪氏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三十卷

存

虞集序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一

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
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
家是以尚馬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
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三傳兼治者明
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
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
得之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
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

儒之言以為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為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

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啟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為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為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

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於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為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汪澤民序曰仲尼假魯史寓王法春秋之義立矣然聖人之志有非賢者所能盡知是以三家之傳有時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聖人從而筆削則綱常之道或幾乎熄託之空言可乎游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嘗措一辭孟子發明宗旨辭簡而要左氏考事雖精闡於大義公穀疎於考事義則甚精胡氏撫三家之長而斷之以理漢唐諸儒輿論蓋深有取間若有未底於盡善者豈猶俟於後之人與吾

宗德輔年妙而志強學優而識敏潛心經傳嘗名薦書於是徧取諸說之可以發明胡氏者疏以成編觀其取舍之嚴根究之極亦精於治經者歟予嘗病世之學者勦塵腐矜新奇竊附於作者之列奚可哉德輔學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欲羽翼乎經傳可尚也

克寬自序曰謹按春秋傳注無慮數十百家至於程子始求天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如日星微辭與旨瞭然若眎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

程子之說著書十餘萬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於後世愚嘗佩服過庭之訓自幼誦習至治壬戌從先師可堂吳先生受業於浮梁之學宮朝夕玩繹若有得焉顧每自病謏見寡聞而於類例之始終證據之本末莫能融貫而旁通之乃元統甲戌教授郡齋講劇之暇因閱諸家傳注採摭精語疏於其下日積月羨會萃成編非敢以示同志蓋以私備遺忘云爾至元丁丑嘗求訂定於宗公叔志先

生以為足以羽翼乎經傳界之序引明年值鬱攸之變斷簡煨燼漫不復存越三年辛巳搜輯舊聞往正是於邵庵虞先生頗加獎勵并題卷端克寬自揆淺陋奚敢管窺聖經賢傳之萬一然詳註諸國紀年諡號而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而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遺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庶幾初學者得之不待徧攷羣書而辭義燦然亦不為無助也

吳國英序曰國英曩從環谷先生受讀春秋於郡齋先生手編胡氏傳纂疏雖一以胡氏為主而凡三傳註疏之要語暨諸儒傳注之精義悉附著之且胡傳博極羣經子史非博洽者不能知其援據之所自與音讀之所當先生詳究精考一一附注於是讀是經者不惟足以知胡氏作傳之意而且溯流尋源亦可識聖人作經之大旨矣書甫成編國英宦遊四方越十五年始睹同志鈔謄善本而建安劉君叔簡將鉅

諸梓以廣其傳則不惟諸生獲春秋經學之階梯而凡學者開卷之餘不待旁通遠證事義咸在是則先生纂疏之述有功於遺經而有助於後學豈曰小補之哉

楊士奇曰春秋胡傳纂疏三十卷元新安汪克寬輯蓋左氏公穀之外漢以下儒者說春秋甚多惟伊川程子為得聖人之旨惟胡文定公實傳程子之學朱子曰文定春秋明天理正人心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故近世治春秋者兼主左氏公穀文定四家三傳舊有注疏此書專主胡傳云

陳寔曰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傳分紀等書然其說春秋頗亦可議魯君卜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僖之卜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為大報天孟春為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

可証春秋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

月也以是而論則宣成定哀之郊正為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四月乃為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正月四月之郊為祈穀似也然魯獨有祈而無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為魯避大報之僭然為說窒碍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物成而薦新周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烝則謂春秋常祭不書書必有譏如

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嘗本得時矣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嘗譏以災餘而祭為不敬也夫桓一嘗也既以為非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為夏時嘗之八月又目為周正跡其先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春秋諸傳提要

佚

左傳分紀

佚

春秋作義要訣

一卷

未見

梁氏寅春秋攷義

十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八

寅自述曰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

因朱子之言惟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攷義

戴氏良春秋三傳纂立誌作春秋經傳攷

三十二卷

未見

趙友同作志曰先生諱良字叔能其先杜陵遷婺之

浦江為月泉書院山長至正辛丑以薦擢淮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洪武壬戌以禮幣徵至京

師召見留會同館上欲用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旨

待罪久之卒於寓舍有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於

家

良自序曰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況於學

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

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

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

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九

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與旨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

後見邪傳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

穀主釋經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

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為多然而義例宗旨交出於

筮祝卜夢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而

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經意分裂

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即嘗有病於斯尋繹

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撮其要疏之經文

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以類而從而
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然後隨文觀
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有刊字非復本文之舊
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間乎雖然亦將藏之篋
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飲自博而反約則
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舍其間以為
是經之蠹哉

劉氏永之春秋本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十

佚

永之自述曰春秋時列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
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
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
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
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為秉禮之臣者乎
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
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

之迹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
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
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
曰知我者在是罪我者在是亦聖人之謙詞云耳夫
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
之謂哉大較說春秋者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
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
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十一

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
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
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
而鍛鍊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
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
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室焉又為一論以飾之
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
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

則彰善而瘴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其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謬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

邵遠平曰清江劉永之仲修治春秋學洪武中以成卒其與梁孟敬講春秋一書可謂持平之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十三
朱氏右春秋傳類編

佚

右自序曰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倫理該而事核秦漢以下無加焉因采摭其尤粹者得若干卷題曰春秋傳類編而為之序曰圖書出而人文宣光嶽分而人材降是人材者人文之所寄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亦謂是也夫自周室既東聖賢道否孔孟之教不行於天下春秋

戰國之際功利日興權謀是尚固不足以上窺天人
之奧而布其致君澤民之心矣幸而天理不泯斯文
未墜經生學士器識卓絕不無人焉求其能輔翼聖
經垂刑世範者愚於左氏公羊穀梁氏而深有望也
雖然三傳國語之文不能無辨左氏則無間然矣國
語之書前輩亦未定為何人詳其詞氣要非左氏之
筆蓋亦倣左氏而自為一家者世以為春秋外傳得
無意乎公羊穀梁為經而作典禮詳實詞旨簡嚴有
非他能言之士可及也愚試評之譬之良工之繪水
與木也藝有專精則所就有深淺然自心巧發之則
各得其一端之妙左氏之文煥然有章小大成紋猶
水之波瀾也蘖藹敷腴英華暢發猶木之滋榮也公
穀之文源委有自派脈分明猶水之淵泉也根據得
實柯條森挺猶木之支榦也要之繪者雖意匠所得
不同然其心術之微神巧之妙變化無窮皆工之良
而無迹之可指也若國語則未免有迹矣既未足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十三

翼春秋之經不過戰國間能言之士太史公頗采其

說因附於編俾學者知作文立言之有法也語云文

勝質則史是編也亦史氏之宗匠文章之筌蹄歟

謝鐸曰春秋類編朱右著今亡

徐氏尊生春秋論

一卷

未見

嚴州府志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洪武初召議禮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古

修元史日歷授以官辭後為翰林應奉

王氏廉春秋左氏鈎玄

未見

張氏宣春秋胡氏傳標注

未見

黃虞稷曰宣字藻仲江陰人其書明初與四書點本

並刊於江陰縣學

胡氏翰春秋集義

佚

陸元輔曰仲申及登許文懿公之門其文見稱於黃

文獻柳文肅有勸之仕者輒辭避地南華山中著書

自樂高皇聘授衢州教授尋纂修元史賜白金文綺

以歸著有春秋集義

熊氏釗春秋啟鑰

佚

黃虞稷曰釗字伯昭進賢人領元鄉薦洪武中薦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五

校書會同館

滕氏克恭春秋要旨

佚

開封府志滕克恭字安卿祥符人登元進士第累官

集賢館學士洪武初兩聘為河南鄉試考官壽百餘

歲

王氏受益春秋集說

佚

王鈍志墓曰先生諱受益字子謙紹興山陰人受春秋於楊先生澄原元至正壬寅中浙江鄉試省臣版授仁和縣學教諭病春秋傳註多而局於事例聖人作經之旨因以不明乃取汪克寬纂疏李廉會通程端學本義三書折衷其是非務在明經不為科舉道地名之曰春秋集說凡五十餘萬言復病其言之多而學者不能悉記欲定從簡未竟故不及行於世洪武八年舉本縣學教諭歷冀滌陝三州學正官止國

子助教

傅氏藻等春秋本末

三十卷

存

實錄洪武十一年五月癸酉命東閣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閏月乙酉書成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

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事之終始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宋濂序曰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見曷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者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名譜世本附錄等類頗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

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為親其霸視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秦獨後異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於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傅藻等承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次序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訓詁以杜

預為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旨而後定繕寫為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皇上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勅內官刊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為之範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乎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衷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

之教也然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如涉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敬惟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於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

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臣朱孟辨臣宋璫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

楊士奇曰春秋仲尼因魯史之舊筆削之以著法戒春秋本末我太祖高皇帝命儒臣因仲尼之舊彙萃之以便覽觀義例甚精皆聖制也刻板在太學余家所藏二十冊得於廬陵晏彥文

高氏允憲楊氏磐春秋書法大旨

一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中國子博士高允憲助教楊磐奉旨編修因聖經以考三傳依啖趙纂例分類刪繁節要凡二十三則

劉氏基春秋明經

四卷

佚

錢陸燦曰基字伯溫青田人元至順癸酉明經登進

士第累仕皆投劾去太祖定婺州規取處州舒穆魯宣

孫總制處州為其院經歷宣孫敗走歸青田山中孫

炎奉上命鈎致之乃詣金陵後以佐命功官至御史

中丞封誠意伯正德中追諡文成

張氏以寧春秋胡傳辨疑或作論斷

三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子

錢陸燦曰以寧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氏傳辨疑

最為辨博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於

安南之寓館書成逾月而卒

楊氏昇春秋正義

佚

楊士奇志墓曰杭有君子曰楊孟潛諱昇洪武丙子

以春秋選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教諭星子縣陞

邵武府學教授調徽州以子寧貴累贈至嘉議大夫

刑部右侍郎

李氏衡春秋集說

萬歷重編內閣書目三冊

未見

江西通志李衡字元成崇仁人洪武初本學訓導

張萱曰洪武中臨川李衡著其說宗吳艸廬參以李

廉會通汪德輔纂疏凡五十餘家

包氏文舉春秋微意發端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子

佚

括蒼彙紀文舉字仕登松陽人洪武中聘授國子助

教歷齊府長史

石氏光霽春秋書法鈎玄

四卷

存

光霽發凡云是編書法大抵分屬五禮蓋以春秋一

經往往因失禮而書以示褒貶出乎禮則入乎春秋

也五禮括未盡者別為雜書法以冠乎首餘則皆以
吉凶軍賓嘉別其類庶幾屬辭比事是非易知也猶
慮初學未悉五禮條目復載周禮經注使知其槩云
亡名子序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寓褒貶於筆削則聖
人也鳳不至圖不出聖人知其道終不行於當時以
誅賞之大權託之魯史立萬世之常經其慮遠其志
深而旨則微矣今去聖人遠矣自丘明而下傳者衆
矣傳者衆則見有是非言有得失而筆削之旨益晦

矣此鈎玄之所以作也鈎玄者石氏仲濂之所輯也
仲濂以啖氏趙氏之纂例詳於經而於傳意則或略
以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而於屬辭比事之意或未
盡乃損益其所未備者類書而朱書以紀其數復表
程朱之格言或間附以己意以補其不足筆削之大
旨可得矣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者或事同而書
不同或書同而事不同或因事直書或婉詞以見筆
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出於聖筆也噫褒

貶豈聖人之私哉天下之公也欲萬世之下人皆知
之則亂賊懼是春秋非魯史之舊文而皆寓乎聖人
之筆削鈎玄又所以發筆削之遺旨使後之人易知
者也仲濂之用功亦勤而志亦切矣予見其書成之
不易故亟歎賞而述其纂輯之意於乎後世必有好
之者矣

黃虞稷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弟子洪武十
三年以薦為國子監學正陞春秋博士

張氏洪春秋說約

十二卷

佚

瞿氏佑春秋貫珠

佚

李騰鵬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為宣陽臨安儒
學教諭遷國子助教擢周府長史致仕

金氏居敬春秋五論

佚

黃虞稷曰字元忠休寧人從朱升趙汭學凡二家著述多其校正

張氏復春秋中的

一卷

佚

嚴州府志張復字明善淳安人司訓郡庠學者稱為書隱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

五

方氏孝孺春秋諸君子贊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碻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為法云

按正學先生所贊一十五人石碻季梁臧僖

伯公子友叔肝劉康公范文子子臧臧文仲

祁奚魏絳孟獻子季札子皮子家羈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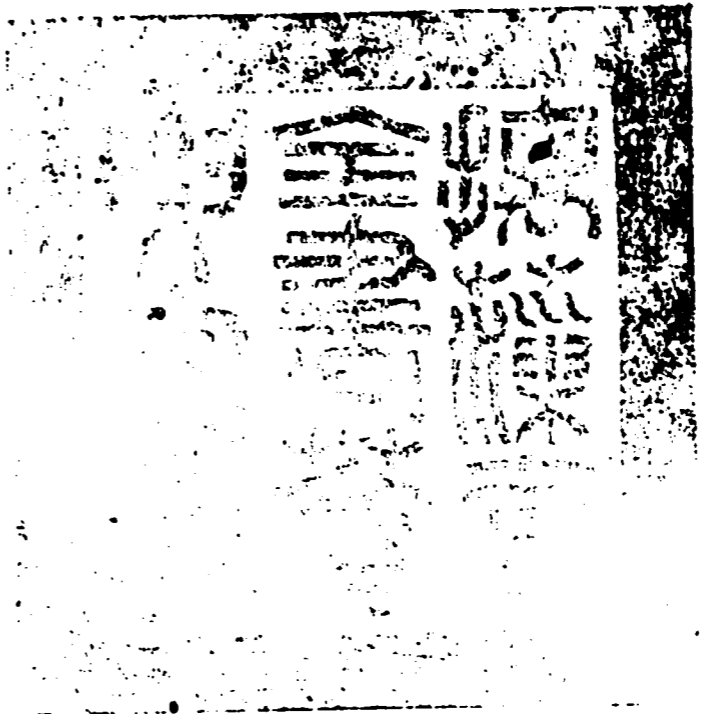
五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

謹案卷一百九十九第二十頁前二行舒穆魯舊

作石抹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三

胡廣等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

存

吳任臣曰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

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

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

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

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璘翰林院五

經博士迪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

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
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
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章啟楊勉周忱吾紳承
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
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
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郎北京
國子監博士王復原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
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二

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
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其發凡云紀年
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
依林氏其實全襲纂疏成書雖奉勅纂修而實未纂
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子可要天下後世詎可
欺乎

金氏幼孜春秋直指

三十卷

佚

春秋要旨

三卷

佚

黃虞稷曰幼孜為翰林侍講侍仁宗於東宮令纂十
二公事為要旨以進

胡氏直春秋提綱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三

黃虞稷曰直字敬方吉水人由貢入太學中永樂元
年甲申鄉試六館多師之稱西澗先生

李氏萱春秋啓蒙

佚

高層雲曰萱字存愛華亭人永樂間鄉進士錢學士
溥師事之

陳氏嵩春秋名例

佚

黃虞稷曰嵩字伯高寧海人年十五縣辟為吏嵩上書縣令請為生員永樂中以國子監生纂修文淵閣

郭氏恕春秋宗傳

佚

廣平府志郭恕字安仁雞澤人永樂甲午舉人歷官

山西布政使參議

馮氏厚春秋甲論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四

黃虞稷曰厚字良載慈谿人舉明經官淮府長史與

李伯璵同編文翰類選大成學者稱坦庵先生

馬氏駢春秋探微

十四卷

存

按是書抄本無序其首卷書名曰揚州府學生員馬駢未詳時代

李氏泰春秋管闕

佚

春秋王霸總論

佚

黃虞稷曰蒙陰人宣德丁未進士陝西右參議

劉氏祥春秋口義

佚

黃虞稷曰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翰林院檢討

劉氏實春秋集錄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五

十五卷

存

實自序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其道皆本諸天故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不過奉若天道而已非有所為也霸者則假此以行其私雖不能謂無功於時然皆有所為而為而非本諸天者也蓋至是時天理民彝或幾乎熄矣孔子假魯史而筆削之以寓王法以抑霸功以存中國之體復先生之治如斯焉耳故曰春秋天

子之事也迹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自日用彝倫之外大而天地四時微而昆蟲草木靡所不及噫非聖人其孰能修之故君子謂是書為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有志者誠不可以不學也自有是經以來釋之者衆其閒諸說亦云備矣但未有會而一之者胡氏之宏綱大領非不正也惜乎其為有宋高宗告而非為學者設則其於聖經筆削之旨豈能一一而盡之哉實不自揆輒取諸儒之說會輯成篇因名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六

集錄以便初學而非敢謂有所發明也

陸元輔曰實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南

雄知府

饒氏秉鑑春秋會傳

十五卷 提要一卷

存

秉鑑自序曰春秋說者不一然得其事實之詳莫若左氏得其筆削之旨莫若胡氏左氏事之案也所紀

多出舊史雖序事或泛然本末詳畧夫豈無所據哉胡氏經之斷也所論多主公穀雖立例不一然論據於理亦豈無所見哉是以我太宗文皇帝命集儒臣纂修春秋大全必以胡氏為主而引用諸儒傳注必以左氏為先蓋有由矣第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而泛切之有不同胡氏或引其事而斷其義或斷其義而不書其事而詳略之有不一矧二傳各為一書似不相合故學者未易得其旨也予讀是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七

經有年乃忘其固陋竊取二傳合而編之於其詞泛而易重者則依廬陵李氏會通以少裁之詞略而未備者則取公羊穀梁傳義以少補之然後案與斷相合事與理俱明而一經之旨不待他求而得於此矣因目之曰春秋會傳雖曰沿經引注非有所補益然初學之者得少便於講習不亦淺之為助者與

何喬新志墓曰先生諱秉鑑字憲章世家廣昌麟角里初從監察御史聶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羅濬受

尚書正統甲子領江西鄉薦兩試禮部俱名在乙榜
景泰三年除肇慶府同知遷知廉州府歸建甯峰書
院與修撰羅應魁講學其間著有春秋提要春秋會
傳傳於世

葉氏萱春秋義

佚

陸元輔曰葉萱字廷懋華亭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
布政使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八

郭氏登春秋左傳直解

十二卷

未見

錢陸燦曰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土木之難以都
督僉事守大同也先部擁上皇至城下登陴謝却之
景泰間進封定襄伯上皇復辟謫戍甘肅成化初復
爵卒贈侯謚忠武

陸元輔曰定襄以名將解左傳遠與杜武庫爭衡

黃氏仲昭讀春秋

一篇

存

袁氏顥春秋傳

三十卷

未見

包氏瑜春秋左傳

四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九

未見

黃虞稷曰字希賢青田人成化中浮梁教諭

王氏鏊春秋詞命

三卷

存

鏊自序曰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
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盟會類以微言相感觸
其詞命往來亦皆婉而切簡而莊異而直雖或發於

感憤然猶壯而不激屈而不撓詞窮矣然且文焉道而飾偽而恭証而近正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謇訥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彙萃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錢陸燦曰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自編修歷官吏部右侍郎正德元年入內閣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改武英殿致仕嘉靖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十

卒諡文恪

宋氏佳春秋膚說

未見

黃虞稷曰佳字子美奉化人成化癸卯舉人徽府長史

羅氏昕春秋撫要

未見

廣東通志羅昕字公旦番禺人成化乙酉舉鄉薦弘

治閒累遷貴州按察僉事

楊氏循吉春秋經解摘錄

一卷

佚

錢陸燦曰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善病年三十有一致仕八十九自為壙志而卒

吳氏廷舉春秋繁露節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十一

四卷

未見

廣西通志吳廷舉字獻臣梧州人成化丁未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邵氏寶左觴

一卷

存

寶自序曰予昔讀左傳蓋志於求經故於其辭不求

甚解非不欲解也思之不得故遂已之嘗歎杜子美
所謂讀書難字過者之不誣壬午夏仲暑雨連月齋
居無事乃屬塾師高子明取而讀焉子隱几聽之遇
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參諸他書縱橫推度往往有
得得輒呼筆記之於簡是秋讀畢叙錄成帙凡若干
條疎陋之見不知與丘明之意果有得與否也名之
曰左鴈俾里塾藏之鴈解結之具也

桑氏悅春秋集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十三

未見

悅序略曰傳春秋者不一家近世多宗胡氏發明聖
人褒貶之旨不為不多但病其議論翻覆文致成章
又當宋高宗南渡之時欲輸忠蓋於章句之間故於
復讎處言之微有過當有非萬世之通論悅不自揣
量因取胡傳刪之擇取諸家之平順者補其闕略間
有一得之愚亦附見其中名曰春秋集傳薄宦代耕
奔走南北凡十易寒暑始克成編傳總若干言為之

序以俟後之君子弘治四年三月

劉氏績春秋左傳類解

二十卷

存

曹溶曰劉氏左傳類解莆田洪珠為之序晉藩刻之
於寶賢堂

畢氏濟川春秋會同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十三

廣信府志濟川貴谿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翰林編修

席氏書元山春秋論

一卷

未見

姓譜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由剡城知縣
累遷兵部右侍郎以議大禮陞禮部尚書加少保武
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襄

胡氏世寧春秋志疑

十八卷

未見

童氏品春秋經傳辨疑

一卷

未見

蔡氏芳春秋訓義

十一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十四

黃虞稷曰芳字茂之浙江平陽人弘治戊午舉人歷

官福建鹽運司副使折衷諸傳而為是書

許氏誥春秋意見

一卷

未見

金氏賢春秋紀愚

十卷

存

顧璘曰金子潛心春秋幾二十年凡先儒傳注無不

考證而討論者故此事甚廣析義甚精其發凡指意

或執經以闡義或反傳以補編或稽實以明疑或裁

道以正謬陳之則皦然易見舉之則坦然可行杜氏

所謂優柔厭飫怡然理順者也其子大車所叙新義

數十尤發前傳之所未發

賢自序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曰孔子何為而作春

秋哉遷曰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十五

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

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遷之言蓋本諸此夫平

王東遷周室雖微而遺法尚存是以禮樂征伐猶或

有自天子出者及齊桓主霸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矣漢梁之會羣臣主盟而禮樂征伐自大

夫出矣陽貨作亂季斯見囚而禮樂征伐自陪臣出

矣此春秋之大勢夫子之深憂而經不容以不作矣

若夫誅亂臣討賊子嚴內外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

臣貴王賤霸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此類是也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會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至譏焉晉厲弑于臣而書國蔡昭弑于臣而書殺晉昭徵會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徇乎衆見程子所謂微辭與義時措從宜者此類是也夫其炳如日星者衆人可得而知矣其時

措從宜者非深於道者孰能識之哉夫春秋感麟而作曷託始於隱公元年邪蓋以隱攝之初正雅亡之時也雅亡則王法弛矣故作春秋以寓王法使為善者於焉而取則為惡者於焉而知懼誠經世之大典百王之大法也故曰撥亂世而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正謂此耳或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詳於事公穀深於理而又發揮於諸儒大備於文定春秋有傳矣紀愚

何為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以盡採今夫水魚鼈生焉而漁者不能以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是以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之所以作也其有未盡者別為或問於後愚也固陋淺薄安敢擬於諸傳亦以識其所得而已矣

黃虞稷曰金賢字士希江寧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給事中以忤劉瑾出為大名知府徙延平請老歸嘗曰

聖人精蘊盡於易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成紀愚十卷

徐氏泰春秋鄙見

佚

俞汝言曰豐崖徐氏海鹽人弘治甲子舉人光澤知縣

湛氏若水春秋正傳

三十七卷

存

若水自序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存乎義
 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經識其大者也
 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
 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
 魯史之文也謂聖人某字褒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
 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其文則史經之
 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
 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
 史之文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
 之若然烏在其為魯史之文哉惟觀經以知聖人之
 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
 心可得也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
 實而未純其餘多相沿襲於義例之文而不知義例

非聖人立公穀之厲階也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
 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事得
 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生千載之下痛
 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已見臆說而汨
 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於是取諸家
 之說而釐正焉去其穿鑿而反諸渾淪芟其繁蕪以
 不汨其本根不泥夫經之舊文而一證諸傳之實事
 聖人竊取之心似若洞然復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
 也名曰春秋正傳夫正傳云者正諸傳之謬而歸之
 正也
 高簡序曰春秋正傳之作其有憂乎昔者仲尼慨道
 不行於天下而文武之法廢是故援魯史而直書使
 後之觀之者得考其善惡是非以為永鑒其為心固
 渾乎其天而皎乎其日月也乃義例興而諸傳出焉
 春秋之學殆若法家者流鍛鍊刻深而莫知所紀極
 也間有明焉者則又通諸此而彼或窒焉至於所謂

進退予奪之類以為盡由孔子害義尤甚故魯山蘇氏不得其說而強歸諸魯其亦覺乎此矣甘泉先生憂聖人之心之弗明也乃即其書法而表章之一本諸孟子正諸傳之誤兼采其長以其灑然平易之心而契之故聖人取義之志躍如於前而不可掩諸儒非不有其心也而義例拘焉或有非聖人之義者矣簡得先生所述而讀之始覺吾心豁然開朗絕無瑕翳爰與同門江都沈汝淵氏參詳讐校而卜業者亦

先生門人遂捐貲刻之以傳

劉氏節春秋列傳

五卷

存

丘九仞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人臣之賢否得失詳矣然事以附年年以附國未及夫人為之傳也至子長史記則稍為之傳矣未之能詳也自是古史諸書亦踵為之大率子長之緒餘耳獨鄭樵氏通

志始為加詳然亦未盡也況繁蕪冗穢紀載無倫或主魯史以例列國或雜寓言以清真實甚者齊宋大國闕略無徵柳下百里之賢特以附見其繆陋可見矣今觀梅國劉公之為是書本之左氏參之國語兼采夫先秦兩漢諸書互相考訂該括不遺凡其善可師其惡可鑒與夫一言一行之微苟可以風天下示來世者莫不昭然可指其事核其文蔚千載之下使人企跡先民若將物色髣髴而歆畏存焉其著述之

功真足以補史氏所未及矣

潘榛序曰列傳之體創自太史氏然春秋大夫自管晏伍胥而外無與焉他亡論矣如柳下惠臧文仲子產子文百里狐趙諸人豈即減於管晏者而槩不為傳得無疎乎或曰左氏傳之已詳然左氏編年為例杜元凱以為必原始要終優柔饜飫然後為得則亦安能使學之者盡如彼其癖也余弱冠受左氏逮強仕猶未得其要領守廬之暇得劉君所謂春秋列傳

讀而心好之顧是書歲久譌亂於是更為繕寫梓既成進諸生而語之曰古者稱謂或以名或以字或以爵或以封邑讀者不悉心考之茫然莫解讀此傳而諸人履歷可不爽也又諸人事錯見於傳左氏每一事輒附以君子之評褒貶未歸於一讀此傳則生平畢備以定褒貶可無失也又諸國散亂無統興亡之故漫焉難考讀此傳則國之興以若而人廢以若而人其間政治得失風俗好尚可統觀也諸生唯唯遂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三

書之簡端

魏氏校春秋經世書

二卷

存

校自序曰春秋魯之策書也其法受之周公自伯禽撫封於魯迄於頃公而魯亡者國史舊文也斷自隱公為始絕筆於獲麟此則孔子所修後世尊而為經者也孔子所為修春秋者明王不興三綱五常大墜

於地是故撥亂世而反之正垂百王其名曰史其實

固夫子之政經也

張氏邦奇春秋說

一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

三

經義考卷二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三十四

呂氏柎 春秋說志

五卷

存

江氏曉 春秋補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五卷

未見

杭州府志曉仁和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工部右侍

郎贈尚書

鍾氏芳 春秋集要

二卷

未見

胡氏纘宗 春秋本義

十二卷

未見

王氏崇慶 春秋斷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昔者吾聞諸夫子曰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而孟子推廣仲尼則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吾是以知春秋聖人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二

經也因史而寓吾義焉爾也然而聖人之義存乎取舍聖人之取舍存乎是非是故是非之來無恒而後吾之取舍應焉而何嘗有心於其間也如此則聖人可窺後人之鑿可惡也矣今夫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始終莫大乎冠昏喪祭弔賻殯葬交際莫大乎朝覲會同盟誓聘問內外莫大乎中國四裔潤色戡定莫大乎禮樂征伐省咎反躬莫大乎時之災祥民之向背巡行莫大乎省方田狩然而莫

不有先王之法在焉夫法天之理也人之紀也不可
亂也理悖而紀亂人之心滅矣吾乃今然後知仲尼
之悲周也夫悲周因之於魯探其原也是故言魯所
以正列國也舉列國所以例魯也又從而參之周所
以互見也為無窮防也仲尼取舍之義微矣然經者
網也史之文也有筆削焉傳者目也列國之事也聖
人取舍之心行乎其中矣而謂字字而褒字字而貶
豈所以論聖人也哉故善觀春秋者必以傳善觀傳
者必以理必自平心易氣始平心易氣者必自無欲
始仲尼復起必從吾言矣作春秋斷義嘉靖戊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三

楊氏慎 春秋地名考

一卷

未見

余氏本 春秋傳疑

一卷

未見

王氏道 春秋億

四卷

未見

霍氏韜 春秋解

未見

馬氏理 春秋備義

未見

鄭氏佐 春秋傳義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四

黃虞稷曰佐字時夫正德甲戌進士福建右參議

舒氏芬 春秋疑義

未見

姜氏綱 春秋曲言

十卷

存

黃虞稷曰綱字幼章金華人正德丁丑進士工部郎

中

王氏漸遠春秋集傳

未見

漸遠自序曰春秋者大聖人所作之經為天下古今禮義不易之公案也而論春秋者乃有千載不決之疑二焉曰凡例也周正也凡例見於三傳漢唐宋之儒者皆從而附會之雖以胡氏猶不免焉惟朱子始破其說以為非聖人之意而猶未明言以闢之也近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五

得甘泉湛氏作春秋正傳乃深斥之然後凡例之說始弗信於天下周正亦起於左氏而漢唐宋之儒亦從而附會之雖以朱子猶不免焉唯唐子西僅及之而亦未得其詳也近得周文安作辨疑集始析而正之而三正之說猶或遺焉予謂三正之說古無是制亦無是言也求之詩書考之周禮皆曰班朔事於諸侯自此始耳非謂改元也自是而改時改月之言漸興而天地陰陽之道乖矣故予斷以周王無建子之

制夏歷為百王之書而春秋無冠月之訓自以謂足

以破千載不決之疑不知博古君子以為何如也雖然得聖人之意而出於凡例時月之間猶相千里之馬而出於牝牡驪黃之外此又讀春秋者之所宜知也予既為春秋古經義以其辭簡奧恐讀者晦焉暇日徧觀諸儒之論亦有精確得聖人之意者哀為集傳俾學者一開卷而知之無事乎揣測牽強之勞庶幾明白簡易而聖人正大之情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六

林氏希元春秋質疑

未見

季氏本春秋私考

三十六卷

存

唐順之序曰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又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

世傳以為游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與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為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余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

心準之要無甚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流派星歷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核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

錢陸燦曰近代之經學鑿空杜撰紕繆不經未有甚

於季本者也本著春秋私考於惠公仲子則曰隱公之母盜殺鄭三卿則曰戊虎牢之諸侯使刺客殺之此何異於中風病鬼而世儒猶傳道之不亦悲乎傳春秋者三家杜預出而左氏幾孤行於世自韓愈之稱盧仝以為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世遠年湮譎以承譎而季氏之徒出焉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太和添丁之禍其殆高閣三傳之報與季於詩經三禮皆有書其鄙倍畧同有志於經學者

見即當焚棄之勿令繆種流傳貽禍後生也

周氏臣春秋心傳

佚

陸氏鈞春秋輯畧

未見

黃虞稷曰鄞縣人正德辛巳第二人及第

黃氏佐續春秋明經

十二卷

未見

湯氏旭春秋易簡發明

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潼川州人正德十四年進士除溧陽知縣

父沒廬墓次遂不仕

梅氏鷲春秋指要一曰讀經律

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九

存

胡氏居仁春秋通解

未見

袁氏祥春秋或問一作疑問

四卷

未見

子仁狀曰吾父諱祥字文瑞怡杏其別號也以大父

菊泉所著春秋傳有獨得其真而人不易明者因著

春秋疑問四卷以發其微旨

李氏舜臣春秋左傳考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孔子作春秋至矣而何說者索其言於
例乎蓋方之於天苟求其故寸短則尺長此善則彼
惡春秋所以有例爾然又有非左氏所及至杜氏而
始見者亦通曰例能不失其指不必親出之左氏可
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十

左氏讀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雅亡
也若風自邶以下作者尚多隱公以來風實未亡爾
吾往讀詩因考之左傳遂讀左氏傳四歲而畢所得
凡若干條

穀梁三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三例者時月日也穀梁與公羊氏說春秋皆以時月日起例然譬之組織穀梁氏為益精爾夫日詳於月月詳於時今考之經其或日者果非無以是故或例時而月或例月而日毫髮之察非穀梁氏其孰能與於此乎

豐氏坊春秋世學

三十八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十一

黃氏乾行春秋日錄

未見

徐氏獻忠春秋稽傳錄

未見

獻忠自序曰庚申冬予自吳興抵還浦南村舍計泱月無自遣也假籍於叔皮氏得春秋諸傳往予見其精義讀之三四過至是再卒業始見其說有所未安者數條又左氏微瑣不入傳者弗隱括則弗著遂以

臆說輔論之名稽傳錄夫傳春秋其大者三家至胡

氏始折其衷故胡氏傳獨立於學官博士弟子無不諷誦焉至科士帖括則有陳同父屬辭發其義甚備然則又何待予言也然師友相問辨雖仲尼睿聖不能無望於游夏之徒至於傳義雜出左氏綜其迹公穀申其辭後來諸所撰論亦甚廣公穀自以輔左氏所不及旨意盡矣胡氏折衷其說亦多所罷黜然則春秋之義辭簡而意深其有窮盡邪敢以是說併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十二

之何子

陳氏深春秋然疑

未見

唐氏樞春秋讀意

一卷

存

潘季馴跋曰春秋讀意者何一卷唐夫子讀春秋而得其意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志過人欲存

天理教天下興起其久汨之良心觸動其暫萌之天覺由此而察識之由此而擴充之則欲可過理可存矣或者不察乃曰春秋意在褒貶夫竊褒貶之權以賞罰天下是僭也正孔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此春秋讀意所由作也知其意則會盟征伐之迹創霸紹霸之由託始絕筆之故皆可指掌而得之矣馴於是經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得其旨賸賸然者逾三十年讀此重有省焉若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雷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十三

隆慶庚午

陸氏聚左傳附注

五卷

存

春秋左氏鐫

二卷

未見

聚自序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丘明受

之為著傳余以為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行為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或為奇言怪說頗驚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子之徒者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秋鐫以曉初學者令觀擇焉

春秋胡傳辨疑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十四

四卷

未見

聚自序曰昔仲尼作春秋旨微而顯至胡氏說經庶幾得之惜其或失之過求辭不厭繁委而聖人之意愈晦矣余嘗欲著之論辨而未能也今謫居多暇復披誦其傳遇有疑處輒書焉久而成帙以示從遊之士多有駭而問者余語之曰吾為此非敢異於胡氏也實不敢異於孔子耳雖然余敢遽以為是哉當質

諸深於春秋者儻取二三策乎否則無惑乎諸君病
吾言也嘉靖辛卯春二月朔日

馮氏良亨春秋解

未見

台州府志馮良亨字子通臨海人嘉靖戊子舉人慶

遠府同知

施氏仁左粹類纂

十二卷

存

黃省曾序畧曰近世好左氏者若吳郡守溪王公無
錫二泉邵公河南空同李公皆游涉二傳樂而忘疲
予友施宏濟博古敦行潛心下帷以春秋舉乃析別
二傳之文自制命至於夢卜定為十有五日以轄萃
其言凡十二卷命曰類纂於其隱而難通者務酌諸
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勞披觀可以因類而求沿
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入而領也其心可謂

勤矣

陸元輔曰施仁字宏濟長洲人嘉靖戊子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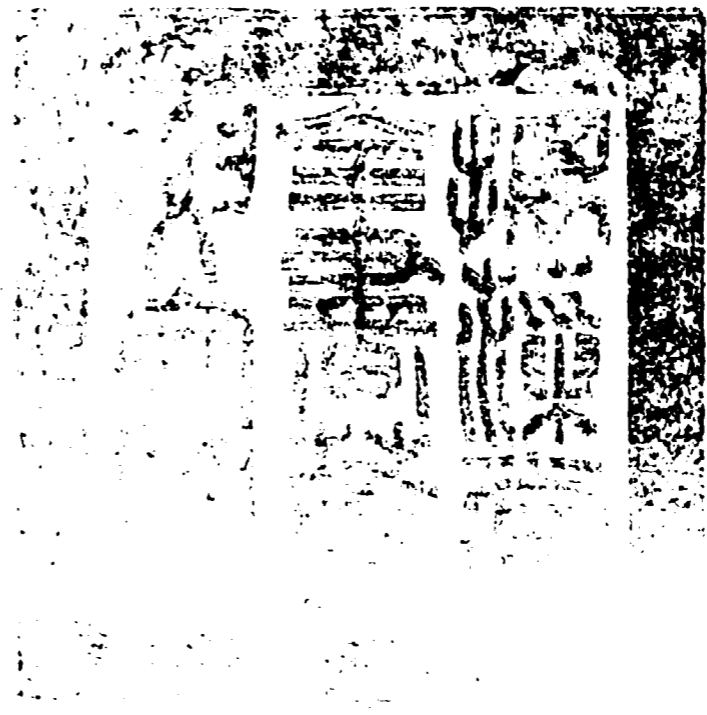
廖氏暹春秋測

未見

瑞州府志廖暹字曰佳高安人嘉靖戊子舉人除知

武康縣調詔安歸與鄒東廓講學著春秋四書測

經義考卷二百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

謄錄監生臣謝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
四 二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一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三十五
順之 春秋論

一卷

存

左氏始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

十二卷

存

徐鑒序曰左氏始末者毘陵荆川唐先生所手編也起自后妃終乎禮樂方技人繫其事事歸其彙蓋取左氏所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與夫國語史記外傳所錯出者悉連屬而比合之凡十四目為卷十二嗚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尼父裁其義左氏核其事先生輯其全善雖小不遺言無微不采周之

所以王周之所以衰華衮之所由榮斧鉞之所由辱
上下千載洞若觀火是左氏羽翼乎聖經而先生又
羽翼乎左氏也功顧不偉與余既探先生之大旨而
校讐以廣其傳間出管見用資揚扝庶幾不失先生
編次之意云爾萬曆甲寅

族孫一麇序曰族大父荆川先生治春秋謂聖人有
是非無毀譽一本之人心直道之自然其於左氏務
使學者反覆參究融會聯絡以得乎所以見乎行事

之實且夫先經以起義與後經以終事是左氏之所
以善於考證也而事或錯出文或別見則執經以求
其斷案者每病於條理之難尋而屬辭比事之旨因
以不白於世於是乃合其始末而次序之以為一書
然後事歸其類人繫其事首尾血脈通貫若一而聖
人善善惡惡之大法所以榮黼衮而威斧鉞者不待
考之義例之紛然一開卷而瞭然如在目中矣豈非
讀春秋者之一大快也哉始末以左氏內傳為主而

纖悉委曲有逸出於外傳史記者亦入焉君子之於
經籍之遺文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在讀者慎
取之而已先生之弟應禮甫嘗預聞纂輯之大意而
謂是書不可以無傳也故刻之家塾而命一麇序其
首嘉靖壬戌

黃氏光昇春秋本義

未見

熊氏過春秋明志錄

十二卷

存

卓爾康曰南沙熊過春秋明志錄一書頗出新裁時
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然於左氏抵牾實有未安
俞汝言曰南沙熊氏明志錄自為之序未免冗長

許氏應元春秋內傳列國語

未見

杭州府志應元字子仁錢唐人嘉靖壬辰進士

皇甫氏濬春秋書法紀原

未見

錢陸燦曰濬字子安長洲人順慶太守錄之第二子

也嘉靖壬辰進士除工部虞衡主事改主客歷儀制

郎中以貴溪薦補右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左遷廣

平府通判量移南刑部主事進員外陞浙江按察僉

事

石氏琚左傳叙畧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

四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琚字仲芳益都人嘉靖甲午舉人

馬氏森春秋伸義

二十九卷

未見

蔣垣曰森字孔養懷安人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

講學相質正

春秋辨疑

二卷

存

森自序曰春秋之學雖因諸傳以明春秋之義亦因

諸傳以晦胡氏之說愚竊惑之九江黃楚望氏固極

其辨析之詳矣新安趙子常氏又師其說而分為屬

辭八體自謂能得聖人之旨愚亦不敢以為盡然也

愚本淺陋上不能遡聖人之淵源下不能究諸儒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

五

詳說疑之闕也久矣近獲乞身養病林下因日記所

見異同而錄之積有歲月彙萃凡二十有九卷竊不

自量而存之名曰春秋伸義復撮其大相牴牾於胡

傳者錄為辨說以證其必非改魯史之舊文以求正

於四方之賢冀一參駁之俾有所考訂而不陷於妄

誕之罪則庶幾可存以備一家之言而所以說經者

於此未必無少補云爾

楊氏時秀春秋集傳

三十卷

存

時秀自序曰今世之業春秋者皆宗胡氏蓋遵明制也窮鄉下邑之士讀胡傳矣而鮮能復讀左傳一或詰之則茫然不知事之本末謂之通經可乎哉予錄是編先之以經繼之以左傳俾欲通經者得以見事之本末然必與經相發明者錄之否則不錄也至於左氏不備者然後公穀得兼錄左傳難訓者亦參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

六

杜解於下而胡傳前後屬比及旁引諸經初學或未遽通者亦畧注之庶一開卷間大義曉然於誦習之餘矣嘉靖乙巳司農留都諸寮窠見之輒手錄焉且勸之以共諸四方同志者因鏤板行之

李騰鵬曰時秀懷遠人號禹峰嘉靖乙未進士歷官

按察僉事

陳氏言春秋疑

未見

言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也而曰經者文史而義經也經之為義原於聖心將以賞罰之衡寄之筆削禮樂之典代乎天王吾無疑焉爾吾獨疑乎聖人之言如日星而何其文之隱迄於今而猶莫之裁也吾又疑乎孔氏一私書耳例不得與魯之史並行於時安在其為見諸行事而明周公之志於天下也吾又疑乎非其位而託之乎南面以誅奪之不少讓也彼謂左氏受經作傳者吾無據焉而吾又疑乎其言之實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

七

相表裏也公穀之義例非經也然而經亦自有義例也而吾又疑其何所祖也不寧惟是其他以字以事以日以月參錯而互異焉者吾又不能無疑也嗚呼聖典之湮傳疏為之也專門者固名家者鑿同異駁糅說者徒欲取調人之義以平之此不然吾信吾是而已吾所是者經而已聖人之經紫陽所云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是已吾惟據經以說經而已經者經也不得已而救世立法者其權也權而不失其為經

也尼父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是觀之謂春秋為聖人直道之書可也作春秋疑

趙氏恒春秋錄疑

十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姚安知府著書時以續塞耳者三年書成去續而耳已聾其專心如是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

八

魏氏謙吉春秋大旨

十卷

未見

春秋備覽

二卷

存

謙吉自序曰春秋以左傳為案經為斷而諸家注疏大全斯備焉予初讀是經茫無旨趣及取左傳大全

與文定注解互相考訂始喟然歎曰緣是而求聖人

之心思過半矣復懼久而遺忘也乃手錄其有關於

經要且切者積久成帖命兒輩藏之巾笥總名之曰

春秋備覽蓋恐經未易窺俾覽是編而有得也及督

學曹君紀山請梓春秋大旨予曰大旨既不敢私是

編宜並付諸梓以翼大旨因引諸簡端以見是編之

所以梓云

黃虞稷曰柏鄉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

九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高氏拱春秋正旨

一卷

存

拱自序曰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無或如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

為孔子託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能辨之者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王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如此夫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為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

以是罪之其亦誤矣予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安於心者既乃以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方從宦莫能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為之叙其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即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

同則干紀者何責茲實萬古綱常攸繫子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

嚴氏訥春秋國華

十八卷

存

陸元輔曰嘗熟嚴公訥中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靖其書分國凡十八卷

黃虞稷曰萬曆乙亥徐栻陳瓚為序

王氏崇儉春秋筆意

未見

陸元輔曰崇儉山東曹縣人嘉靖辛丑進士

李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未見

錢陸燦曰攀龍字子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

河南按察使

王氏樵春秋輯傳

十五卷

存

春秋凡例

二卷

未見

樵自序曰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孔子未之言也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

十三

孟子言之春秋之要非孟子不能知也傳之者三家

左氏見國史多得其事公穀經生講授多得其義雖

各紀其近聞時有舛駁要皆去孔門未遠今居千載

之下謂三傳可束高閣欲以己意立說者非通見也

三傳之後惟啖氏趙氏陸氏可謂通經不泥於專門

之陋為集傳辨疑纂例各若干卷條理燦然其有功

於春秋多矣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子以此經未易

言故未暇為書而其平日講論所及皆闡春秋大義

至其因通鑑而修綱目綱做春秋目依左氏綱以著

道法目以備事辭其書法之義固皆春秋之旨也然

則朱子雖未為書而於聖人竊取之義可謂繼程子

而得其心者矣其未為書之意亦以胡文定公作傳

謂事按左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

微辭多取徵程氏其言當矣雖然理明義精如程子

固猶謂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其間多所

闕而未言與夫言而尚畧者蓋難之也則文定其肯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

十三

自謂皆已得聖人之意乎此非一家之學也故愚自

三傳以下采輯異同以資研討頗不主一家其有未

合不敢臆決大概皆本朱子之意朱子之意固即程

子之意也夫不繆於程朱而有裨於文定則愚區區

私錄之意乎又因文定綱領七家之說而廣為之宗

旨三篇附論一篇因陸氏纂例而修之為凡例二十

篇雖於聖人筆削之意先王經世之法不敢妄議然

程子曰善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非知言者也今言

則備矣誠不以其近而忽之豈無有因言而得之者乎雖非所及願與同志者共之

李氏先芳春秋辨疑

未見

王氏世貞春秋論

四篇

存

錢陸燦曰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刑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

十四

部主事歷郎中出為青州兵備副使歷山西按察使

入為太僕卿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遷南大理卿

應天府尹乞歸起南刑兵兩部侍郎拜刑部尚書

汪氏道昆春秋左傳節文

十五卷

存

錢陸燦曰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

兵部左侍郎

吳氏國倫春秋世譜

十卷

未見

錢陸燦曰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授中

書舍人遷兵科給事中左遷南康府推官調歸德起

知建寧邵武二府又調高州擢貴州提學副使河南

參政

陸元輔曰其書以春秋列國事實見於史記及他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

十五

者分國為諸侯世家予得其手寫本尚未刊行

徐氏學謨春秋億

六卷

存

學謨自序曰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非說之難能明

聖人之意之難也今之說春秋者類以左氏為之證

而參以公穀二家彼其因事以屬辭緣辭以命例事

同則辭同辭同則命例宜無不同然而正變相錯權

衡互異若繼弒一也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伐國一也或名或不名或爵或不爵專將帥師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公子弒君一也或明其為弒或不明其為弒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為之說求之春秋之本文而其說皆無有也以春秋之本文獨行於世千載之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指其詞之所之也故學者不得不據傳以求經夫經之為言常也簡易

明達之謂也聖人作之將以垂憲於無窮而乃故為微曖難明之詞若置覆焉而須傳以為之射則何異於日月之借光於燭火乎必不然矣按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杞宋之亡徵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與左丘明共觀史記而修春秋當其時祇以口授弟子左氏懼其異言失真乃因本事以作傳信斯言也則經與傳有輔車之倚焉不當獨推尊孔氏矣即令附春秋而作其事詞已無不可信而又何有於公穀二

家乃漢初鼎列於學官而尹氏君氏盟蔑盟昧築郟築微厥慙屈銀之文又輒與左氏相齟齬者不可勝紀夫經文一也然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況其有無疑似微曖難明者乎故知三家各受師承以口說流行即左氏亦孔子以後之書自漢以來經從傳出馬端臨以意增損之疑不為無謂而南宋大儒顧復取其以意增損之詞為之懸想臆度斷以聖人之特筆在是以其可解者謂之正例而以其不可解者

強名之曰變例至謂仲尼見諸行事之實以天自處削天於王奪位於國去氏族於卿大夫畧無顧忌雖一時進御之言意在納約然謂之說傳則可謂之說經則不可亦何怪乎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聖人之意其尚可得而見邪聖人之意簡易明達要以仍人道正王法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刪繁舉要據事直書如斯而已故繫王於天則文武之威靈猶在託筆於史則周公之衮鉞具存即有褒諱貶損皆天子之

事史官之職也而舉不以已與焉夫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卿大夫之功罪不必屑屑焉衡較於爵氏名族之予奪而其情固莫之遁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說春秋者孰有深切著明於孟氏者哉愚不自揆填郟之隙因感杜征南在襄陽時箋釋左氏乃重撮三傳併范楊何孔諸家疏解與胡氏之傳猥加裒輯稍畧其正變之例缺其有無疑似之文祇采其說之不詭於理者以符會

孔子竊取之義而彙為一書名之曰春秋億凡如干卷亦知其不可以幸中第無敢徇傳蔑經隨人射覆以坐失聖人之意云爾萬曆丁丑夏

經義考卷二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九千九百三十二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春秋 三十六

姜氏 實 春秋事義考

二十卷

存

春秋讀傳解畧

二十卷

未見

寶自序曰春秋為聖人傳心之要典百王不易之大法皆在此書而胡氏傳乃本朝所主以課士予何敢有可否於其間哉聞之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朱子云左氏史學也記事者取焉公穀經學也窮理者取焉予嘗據是以求之以為學是經者不當於一句一字求聖人之褒貶第觀其所書

之實以求是非善惡之至當考之詩所由亡由成周
政治之衰而為春秋之所由作者之左之所以史公
穀之所以經又考之經於以別傳之真偽於以求聖
人所謂知我罪我者在因筆削以寓褒貶嫌於天子
之賞善而罰惡為聖人所不敢當故自於其義為竊
取而非胡氏所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聖人
自以其褒貶敢於代天子賞善而罰惡也如是以求
庶可以得聖人之心乎胡氏自成襄而後多無傳今

悉纂著之庶幾未明者明未備者備因名之曰事義

全考云萬曆乙酉冬

黃虞稷曰疏胡傳之義以便學者

孫氏應鰲春秋節要

未見

林氏命春秋訂疑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命字子順建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廣
東按察司副使

方氏一本春秋要旨

未見

休寧名族志一木字近仁嘉靖乙卯舉人官台州府
同知

顏氏鯨春秋貫玉

六卷

存

鯨自序曰嘉靖己酉冬讀禮山中檢閱遺經至春秋
左氏患其博記錯陳得劉蘆泉左傳類解深有契於
衷又取公羊穀梁胡氏采其文古而義美者又取諸
家注疏得其事核而意明者手抄之凡三閱寒暑始
就名之曰春秋貫玉藏之中笥

陳氏錫春秋辨疑

一卷

存

錫自序曰春秋有三道焉曰天道則歷法也災異也化氣也於是乎考曰地道則分野也設險也則壤也於是乎寓曰人道則禮樂也刑政也防微杜漸也於是乎正嘗自言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義則丘竊取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其志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其立義也其不得已之故畧可想矣後世傳者務以已意說理於筆削二字妄以改時易歲黜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

四

王魯與貶爵削地自操無位之權反使孔子冒不韙之罪焉如知之謂何若陳傅良氏為之推原聖意獨為有見然世未通知而胡氏之傳遂用以取士舉世莫敢不遵焉但古今一理聖愚一心於心有未釋理有未定即如朱子蓋嘗言之愚亦置其喙焉謹訂天地人三道以俟觀者

王氏錫爵春秋日錄

三十卷

存

左氏釋義評苑

二十卷

存

許氏字遠春秋詳節

八卷

未見

穆氏文熙春秋左傳評林測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

五

三十卷

存

任氏桂春秋質疑

四卷

存

桂自序曰春秋一經斟酌萬變而不離乎常也曷意擅改正月則曰夫子行夏之時貶斥侯王則曰春秋天子之事况後其弟則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

書王正月以遵一王之制示萬世臣子以分也分也者所以訓實者也楚子吳子正以示班爵之則示萬世臣子以名也名也者以臣覲君之謂實非君臣文將安施天親不可以人為實非父子名奚而取虛時之例大義數十正以示時政之缺經世之畧實在於是乃曰為天地備四時四時果賴是而後備乎天下固無擇母之子經於風氏所以不屑夫人之稱母以子貴也則謂其為背禮豈不陷人於不孝君臣之義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經於衛鱗所以直攻其奔晉晉乃保逆賊甯喜者也則謂其合乎春秋寧不陷人於不忠予桓文之霸特取尊王則譏侵楚為專兵圍衛為報怨是昧安周之義矣何以勸後世之功討趙盾許止之罪實誅邪謀則但責盾以不越境止以不嘗藥是昧故殺之獄矣何以訓後世之刑外性以言道是謂非道外性以言學是謂非學宏綱大旨是非失實家傳人誦趨向同風本欲經正而庶民興豈意道

微而橫議起此愚之所以恐恐於懷而未之能釋然者也使疑而妄焉何損於人使疑而是焉寧不大可懼哉吾為此懼憤日月之蝕抱嫠婦之憂肆芻蕘之言就有道之正竊謂彛倫倒置不可以不慎失則相從於昏人心陷溺矣賢否混淆不可以不明失則相從於偽小人得志矣儻承好學君子察采於萬分之一獲涓埃之益補斯文之缺則未學何幸若夫莊公去年娶婦今年嫁女叔服今年卒他年又有星孛之占差錯小疵無關於世教者豈愚所屑屑哉嘉靖乙巳

陸元輔曰桂寶安人從學湛若水其書首為總義十六條而後隨經文解之一曰書法二曰時月三曰天王四曰諸侯大夫五曰君臣父子六曰適妾七曰妾母八曰五霸九曰鑿衡十曰慎獨十一曰正朔十二曰閏月十三曰等第十四曰朝聘十五曰經傳考十六曰復讐論其說多有可采序中天親不可以人為

實非父子名奚而取未免趨合世宗尊興獻之意矣
袁氏仁春秋鉞胡編

一卷

存

仁自序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者也傳未
必盡合乎經故昔人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
經究終始卓哉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也承
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

八

矣於經未必盡合也況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中
不啻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間公如晉公如齊
公會吳於郟之類皆匪細事皆棄而不傳則非全書
也明矣吾祖菊泉先生以春秋為仲尼實見諸行事
之書不可闕畧也潛心十載別為袁氏傳三十卷按
之胡氏傳幾五倍之吾父怡杏府君復作或問四卷
以闡其幽釋春秋者於是乎有完書矣虛心觀理靡
恃已長故不為訶斥之論折衷羣說理長則從亦未

嘗有意擊胡子謂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而胡多燕
說不可不闡發以正學者之趨夫春秋大一統吳楚
僭王孽庶奪嫡皆其所深誅也主傳而奴經信傳而
疑經是僭王也是奪嫡也烏乎可作鉞胡編
傅氏遜春秋左傳屬事

二十卷

未見

王世貞序曰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

九

及事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
最詳而辭甚麗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
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習之左氏初不得與二
氏並重其後獲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
究其學杜預之傳行而公穀不得與並矣宋有胡安
國者以為獨能得夫子褒貶之微意衷三氏而去取
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絀獨為古文辭者尚好
左氏不能盡廢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已於是稱

左史者舍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編年而司馬氏又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畧而尚可徵貴在人則事易詳而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後世之為史者亡所不沿襲雖有荀悅袁宏編年書出然不甚為世稱說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可以繼之而上下千餘年其事為年隔於是建安袁樞取而類分之名之曰紀

事本末吾鄉傅遜氏少為胡氏春秋而心獨儀左氏乃用袁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室次盟主次列國次外國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小者附見焉不必如訓詁家之所謂張本為伏為應一舉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他句為之故字為之考雖不能不資之杜氏舛僻者亦摭而正之必使無負乎左氏而後已故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執傅氏以治左氏十不失一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

諍臣也

潘志伊後序曰往歲予與諸同籍聚晤京師有謂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便於覽讀而前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輯之者予以授同門友傅遜士凱氏士凱因更張附益之國以次叙事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既無漏矣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革其訛謬辨誤精核必傳無疑此足以列紀事本末之前矣去歲秋杪士凱適補建昌學諭遂諷令建昌陳

令板行之予每慨近世科舉之習日趨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甚矣今臺省諸公思挽其弊屢建白欲得窮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則斯編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邪第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誦古人遺書追憶其人或不免有隔世之歎設遇其人而與之處則安為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則又為眾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多坎壈之悲也吾於士凱

而深有感焉既訖工鳳洲先生序其前遂紀其本末以繫之後萬曆乙酉秋九月

遜自序曰古史之存寡矣惟左氏釋經以著傳故魯二百五十五年之史獨完而諸國事亦往往可以概見其間英臣偉士名言懿行猶足為世規準至戰陳射御燕享辭命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蓋以去古未遠而先聖之法尚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而紀載繁博或一簡而幾事錯陳或累卷而一事乃竟或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微事而古典攸徵茲欲溯流窮委尋要領而繹旨歸蓋亦難矣自司馬子長變古法為紀傳世家而後之作史者卒不能易名編年者苟悅以後無慮四十家而書多不存事無通會至宋司馬文正始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為通鑑而趙興智減實以上接左氏襄子慧智伯事建安袁氏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讀史者咸便之遜嘗欲祖其法以纂左傳

事而先師歸熙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遜頗悟其旨取王敬文藏本而成焉懼其事繁紊且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第之於時王道既衰霸圖是賴故以霸繼周而凡中外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為承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文古須注可讀而元凱集解乃多紕繆疎畧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為之注意義難於會解故竟其篇章而總用訓詁於後并參衆說酌鄙意僭為之釐正焉名曰春秋左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云然袁氏書為世所好而事多遺脫稍有錯誤若得為之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使數千百年成敗興衰之故皆得並論而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敢必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人之賢猶不能無失矧遜於古人無能為役寧不百其失乎惟祈知言之君子不鄙而教之萬曆乙酉

春秋左傳注解辨誤

二卷

存

遜自序曰遜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注雅愛杜注舉筆錄之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附注皆正杜誤與鄙意多合又會衆說而折衷之創以己意而為之釐正焉實於心有不安敢為忠臣於千載之下耳萬歷癸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

十四

左傳奇字古字音釋

一卷

存

春秋古器圖

一卷

存

嘉定縣志傳遜字士凱師事歸有光其文長於論今古成敗倭寇圍崑山請絕城出詣軍府告急乞師得

解圍人服其才畧好春秋左氏更為之注參互以訂

杜氏之訛具論事之得失悉中肌理

王氏升讀左氏贊言

未見

黃虞稷曰升字士新宜興人嘉靖中歲貢生

丁氏鈇春秋疏義

未見

黃虞稷曰鈇字君武南直隸通州人貢士官平谷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

十五

縣

謝氏理春秋解

未見

陳氏林春秋筆削發微圖

一卷

未見

李氏景元春秋左氏經傳別行

六卷 經一卷傳五卷

未見

顧氏起經春秋三傳見乙集

佚

素臣翼

佚

竈觚餘談

佚

薛氏虞畿春秋別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

十六

十五卷

存

虞畿自序曰昔孔子將作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經丘明作傳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蓋目睹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然舊史遺文無闕聖筆左氏捐而不錄者衆劉知幾謂丘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與予嘗閱往牒見春秋君臣舊事散著百家皆三傳所弗錄

間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撮其全心

輒舛然不自揆度畧仿左氏例仍分十二公以統其

世稽三傳之人以繫其事年不盡攷而附諸人人不

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纖鉅兼收庶幾哉舊史遺

文如在焉僭謂言畧成乎一家功可禪於三傳題曰

春秋別典別於三傳也書凡一十五卷

弟虞賓曰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稟不幸下世郭

郡公棐用唐祠部伯元言亟取而序之臚其目於郡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

十七

乘藝文志中走復參互攷訂刪其繁複者什一補其

闕畧者什三仲氏列章縫治博士家言出其餘力從

事於此志未信而年促責在後人走愧纘承殫精極

慮聊以自塞其責云爾

經義考卷二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三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三十七

姚氏 啓 春秋名臣傳

十三卷

存

皇甫汈序曰春秋國異政官殊制未嘗人人具列其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事也司馬遷所取若魯之柳下惠吳之季札晉之叔

向鄭之子產齊之管晏越之范蠡文種僅數十子耳

厥後王當撰列國諸臣傳效法遷史凡一百三十四

人系以贊辭近司寇大庾劉公撰春秋列傳其善惡

賢不肖得失治亂昭焉錫山邵文莊公晚取春秋諸

名臣言行錄纂述成編彌留之日寢堂弗戢燎原為

災藏山毀草惜哉皇山姚隱君取文莊之意補輯其

書傳始於周辛伯迄於虞宮之奇凡一百四十八人

勒為一十三卷按王生所撰文簡而事精矣門人安
茂卿取而梓之

咨自序曰邑先達邵文莊公嘗讀春秋左氏傳凡其

人之嘉言善行與其隱顯聞望生榮死哀可以昭旂

常炳緗素者始於周之辛伯以迄虞宮之奇得一百

四十八人為書一十三卷以準一年十二月之數餘

其一以象閏亦例春秋也書未梓行公遽捐館遺目

錄并小論於世或謂公時不逮志或謂將脫橐惟鬱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攸之變豈斯文未喪天不俾一人專之而欲分其美

於後人邪余生也晚末由趨公之門牆忝交於郡博

萃君明伯明伯乃公門人補庵比部冢嗣也曩示茲

目要予纂補且故友施子羽陸一之僉愆慙之曰非

汝誰與任者予久食貧餬口四方者五十餘年遘疾

齋居三易裘葛僅勒成編門人安茂卿請授剞劂遂

許之

黃虞稷曰咨字舜咨無錫人先是邑人邵寶為是書

未竟咨因續成之

凌氏釋隆春秋左傳注評測義

七十卷

存

王世貞曰以棟少習春秋而於左氏尤稱精詣中年以來乃盡采諸家之合者薈最之發杜預之所不合者而鍼砭之諸評隲左氏而媿者皆臚列之左氏之所錯出而不易考者或名或字或謚或封號咸置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三

編首一開卷而可得以棟其忠於左氏杜氏者哉

錢氏應奎左紀

十一卷

存

邵氏弁春秋通義畧

二卷

存

弁自序曰昔仲尼因魯史修春秋傳其學者三家師

說相承褒貶為義愚竊以為不然春秋有是非而無

褒貶褒貶一人之私也是非天下之公也因天下之

公是公非而無所毀譽此春秋之志也要之春秋之

教不越二端而已故或同辭而同事或異辭而同事

或異事而同辭同辭同事者正例也異事異辭者變

例也例以通其凡辭以體其變而經教立矣奚取於

褒貶哉故正例之是非統於事比事而天下之大勢

可明也變例之是非顯於辭循辭而每事之得失可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四

考也不通乎例者不可以語常不達乎辭者不可以

盡變說者繫日月於褒貶析子奪於名稱謂夷夏皆

由聖人之進退亂臣賊子皆由仲尼之誅討夫日月

本乎天運何心於褒貶名爵定於王朝何柄而子奪

夷夏盛衰天下大勢也豈空言所能進退亂賊誅討

列國政刑也豈後世可以虛加若進退由於仲尼則

進吳楚而退齊晉聖人乃無意於安攘誅討可以虛

加則刺公子買而奔慶父孔子為失刑矣又其甚者

魯桓有弑君之惡反歸罪於天王至於桓無貶焉則是罪坐於鄰之人而庇匿其主也季氏有逐君之惡而先正乎定昭季氏乃無譏焉則是畏彊禦而弱其君也故以褒貶為例其例不可通也以褒貶命辭其辭不可訓也膏肓廢疾深痼學者之見聞邪說詖辭汨沒聖經之宗旨使春秋之大義不明而體統不立何由定天下之邪正哉殊不知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為主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為主春秋書王所以通其分於天下也故列五等序王爵也不列於五等吳楚之君非王爵也凡登名於策書有王命者也不登名於策書無王命者也禮樂征伐以達王事於天下故曰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為主春秋書公所以統其事於國內也故本國之君大夫出入必書本國之政事廢舉必書他國之事接我則書來告則書詳內事畧外事也故曰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為主周則周之名分仲尼何敢紊焉主魯則魯之典禮仲尼何敢變

焉故策書所載有其事不敢隱也無其事不敢加也事與詞皆從實錄而已事之所比為正例正例者通論之勢也詞之所之為變例變例者即事之教也為例之體二謂大事必書之體謂常事特書之體大事必書或書而變常者變例也常事不書以非常故書者正例也比事而成例循事而命辭事辭皆從實錄所以傳信也舊史有關文存而不削所以傳疑也傳疑傳信史家之法也因是因非大道之公也史以正王法經以明王道史法立而大道行矣何以褒貶為昔韓退之有言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旨哉斯言惜無成書以示後世唐之陸淳啖助趙匡此三家者與韓公同時議論相若予故有取焉嘉靖癸丑避寇幽居文籍罕接於目坐卧以經自隨久之日有所記札輒疏為或問一卷凡例輯畧一卷屬辭比事八卷總名之曰春秋通義畧非敢傳之人人以俟後世之揚子雲焉爾

張氏事心春秋左氏人物譜

一卷

存

事心自序曰春秋之書人也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或以爵或以其謚號食邑蓋褒貶存焉左氏於春秋中諸人之名字官爵謚號食邑素習口吻者至於作傳或連年之事前書名而後書字或一章之中首書爵而未書謚蓋信筆所到初無意義於其間也而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七

者彼此錯綜紛然莫辨甚至於以一人為二人以二人為一人者而況能溯其本始支分者乎杜元凱癖左氏有集解有凡例有盟會圖有長歷而又有世族譜蓋以叙世系而明族姓則其於人物源派意必精詳可觀也乃其書今亡之矣僅於注疏中見一二焉又有著名號歸一者歸而未盡而前後且失次又有著繫年及族號者族而未詳而挂漏且什三余讀是書自隱初至哀末凡錄二千五百三十九人名之曰

春秋人物纂其於每人名字謚號亦粗詳矣然世系

竟未能貫始徹終而各國亦未能兼收而並覽也復

取所纂者分國而彙編之首世系次中宮周曰中宮
列國曰壺

內次子姓則世系莫考者次先王先后列國曰先
公先妃則

春秋以前者次先裔則本國先世支庶也次古先裔

則古昔聖哲苗裔也次世族則本國功臣巨室也而

終之以臣庶此八目者隨諸國之有無增損焉不能

諸國一一備也而孔門特立一目者尊宣聖也其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八

先人物則起自上古止商紂另為一項於周前者皆傳中所引也編成因名之曰春秋左氏人物譜以明系表世若家乘焉故曰譜也讀左得此庶不至誤名號而迷本原或亦可以補世族之闕乎

徐燊序曰吾鄉張子靜先生博雅閱覽人號書簾生

平所著述甚夥垂老以貢為海澄廣文罷歸貧日甚

既沒其所著作十九散落悽然傷之今歲偶過友人

張道輔家得其春秋人物譜皆先生手錄草藁蟲蠹

半蝕點竄糊塗覽者莫尋頭緒予乃攜之長溪龜湖僧舍旅次閒寂嚴加校訂初彙渾為一卷予分十二公而羅列之重為繕寫井然有序第首尾糜爛尚有缺文客中無書未遑考補俟質諸沈酣麟經之士再屬為增定以成全書傳之來禩未必於經學無少補云

黃虞稷曰張事心字子靜福清人

鄭氏良弼春秋或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九

十四卷

未見

春秋存疑

一卷

未見

春秋續義

三卷

未見

王錫爵序曰淳安鄭子宗說甫業春秋有大志少遊

武林得江太史淵源家學博采羣議著為續義或問

二書闡明胡氏未盡之蘊已知夏謁予就正予異焉

庚辰予郡顧君襟宇以進士令淳重其人即以其書

寄海虞定宇趙太史太史輒為探討重訂已姜司成

江主政潤色之其友方春元輩哀次成帙凡若干卷

迄付之梓行矣續義江君有序而或問一書方春元

復為代請余言弁諸首夫春秋聖人心法也學子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十

生率宗胡氏即胡傳外縱窺閫邃得聖門之肯綮者

悉置之若棄亦惑矣鄭子能為通方學據經辨傳之

真偽析理別言之當否協乎情止乎義而先入之見

勿與焉班班問答確有定論即起安國於九京當降

心而首肯者余嘉其有羽翼經傳之功冀與海內士

公共之也

黃虞稷曰良弼淳安人

龔氏持憲春秋列國世家

二十七卷

春秋左傳今注

四十卷

春秋胡傳童子教

十三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持憲字行素太倉州人

曹氏宗儒春秋序事本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十一

三十卷

未見

春秋逸傳

二卷

未見

左氏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儒字元博松江人教諭

高層雲曰元博序事本末一書按經以證傳索傳以

合經類訂精審

董氏啓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陸樹聲序曰海寧董子石龍者自少通春秋學游庠

校以父喪終慕棄去不欲與少年舉子尋行墨也君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十三

益邃意經學既所輯春秋補傳成持以謁予會予赴

召君命辭去久之予從金陵歸迂予攜李舟從吳越

之間往返者三四與予言輒避席以請也予甚愧其

勤予聞董氏其先有從陽明先生於天泉晚得聞道

陽明先生所為記從吾道人者君從大父也而君父

郡博中山陽明許其志道尤篤乃知董氏世多賢者

以君之賢幼得從游陽明在弟子列豈特以經生自

命哉乃今不遠數百里手一編就予俛俛問途君可

謂不遇矣予生晚不及掃陽明之門求從吾中山者
與之質疑請益晚獲與君游盡聞其所得於先生長
老者以私淑則予方幸君君亦何有於予也是歲春
仲子生朝雁君遠來燒燭夜坐君起為壽舉薛敬軒
語予拜且承之予與君生同甲子同習三傳晚而志
於道又同好也庶幾所謂三同者因書贈君以誌夫
同社

鄧氏 鏞 春秋正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十三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鏞字時雋以貢授偃師丞以子漢貴
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

章氏 潢 春秋竊義

未見

鄧氏 元錫 春秋繹通

一卷

存

黃氏 智 春秋三傳會要

佚

朱氏 睦 榘 春秋諸傳辨疑

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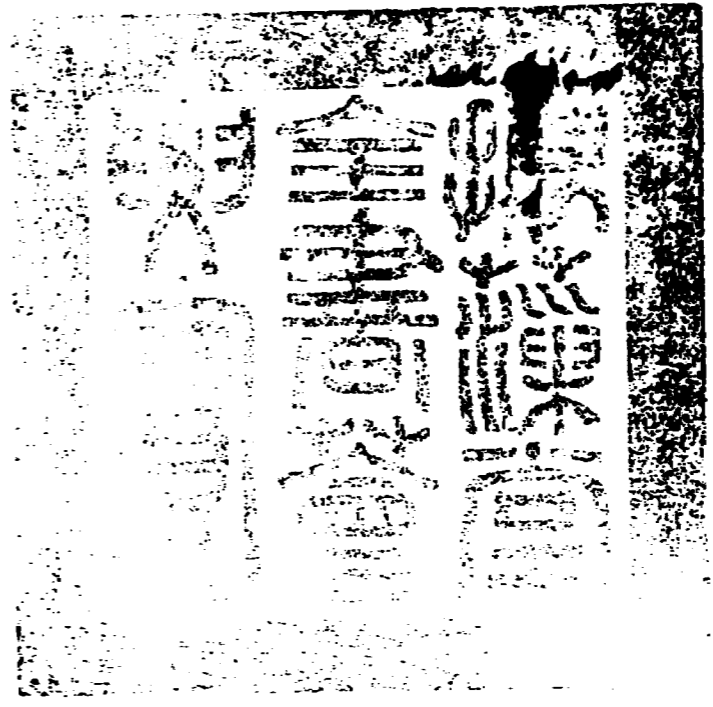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

十四

經義考卷二百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騰錄監生臣謝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四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八

春秋蠡測

四卷

存

祝世祿序曰紫陽氏博論諸經於春秋獨少論著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其語魏元履謂此乃學者後一段事莫若止看論語

且曰自非理順義精則止是校得失考同異與讀史

傳撫故實無異如論語看得有味則他經自迎刃而

解其言如是毋亦以筆削大義游夏所不能贊者有

非後世淺學所可管窺而蠡測邪婺源余行之先生

於從政之暇按經依傳立論不詭於前人而實卓然

自得於聞見之外其言曰吾創者非敢為繆悠而因

者非敢為踵襲惟以鳴吾見焉蓋史迹吾能持衡聖

心吾不能懸度即有度者如以蠡測海此吾蠡測所以作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至國家典故更覃力研究予嘗得其南垣論世攷及三史隨筆諸編皆精核詳鑿至於論語則有讀論勿藥之編得意疾書見解超邁蓋以其讀之有味者發為成言若默契紫陽所謂前一段事者宜乎其於此書若迎刃而解也春秋論語義不相蒙而紫陽視之則若一貫先生撰著雖富而發明聖緒惟此二書然則春秋論語固可以合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二

一說乎非也上辛雩季辛又雩先儒皆謂早公羊則謂昭公聚民以攻季氏或者信其說遂以夫子答樊遲遊於舞雩之言當之謂為逐季氏發也迂鑿附會一至於此烏乎合合故迎刃而解則為先生泥傳而談則為或人而已矣

馮氏時可左氏討論釋

各二卷

存

黃氏洪憲春秋左傳釋附

二十七卷

存

洪憲自序曰予在史館時好讀左氏春秋嘗考訂其全文畧采諸家箋釋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名曰左氏釋附長兒承玄稍為增定而缺其半於安平署中予巖居多暇因銓次以卒業而并為之叙予聞之孔子修春秋皆約魯史策書而又使子夏等十四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三

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歸而成書而丘明則為之傳其後齊公羊高魯穀梁赤受經於子夏人自為說於是公羊穀梁傳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公穀先後列學官而左氏獨絀兩家專門弟子欲伸其師說紛紛排擯惟劉歆氏曰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穀在七十二子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此三傳之斷案也至其引傳以釋經則不免牽合附會而後世杜預集

其說為之分年相附作經傳集解見謂有功於左氏而不佞竊有疑焉蓋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以存王迹惟提綱挈領寓褒貶於片言隻字其辭約其旨微誠以國史具在文獻足徵天下後世自有可取以證吾言者故曰吾觀周道舍魯何適矣而說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丘明作傳是欲祀宋魯也是謂孔氏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且丘明身為史官博綜羣籍自成一家言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國赴告策書

與夫公卿大夫氏族譜傳大而天文地理微而夢卜謠讖凡史狐史克史蘇史黯之所識檮杌紀年鄭書晉乘之所載靡不網羅摭拾總為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呂虞陸春秋之類非有意於釋經也他日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若有竊比老彭之意又焉知非左史在先聖人之筆削在後故左氏之文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或後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終應皆匠心獨創連艷千

古曷嘗拘繫為經役哉大抵孔子修魯史未嘗自明其為經而後人尊之為經丘明作傳未嘗有意於釋經而後人傳之為經傳故讀左氏春秋者第經自為經傳自為傳其可相印證者固在而不必牽合傳會失夫作者之意也乃若公穀二傳專以釋經為主往往設為問答執義例以立斷案雖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為衮鉞存焉後人以其傳自西河故相率宗之不知孔子嘗言春秋屬商而當時游夏已自謂不能贊

一辭矧其後之為徒者欲字訓句釋據私臆以擬聖經其孰從而受之愚嘗反覆三傳左氏以史家而核於事公穀以經生而辨於理核於事者不失為實錄辨於理者不免多臆見臆見非聖人意也而就其中若多名言與義可以垂世而立教者故謂公穀能傳聖意不可謂公穀盡畔聖經亦不可昔人謂春秋素王丘明素臣彼二子者其亦附庸之國乎今國家功令業春秋者率主宋儒胡安國傳至欲屈經以就之

夫安國經生不加於公穀而況去聖人之世益遠曷若反而求之左氏之為核其次參之公穀猶為近古也萬歷己亥暢月穀旦

黃氏 正憲 春秋翼附

二十卷

存

賀燦然序曰自漢以來說春秋者亡慮千百家而四傳為最著丘明與夫子生同時按魯史為傳當不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六

謬刺然不亡牽合附會之失夫子以春秋屬商公羊高穀梁赤俱本自西河宜不詭於筆削之旨乃細瑣刻深若酷吏之斷獄夫子不若是苛也胡氏傳立於學官士人類墨守其說顧安國去古益遠臆斷於千百年之後若射覆然能一一懸中乎哉善哉懋容氏之說春秋也夫春秋據事筆削褒貶自見非拘拘於日月爵氏以為袞鉞也拘拘於日月爵氏之間求所謂袞鉞者而有合有不合於是曲為正例變例之說

至云美惡不嫌同辭說愈繁而愈晦矣懋容氏之說有功四傳羽翼聖經即謂春秋翼可也附云乎哉

姚氏 舜牧 春秋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即義也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七

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間周衰王道寢微人心陷溺而不知義為竊為僭為瀆亂甚或淪於禽獸有不忍者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即書所云是彛是訓是行者耳而或者誤為道在位在之說謂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豈其然哉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則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真善讀春秋者矣而惜皆

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
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惟童稚時先贈君淳庵翁誨
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間取易書
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茲來粵西甚暇
得從大全諸書竊觀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
惡真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
儒之論有合於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就正有道
焉亦謂涉獵斯道路也仰慰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云爾

蕭氏良有春秋纂傳

四卷

存

劉芳喆曰良有漢陽人萬曆庚辰賜進士第二歷官

國子祭酒

沈氏堯中春秋本義

四卷

存

堯中自序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據事采文斷以大義
如趙盾弑君教所存也可無改也晉侯召王文有害
也所必改也其諸筆削凡以存王迹而已史有文質
詞有詳畧不强同也是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
義係於侵伐不係於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
書字義係於會盟不係於名與字也元年書即位亦
有不書諸侯書葬大夫書卒亦有不書卒與葬書日
亦有不書王次春正次王亦有書時而不書月書月
而不書王諸侯失國必名亦有不名而名於歸國殺
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亦有併其官而不
書者非故畧也史闕文也况經文從三傳中錄出先
儒遞相授受不無承襲之誤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
為之說左氏具載本末猶不失紀載之體公羊穀梁
各自為例胡傳參用其說說窮則曰美惡不嫌同辭
俄而用此以誅人俄而用此以賞人使天下後世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九

識其意是舞文吏之所為而謂聖人為之乎矧直以天子之權予仲尼而以擅進退亂名實為史外傳心之要典夫進退可也擅進退不可也實子而名之為子實非王而不名之為王此非擅與亂也乃所謂義也實伯而退之為子實非子而進之為子所謂擅與亂也非所謂義也然則天子之事奈何周命為子則書子周命為伯則書伯周不命為王則不書王如是而已若謂擅與亂為天子之事是身自為亂也而何

以為孔子然則直書其事其誰不能而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也蓋仲尼所據者事所采者文而其義則斷自聖心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定哀之際并及陪臣故其言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出自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見天下日入於亂愈趨而愈下也齊與晉較恒子齊齊與魯較恒子魯故其言曰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至魯而魯至道蓋欲撥亂世而反之治也又有

總十二公而見者霸主未見諸侯雖散而猶知有王霸主見諸侯雖合而不知有王霸業衰則諸侯奔走秦楚而王亦不見於春秋是以五霸為終始也有總一公而見者如與邾儀父盟矣而繼書伐邾又及宋人盟矣而繼書伐宋是以一事為終始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將書取郟大鼎則始之以成宋亂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既書宋災則繼之以宋災故書天王遣使來聘則知隱不朝王之為慢書王人子突救

衛則知各國伐衛之為非至若鞏之弑隱也而先書鞏帥師慶父之弑子般及閔公也而先書慶父帥師晉趙盾之弑夷臯也而先書趙盾帥師鄭歸生之弑夷也而先書歸生帥師齊崔杼之弑光也而先書崔杼帥師故其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則聖人之精義也先儒獨朱晦翁得之而未有成書中也不揣固陋爰采各傳附以己意一以經義為主而鑿者不與焉非敢與先

儒匹也亦竊比晦翁之意云爾萬歷庚子

楊氏于庭春秋質疑

十二卷

未見

于庭自序曰自胡氏列之學官而三傳絀矣然徵事必於左斷義必於公穀而若之何華衮也鈇鉞也一切尸祝胡氏而無敢置一吻也蓋孔子晚而作春秋七十子實聞之則退而私論之盲史掌故而高與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十三

亦西河之徒也耳而目之而猶贊一辭不得而况乎生千百世之下者乎胡氏議論務異而責人近苛間有勦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為叔服公孫會自鄭出奔之類是也亦有自為之說而失之者卒諸侯別於內而以為不與其為諸侯滕自降稱而以為朝桓得貶之類是也庭少而受讀嘗竊疑之歸田之暇益得臚列而虛心權焉權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由編矣漢人之祀天也以牛

夸人之祀天也以馬而天固蒼蒼也祀以牛以馬不

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聖人而執胡氏以誚

左公穀是祀天而或以牛或以馬也茲予所由疑也

陸元輔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

李氏廷機左傳綱目定注

三十卷

存

俞汝言曰是書崇禎間刻於建陽書坊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十三

鄒氏德溥春秋匡解

八卷

存

錢啓新序曰予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為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他日得出其門牆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雋雖未及親炙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

猶為有幸焉何子非鳴為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
端侯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梓

徐氏即登春秋說

十一卷

未見

楊氏伯珂左傳摘議

十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十四

伯珂自序曰予自丁未為時廢業是非莫白不能不
悒悒於心戊申之春取左傳讀之見後人之評者多
不察其心漫為之說竊歎古人之負冤亦有久而不
白者乃取一事綴以數語或為人所未發或為已發
而未當者皆原其情之本來而究其勢所必至善惡
功罪昭然分別使漏網者誅負冤者雪不欲人受溢
美溢惡之名凡古今之成說不敢偏徇即胡氏一代
成書有未確者亦多為辨之久而成百餘首命曰左

傳摘議藏之笥中曰摘議者謂其或有一得而非舉
其全也

黃虞稷曰伯珂字直甫淮安大河衛人萬曆丙戌進

士汾州同知

高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存

兄子世泰序曰韓起聘魯觀書太史見易象與魯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十五

秋有周禮在魯之歎孔子起而暢厥大旨則望義知
歸非孔子安從哉後世學者奉古之心終不勝好異
之心於是意見橫生義理雜出大圭呂氏以為六經
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而春秋為尤甚此我伯父忠
憲公有周易孔義之書不已而有春秋孔義之書也
伯父生平性廉節介疾惡如仇然宅衷寬易不為深
激可喜之論故權衡四傳悉稟尼山凡經無傳有者
不敢信也經有傳無者不敢疑也其文簡其意覆有

嚴正之義焉有忠恕之仁焉有闕疑之慎焉顏以孔
義者欲誦法孔子者不失為聖人之徒也儼海秦先
生既捐貲板周易孔義復續板春秋孔義伯父有志
得先生而言益章兩義明而六經之義無不明矣

吳氏炯春秋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春秋魯史之文也因魯史以明王道不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十六

天子之權與魯隱公不書即位書天王歸貺是以天
王正魯之始也始魯隱何也平王之終也王東遷而
終不復春秋所以作也春秋繼王統也故尊王於天
王不王有不稱天者矣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內命大
夫書爵外命大夫書字不命於天子不書大夫不正
其為大夫也殺大夫必書爵不正其專殺也天子討
而不伐繻葛之戰書三國從王伐鄭不以天子主兵
也天子無出出曰出居居其所也大一統之義也王

之降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尊王為重召
陵之師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存王室也河陽之

狩不以臣召君首止殊會尊王子也衛人立晉晉非

衛人所得立許叔入許許非叔所得入正諸侯也正

王統之名分也霸之衰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垂隴

大夫主盟之始列士殺於宋公陳侯鄭伯之下不與

諸侯等也伐沈大夫主兵之始列國稱人退諸大夫

也扈之盟書晉大夫於諸侯之下柴林之役書會晉

師不書大夫不以大夫主諸侯之兵也維王統之脉

也大夫失政陪臣執國命矣陽貨柄魯入謹陽闕以

叛書盜竊寶玉大弓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書圍

費圍郈而不書其叛不與陪臣專政也王統所以不

倒置也尊王統者外四裔其號君與臣同詞賤之也

進而稱人又進而稱子雖大不過曰子微之也孟之

會執宋公矣書宋公於楚子之上不與楚執也薄之

盟釋宋公書公會諸侯不與楚釋也宋之盟楚駕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十七

矣先書晉存內外之防也鍾離黃池之會殊會吳不與中國同吳也王統所以不裂也春秋之事莫大於五霸陞之次葵丘之會首止之盟桓之功也滅譚滅遂降鄆遷陽不與桓專滅城楚丘城緣陵不與桓專封桓之汰也踐土之會河陽之狩朝于王所歸衛侯于京師文之功也城濮之戰伐衛致楚執曹畀宋文之譎也宋襄無功於中國而有執滕子用鄆子之罪秦穆有功於納晉文而滑之入彭衙之戰罪不可掩楚莊有伐陳之功而滅蕭滅舒蓼以至問鼎罪不容誅秦穆楚莊功不敵罪者也是以王統正五霸之功罪也春秋之義綱常為重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正父子也忽出突入忽繫鄭而突不繫鄭正兄弟也會于濼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正夫婦也鄭申侯陳轅宣仲相譖以敗書齊執濤塗鄭殺申侯正朋友也書子同生重世子也葬宋伯姬明婦道也是以王統正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春秋之始稱元稱天王者

奉天體元之義終以獲麟王道之衰天運之窮也春秋始終以天以天正王以王正列辟百官萬民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郝氏敬春秋非左

二卷

存

敬自序曰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矣公穀尚例無左則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據左言例而人始競為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世人謂之羽翼聖經其實踏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而知之者歟自司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雜然和之末學承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詩古序謂附會左傳臧宣叔媚晉卿權辭以為王制夏父弗忌逆祀諸侯祖天子謂都家皆有王廟楚子納孔寧儀行父謂為有禮晉受諸侯朝貢蔑視天子極其崇獎使三王罪人貌千古

榮名此類背理傷道何可言俗人耳食難與口舌爭
今摘其紕謬三百三十餘條附以管見題曰非左或
曰非左不非公穀何也曰公穀則誠公穀矣左實非
丘明也知左之非丘明者然後可與言春秋

春秋直解

十三卷

存

敬自序曰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為明顯所書皆五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二十

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為亂蹟而世儒
以為隱諱之文何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
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
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
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
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事例
合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為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為深文

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荆棘田地而宗旨壞經

此三壞春秋於是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

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為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為貴賤

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

吳越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

先入一字於胸中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二十一

易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王氏震左傳參同

四十三卷

存

烏程縣志王震字子長萬曆辛卯舉人

按烏程王氏左傳參同四十三卷別有凡例

列國世系考國號考異年表世次圖名號歸

一圖名號考異字例書目姓氏附見於前後

其報沈太史仲潤書云人謂僕變亂左氏非敢然也僕所為編輯者不過因其散亂而次第之或緣其記識闕畧而補苴之如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此是僖公元年二年事也傳乃載於閔公末年當乎否邪又如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本僖公五年事也傳乃散見於莊公閔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間考核者便乎否邪至如管仲匡合之功孔子亟稱之然左氏不詳見也管子於召陵之役則曰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於是興兵南存宋鄭茲亦不見桓公管仲之仁矣乎令尹子文之忠孔子嘉之左氏未之及也國語則曰子文緇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入朝日晦而歸食家無一日之

積茲亦不見子文之殉公矣乎三都之隳聖人施為大畧具見於此經文大書屢書必自有說左氏僅曰仲由為季氏宰將隳三都抑何畧也家語則云孔子言於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此出自聖人隳邱隳費本意傳胡可不載至西狩獲麟聖經於此絕筆原有深意左氏乃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其於經義惡覩萬一家語紀孔子之言則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悲之此出自聖人絕筆至情又何嫌撓入已諸所增益大都不出此類獨左逸說林等書謬為纂附疑於真偽錯雜然鄙意傳疏主於明經苟於經義有裨雖附見無傷也矧細書傳後原與本傳毫無混淆又何真偽錯雜之足疑乎此書出

讀者可省檢閱覆覈之勞其於初學不無小補聖人蓋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僕之編輯儻亦屬比之萬一乎其著書大畧具見此書故錄之

魏氏時應春秋質疑

十二卷

存

南昌縣志魏時應字去違萬歷乙未進士歷官南京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三十四

通政使

劉芳喆曰此為舉子業而作前有柯挺田居中二序

曹氏學佳春秋闡義

十二卷

未見

春秋義畧

三卷

未見

徐氏鑒左氏始末

未見

高佑鈇曰鑒字正字豐城人萬歷辛丑進士太僕少卿

王氏世德左氏兵法

闕卷

存

黃虞稷曰世德字長民南康人萬歷辛丑進士巡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

三十五

遼東都御史

經義考卷二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五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六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春秋 三十九

張氏 銓 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陸元輔曰公字見平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巡按遼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東死於難諡忠烈

李遜之曰張忠烈公方任江西巡按時先忠毅公 應昇

為南康司李在官著春秋補傳先公為之校正及按

遼東及於難幸書猶存

錢氏 時俊 春秋胡傳翼

三十卷

存

錢有終序曰余姪水部用章氏輯春秋胡傳翼成不

佞讀而歎曰嗟乎經學之不明未有甚於春秋者也

他經以經為經而春秋以傳為經他經之傳傳經為

傳而春秋則人自為傳自漢洎元未有底也明興乃

始布侯於文定海內靡然從之無敢操戈者於左氏

則核者誣之於二氏則誣者核之此則胡之失也仲

尼之所削者不可見矣其所筆者具在據事直書內

不敢易史書外不敢革赴告而一字褻貶口銜天憲

亦可以令吳楚之僭王者乎此又胡之失也元年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元也鼎銘先之矣五等諸侯之稱公也儀禮先之矣

由此推之凡所謂一字一句傳義比例者非棄灰之

刑則畫蛇之足也此又胡之失也昔之春秋以三傳

為經今之春秋以胡氏一家言為經雖然胡氏之書

大義備焉况功令在是童而習之用以邪眾說斷國

論不猶賢於說鈴書肆乎哉用章之為是編也豈惟

胡氏功臣抑亦導明經者之先路也近世趙恒先生

著錄疑以續塞耳三年而發之聾矣余少不自量欲

網羅百家推明孔氏筆削之旨未三載而以懶廢令
余得深湛如用章豈遂遜古人哉姑書之以志余愧
而已

陸元輔曰仍峰錢氏常熟人萬曆甲辰進士授工部
主事歷郎中終湖廣按察副使

賀氏仲軾春秋歸義

三十二卷 總序雜說一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三

春秋便考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文武之法也修其法以明文武之
道以其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弑殺奔逃者
以綱紀天下之君公卿大夫士以治天下之君臣父
子君臣父子之道得而人心斯正人心正而天子始
尊天子尊而君公卿大夫士乃各得其所然後斯民

始可得而理也故曰春秋聖人之所以治亂世也以

心法為刑書也不然亂臣賊子豈刀鋸可以懾服詞

令可以告戒乃經成而知懼者何邪吾以此知春秋

之聖功神化不專在片言隻字之末故曰一字之褒

榮於華袞一字之貶辱於斧鉞一字之義未明而執

之太嚴求之太深遂使義例曲生遷就牽合引證辨

難聖經為之猥碎則直以斷爛朝報棄之無惑也故

經之敝也是創例說經者之罪也及其例之不可概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四

施則又為正例變例之說曰正例非聖人不能修變

例非聖人不能裁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

曰美惡不嫌同詞以聖人經世之深心必欲引繩於

諸家之例解使例而可以盡春秋也例至今在也倣

例擬經人人可為春秋矣夫史臣之法莫嚴於董狐

南史氏其所以書趙盾崔杼弑其君者何嘗有一字

減於春秋魯不能懼二賊臣於覲面春秋所以書趙

盾崔杼弑其君者亦何嘗有一字加於二史顧以隔

世之追書乃能令二賊臣骨寒於既朽邪蓋聖人所
以正人心以正萬世者不在修詞之末亦明矣吾故
云春秋原無例而後人專以例論春秋失春秋之遠
也故春秋有裁斷而無比附有是非而無命討有功
罪而無賞罰有時書爵書字而不必皆無罪有時書
名書人而不必皆有罪臨之以天子之尊質之以文
武之法事如其事而止人如其人而止事如其事人
如其人而義行於其間矣義顯而功罪分功罪分而
是非定辭達而已何者是例何者是書法凡言例言
書法於是乎有進退諸侯大夫之說於是乎有竊二
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說於是乎有素王素臣之
說於是乎有以天自處之說置聖人於壞法亂紀而
莫敢矯其非嗟乎天子之刑賞可要强侯之生殺可
擅權臣之威命可移士庶之耳目可欺惟聖人之是
非不可假故亂臣賊子所不屑得之於天子與夫君
卿大夫士庶者而獨不能乞之於泗水匹夫之筆此

春秋之所以重也每伏而讀之疑夫傳之所說不類
經意而例更甚斷以為聖人之所以為經決不在此
乃取公穀左氏胡傳參會之酌以己意名之曰春秋
歸義歸義云者歸於尊王之義而已是書也始於萬
歷戊午成於崇禎甲戌云

黃虞稷曰仲軾字景瞻獲嘉人萬歷庚戌進士為武
德兵備副使家居聞甲申寇難衣冠北向題字几上
自經死妻妾五人感其義皆同死

春秋提要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舊有提要然事不盡載稽考無當
焉今特總經文而悉志之詳事情之同異味聖經之
折衷可得其梗概則執一事而不會其全守單辭而
不窺其異將自知其不可通矣但分類太繁近於瑣
屑殊非聖經本意今第求其易考耳非分門立例之

說也改削數易迄半年乃始就緒而猶有未盡合者
焉姑存其大凡可也

朱氏國盛拜山齋春秋手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朱國盛字雲來華亭人萬曆庚戌進士除
工部主事累官至工部尚書以太常寺卿回籍坐黨

案間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七

卓氏爾康春秋辨義

三十卷

存

爾康自述曰辨義者一曰經義二曰傳義三曰書義
四曰不書義五曰時義六曰地義

羅氏喻義春秋野篇

十二卷

存

喻義自序曰春秋有義無例例繁而義隱矣焉用例
然究未有能破除之者野篇所為作也或問三傳曰
後進之禮樂也其辭文予於春秋行古本而已矣崇

禎丁丑

周氏希令春秋談虎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希令字子儀江西寧州人萬曆癸丑進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八

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太常少卿

方氏孔炤春秋竊論

未見

陳氏禹謨左氏兵畧

三十二卷

存

禹謨自序曰師出以律兵安可無法也世之談兵家
類祖孫吳而軼左氏詎知孫吳之法寄於言左氏之

法寄於事徵言於事則虛徵事於言則核故舍左氏而言兵法此不循其本者也孫吳以一家言行世世得述焉左氏主說經故談兵即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指為富艷之緒論與巫醫夢卜同類而忽之如隗禧知為相斫書矣猶云不足精意則章縫之束於見也況介胄士又安所得肆及之哉予故特為表章命曰左氏兵畧成一家言稍證以武經諸書及往代得失之林俾與孫吳並存焉 又進呈疏曰臣聞司

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自古帝王未有能去兵者恭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天下見為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過慮因濫竽樞察之末每究心韜畧之編竊謂今談兵者輒祖孫吳乃春秋左傳一書尤兵家祖也丘明依經立傳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六弢所未洩者如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訓武不可黷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為武之詞語正則召陵城濮諸師仗其義語

奇則衷師夾擊潛涉宵加妙其機詭譎則曳柴設旆偽糴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鸞鶴魚麗左右勾拒善其法勇敢則先登免胄帶斷桀石昭其能技藝則用革用木用矛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餘皇乘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著龜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儔通其真古今用兵家未有不出其彀中者第其書不著於兵志其詞散於全帙而未別其指歸介胄之夫於是知有孫吳竟不知有左氏不幾溯流

而忘源乎臣特於左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考乎東南利舟師餘皇之式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放乎兵家之勝算莫如用奇墮伏不可施乎以悅禮樂敦詩書者謀帥必無不識一丁者矣以救顛頡戮揚干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昔者矣以殺顛頡戮揚干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以魯銘鐘晉賜樂者賞功賞行而孰不知勸有所以

恤軍士之寒挾續詎不知感有所以濟軍士之饑庚
癸從此無呼因壘可降以攻則何弗克不虞豫戒以
守則何弗固大都兵家妙用潛於九天九地幻於疑
鬼疑神疾於迅雷掣電不可遙度不可預設不可以
成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法夫斷木為棊梳革為鞠
亦皆有法焉況兵凶戰危何事也豈可師心自用而
漫焉嘗試哉臣謹輯兵畧一編凡三十二卷謹用繕
寫裝潢成帙恭進御前仰祈皇上於清燕之餘俯垂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十一

睿覽

馮氏夢龍

春秋衡庫

三十卷 又附錄二卷

存

劉芳喆曰夢龍字猶龍長洲人

汪氏應召春秋傳

十三卷

存

俞汝言曰應召徽州人撰春秋汪氏傳十三卷萬曆

乙巳自為之序

楊氏時偉春秋賞析

二卷

存

劉芳喆曰時偉字去奢吳人

唐氏大章春秋十二公明辨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十二

黃虞稷曰仙遊人

吳氏從周左傳纂

四卷

未見

張氏承祚春秋歸正書

未見

廣平府志張承祚肥鄉人萬曆中歲貢生官同知以

子懋忠貴贈錦衣衛左都督

陳氏可言春秋經傳類事

三十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可言字以忠嘉定人好左氏傳謂編年紀
事或一年之內數事錯陳或一事始終散見於數年
與數十年之後學者驟讀之未易得其要領乃倣建
安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作春秋經傳類事凡九十餘
條三十六卷其釋義主杜氏而多所損益傳有與經
戾者則參之公羊穀梁二傳歷二十年而後成竟窮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十三

困以攷

秦氏淪春秋類編

未見

戴氏文光春秋左傳標釋

三十卷

存

陳氏宗之春秋備考

八卷

存

宗之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天文五行地理禮樂人
物皆具焉百世而後傳聞異詞三傳之牴牾十二國
之舛錯而可以漉漫無考乎棘闈取士傳宗康侯為
胡氏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講疏詰題義取穿鑿
則為安成麻黃之春秋并非胡氏之春秋矣則夫萃
其異同釐其沿革於以具訓蒙士所當務矣是編也
友人張君燮實殫蒐集而屬予總其成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十四

陸氏曾曷春秋所見所聞所傳聞

三卷

未見

華氏時亨春秋叙說

未見

梅氏之頌春秋因是

三十卷

存

趙吉士曰梅之煩字惠連麻城人

夏氏 元彬 麟傳統宗

十三卷

存

文震孟序曰夫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氏乃為之傳傳其事不晰其義若曰其義則子言之矣漢初有公羊穀梁之學各有專師互立意義天子主為是非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十五

異大議殿中揚雄所謂嘒嘒之學各習其師者也吾

友夏仲弢覃思經學爰集諸傳下及戰國短長諸篇

彙為一書源派分而指歸合凡昔所稱輸攻墨守者

一切歸於混同而均以羽翼素王蓋十年而後成其

功博其志苦矣

俞汝言曰夏元彬初名澗字仲弢德清人

孫氏 範 春秋左傳分國紀事

二十卷

存

范自序曰說春秋者曰義曰事義斷於聖心末學難曉事則存乎左氏可循覽而得也顧其為書年經國緯緒端紛出覽者未能一目便了是用倣之史家變編年為紀事以事系國以國系君有一事而連綴三五國上下數十年者則原其事之所始與其所歸還系所應屬之國庶覽一事之本末而即因事以知其國勢之強弱人才之盛衰二百四十餘年之故網羅胸中出為濟世匡時之用是今日所為輯傳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

十六

章氏 大吉 左記

十二卷

存

大吉自序曰左氏編年太史公紀傳此千古史之準予媿元凱而亦有左氏癖自少至老不倦第列國雜叙經傳互刊觀覽不便僭截左氏文就史記體合而名之曰左記事以國麗文以事聯雖割裂之罪無所

逃而實不敢筆削一字燦然成文便覽觀焉雖然列世系則一姓梗概備矣要始終則當局吉凶辨矣前兆或同後驗古算或勝今籌災祥可按狐鼠足懲余三復之不容緘口漫憑臆見論列於簡末幸同志者鑒之

俞汝言曰章大吉字惠伯山陰人

徐氏允祿春秋愚謂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徐允祿字汝廉嘉靖諸生取春秋三傳及胡氏傳撮其大旨於前而折衷以己意四家都無當者更出獨見斷之如尹氏卒以為鄭之尹氏即隱公與之同歸而立鍾巫之主者也其他大抵類此

顧氏懋樊春秋義

三十卷

未見

張氏岐然春秋五傳平文

四十一卷

存

岐然自序日記曰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予嘗與虞子仲鶴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日經生家之說尤可訕笑殆不復可謂之春秋又不止於亂矣究其弊率起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習讀者惟知

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矣又久之習讀者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并不知有經矣昔范叔有言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知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不知其有王今習讀者惟知有胡氏不知其有春秋此所謂亂之極也而其弊率起於過尊胡氏胡氏之說經亦未嘗不按左氏參公羊據穀梁而敢獨為之說左氏之說未當公穀或正之三傳之說未盡唐宋諸儒間發之胡氏乃始起而和合衆家

約畧經旨大暢已意為春秋然則今之單任胡氏者
反以罪累胡氏我知必胡氏所深憎也輒與吾友舉
遠氏合三傳而存其註取胡氏而平其文又附以左
氏之外傳焉夫治春秋者立之案附之斷誠不厭詳
且盡也則凡諸子百家之書有可采者舉未可棄矣
使姑發其端持其平則試取四家五傳之文而參和
之其相符者幾何也相戾者幾何也然後考諸儒之
說而折衷焉比經文之事屬其辭而條理焉將其不
可得而亂者自出也予向期與虞子博采諸家存其
合者而間附已意名曰春秋止亂虞子逝而未之成
也今先以四家五傳之平文平學士家之心而後出
予所與先友夙夜商榷之書以就正焉亦曰將以持
春秋之平無徒為胡氏之罪人爾也

馮氏璜 春秋前議

一卷

存

俞汝言曰其書言天文主夏時

周氏廷求 春秋二十編

三卷

存

廷求自序曰春秋一書聖人所以著尊親大義也立
尊之名示尊之義筆之於魯史之上雖古無天王之
稱而亦不嫌創也核親之實得親之情繫之於周歷
之正者雖詳一春王之文而亦不厭贅也王則稱天

尊之至也春則書王親之至也尊尊親親義之至也
此則夫子所以作春秋之意也或曰夫子意在存王
迹而作春秋則止存周室之文足矣胡為乎備載列
國之事邪曰尊其尊親其親者尊親之大義也合衆
尊以成一尊合衆親以成一親者尊親之至願也今
考全史所載則見正朔頒於其上列國承於其下典
禮按於其故功業俟於其新治亂繫於其人盛衰存
於其事罪案嚴於其論災異謹於其徵一人雖拱手

無為而諸侯若奉行不替於此見聖人竊取之義矣
至於今誦天王之稱有以知聖人之尊王者尊之惟
恐不至讀春王之文有以知聖人之親周者親之惟
恐或忘也歸聘錫葬之事雖當式微之日而列國無
不以受王命為榮會同誓信之舉雖當更霸之期而
盟主無不以藉王臣為重河陽一狩京師特朝依然
巡守述職之盛事也天子賜命而共仰繼明之照元
戎啟行而三勤伐鄭之師依然禮樂征伐之雄風也

寤生不共而三國從王以伐負芻已服而京師受命
以歸豈非司馬司寇之典猶是一人總其成乎緣陵
之城諸侯盡入宿衛成周之城大夫敢效賢勞豈非
維屏維翰之業猶是普天同其戴乎若然者世雖衰
也道雖微也一王之分初不失其為尊也萬國之衛
初不失其為親也直取十有二王之行事筆之於經
而義已足昭揭於千古矣又何必鋪張其常粉飾其
辭然後有以明天子之事哉故夫尊親者至教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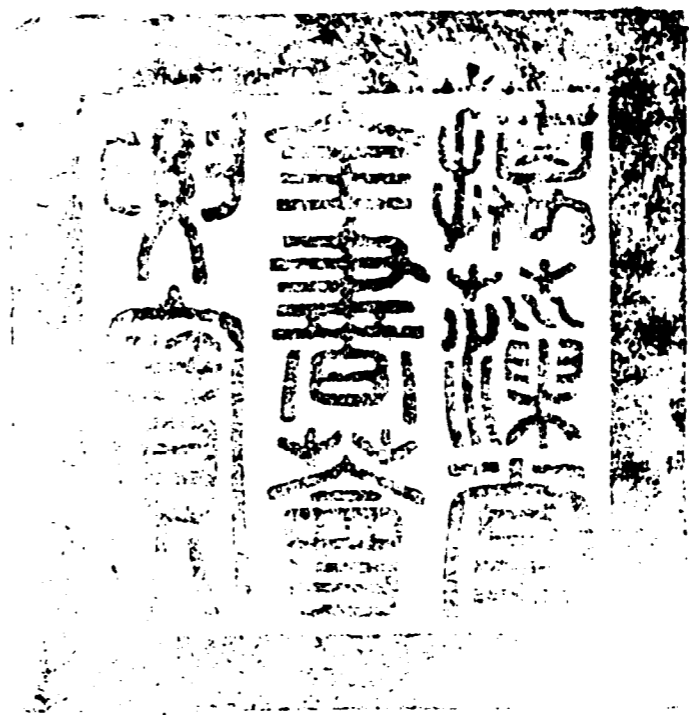
自始也尊其尊而親其親大義之所自明也使人盡
知尊其尊而親其親則經義之所以揭日月而中天
也廷求自天啟三年說春秋迄崇禎四年論定分編
二十期不失夫子筆削之初意云爾

陳氏士芳 春秋四傳通辭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謝煇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三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四十

道焜
等春秋杜林合注

五十卷

存

陸元輔曰道焜杭人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七

源濬之共輯此書

陳氏 肇曾 春秋四傳辨疑

未見

林偉曰陳肇曾字昌箕福州人天啓辛酉舉人官禮

部司務辨疑一書曹學佺序之

華氏 允誠 春秋說

未見

嚴繩孫曰先生字汝立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都水

司主事見鄒元標輩以講學去位遂拂衣歸久之補

工部營繕司主事進兵部職方員外郎劾大學士溫

體仁吏部尚書閔洪學尋乞終養歸里

張光家曰先生說春秋義多主公羊傳

倪氏元璠春秋鞠說

未見

黃氏道周春秋表正

未見

春秋撰

一卷

存

鄧氏來鸞春秋實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來鸞字繡青宜黃人天啓壬戌進士武昌

知府其書吳興沈演序之

林氏眉昌春秋易義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吏部郎中

張氏國經春秋比事

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四川布政司參政

黎氏遂球春秋兵法

未見

遂球自序曰兵事著於黃帝不可得而考矣世之傳

者不過與陰陽時日之書等予無取焉其可稽據者

則無如春秋予少即受左氏於先高士然其時海內

平治不過以為詞令之式廿年來四方多事予以書

生遨遊諸公閒羽檄飛至閒輒以意談兵時多奇中

然不敢自信為能也會以省母從吳歸粵舟中無事

因取左氏諸兵事別為端委手自寫記時以己意附於其末適友人以有以書籍見質者始知昔人久已有是編予甚自笑其勞然頗覺其泛引無當則又不容自廢以精切而明著蓋無如予本也

張氏薄春秋三書

三十一卷

存闕

張采序曰三書者我友張子讀春秋所作也曷云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七

四

書一曰列國論是則張子分之以明經一曰諸傳斷是則張子合之以明經一曰書法解是則張子分合一致以明經此三書者左右往賢綱領來訓使天假之年尅期可竟不幸短折張子於經沒身已矣今就所屬彙列國論已完傳斷中缺文公復缺襄公以下其僖公間缺十餘年書法解為目多端而僅成一則竊謂以此行世亦可羽翼經傳而賈人不知強予續之復不自量輒許其請但病中多廢不克即竟因先

完僖公出正同志其他所缺亦小有條緒隨容續布嗟夫朋友一倫于今涼薄兩人相期二十餘年頗著海內未了後補豈止文章正不欲漫計工拙殊觀生死云爾

吳氏希哲春秋明微

未見

錢陸燦序曰淳安詹卿吳公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七

五

暇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若唐人所謂兔園冊者則其所著春秋明微也給諫承藉家學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及宿儒講論經生經義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歲彙為是書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時懲

荆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大義
摩切人主今春秋取士斷以文定為準士子射策決
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矣給諫於是經童而習之
進取不忘其初篋行縱橫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
者通經學古以董子胡氏為的也給諫之意遠矣
劉芳喆曰希哲字睿卿淳安人崇禎辛未進士除惠
州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

孫氏承澤春秋程傳補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七

六

十二卷

存

吳氏圭一春秋定衡

未見

金華府新志吳圭一字協一義烏人崇禎癸酉舉人

署會稽教諭著春秋定衡

堵氏肩錫春秋澤書

未見

陸元輔曰牧遊先生籍本無錫家於宜興中崇禎丁
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陞長沙知府

夏氏允彝春秋四傳合論

佚

余氏光弟颺春秋存侯

十二卷

存

李世熊曰吾友余希之賡之之治春秋也始闢諸儒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七

七

之陋繼闢四傳之迷究乃舉闢四傳闢諸儒者而并

闢之考世知人據情得實務合筆削之初意而止

陸元輔曰余光字希之颺字賡之莆田人颺中崇禎

丁丑進士官上虞知縣

來氏集之春秋志在

十二卷

存

孫廷銓序曰說春秋如說詩皆以意逆志之書也詩

之志在乎美刺衛宏毛鄭說人人殊春秋之志存乎
褒譏左氏公穀說人人殊要無違乎美刺褒貶之正
而止爾漢置春秋博學之士左氏獨後世為公羊穀
梁者從而非之然公穀去聖人差遠為左氏者亦非
之膏盲墨守廢疾蓋交譏也至宋儒削斷三傳胡氏
遂盡廢其書創為新例然立乎趙宋以指春秋其於
隱桓加遠矣則未知聖人之志果在彼歟在此歟我
友來子初獨成一書其意頗異乎四家蓋以諸儒之

說可以理裁聖人之旨斷難例拘其或經有微文前
後互見為傳所未見者則表而出之其有經意顯白
本無義例而傳好為曲說以致失實滋疑者則辨而
正之其有此傳所引而彼傳或殊此傳所進而彼傳
或退之排詆紛紜樊然淆亂則折衷而求其必合皆
比經發義錯傳成文綴以世史附以新意著為百有
八篇號曰春秋志在蓋言聖人之志之所在也來子
之書蓋不失褒譏之正者矣

四傳權衡

一卷

存

集之自序曰予向者作春秋志在固已舉其大端茲
又取四傳而權衡之權衡之者將以準其是非也不
權衡春秋而權衡四傳者以今日之是非準千古以
上之是非將有所不確以吾小儒之是非準大聖人
之是非終有所不敢亦曰取四傳而銖之兩之以酌

其平云爾

林氏尊賓春秋傳

十二卷

存

張溥序曰制義盛而絕學微五經之義終世不能明
也其尤病者莫甚於春秋春秋之書左氏公穀三傳
竝立文定晚出其學反貴非南宋之文高於前人也
其用法也嚴其持說也峻意主於復讐以儆和議之

非論歸於自強以發忘親之痛主構相檜怫然惡之而抗辭無避天理人欲反覆深切雖其間少褻多貶文近深刻然過邪防亂與其過而縱之無寧過而閑之也莆田林燕公通春秋紬繹諸家更出新義自成一書曰林氏傳窺其意將以陳君舉趙子常自命給諫凌茗柯先生出轄閩海搜揚多士首得燕公延致上座今泣吾禾燕公不遠數千里褐衣上謁以春秋傳見給諫為梓以傳予方補葺春秋有三書之役以編年叙事以列國叙人以書法叙義例更喜得林書筆之簡端無異班荆道舊也

尊實自叙曰春秋何以有傳也孔子之心不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為孔子徒取其所不能口授者代為傳之遂使天下萬世無不若自孔子口授之者而春秋傳矣傳自左氏有之公羊氏穀梁氏有之迄今惟胡氏獨尊獨信一氏興而諸氏廢雖然孔子尚未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則孔子之心又豈一氏所

能代為之傳也哉此林氏之所以繼而有傳也

鄭珣曰莆田林尊實字燕公撰尊實以崇禎壬午舉於鄉林氏傳十二卷成於崇禎辛未凌侍御義渠張吉士溥夏吏部允彝皆為之序

宋氏徵壁左氏兵法測要

二十二卷

存

方岳貢序曰今天下多事緩急少依賴之人或以為

文武之途分故不盡人材之用而實非也洪武中有司請立武成王廟聖祖諭之以文武之道本出於一合則人才盛分則人才衰遂罷武成廟不立豈不以養成於學校漸之以經術如羆如虎之士惟我所用之哉不觀於春秋之事乎晉文之擇帥也爰舉卻穀以其悅禮樂而敦詩書也故入則為卿出則為帥至於司馬軍尉之屬皆慎其選於是魏絳羊舌父子終身其間故軍無秕政所向成功及至後世別流以處

之分銓以序之文事武備離而為二而古意衰矣尚
木宋子著左氏測要一書援古證今不私其所見不
避其所難其書斷然不可廢矣使國家異日收文武
之用者其在斯歟

李雯序曰往者春秋之世天下五十餘國霸莫如齊
晉強莫如秦楚固嘗仗師武之力藉戰勝之威矣其
他小國之師以衛之弱而可以勝於齊以小邾之微

而可以勝於魯以魯之衰而可以勝於宋以越之敗

而可以復於吳是皆當時士大夫習於兵嫻於法也

至於今天下一統天子之威行於萬里天下勝兵無
慮數百萬而自戊午用兵以來二十餘年盜日益多
兵日益弱求其一矢相加遺不可得反不若於春秋
之小國者其士大夫不習於兵不嫻於法也嗟乎是
安得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者而後可用兵哉尚木少
為左氏之學樂觀其治兵行師攻謀交伐之術因哀
集其事通其流畧至於輓近皆較量而籌畫之為左

氏兵法測要二十二卷此真救時之書也今天下多故
聖人宵衣苟有百里之寄不能必其一日之無事則
不能必其不用兵不能必其不用兵則不可以不知
兵官長為將帥子弟為徒眾出才智以進退用爪牙
以角拒此猶筐篋簿書之事不可以為非常之舉不
意之變也古之人蓋嘗行之於樽俎之間出之於衽
席之上矣讀是書者其勉之哉

陳子龍序曰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子尚木因舊

史論得失審形勢觀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

政之書非特權謀之用也春秋以來言兵之家不可
勝數然大要虛設機勢以為無方之應未嘗櫛比以
驗之於事曰彼固無常形與常說也至唐杜君卿始
依孫吳證往事而其後則宋仁宗之祕畧以至曾公
亮丁度楊肅之徒咸集史冊之遺文為權家之龜鑑
可謂備矣然其體每以類相從而未能旁引曲譬推
見未然以極於變化異同之際是故存焉而弗尊今

觀尚木之書其立本也正其釋義也詳其設慮也微其觸類也廣或古人所已成之事而代為之勝算或古人所未及之思而推之於必然使人讀其書雖天下之至懦弱者莫不欣然思一奮其智則世之知兵而善用孰有踰此者乎然則何以必左氏也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氏之好談兵而春秋之賢士大夫皆能為兵也且兵法之變春秋始也夫十二國竝立五霸迭興鬪智角力則於兵制不得有所變故魯之

丘甲齊之參國晉之六軍楚之二廣秦之三軍凡此皆非古制也而各有善用之道春秋之君欲知人之賢否而決其勝負必驗之於治兵於命將則國之三卿與諸大夫而已是故大者以強小者以存然則不倍先王之教而可為後世之用者舍左氏誰與歸哉今國家休德纍葉上繼周漢而內訌外決莫知所措何哉擁兵百萬而不能設法以治之士大夫不能專將而屬於麤悍之人也尚木慨然發憤以兵為必可

用故其為書於得失詳著焉旨哉言乎讀其書而憬然有志於斯者予願為執鞭矣

徐學遠序曰今天下益多事矣然其時尚可為失今不為後且有什伯難於此者顧時之所急無甚於兵尚木乃取左氏之言係兵事者博以古驗參以今指予受而點次之時亦以己意相出入也既成尚木請予序言焉予惟予瞻之論孫子也謂其書十三篇雜然言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今尚木之書其亦雜然

言之者乎夫兵家之言其變無方制勝於兩陳之間者隨其勢而導之耳若夫當今所急談者以兵力不足為憂議欲期月宿糧聚十餘萬甲士一鼓而殄羣寇夫糧非可卒辦甲士非可卒聚此期月以前能使吾民忍死以待天兵之來乎且將之能者不必用衆用衆者未必能辦事然則用衆非良將法也賊寇所在縱橫我兵尾而衛之恣取掠耳縱賊不擊其弊坐此如使嚴為約束曰行省自守至折使寇得入境有

誅將帥各率其卒伍掠一物者有誅如此有縱賊之
罰無緩寇之利以此治盜度可不日平也京營之卒
內以備禦外以討伐我朝固嘗用之矣沿習至今汰
之不可練之不能一旦有事何以待之且其為制或
合而分或分而合所以便簡閱也可不為之變計乎
曩時三衛為我藩籬時以警告我我得為備今不撫
之為我用而拒之為我敵豈完策乎今試於宣雲之
間招攜其族類以為我屏蔽效可睹也麗人之奉正
朔無虞於此者今者受攻而我未有以為援也蓋以
少出師不足以為重而多出師則非力所及也然亦
當事者之失計矣漢武不憚封侯之賞以募使絕域
者何也伐交之策也我縱未有以為援且當募博望
定遠之流與之一節以朝命慰勞其君臣而因監其
軍使彼猶有所繫而不至折而他降昔者吳至弱國
也巫臣通吳于晉而楚人始罷於奔命故通麗者所
以制絕域也行前之三言以治內行後之二言以制

外天下其庶可為乎若夫奇正之方變合之用心知
其然而不能道也尚木能言之亦惟尚木能用之爾
朱一是曰華亭宋尚木未第日成左氏兵法測要一
書予同年友徐孚遠闇公實討論潤色之時大學士
方公知松江府事首為之序而同里何剛慤人周立
勳勒自李雯舒章陳子龍臥子及孚遠皆序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四十一

劉氏 城 春秋左傳地名錄

二卷

存

城自序曰五經志地理者禹貢而外詩亦頗著然無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若春秋之專且多矣少讀左氏傳苦繁多欲小撮之

便記識也已按文獻通考及國史經籍志漢嚴彭祖

晉裴秀杜預宋楊湜張洽鄭樵元杜瑛明楊慎各有

春秋地名圖譜書私擬得其本綜同異覈事情畫方

輿紀因革可判若列眉矣而藏書弗廣載籍亦湮每

以為憾茲者消夏九華參觀三傳輒有疏議與諸家

相出入因以其餘別錄地名二卷此在經義最為麤

末然可備遺忘云顧不知於諸圖譜為何如也崇禎

癸酉

左傳人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既為春秋地名錄矣復錄人名焉蓋春

秋中人自天王世辟而外氏或以地以官以祖父載

筆者或名之字之謚之一人數稱前後貿易類聚而

繫之一身然後無錯惑也焦氏經籍志有春秋宗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名氏譜五卷春秋謚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

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今惟歸一圖盛傳則予錄

之亦未可少矣抑有感焉諸人什三見經什七見左

傳按左本以氏行漢儒以降遂定為丘明或疑丘明

恥之丘亦恥之其辭氣近於竊比恐丘明未為受業

弟子予至今思之亦無確據是即左氏一人已有疑

義况左氏所傳之人哉又烏知人之果有無而名之

果是否也錄成為一歎云

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

三卷

存

炎武自序曰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觴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註傅氏遜本之為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孫氏和鼎春秋名系彙譜

四卷

未見

和鼎自序曰讀春秋者以深求義理為務名系非所急也然二百四十餘年之間事關禮樂刑政者屈指可數而誅賞之變難以言窮要不越國爵名氏以為

之差而已特聖經有案無斷不得不藉諸傳以折衷

乃經文先自異三傳又互異左氏更爭奇炫博變換文辭以成其異每當尋繹義理疊疊忘倦之時忽以稱謂異同滋疑殆而沮其說以小害大何可勝道而能不為之所乎先君少時嘗為之譜為友人借鈔失去後復增新例而輯之惜脫彙者十不逮三未便行世而國門所懸異名考姓氏表名號歸一圖等書雖根株略具而散漫無統仍費推求不類先君所輯能

無總條貫洞人心目和鼎乃遵原式踵而成之題曰春秋名系彙譜上溯三皇原其始以察則也下訖呂秦者究其終以觀變也生名終諱胙土命氏之典皆廢於秦後世雖或舉行而空文徒其實意已非難云復古故以秦為終也仍繫之春秋者原其所自作也徵異求同不嫌煩聒豈曰僅成先君之志亦欲觀者捐疑殆而專尋繹其於聖經未必無涓滴之助云爾劉芳詰曰和鼎嘉定縣人巡撫都御史元化之子今

翰林致彌之父也嘗撰石鼓文考據左氏傳定為成王之鼓辨甚確春秋名系彙譜一書惜未之見

秦氏沅春秋綱

三卷

存

沅自序曰孟子以春秋之作始於詩亡觀其大矣夫子刪詩王風始於黍離考之於史黍離之作在平王二十四年而春秋之始隱公則平王四十九年也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五

子何取乎隱公而始修之邪蓋善乎舊史之不書即位也夫子為政必也正名隱公不正其名故不即位而國史不書隱以攝位自居故王職不共王葬不會嗣王不朝居然自以為得計矣而下之應之者無駭入極矣翬帥師矣身弑矣迄於襄昭定哀卒成尾大不掉之禍不可復振夫子傷宗國之陵夷上下於二百餘年之間而知其所以致此者實隱公啟之也非名不正之明驗歟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善

乎其不書即位也此正名之先得我心者也此修春

秋所為託始也詩亡而春秋作春秋之作始於隱公

殆謂是乎殆謂是乎於是參之以列國之聘問會盟

征伐興衰治亂之效行其褒貶著之為一國之書垂

之為萬世之訓而夫子治國平天下之道賢於堯舜

而其大要歸於正名余揣摩其旨竊窺其道摘其綱

而為之目約其事而比次之以見一字之同一言之

異一文之詳畧而是非遂可以尋情事盡能劃見信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六

非聖人莫能修之余豈敢謂遂能明聖人之微哉蓋

以經解經或當無舛尋其旨趣與後之君子商之耳

朱氏鶴齡左氏春秋集說

十二卷

未見

鶴齡自序日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

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為之也自左氏

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

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會孟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畀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畀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蔡公子變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夔子萊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夔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為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蓋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畧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於一槩就史法

言之尚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子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子之純乎惡者吾急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強則絀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絀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絀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於獎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蓋皆隨世變而為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為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如是刻覈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

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邪吾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為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奧旨相為發明而近世儒者著論乃欲盡舉夫例而廢之其亦固而不可通也已予為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注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彙凡數易疾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於聖人之志與義若何而古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說刊剗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用庶幾於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

讀左日抄

闕卷

未見

鶴齡序曰春秋三傳並立公穀乃經師之學左氏獨詳於史事蓋古者史世其官左氏必世為魯史如晉

之董狐齊之南史楚之倚相能尊信聖經而為之作傳廣求列國諸史乘管仲晏嬰子產叔向諸名卿佐之行事無不詳以及卜筮夢占小說雜家之言無不采大事策書小事簡牘閱稽逖覽綜貫秩然故其文章最為典則華贍而後之儒者或病其巫或病其浮夸或病其立論多違理傷教則何也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去夢楹不三載其旨趣未及顯以示人左氏之遊聖門也晚又未必與游夏之徒上下其議論則其踏駁而不純者固宜有之且左氏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之類皆本之舊典為史家成法聖經則不可以史法拘或事同而義異或事異而義同夫子蓋有特筆存焉自不修春秋既亡不知何者為筆何者為削各信胸臆穿鑿繁興至於紹興之進講而說之殺雜極矣雖然筆削所據惟事與文左氏即間有舛訛而臚陳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則十得八九杜元凱推按經傳亦極精詳學者誠淹通此書研究事情因以

推求書法一切刻深碎瑣之見勿橫據於胸中而以義理折衷之安在筆削之精意不可尋繹而得乎今左氏之書家傳戶習特其筆法簡古文之艱澀者義之隱伏者往往費人推索元凱注既多未備而孔仲達疏復卷帙繁重學士罕閱其書東山趙子常特申不書之旨輯為補注多與經義相證發予珍秘有年復廣演而博通之疏淪幽滯辨正譌舛自孔疏而下弋獲於劉原父呂東萊陳止齋王伯厚陸貞山邵國賢傅士凱者居多又取春秋人物引繩墨而論斷之使學者知古今人材之盛莫過於春秋兵法之精亦莫過於春秋應變出奇益人神智讀史者當有取焉至於左氏全文明曉易見者則槩不之及自愧諛陋此不過備遺忘資討論而已若欲從事聖經成家之學必如黃楚望所云先以經證經次引他經證又次以經證傳又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更復出入羣書此非予力所能任也姑存其說以俟後世之述

作君子

陸氏圻春秋論

九篇

存

繆泳曰陸圻字麗京又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尋入丹崖為僧不知所終

魏氏禧左傳經世

三十卷

未見

禧自序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為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

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烝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注以

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議論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

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注之餘間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碣誅吁厚范宣子禦藥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

深思而力體之也

陳氏

許廷

春秋左傳典略

十二卷

存

許廷自序曰先文遠著五經疑詩與春秋稍已散佚廷不及闕其全間欲續成而未遑也今夏偶取內外傳讀之自晉唐以還崇獎左氏鮮復病其膏肓者繫征南之力耳征南於左氏分條同貫比義合要皆洞

其趣故夾滌稱之長夏餘閒往復其解心乎愛之不
自揆茹私更埤益焉於約而盡者疏其旨於辨而裁
者類其徵於歧而不害者綴其異目之曰典略凡十
有二卷竊愧不能揚推左氏討先文邃之散佚晉語
云咫聞則多或非讐言耳崇禎二年

俞汝言曰許廷宇靈茂海鹽人

何氏其偉春秋胡諍

一卷

存

其偉自序曰呂氏大圭云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
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彼此矛盾前後抵
牾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不知聖人之意
聖人之經自明也夫諸儒之為穿鑿無論已至於胡
氏之說行而明興專用為功令及觀制義發題則居
然孔氏無經而經在胡氏焉世之尊胡氏者方過於
孔氏是固胡氏之春秋矣乃以為孔氏之春秋孔氏

焉可誣已夫孔氏之於春秋也修焉而非作也修則

舊史參半焉諸凡名稱爵號之異同與夫日月之詳

略皆呂氏所謂謄史之舊而褒貶不與者也褒貶不

與於名稱爵號與日月則是非善惡之繫乎其文較

然已而必欲穿鑿於一人一字之間而係二百四十

二年之諸侯大夫盡入孔氏之深文為刻為薄為專

其誣聖何如而況彼此之矛盾前後之抵牾者又比

諸儒甚焉久矣世第習焉而不察是焉而不疑且翕

然於功令之中而不敢也予故諍其尤悖者竊以附

呂論云

王氏挺春秋集論

未見

劉芳喆曰挺字周臣太倉州人

俞氏汝言春秋平義

十二卷

存

春秋四傳糾正

一卷

存

汝言自序曰六經之不明諸儒亂之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而六經有道家矣鄭康成以讖緯言禮而六經有數術家矣公穀胡氏以名稱褒貶言春秋而六經有名家法家矣彼其初未始不欲探聖人之精蘊而智識弁淺強求深遠習見郡國之府寺而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七

宮闕之巍我不過如是不知輔相之道而以行師折獄之才智經邦國也淺求之而爽其度深求之而愈失其大體迨至有宋大儒程朱輩出而後正其紕謬易傳本義成而輔嗣卷古儀禮經傳通解定而康成束手退矣若夫春秋左氏親見聖人公穀傳諸高第弟子而偏駁者半焉康侯品高學博文章能暢所欲言方以為程氏之正傳而疵類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不敢端言其過其說時時見於弟子講論之餘

而後人又不能推明其義徒使附會穿鑿刑名法術之言出於一代大儒而不覺是可異也汝言不揣纂集諸家自為一書先之以四傳糾正為六端以該之一曰尊聖而忘其僭二曰執理而近於迂三曰尚辭而鄰於鑿四曰億測而涉於誣五曰稱美而失情實六曰摘瑕而傷鏗刻六者之弊去而後可以讀春秋矣顧愚陋荒落何敢效鍼石於前賢聊以志願學之自略見其大指而已丙辰仲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六

繆泳曰俞汝言字右吉秀水人甲申後棄諸生研精經史之學尤熟於明代典故擬成一書僅先就宰輔列卿年表而已晚專治春秋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王氏寅春秋自得篇

十二卷

存

寅自序曰聖人所作之書慮無有藉乎人以明者春秋之成也游夏不能贊焉聖人為經左氏為傳各自

為書是故左氏之文有先經而起者有後經而終者有不本乎經而別自為紀者則其讀未修之春秋而就者也嗣乎左氏而有公穀始因經以起義大都緣左氏之舊文而間附以己意云爾漢室諸儒各有攸聞辭多散見程氏胡氏旨益精詳例從巧合然不讀三傳其義亦無自而起且胡氏者志存悟主謂宋之南與周之東固可取而譬也或強經以從已有之子疑聖人所作之書當有不必三傳而明者蓋聖人之

言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會盟征伐非自為主則霸國為主故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也且獨不聞孟子之言乎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天子之事也亂臣賊子無天子於心聖人則以天子之法治之曰此正朔者猶之乎天子之正朔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曾天子之法具在而藐不知畏是果何代之諸侯何國之大夫乎抑何決裂倒置一至此也是故立一天子於上斯諸侯大夫之

罪咸可得而定矣諸侯大夫之罪定斯天子之法伸矣是果必待三傳而明者乎直書焉而見比類焉而見散錯不齊焉而亦見予何敢作傳慮夫尊傳而失經者流俗之士或所不免故為姑舍諸傳參引他經特據聖經以為之注後之學者謂補先儒之未足焉可也謂翻先儒之案不可也夫知我罪我聖人猶將聽之又何況疎賤庸劣如予者乎與其開罪於聖人無寧開罪於先儒耳讀斯注者尚其諒予之心也夫

崇禎壬午

金氏鏡春秋集義

十二卷

未見

錢氏學春秋志禮

八卷

存

馱自序曰在昔言春秋者莫不以為聖人刑書於是

引經斷獄皆以春秋為名遂據為律法斷例刻深其
 文無寬和之氣使聖人褻諱隱惡謹嚴而存忠厚之
 思流於薄而不返嗚呼此豈仲尼不為己甚者之所
 為哉昭公二年韓宣子如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雖仲尼之所未修而周
 公之法制未嘗不在於魯也故其先慶父之難齊之
 覘國者曰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之將亡本
 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今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莊
 僖以來更十數公而無改韓起猶及見之故仲尼因
 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
 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傳故曰其善志惟上之人能
 使昭明左昭三十一年傳又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
 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左成
十四年傳所謂勸善者君子之事也婉而成章者曲從義
 訓以示大順者也志而晦者約言紀事以示法制者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三

也故曰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仲尼亦曰予作春
 秋以正亂制由是言之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禮禁
 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
 之所為禁者難知故聖人從而修之所以興禮教而
 使人自遠刑法之端者也禮樂之數莫不具備於斯
 是以後之言禮者非春秋之義不足以定其去從嗚
 呼美哉洋洋乎經緯萬端宰制人極孰有踰於此哉
 予用是約春秋之大凡摺摭傳紀總其條貫以類分
 為十志而以禮志為首傳音附於魯事使稽古考治術
 者有以見王道之大端周公之遺法儒說之要歸足
 以致治興教立俗范事施諸後世而無惑豈徒博物
 云爾哉
 按錢氏春秋志禮其綱曰吉曰凶曰軍曰賓
 曰嘉吉禮之目八曰郊曰望曰雩曰考曰烝
 曰嘗曰禘曰大事出禮之目五曰喪曰荒曰
 弔曰救災曰禴軍禮之目四曰大閱曰治兵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三

曰大蒐曰狩賓禮之目十一曰朝周曰朝魯

曰公如他國曰外諸侯相朝曰內大夫如周

聘曰列國聘周曰諸國來聘曰內大夫聘列

國曰諸侯相聘曰周來聘曰周聘諸國嘉禮

之目七曰飲食曰冠曰昏曰賓射曰燕饗曰

賑膳曰賀慶錫命有三曰周來錫命曰周命

列國曰周命諸大夫其一為雜記

張氏唐卿

春秋傳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三

未見

馮氏如京

春秋大成

三十一卷

存

劉芳詰曰如京字秋水代州人仕至廣東布政使

董氏漢策

春秋傳彙

十二卷

存

趙吉士曰漢策字帷儒烏程人范制府承謨巡撫浙

江以人材薦將除科道矣為言者所劾去

瞿氏世壽

春秋管見

十三卷

存

世壽自序曰予幼失學寡昧無聞弱冠後棄舉子業

思究經義遭家多難又乏師承年四十二薄遊閩南

喜得春秋三傳善本厥後自閩而燕自燕而豫而魯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三

搜羅請乞又得漢唐宋諸儒經解數十種早夜尋繹

謬因一得著為春秋管見四卷七年之間彙凡三易

竊謂官牆數仞幸得其門五十遊秦旅寓藍田官舍

藍田為嘉禾阮不巖先生舊治先生歿後

甲子十月
先生卒於

官遺編散失忽檢廢麓得書數冊係先生批校春秋

五傳丹黃塗乙手澤猶新次其卷帙止闕昭公二十

一年至三十二年亟取而補綴之詳其意義迴別座

詮始悟聖經本極廣大諸儒以狹小窺之本極通達

諸儒以固必泥之本極平常諸儒以穿鑿釋之故詮
解愈多經義愈晦因取舊本之合於經者疏通證明
之局於例者芟夷蕝崇之四閱春冬稟又二易雖爻
火螢光稍堪流照然非先生導其前路萬難遵彼周
行後海先河淵源有自聊為敘述以志不諛時康熙
歲次壬申仲春二月生魄後四日也

姜氏希轍春秋左傳統箋

二十五卷

存

馬氏驕春秋事緯

二十卷

存

按馬氏左傳事緯凡十二卷前有序傳一卷
辨例三卷圖說一卷覽左隨筆一卷春秋名
氏譜一卷左傳字音一卷驕字宛斯鄒平人
嘗會萃三代之書為繹史人目之曰馬三代

湯氏秀琦春秋志

十五卷

存

宋肇序曰文中子有言曰述作紛紛制理者參而不
一陳事者亂而無緒考之春秋為尤甚春秋文成數
萬其旨數千後儒各持所見以推測聖人之意事不
得其緒理不衷於一何能義蘊瞭然乎故三傳作而
春秋散昔人已致歎矣加以杜鄭何范之箋注其用
心可不謂勤乎至胡康侯作傳大旨本於伊川而又
兼綜衆論之長春秋藉是而有定亦未免時有抵牾
李愿中云春秋難看學者未到聖人灑然處安能無
失如近代治春秋不惟棄經而從傳又且畔傳而作
支離煩碎之辭乃治經之蠹也臨川湯子弓菴作春
秋志其為書也分事與理為二體事則統以年表而
為表者八理則統以書法而為法者四八表各主一
事為綱二百四十二年之首尾數簡足以瞭之其書

法四種以精義為經比事為緯而條例遺旨且足為
交參考互之資其為道也備矣以此陳事寧復亂而
無緒乎以此制理寧復參而不一乎元趙仁甫作春
秋通旨時未有知者姚文正公督師襄漢見而異之
始大顯於世今予旬宣於此而得一弓菴在弓菴不
僅以仁甫自處然其所著春秋志既為予所知寧能
無一言而讓姚公專美於前邪弓菴為湯義仍先生
從孫先生以文詞擅名當代弓菴能世其業而更以
經術是好魏公之後繼以南軒樹立不同皆足以垂
於不朽豈非獨行君子哉

毛氏奇齡春秋傳

三十六卷

存

李堪序曰六經有二亡其顯亡者曰樂經其未嘗亡
而實亡者曰春秋夫抽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餘
條之書而按之無事繹之無緒疏觀之漫無條理逐

節而分析之則又無所於穿貫於是求其說而不得
妄曰經為網傳為目而經非網也文有篇題非事有
領要也又曰傳為案經為斷而經非斷也策有褒譏
之實簡無剖判之名也乃博求之事而三傳同異參
錯不決即轉而求之諸儒之釋文與釋義而意旨雜
出率謬誤而不可為法則直舉而棄置之曰非聖經
也不立學不令取士而春秋亡矣顧無學之徒強起
補救自出其臆說而反使聖人之旨詘而就我以為
可以立學可以取士而世之取士者即用其所為說
標以為題而聖人之旨渺無聞焉譬之入齊者但知
有田文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第聞有太后穰侯高
陽涇陽而並不知有西秦之主而春秋更亡夫前此
之亡有窮拒君明明可驗而今此之亡則陰移其鼎
大之如典午之浸易次之如陽翟之暗奸潛窺盜據
一去而不可挽矣經解曰春秋之失亂亂者亡之端
也又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夫屬辭

此事治亂之法也先生知其然專為治經夫治經非棄傳也經賴傳以見而可棄乎然而吾治經云耳因為立一例曰以傳釋經不以經釋傳蓋惟恐如取士之以經從傳也乃取史官記事法以設門部經若干條條若干事事若干門門若干部部如一朝聘門而有朝部有聘部有來朝部有往朝部有來朝嗣君往朝嗣君部有嗣君來朝嗣君往朝部而於是連其書法之通數謂之屬辭較其記事之參變謂之比事而予

奪見焉推之二十二門之辭事皆如是矣是以侵伐有門盟會有門前後大小皆得聯絡於其間條理穿貫一往明析於是始為之治傳就三傳之中取其事之與經合者曰傳且別其傳之與史合者曰策書不特杜預何休賈逵范甯受其區別即公羊穀梁指斥如崩隸必不使得與左氏策書互相溷亂而至於唐後諸儒則雖備觀其說而百無一合大率棄置不屑道而胡氏一書反三致意焉以為是書者固亂經之

階而亡經之本也間考先生立說不好詭異不以武斷勝每所考按必與門部相依而分乃一祛雜例若所稱三體五情七缺九旨者而以四例該之昔者韓宣子觀魯春秋曰周禮在魯則禮者固春秋要領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則事與文與義又春秋之所自備也以春秋大夫如韓起以善讀春秋如孟氏子其為說必有當於春秋而先生取以為例未嘗拗曲揉直強求其合而

以四例而比之三傳與諸家則三傳諸家不異焉以四例而比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與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文事不能外焉此非夫子之春秋乎於是又立一例曰以經釋經不以傳釋經任取經文一條而初觀其禮繼審其事繼核其文又繼定其義而經之予奪進退無出此者始以春秋為經不傳事而傳事固如此以為無緒無條理并無穿貫而其緒與條理穿貫又如此如此而猶謂春秋之亡非藉是書以存

之不得矣。嗟世受經學長而徧遊諸經師之門，其於春秋亦既浸淫乎其間，而茫無畔岸。讀先生之書而豁然，而擴然而浩浩然。夫嗟豈不深觀乎漢後諸儒與宋元明迄今之為春秋者而敢漫然贊一詞也乎。

按毛氏說春秋分二十二門：一曰改元，二曰即位，三曰生子，四曰立君，五曰朝聘，六曰盟會，七曰侵伐，八曰遷滅，九曰昏覲，十曰享唁，十一曰喪葬，十二曰祭祀，十三曰蒐狩，十四曰興作，十五曰甲兵，十六曰田賦，十七曰豐凶，十八曰災祥，十九曰出國，二十曰入國，二十一曰盜弑，二十二曰刑戮，而總括以四例：一曰禮例，謂前二十二門皆典禮也；二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非事也；三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四曰義例，則貫乎禮與事與文之間。

屬辭比事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三

六卷

未見

春秋條貫篇

十一卷

存

王氏名未詳春秋左翼

未見

焦竑序曰：左氏之用不盡於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彼其事判於數世之後，而幾隱於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基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算失而外算猖，或微覺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疎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為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於其無所主名者則強為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之說以盡其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八

三

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為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為春秋用也予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為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於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既已獨詣其深而苦學者算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開卷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目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為變司馬法之鉤聯蟠踞者而為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予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螿孤抑亦春秋之墨守也歟

張氏春秋說苑

未見

沈演序曰張子吾因也少受經吾家晚多自得會諸家言胡氏春秋者著精汰秕編曰說苑蓋舉業定本也

湯氏春秋翼傳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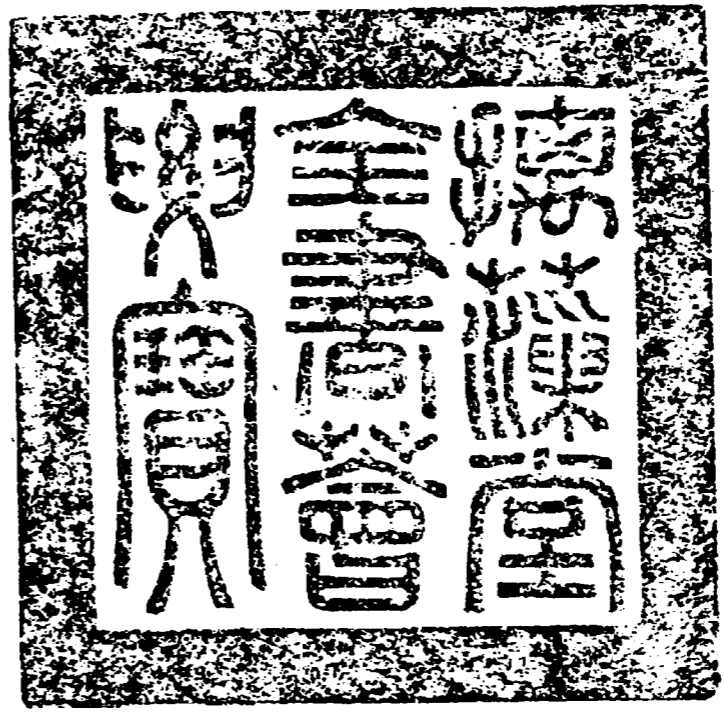
沈演曰博士家言春秋率本安福鄒氏今觀湯令君所著翼傳大旨不殊鄒氏而說加詳學者於是復知有湯氏學矣

楊氏名未詳春秋質疑

佚

李光縉曰胡康侯當宋南渡時折衷春秋傳以進其意主於納牖不無附會先生讀春秋不滿胡氏說輒致疑焉彙而成書

經義考卷二百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膳錄監生臣謝焯

膳錄監生臣單可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四十二

陳子明 春秋外傳國語

漢志二十一篇

存

司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王充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

傅玄曰國語非丘明所作故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

孔晁曰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為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為國語

劉熙曰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又曰外傳春秋以魯為內以諸國為外外國所傳之

事也

劉炫曰國語非丘明作

劉知幾曰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二十一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二

陸淳曰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

崇文總目左丘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高陵亭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凡四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七事

司馬光曰先儒多怪左丘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為之說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為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為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橐因為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丘

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道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丘明作此重複之書何為邪

晁公武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蓋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三

必然范甯曰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李燾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橐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

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為此重複之書何邪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陳振孫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竝行號為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謂唐啖助亦嘗辨之

陳造曰左丘明傳記諸國事既備矣復為國語二書之事大同小異者多或疑之蓋傳在先秦古書六經之亞也紀史以釋經文婉而麗國語要是傳體而其文壯其辭奇

真德秀曰征犬戎監謗專利不藉千畝立戲五事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

王應麟曰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黃震曰國語事必稽典型言必主恭敬衰周之邪說一語無之是足詔萬世也

戴表元曰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為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倣國語而為之也

黃省曾曰昔左氏羅集國史實書以傳春秋其釋麗之餘溢為外傳實多先王之明訓自張蒼賈生馬遷以來千數百年播誦於藝林不衰世儒雖以浮夸闊誕者為病然而文辭高妙精理非後之操觚者可及

王維楨曰左傳尊聖人之經者而國語羽翼之春秋素王丘明素臣千古不易之論也范武子謂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夫古之聞人恥巧言令色者而肯巫邪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深得左氏之遺至為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不醇乎道斯持論之過也

王世貞曰昔孔子因魯史以作經而左氏翼經以立傳復作外傳以補所未備其所著記蓋列國辭命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六

書訓誠諫說之辭也商畧帝王包括宇宙該治亂蹟善敗按籍而索之班班詳覈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論古今天道人事備矣即寥寥數語靡不悉張弛之義暢彼我之懷極組織之工鼓陶鑄之巧學者稍掇拾其芬豔猶足以文藻羣流黼黻當代信文章之巨麗也

陶望齡曰國語一書深厚渾樸周魯尚矣周語辭勝事晉語事勝辭齊語單記桓公霸業大畧與管子同

如其妙理瑋辭驟讀之而心驚潛翫之而味永還須以越語壓卷

鄭氏衆國語章句

佚

宋庠曰鄭仲師作國語章句亡其篇數

賈氏達國語解詁

隋志二十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七

宋庠曰賈景伯國語解詁二十一篇唐已亡

按太平御覽引賈氏解平公射鸚篇云徒林園中池也言唐叔有才藝封於晉餘見韋注者不少

王氏肅春秋外傳章句

隋志一卷

佚

宋庠曰王肅國語章句梁有二十二卷唐志亦云

虞氏翻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唐氏固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按固注國語農祥晨正云農祥房星也晨正

晨見南方謂立春之日初學記引之餘見章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注者多

韋氏昭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二卷唐志二十一卷

存

吳志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為中書郎博士祭酒

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

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昭自序曰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

因聖言以摭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

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

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

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

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

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

經藝竝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

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按是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註解疑釋滯昭

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畧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

所發明大義畧舉為已憭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

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

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

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

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

心頗有所覺今諸家竝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

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竊不自料復為之解因鄭賈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黃震曰國語文宏衍精潔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十

孔氏晁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卷 唐志二十一卷

佚

隋書晉五經博士

柳氏宗元非國語

唐志二卷

存

宗元自序曰左氏國語其文深闕傑異固世之所耽

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子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劉恕曰國語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理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智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誣淫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十一

蘇軾曰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

晁公武曰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黃震曰柳子厚作非國語匪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

峭

王繼祀曰柳氏之文大抵得之國語者多而子厚反非之蓋欲掩古以自彰也

戴仔曰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寡識也夫孔子

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是矣謂其盡無固不可也
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尚闔民神之道雜糅弗章
自顓帝分命重黎秩叙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黷書
所謂絕地天通固有降格者也不但古為然也今深
山大藪之中人跡鮮至之地往往產異見怪民人益
繁而後聽聞邈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
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
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說周公說於三

王金勝之冊至今存焉故記曰夏道尊命殷人尊神
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
伯有巫祝禱祠之人掌詛盟禴禘之事政說及乎毒
蠱厭禳施於天鳥牡犗以殺淵神枉矢以射怪物世
之讀者往往懷子厚之見遂以為非周公之書夫國
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官之書乃先聖之典禮其
大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日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
存之以俟其通耳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

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觀子厚與吳武陵
呂溫書知不免乎後來之悔尤矣夫古之為享祀朝
聘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古之觀人也受玉而惰受
脈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
偷惰手之高下容之俯仰皆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
民氣素治故其亂者可得而察也子厚見夫今人之
亟有是而未嘗死亡也則以訾古此朝菌蟪蛄之智
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

伯陽父仲山甫王子晉單穆公單襄公伶州鳩史伯
衛彪傒觀射父九人語言皆不可訾訾之其為不知
大矣公孫僑如之貪邾郤至之汰侈矜伐不可獎獎
之其為同德明矣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讀國語之書蓋
知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辭闕深
雅奧讀之味尤雋永然則不獨其書不可訾其文辭
亦未易貶也故予為之說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者

喜俗論嗜古者多迂談使俗者多疏快予迂誕之徒也亦因以自道云

蔣之翹曰元和三四年間子厚在永州時作

宋氏庠國語補音

宋志三卷聚樂堂目九卷

存

庠自序曰班固藝文志種別六經其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注左丘明著至漢司馬子長撰史記遂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十四

國語世本戰國策以成其書當漢出左傳祕而未行又不立於學官故此書亦勿顯惟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勿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膚近之說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木鐸天下古今真謬之學一旦冰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竝出丘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云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

先儒孔晁亦以為然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章

昭之徒竝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為六經流亞非復諸

子之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記歷世離

亂經籍亡逸今此書惟韋氏所解傳於世諸家章句

遂無存者然觀韋氏所叙以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為

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名學惟

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二卷摺摭左氏意外微細

以為詆訾然未足掩其鴻美左篇今完然與經籍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十五

行無損也庸何傷於道若夫古今卷第亦多不同或云二十一篇或二十二卷或二十卷然據班志最先出賈逵次之皆云二十一篇此實舊書之定數也其後或互有損益蓋諸儒章句煩簡不同折簡併篇自名其學蓋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為審矣又按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蓋外內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邪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尋其說乃唐人何也何以證之據解大戎樹惇引鄆州羌為說夫改

鄧善國為州自唐始耳然其音簡陋不足名書但其間時出異聞義均雞肋庠因暇輒記其所闕不覺盈篇今因舊本而廣之凡成三卷其字音反切除存本說外悉以陸德明經傳釋文為主亦將稽舊學除臆說也惟陸音不載者則以說文字書集韻等附益之號曰國語補音其間闕疑請俟鴻博非敢傳之達識姑以示兒曹云

陳振孫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為國

語音者近世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為主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王應麟曰治平元年上之二月令國子監鏤板

宋史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徙雍丘天聖初舉進士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工部尚書再遷兵部尚書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改封鄭國公讀書至老

不倦善正謬嘗校國語撰補音三卷卒諡元獻

魯氏有開國語音義

一卷

佚

林氏舉辨國語

三卷

佚

閩書槩字端甫福清人景祐元年試禮部第一以大

理丞出知連州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著辨國語四

十篇曾鞏志其墓

江氏端禮非非國語

佚

王應麟曰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

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

沈氏虛中左氏國語要畧

十卷

佚

姓譜虛中廣德人舉進士歷官吏部尚書

張氏九成標注國語類編

佚

呂氏祖謙左氏國語類編

宋志二卷

未見

宋史祖謙門人所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六

陳振孫曰與左傳類編畧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

門又分傳與國語為二

戴氏仔非國語辨

一篇

存

劉氏章非非國語

佚

黃瑜曰劉章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

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虞槃亦作非非國

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

七名氏國語音畧

通志一卷

佚

虞氏槃非非國語

佚

何孟春曰元虞槃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十九

而柳說亦非也於是作非非國語槃具見正史

姓譜槃集之弟同遊吳澄之門詩書春秋皆有論著

官湘鄉州判官

葉氏真是國語

七卷

佚

張氏邦奇釋國語

一卷

存

曾氏于乾非非國語

一卷

佚

穆氏文熙國際

六卷

存

劉氏城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既詮次內傳地名置之篋中蓋數歲矣

後此讀春秋輒觀大義不復比類求之近偶一巡攬

焉亦自謂麤有考索也旋以國語參定其間同者什

之七異者什之三又周晉采地多散見卿士姓號中

如召樊范單趙
蔡羊舌之類予鈔內傳時皆棄而勿取今併哀采

補其闕遺試以合諸前錄庶幾備春秋之版籍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十一

雖甚寥寥為猶賢乎雞肋也崇禎丁丑夏五月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

一卷

存

城序畧曰予錄地名外傳別出故人名亦如之

竹書師春

一卷

佚

黃伯思曰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

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

卷純集左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

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

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

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併律呂謚法等末乃書

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由是知此非預

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九

十二

而無彖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由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繇餽鼎稽之此書繇乃

宋景公名與鼎名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由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
陳振孫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為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為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方以智曰黃長睿技讐師春五篇乃汲冢古文杜預言別有一卷集左氏卜筮事而長睿所見全異紀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併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則預所見非全書也師春乃鈔集人名也其書繇乃宋景公名與宋公繇餽鼎合當是西晉人集錄

經義考卷二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九百三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四十三

洪氏 名未詳 春秋始隱公說

一篇

存 載山堂考索

蘇氏 軾 隱公是攝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一篇

存 載志林

周氏 孚 春王正月說

一篇

存 載盡齋鉛刀編

羅氏 泌 春秋周正論

一篇

存 載路史發揮

楊氏 簡 春王正月說

一篇

存 載慈湖遺書

章氏 如愚 春秋用周正辨

一篇

存

陽氏 恪 春秋夏時考正

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佚

程端學曰巴川人號以齋

張以寧曰以齋陽氏恪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三

十四條其說謂是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

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

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陽氏蜀

人理宗三十九年為蜀舉首其父存齋之學得之朱

子高弟涪陵晏氏淵

年氏楷春秋建正辨

一卷

存

商氏季文春秋正朔辨

一卷

佚

家鉉翁曰天台商季文正朔辨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以子丑寅為春以建子月為正月諸儒有取其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三

說為之序其首愚竊惑焉夫變易四時以從二代之正朔此孔鄭釋經既往之誤前輩辨之審矣季文果何所見更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而為此然則顏淵為邦之問夫子夏時之訓皆虛語乎季文謂夫子將作編年史以一歲不可為兩冬故特出聖意以子丑寅為春以建子月為正月吁有是哉古之史虞夏商周是也紀年紀月紀日者有之而年之下不皆紀時也或有書時者槩一時而言如秋大熟未穫之類

未詳其月故止書時惟春秋以行夏之時故特於年

之下紀春而後紀月以見正必在寅而後為正夫豈

為兩冬之避乎季文又謂魯舊史以元年十一月書

公即位孔子作春秋以公即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

之末無一歲不可兩冬故不得不改正朔是又不然

春秋書元年者國君即位之次年因魯史之舊文也

書公即位者春秋所以垂王法也禮國君始立稱子

不稱君必先君既葬請命於王王命之為君然後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四

君其國周之既東此義頓廢父死子立即以國君自居甚者以篡弒得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敢問而人倫幾於掃地故聖人明王法以正之於元年春王正月之下而特書即位或不書即位以見其得國之正否故有上不稟命於天王內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以正之亦有弒君賊自立與為弒賊所立則書即位以絕之春秋十二公書即位而無貶者五公耳春之與正固皆夏時斯乃春秋垂世之法夫豈為即

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而革冬為春以循之乎季文
又指左傳書事在冬而春秋書於正月者以證其革
冬為春之說不思經傳之相符者千百其不同者二
三豈得以二三之不同而致疑於千百之同乎今以
經後於傳者為聖人革冬為春之證其有經先於傳
者又將何說以處之乎此乃傳疑傳信之有異或諸
國來告之遲速故書有先後豈得據此小疑遂謂聖
人革冬為春冬之不可為春猶寒之不可為暑傳注
考之未精先儒辨者已衆而季文更謂夫子特出新
意以冬為春其誣經也豈不甚哉其說本無深解專
取杜歷以為據依謂其間有與春秋命歷序相符者
歷之為藝解者絕少然亦未有久而不差之歷命歷
序者術家以為孔子修春秋用殷歷使其數可傳於
後明歷者考其蝕朔不與殷歷合以為漢哀平間治
甲寅元歷者託之非古也季文亦未嘗精通歷術學
僻而論怪初不必為之辨以一二老學為之序引若

有取焉恐其浸傳易以惑人故復著之

陳氏晉春王正月說

一篇

存載石堂集

黃氏景昌周正如傳考

二卷

佚

吳萊序曰予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

以別夏殷也及尋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讖緯
孔子初無明說後之儒者頗用黃帝以來七歷求春
秋時歷卒不盡合杜征南長歷反謂經必有誤經未
嘗有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果異哉蓋曰王者受命
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變
犧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
也何獨至於湯武而遽革之哉世之說者嘗謂當周

之世春秋必用周正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即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為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秦則元年為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也而聖人易之以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也自程子之意則曰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是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天時而已自今說者之說則改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時也雖王

月亦假矣當又自異於程子也至其所自為說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革命特示不相沿襲巡守祭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為顏淵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周之正月非春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泰誓一月召誥二月上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玉月故也然而秦漢之際每年之首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顏師古漢書注且以為孝武時改太初歷後乃追正

前代正月為冬十月者抑難信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為正則皆可以為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為春也亦可矣魏景初時楊偉造新歷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為孟春次年三月為孟夏本鄭說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民時又不常有一月二月之參差哉今之

說書者蔡氏父子亦謂如孔鄭之說則四時改易尤為無藝三代之改正者必不改月商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其子丑之月以為歲首耳周官正歲周正建子歲首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也春秋之正雖用周正而月數不改每年之首截前兩月以屬之上年之尾誠若是則隱公之元年魯史必書之曰冬十有一月而聖人自削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書則或可從以之言春秋則猶未可從也或者又謂二代之世三

正之通於民俗尚矣魯用周正吾於春秋魯史見之
曲沃用夏正吾於汲冢竹書見之是故左氏雜采諸
國之史以為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昭公
之三十二年十一月晉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
之元年正月又會于狄泉是重出也魯太史辨火出
之候亦曰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又
一證也雖然王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
以一代之間而三正之並用者哉世之說者或曰易

有之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之世蓋異建矣次而數
之堯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甘誓且載其怠棄三正
之文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而歲
月自當以人為紀先王為是推筴迎日治歷明時民
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草毳毼無一不得其居之宜
與其氣之順者堯舜禹三聖輒因之而不敢變也意
者秦漢之際鄒衍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歟或
又曰天地人三統子丑寅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

三代之改正特改人君即位之初年為元而已雖然
此謂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非春秋之重事也
將是數說吾亦孰信而孰從之哉番陽董生始出夏
時考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
涪陵爰淵而淵又受業於朱子蓋嘗舉朱子之言曰
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豳風之詩又皆以人為紀
是則改正者改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專論春
秋下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已說最為明了考

正之作實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注詩集傳自
用周正周月臨江張洽朱門高弟春秋集注且謂周
正建子即以為春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
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
果考正之意哉予蓋歸而質之黃君景昌君則曰左
氏魯人也使其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左
氏信矣若夫豳風之詩周公所作是固追述公劉居
豳之事當夏正者也未可以說春秋乃作周正如傳

考二卷以辨考正之不然今兩書具在予故併識異說者以復於董生為何如

劉氏淵周正釋經

佚

黃氏澤元年春王正月辨

一卷

存

張氏以寧春王正月考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十二

一卷

存

以寧自序曰道學至宋氏而上接孔孟之傳何傳爾其世異其理同也儒先依經而言理有功於經甚大也而獨於春秋之書春王正月未能無疑之也何疑爾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也是以有冬不可為春之疑也曰夫子嘗以行夏之時告顏子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疑也曰自漢武帝之用夏時首寅月逮於

今莫之能改也是以傳書者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

疑而又有春秋用夏之時夏之月之疑也疑愈甚則

說愈多而莫之能一也以寧蚤學是經以叨一第亦

嘗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也閒讀魯論夫子之言行夏

之時若恍然而有省也因之歷稽經史傳記及古注

疏之說同也乃知春王正月之春為周之時由漢逮

唐諸儒舉無異說也而劉向周春夏冬之說陳寵天

以為正周以為春之說最其明著者也而猶未敢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十三

信也比觀子朱子語錄晚年之三說亦同也其門人

張氏集傳之說又同也於是渙然冰釋而無疑也竊

嘗欲筆於書而奪於世故未遑也茲因忝使安南假

館俟命之暇始克會萃而成編也本之於孔孟朱子

徵之於經史而下而漢儒之說為多以其去古未遠

有據而足徵朱子之著書多因其說也若易詩書之

用夏建寅之月以為說則朱子於孟子之集註既主

改月之說而於此未及更定之也今亦竊取朱子之

義求朱子未盡之意以成朱子未竟之說次於春秋經傳之後以尊經也仍辨羣疑悉具於右非以寧之敢為私言也尚其與我同志之君子恕其狂僭之罪而是正之也

張隆跋曰先祖諱以寧字志道居於閩古田翠屏山之下因以翠屏為號焉自少力學不倦往寧德受學於韓古遺先生之門年二十七以春秋經登泰定丁卯李黼榜進士第復往淮南讀書十餘年後歷官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十三

學及翰苑數十年間所作詩文號翠屏集洪武二年已酉夏使安南著述是書明年庚戌春書成踰月疾革作自輓詩而逝時年七十矣噫先祖晚年勞心積慮而成此書采摭羣經搜羅衆說欲以明聖經而定周之正朔也隆愚昧不知痛念手澤尚存深恐泯而無傳一依舊本謄寫刊而藏之家塾以俟諸君子講究焉宣德元年

周氏原誠春王正月辨

一卷

未見

周氏洪謨周正辨

一篇

存

王氏鑿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十四

冷氏逢震周正考

一卷

未見

張萱曰冷氏周正考雜引古今經史子傳以證胡文定春秋春王正月以夏時冠周月之誤謂時與月皆未改為是其說頗精

黃虞稷曰逢震四川資縣人

王氏守仁春王正月論

一篇

存

霍氏韜 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董氏毅 夏時周月論

一篇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俞汝言曰其文亦駁胡氏傳之非

汪氏衡 春秋周正考

一卷

未見

徽州府志衢字世亨祁門人

李氏源 夏周正辨疑會通

四卷

未見

翁氏金堂 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俞汝言曰錢塘人隆慶戊辰進士除知銅陵縣事遷

廉州府同知

章氏潢 春秋正月辨

一篇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楊氏元祥 春秋正月辨

一篇

存

劉芳喆曰元祥字奎垣錦衣衛籍襄毅公博之孫也

中萬歷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

徐氏應聘 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顧湄曰公字端銘崑山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謫歸安縣丞遷南京行人司副卒今刑部尚書乾學左春坊左中允秉義大學士元文皆其曾孫也春王正月辨一篇載翰林館課

史氏孟麟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劉芳詰曰孟麟字玉池宜興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十七

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歷戶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

亡名氏春王正月辨

二篇

存載八科館課

俞氏汝言春王正月辨

一卷

存

湯氏斌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吳氏任臣春秋正朔辨

一卷

存

徐盛全曰任臣字志伊仁和人以薦授翰林檢討

羅氏沁即位書元非春秋始立法論

一篇

存

楊氏時春秋不書即位說

一篇

存

黃氏澤魯隱公不書即位義

一卷

佚

張氏方平君子大居正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十八

一篇

存 載樂全先生集

俞氏 成 矢魚于棠說

一篇

存

按俞成字元德東陽人宋慶曆中著螢雪叢談其詮矢字謂三十六家春秋皆以矢為觀非也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直作射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九

陳氏 普 考仲子之宮義

一篇

存

蘇氏 軾 公子翬弑隱公論

一篇

存

鄭伯以璧假許田論

一篇

存

亡名氏魯鄭易田說

一篇

存 載山堂考索

楊氏 簡 公至自唐論

一篇

存

張氏 方平 蔡仲行權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二十

一篇

存

司空氏 圖 疑經

一篇

存

按疑經者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若諸侯之金天子不得謂之求宜於家父來毛伯來句絕其云求者使乎私自求故書以懲之

羅氏泌 恒星不見論

一篇

存

張氏方平 季友歸獄論

一篇

存

章氏如愚 季子來歸說

一篇

存

周氏名未詳 吉禘莊公說

一篇

存 載山堂考索

蘇氏軾 管仲相齊論

一篇

存

歐陽氏修 五石六鷁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三

一篇

存

按是篇六一居士集不載見皇宋文選

陳氏普 重耳天賜論

一篇

存

孔氏武仲 介之推不受祿論

二篇

存

許氏衡 子玉請復曹衛論

一篇

存

柳氏宗元 晉文公問守原議

一篇

存

章氏如愚 春秋卜郊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三

一篇

存

林氏名未詳

不郊猶三望說

一篇

存

亡名氏不郊猶三望說

一篇

存 見山堂考索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蘇氏軾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

一篇

存

黃氏澤 作丘甲辨

一卷

存

劉氏敞 子囊城郢論

一篇

存

揚氏簡 季札觀樂說

一篇

存

韓子愈 子產不毀鄉校頌

一篇

存

劉氏敞 非子產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一篇

存

揚氏簡 許世子弑君說

一篇

存

劉氏敞 叔孫昭子譏叔輒論

一篇

存

席氏書夾谷論

一篇

存

春秋救日論

一篇

存

林氏名未詳齊人歸魯侵田說

一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三

存

亡名氏齊人歸魯侵田說

一篇

存

以上二篇俱見羣書考索

蘇氏軾墮三都論

一篇

存

張氏方平趙鞅入晉陽論

一篇

存

胡氏銓獲麟說

一篇

存

羅氏泌獲麟解

二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三

存

金氏寔泣麟圖說

一篇

存

王氏鏊獲麟說

一篇

存

席氏書獲麟論

二篇

存

唐氏順之獲麟說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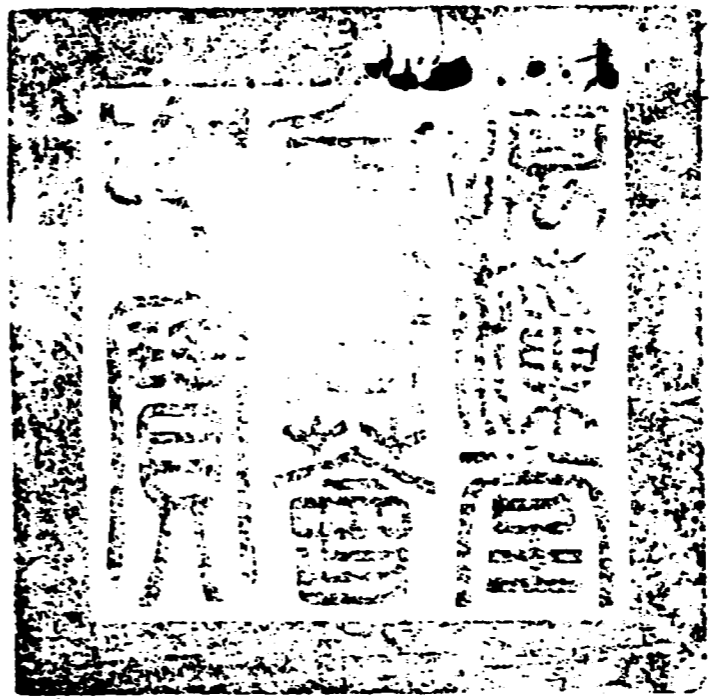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

三

經義考卷二百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膳錄監生臣單可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四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論語

漢志二十一篇

存

漢書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

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桓譚曰古論語二十一卷文異者四百餘字

王充曰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已之時甚

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

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不二尺四寸

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一篇
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
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
刺史始曰論語

如淳曰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
可以從政以下為篇名曰從政

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易詩書禮
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三

分居一又謙焉

劉熙曰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

楊泉曰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

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劉勰曰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

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

隋書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

異惟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一篇

陸德明曰古論語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一篇有兩
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又曰論綸也輪也理也
次也撰也答述曰語撰次孔子答弟子及時人之語
也

薛放曰漢時論語首立學官

柳宗元曰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參老而死是書
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

畧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或曰孔子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三

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歐陽修曰出於孔子壁中者曰古論有兩子張

宋永亨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

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

亦曰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

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子意出於閔氏觀所言閔

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程子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

名

楊簡曰今世所行論語乃魯語非孔壁中古文古論
分堯曰下章子張問為一篇

胡寅曰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檀弓亦曾子門
人

朱子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短長不類
處 又曰論語要冷看 又曰論語愈看愈見滋味
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四

何異孫曰論語者孔門師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

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之問者有弟
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與言者有臣對君之問
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
之論語 又曰論語一書竊意曾子弟子為之故是

書載弟子必以字稱或以名稱獨曾子稱曾子有子
稱有子此皆其門人稱之柳宗元辨正以為必子春
子思為之若公冶長一篇多論人物恐是子貢門人

所記先進一篇稱閔子侍側恐是閔子門人所記第

十八篇多記隱逸之事恐是記者類聚成篇第十九
篇言多子貢子夏然亦必曾子門人記之有曾子曰
故也

楊宗吾曰六經譬則山海論語其泛海之航上山之
階乎

譚貞默曰孔子一生仕止久速造次顛沛纂修刪述

盛德大業靡一不具論語及門弟子德性氣質學問

造詣淺深高下進止得喪靡一不具論語論語多記

言少記事知孔子之言者即知孔子之事知及門弟

子之言者即知及門弟子之事矣

齊論語

漢志二十二篇

佚

漢書注多問王知道

陸德明曰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五

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歐陽修曰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
晁公武曰問王知道詳其名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
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

按漢志論語十二家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
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說者謂是內聖
外王之業此傳會也論語二十篇皆就首章
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義今逸論語見

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
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
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為王中
畫近上者為王初無大異因譌玉為王耳王
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玉豈其然乎

齊論語說

漢志二十九篇

佚

班固曰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
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
邢昺曰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
生名譚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為昌邑中尉三人
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
洪适曰季氏篇或以為齊論

魯論語

漢志二十篇

存

傳

漢志十九篇

佚

班固曰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
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
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

陸德明曰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

歐陽修曰論語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出於孔壁則曰古論三家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

鄭耕老曰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

宋鑑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徐僑奏論語一書先聖格言以魯經為名升為早講從之

按魯論語堯曰篇無不知命一章齊論語則

有之蓋後儒參入其字義異讀者傳不習乎

讀傳為專崔子弑齊君作高子未嘗無誨讀

為悔五十以學易讀易為亦正唯弟子不能

學也讀正為誠君子坦蕩蕩讀為湯湯冕衣

裳者讀為絕瓜祭讀瓜為必賜生讀生為牲

車中不內顧無不字仍舊貫讀仍為仁折獄

讀折為制小慧讀慧為惠古之矜也庶讀庶

為賤天何言哉讀天為夫又讀躁為傲室為

室

孔氏紂論語義疏

二卷

佚

冊府元龜孔紂為陳勝博士撰論語義疏二卷

孔氏安國古論語訓

家語二十一篇

佚

何晏曰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

邢昺曰古論語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

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注之

按宋雪坡姚氏云六經之傳行於世者詩禮

箋注自鄭康成始於東漢易春秋注自王弼

杜預始於魏晉出西漢者獨孔安國書傳耳

然安國書傳本出偽託惟論語集解中所引

孔氏訓則解經首功矣雪坡諱勉字誠一瑞

州人

夏侯氏勝魯論語說

漢志二十一一篇

佚

張氏禹魯安昌侯說

漢志二十一一篇

佚

漢書禹字子文河內軹人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皆明習諸儒曰欲為論念張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十

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

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

事初元中授太子論語河平四年為丞相封安昌侯

初禹為師以上好論語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

獻之 又曰張氏名最後而行於世

何晏曰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

侯論為世所貴

隋書張禹本受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

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

陸德明曰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

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而行于漢世

禹以授成帝

邢昺曰張禹擇齊魯之善而為論

晁公武曰漢時論語凡有三而齊論有問王知道兩

篇詳其名當是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

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十一

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

斯文盡喪惜哉

馬端臨曰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為

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

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

論不異惟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為一篇共二十一篇

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

作非聖經之本真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王氏駿魯論語說

漢志二十篇

佚

顏師古曰王吉子

漢石渠議奏

漢志十八篇

佚

無名氏燕傳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十三

漢志三卷

佚

沛王劉輔論語傳

佚

後漢書沛王輔善說孝經論語傳

包氏咸論語章句

佚

後漢書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師事博士右師細

君習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

論語又為其章句永平五年遷大鴻臚

陸德明曰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

何氏休論語注訓

佚

鄭氏衆論語傳

佚

冊府元龜鄭衆為大司農傳論語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十三

馬氏融論語解

佚

邢昺曰後漢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為古文論語訓

說

鄭氏玄論語注

隋志十卷

佚

古文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論語釋義

唐志十卷

佚

隋書鄭氏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
梁陳之時惟鄭氏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
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十四

陸德明曰鄭氏校魯論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邢昺曰康成作注之時就魯論篇章復考校之以齊
論古論擇其善者而為之

林光朝曰何晏序謂鄭氏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
之注康成溺於章句其實定未必審也

按鄭氏注與今文不同者眾星共之共作拱
先生饌作餽云食餘曰餽舉直錯諸枉錯作
措云投也下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無也字

必也射乎必也句截哀公問社作主云主田

主謂社無適也無莫也適作敵莫音慕云無
所貪慕也吾黨之小子句截則吾必在汶上

矣無則吾二字子之燕居作宴子疾病無病
字冕衣裳者冕作弁異乎三子者之撰作僕

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詠而歸作饋云饋酒食
也有是哉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直躬作子

云直人名子貢方人方作謗丘何為是栖
栖者與無為字在陳絕糧作糗音張米糧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作封內歸孔子豚歸作
饋惡徼以為知者徼作絞齊人歸女樂歸亦

作饋朱張作侏張陟留反厲已讀為賴云恃
賴也又以申枨為孔子弟子申續子桑伯子

為秦大夫陳司敗為人名齊大夫老彭為老
聃彭祖太宰是吳太宰嚭下莊子為秦大夫

與諸家異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十五

麻氏^達 論語注

佚

按漢有麻達注論語見廣韻注

周氏^{失名} 論語章句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邢昺曰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

義理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十六

譙氏^周 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周字允南巴西人晉散騎常侍不拜封陽

城亭侯

按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引

譙氏注云儺却之也以蒿矢射之又釋文不

亦樂乎引譙氏注云悅深而樂淺

陳氏^羣 論語解

佚

魏志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太祖辟為司空西曹

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明帝時為司空

王氏^肅 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論語釋駁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一

十七

七錄三卷

佚

周生氏^烈 論語注

佚

葛洪曰周生烈學精而不仕

阮孝緒曰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

陸德明曰燉煌人

按隋志有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

周生烈撰新舊唐志儒家均有周生烈子五
卷陸氏釋文於冉子退朝引周生烈注云君
之朝馬摠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其自序略
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
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
植仲尼作師誠云

何氏晏鄭氏沖等論語集解

隋志十卷

存

晉書鄭沖與孫邕何晏曹羲荀顛等共集論語諸
家訓注之善者義有不安輒改易之名集解

晏等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
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
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
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
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

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
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
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
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
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
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
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
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
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
間為之訓解至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
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
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
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都尉
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陸德明曰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
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已意為集解正

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

邢昺曰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曹義沛國譙人魏宗室荀顛字景倩荀彧之子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何進之孫

葉適曰何晏論語集解序論簡而文古數百年講論之大意賴以得存經晏說者皆異于諸家蓋後世精理之學以晏及王弼為祖始破經生專門之陋

譚貞默曰何宴序稱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今集解中仍多孔注則知所以不傳者無全帙也集解稱孔者孔安國包者包咸馬者馬融鄭者鄭康成陳者陳羣王者王肅周者或周氏或周生烈其不繫姓者是晏等補注也

王氏弼論語釋疑

隋志三卷

佚

按陸氏釋文於廢焚引弼注云公廢也又逸

民注朱張字子子荀卿以比孔子

張氏昭論語注

佚

程氏秉論語弼

佚

虞氏翻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四十一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二

衛氏璣論語集注

隋志六卷

佚

陸德明日晉八卷少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按釋文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引衛氏集注焉

於虔反為下句首

崔氏豹論語集義 唐志作大義

隋志八卷 七錄釋文十卷

佚

陸德明日豹字正熊燕國人晉尚書左中兵郎

繆氏播論語旨序

隋志三卷

佚

隋志晉衛尉繆播撰

按釋文夫子矢之引繆氏旨序云誓也予所
否者否方有反

郭氏象論語體畧

隋志二卷

佚

隋志太傅主簿郭象撰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論語隱

七錄一卷

佚

樂氏肇論語釋疑

隋志十卷

佚

隋志晉尚書郎樂肇撰

論語駁序

七錄二卷

佚

徐氏逸論語音

唐志二卷

釋文一卷

佚

虞氏喜論語讚鄭氏注

隋志九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新書對張論

七錄十卷

佚

冊府元龜虞喜累徵博士不就說毛詩略注孝經撰

周官駁難又注論語讚九卷新書對張論語十卷

曹氏毗論語釋

七錄一卷

佚

應氏琛論語臧集解

七錄一卷

佚

庾氏翼論語釋

七錄一卷

佚

李氏克論語集注

隋志十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隋書晉著作郎

論語釋

七錄一卷

佚

按釋文予所否者引李氏釋云否備鄙反

范氏甯論語注

佚

按陸氏釋文於無適也無莫也引范氏注云
適莫猶厚薄也又子謂公治長范氏謂公治
長名芝字子長

孫氏^綽論語集解

隋志十卷

佚

陸德明曰綽字興公太原人東晉廷尉卿長樂亭侯

按釋文於三年學不至於穀引孫氏解云祿

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五

孟氏^整論語注
整或作陋

七錄十卷

佚

袁宏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
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絕人間
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
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問卒不降志

陸德明曰一云孟陋字少孤江夏人東晉撫軍參軍
不就

冊府元龜孟整博學通三禮注論語行於世

梁氏^觀論語注釋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天水人東晉國子博士

袁氏^喬論語注釋

七錄十卷

佚

晉書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拜尚書郎桓溫引為司
馬勸溫伐蜀以江夏相為軍鋒李勢既降進號龍驤
將軍封湘西伯卒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

尹氏^毅論語注釋

七錄十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六

王氏濛 論語義

七錄一卷

佚

江氏熙 論語集解

隋志十卷

釋文十二卷

佚

冊府元龜熙字太和為兗州別駕

晁公武曰皇侃論語疏序稱熙所集世謂其引事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七

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為後學所宗

王應麟曰皇侃疏列論語十三家衛瓘繆播樂肇郭

象蔡謨袁宏江惇蔡系李克孫綽周懷范甯王珉此

十三人江熙所集

張氏憑 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字長宗吳人東晉司徒左長史

論語釋

隋志一卷

佚

宋氏纖 論語注

佚

晉書纖字令文敦煌效穀人隱居酒泉南山不應州

郡辟命明究經緯注論語弟子受業三千餘人張祚

徵為太子友進太子太傅不食卒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八

冊府元龜纖為張祚太子太傅明究經緯注論語及

為詩頌數萬言

暢氏惠明 論語義注

七錄十卷

佚

蔡氏系 論語釋

七錄一卷

佚

張氏隱 論語釋

七錄一卷

佚

郟氏原 論語通鄭

七錄一卷

佚

姜氏處道 論語論釋

七錄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九

佚

宋明帝論語續注

隋志作論語補闕

二卷 唐志十卷

佚

南史帝在藩時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

蔡氏謨 論語注

佚

按蔡氏論語注不見於隋唐志而陸氏釋文

於夫子矢引蔡氏說云陳也

張氏略 論語疏

七錄八卷

佚

隋書宋司空法曹張略等撰

伏氏曼容 論語義

佚

范氏廩 論語別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十

隋志十卷

佚

孔氏澄之 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冊府元龜孔澄之字仲淵為新安太守注論語十卷

虞氏選 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會稽人齊員外郎

沈氏麟士論語訓注

佚

許氏容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曹氏思文論語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七錄十卷

佚

按思文齊永元初國子助教

戴氏說論語述議

唐志二十卷

佚

梁武帝論語

佚

按梁書南史本紀不載帝訓釋論語而陸氏

釋文於事君數引武帝云數色具反數已之

功勞也又可使治其賦也賦作傳

陶氏弘景論語集注

七錄十卷

佚

太史氏叔明論語集解

七錄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佚

南史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

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

百餘人為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攜

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

士皆傳其學

褚氏仲都論語義疏唐志作講疏

隋志十卷

佚

皇氏侃 論語義疏

隋志十卷

未見

國史志皇侃疏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羣言補諸家之

未至為後學所宗

中興書目梁國子助教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為疏

十卷又列晉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十三

奚季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等十三人爵里於前云

此十三家是江熙所集其解釋於何集無妨者引取

以廣異聞

晁公武曰古今論語之注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

論語注為集解行於世侃今又引衛瓘繆播樂肇郭

象蔡謨袁宏江惇蔡奚季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

十三家之說成此書

張氏譏 論語義

十卷

佚

顧氏越 論語義疏

佚

張氏沖 論語義疏

隋志二卷

吳中人物志作十卷

佚

陳氏奇 論語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十四

佚

冊府元龜陳奇博通墳籍嘗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

志在著述五經姑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

召赴京不得叙其論語注義多異鄭氏往往與司徒

崔浩同

徐氏考克 論語講疏文句義

隋志五卷

佚

隋書殘缺

劉氏炫論語述義唐志作章句

隋志十卷唐志二十卷

佚

史氏辟原續注論語

通志十卷

佚

釋智略論語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七錄十卷

佚

司馬氏論語標指

隋志一卷

佚

盈氏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盧氏論語注

隋志七卷

佚

王氏論語修鄭錯

七錄一卷

佚

徐氏古論語義注譜

七錄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佚

亡名氏論語隱義

佚

按論語隱義隋志不載但有其注載七錄未
審即是郭象論語隱否太平御覽載隱義文
云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
子欲入邪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鈎子路半
城問曰為師邪為君邪曰在君為君在師為

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
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謂曰畏子
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

論語隱義注

七錄三卷

佚

按論語隱義注太平御覽載有一條文云孔

子至蔡假於客舍夜人有取孔子一隻屐去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十七

盜者置屐于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

凡人屐異

論語義注

七錄三卷

佚

論語難鄭

隋志一卷

佚

論語雜問

隋志一卷

佚

論語義注圖

七錄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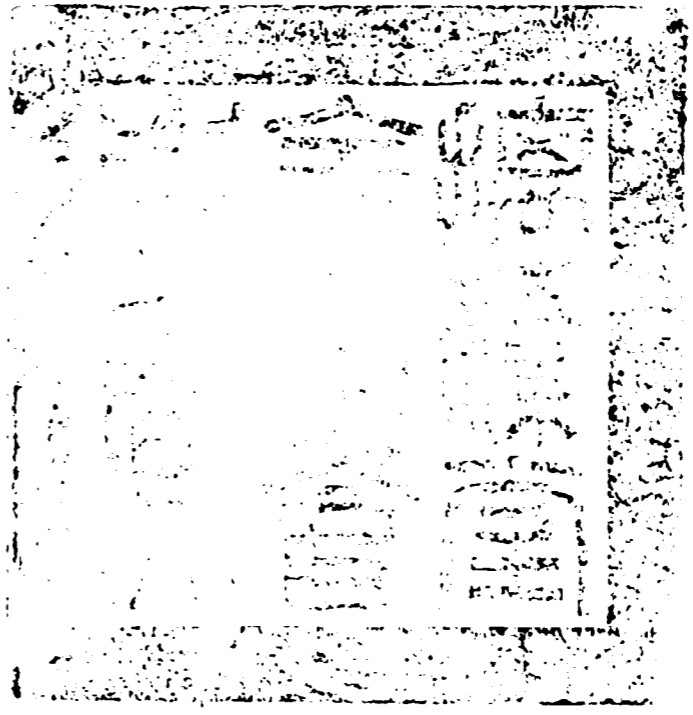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二

十八

經義考卷二百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 臣沈清藻
謄錄貢生 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五
三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四十二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壽尊撰



論語三
公彥
論語疏

唐志十五卷

佚

陸氏 德明 論語釋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宋志一卷

存

王應麟曰陸氏釋文於申枏注曰申枏包云魯人也
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崇字周家語云申
續字周也今史記以崇為黨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
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繫無申崇之欲亦以
枏為崇則申崇申枏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
又封申枏魯伯本朝祥符封枏文登侯又封黨淄川

侯俱列從祀黨即崇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

語釋文也

陳氏蛻論語品類蛻或作銳

宋志七卷

佚

計敏夫曰蛻肅代時人生長江淮間

韓子愈論語注

唐志十卷

佚

論語筆解

通志二卷

存

許勃序曰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一十卷其間鞠曰

者蓋李習之同與切磨世所傳率多訛舛始愈筆大

義則示翔翔從而交相明辨非獨韓製此書也噫齊

魯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漢魏學者注集繁濶

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拳淵微可謂窺聖人之

堂奧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旨哉予繕校舊本

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傳故序以發之

王謙曰論語字子晝寢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胡

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也糞土

之墻不可污也今人皆以韓文公所說非也又傷人

乎不問馬今亦云韓文公讀不為否言大德聖人豈

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

然不字上豈必更助詞其亦曲矣况又未必韓公所

說

邵博曰張籍祭韓退之詩云魯論未記注手跡今微

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未成也今世所傳宰子晝寢

以晝作晝字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

以浴作沿字至為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

晁公武曰唐韓愈退之李翱習之撰前有祕書丞許

勃序云韓李相與討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

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
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
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王楙曰李漢序退之集云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
然搢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克家
有是本王公存刻於會稽郡齋曰韓文公論語筆
解自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翱指摘大義以
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

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
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文
公所解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
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
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
自謂夫豈用意於鑿乎

趙希弁曰右唐昌黎先生韓文公之說也其間翱曰
者李習之也韓文補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

張籍祭詩辨之於洪慶善者明矣今世所傳如宰子
晝寢以晝作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
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之
類雖未必然而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陳振孫曰館閣書目云祕書丞許勅為之序今本乃
王存序

都穆曰唐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傳學者不
在集中予家藏古本韓文有之但其說時與今不同

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如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為言再有為泰山非
禮也如宰子晝寢解云晝當作畫宰子四科十哲安
得有晝寢之責如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字之誤言
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
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鴟之鳴雉之聲
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如浴乎沂解云
浴當作沿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解云仁當作備

如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如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鄉原德之賊解云鄉原當作內柔已上諸說朱子嘗謂其鄙淺復曰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及觀韓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注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然則朱子之所謂鄙淺固韓公之欲求信於後生者耶

侯氏^喜 論語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佚

韓子曰侯生所亦論語問其善

按喜字叔也韓子贈詩云吾黨侯生字叔也
是也官終國子主簿韓子集有祭國子主簿侯君文是也文云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唱我
和我問我以疑所云問我以疑則指論語問也

張氏^籍 論語注辨

唐志二卷

佚

計敏夫曰籍字文昌和州人歷水部員外郎終主客郎中

馬氏^總 論語樞要

宋志十卷

佚

晁公武曰總字會元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陳振孫曰總仕至大理評事嘗副裴晉公平淮者也

李氏^浩 論語刊誤

通志二卷

存

李氏^礪 注論語

佚

孫光憲曰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礪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為時輩妬忌罹於非橫嘗注論語一部倉卒之

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

七名氏論語雜義

唐志十三卷

論語別義

唐志十卷

俱佚

宋徽宗皇帝論語解

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佚

邢氏易論語正義

宋志十卷

存

中興書目論語正義十卷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撰

咸平中頒其書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

晁公武曰亦因皇侃所采諸儒之說判定而成書

陳振孫曰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

始奉詔為之

宋史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擢九經

及第咸平初為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

以昺為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俛佺等

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

疏官至禮部尚書卒贈左僕射

宋氏咸論語增注

宋志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佚

長編嘉祐二年十一月屯田員外郎宋咸上所注論

語降勅獎諭

王應麟曰宋咸增注論語序云韓愈注論語與筆解

大槩多竊先儒議而遷易其詞因摘二書是否并舊

注未安者辨正焉

周氏式論語集解辨誤

宋志十卷

續一卷

佚

王應麟曰式撰集解辨誤十卷又有續辨誤一卷附
其後

紀氏直 論語摘科辨解

宋志十卷

佚

杜氏莘老 論語集解

十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十一

按莘老字起莘青神人官殿中侍御史著論
語集解見查齋所撰行狀文載杜大圭名臣

琬琰之集

余氏象 論語集解

佚

閩書余象仙遊人慶歷六年進士官禮部郎中

阮氏逸 論語增注

佚

勾氏微 論語精義

二十卷

佚

按紹興續到四庫關書目有之

周子惇頤 論語

佚

按樂清劉氏黻蒙川集錄目中載濂溪論語

序文疑當日有是書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十一

王氏令 論語注

宋史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王令逢原撰解堯曰篇云四海不困

窮則天祿不永終矣王安石書新義取之

王氏安石 論語解

通考十卷

佚

論語通類

宋志一卷

佚

王氏勇論語口義

通考十卷

佚

陸游曰元澤之歿詔求遺書荆公視篋中得論語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子解皆細字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亦非成書

也

王應麟曰王元澤口義有云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

之效上也捷於令上蔡論語解引之

呂氏惠卿論語義

宋志十卷

佚

孔氏武仲論語說

宋志十卷

佚

蔡氏申論語纂

宋志十卷

佚

王氏端禮論語解

佚

史氏通論語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佚

何氏執中論語講義

佚

蘇氏軾論語解

宋志四卷

未見

蘇氏轍論語拾遺

一卷

存

轍自序曰予少年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其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潁川為孫籀簡鈞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一質之子瞻也

晁公武曰子瞻為論語解沒後子由以其說之未安者辨正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十四

王氏^鞏論語注

通考十卷

佚

秦觀序曰元豐二年省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為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洩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省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

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為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

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惟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慶弔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人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於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惟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十五

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方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者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於斯言益信予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乃以副本來屬予為序顧予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掇其大概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

為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鄒氏浩論語解義

宋志十卷

佚

浩自序曰聖人體道者也其發越以撫世則所以益無疆者皆見之行事其韜晦以就閒則所以規不朽者惟載之空言載之空言固不如見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然而諱窮久矣而不免求通久矣而不得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十六

固無積而時命礙之則雖欲無言而言終不廢豈其得已哉論語之作有由然矣所以析理而使昧者之必達謂之論所以應問而使叩者之必受謂之語是書也後世豪傑之士隨繩望表以自立言者猶能探蹟索隱中倫合度凡學者虛心焉况本出於聖人者此傳所以莫大於論語也且以六經之言孰不出於聖人乎然而其於易也因伏羲之卦文王之爻而繫之以辭而已其於詩書也因衆多之辭帝王之迹而

刪之以趨全而已其於春秋也因紀實之信史而修

之以示褒貶而已其於禮樂也因固有之情文而正之以教中和而已要之雖皆出於聖人而非純乎聖人之言者也純乎聖人之言意其為論語乎夫以論語為純乎聖人之言而二三子之言亦錯雜其間如之何曰冶金為鐘椀革為鼓聲固藏其中矣不考則不鳴也聖人曷嘗先聲以邀彼之我應哉亦隨所考而已矣然則不有二三子之言何以見純乎聖人之言也是故達其所謂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之類則易之道得矣達其所謂詩可以興觀羣怨之類則詩之道得矣以至書也春秋也禮樂也苟悟其一言未有不冰解凍釋以詣於道者從是觀之其書雖簡其所該則詳其言雖近其所根則遠非自覃思而精之豈能抽其緒以瑩晦焉顧浩寒淺何足以與此姑薦所聞與有志於道者講之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十七

劉氏正叟重注論語

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劉正史謂筆解皆後人之學託韓愈名以求行徒玷前賢悉無所取為重注十卷以祛學者之惑

龔氏原論語全解

佚

陳氏祥道論語全解

十卷

存

祥道自序曰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弗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弗辨蓋夫論則及理耳所虧者道議則及義耳所虧者理聖人豈不欲廢去應問體道以自宜哉道無問問無應不發一言下與萬物同患此特畸人耳非聖人之所尚然則孔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十八

子雖欲忘言豈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學者之

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然而王者之迹熄聖人雖言

理以答學者之問猶未可以已也故其言義則存乎

春秋言理則存乎論語而春秋之作是是以勸善非

非以懲惡善惡之判猶在權衡之上輕重或差于奪

弗明其賞不足以為榮其罰不足以為辱矣不得不

議若夫論語之言則答學者之問而已何事乎此嘗

謂希微者道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言

至於義去道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咸服由

辨議無間而作故聖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平居之

弟子在側各言其志故聖人察其所安得其才性之

病處仁孝之言隨分而應不須屢誥而詳說之大抵

君子之教人欲其思得之孔子之於弟子不憤則不

啟不悱則不發有所罕言有所不語其歸則曰忠恕

仁義而已矣一隅之舉兩端之叩近而遠約而詳思

得之則會其所固有者耳弟子之列有聞一而知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十九

者有聞一而知十者問詩而知禮問伯夷而知夫子
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我告之約彼得之詳以至於是
歟不足之冉求不說之子路聞理而不得叛卒為賢
者則後世之學士大夫豈宜置諸口耳之間哉論語
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尤得其傳然而孟子
之世許行之言盈於天下孟子思欲拒說說放淫辭
不得已而有辨焉難疑問答不直則道不見故其言
為尤詳於論語雖然聖人之言或論或辨非立異也
時焉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二十

晁公武曰王介甫撰論語解其子雱作口義其徒陳
用之作解紹聖後皆行於坊屋或日用之書乃鄒浩
所著託之用之云

晁氏 說之 論語講義

宋志五卷 通考十卷

未見

晁公武曰從父詹事公撰多取古人之說以正近世

之失

朱子曰景汗論語解亦有好處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三

二十

經義考卷二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四十三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論語四

程子 頤 論語說

宋志一卷 通考玉海十卷

未見

晁公武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解不為文辭直以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四

語記之

朱子曰論語惟伊川所解語意含蓄旨味無窮

康紹宗曰伊川先生論語解時氏本至麻冕禮也一

章而止然以大全集校之閣本詳畧不同後人又自

子絕四以下至堯曰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以附

益之

范氏 祖禹 論語說

宋志二十卷 通考玉海十卷

佚

晁公武曰元祐中所進數稱引劉敞程頤之說

伊洛淵源錄淳夫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其詳然

不云其嘗受學於二程先生之門獨鮮于綽傳信錄

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

論亦多資於程氏

呂氏 大臨 論語解

宋志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四

佚

晁公武曰與叔雖程正叔之徒解經不盡用其師說

謝氏 良佐 論語解

宋志十卷

未見

良佐自序曰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

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

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耳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

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之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為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蓋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他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為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

之法語諸君為勿以為淺近而忽勿以為太高而驚勿以為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為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辨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齷齪

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歟邈乎希聲一唱而三歎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

玄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予昔者供灑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習肩詔笑以言飭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

素貧賤而耻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我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益亦勿思耳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能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益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益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

臣豈人能秩叙仁義理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為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益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舍之相遠也學者儻以此言為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蹟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為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閱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胡寅後序曰論語一書益先聖與門弟子問答之微言學者求道之要也而世以與諸子比童而習之壯

而棄焉訓詁所傳雖未嘗絕然智不足以知聖人之
心學不足以得道德之正遂以私智箠鼓其說以眩
天下夫其侮聖人之言何足深罪特以斯文興喪於
此係焉此憂世之士所為動心者也上蔡謝公得道
於河南程先生元祐中掌秦亭之教遂著論語解發
其心之所得破世儒穿鑿附會淺近膠固之論如五
星經乎太虛與日月為度數不可易也其有功於吾
道也卓矣而學者初不以為然也某年二十一當政

和戊戌在太學得其書時尚未盛行也後五年傳之
者蓋十一焉嗚呼師友道廢久矣欲求吾資莫與為
方圓欲得吾助莫與為切磋所可決信而不疑者獨
聖賢所餘紙上語爾同舍建安謝襲智崇傳于山陽
馬震知止欲以其傳授粥書者使刻板為庶以道好
善君子欲博文求徵而不得者其志足稱矣然某以
往昔所見比智崇今本文義有或不同意先生年邵
而智益明有所是正故更欲得善本參校然後傳之

雖然大畧當不外是也以今日好者漸衆安知來者
之不愈於今乎使有誠好而力行焉固將默識神受
見於參倚之間不者幾何不按劍而向夜光之投乎
此非某之志也先生之志也

朱子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
有發越處

宋史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
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
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
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上蔡語錄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
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
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
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
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
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節又舉師冕見一章

而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侯氏仲良論語說

宋志一卷

佚

伊洛淵源錄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程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雅言

朱子曰侯師聖論語解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四

九

密沉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

游氏醉論語雜解

宋志一卷

未見

楊氏時論語解

宋志二卷

未見

時自序曰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

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

可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

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

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

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

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

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為童子之習而莫

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遽廬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四

十

以託宿鳥况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

也以為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予於是得為

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

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

下馬也其可得乎予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益

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予言其

庶矣乎

尹氏^焯論語解

宋志十卷 又說一卷

未見

焯自序曰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臣
備職勸解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迺集孔子嘉言
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
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
百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過稱贊而已恭惟陛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四

十一

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湯日新舉措而遠
不仁修己以安百姓固已合符乎夫子之道施之於
事業矣復何有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於力行不貴
於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瞻則非臣所知也姑
據所聞以塞明詔臣謹上 又後序曰焯紹興七年
十一月被召到闕賜對押赴經筵承續講說論語衛
靈公之末一章次日有旨給筆札解論語以進念以
說書為職不敢以固陋辭方以病困殆蒙賜寬假病

安日解進明年二月駕還錢塘焯以病從百司先行

三月病少愈力疾日赴經筵是月十三日詔促成書
以進時手顫目昏心思荒錯深懼稽命之久遂強為
之姑塞上命四月二十一日進呈而學者祁寬呂積
中堅中在焉書成皆三子之助也九年春復病丐歸
蒙恩授以閒祿聽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邱寺之
西庵寬從子居上方暇日見此帙云當潛錄欲終身
誦之甚美其嗜學也相從日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四

十二

豈不知此一時奉詔而成皆前人成說雖有一二臆
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詞不能達今取觀之徒
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焯於諸公亦云何用此為寬復請藏之因誌始末并
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冬至後一日書於三
畏齋 又進狀曰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語言文字去
本益賒是以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
陋况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又甚焉脫

使窮其根本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為虛語此先聖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况如臣者材質甚愚修為無取施之於己未見其功資以事君亦將何有且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測奧妙發明指歸強顏為之第塞詔旨臣無任慙羞恐懼之至

呂稽中志墓曰先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天下知道者宗之不知者慕之然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為講解文書

獨嘗奉詔撰論語解

晁公武曰彥明程氏門人紹興中自布衣召為崇政

殿說書被旨訓解多采純夫之說

朱子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上添一兩字甚平淡而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 又曰尹氏解論語守得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爾

王應麟曰紹興八年詔尹焞解論語書成賜六品服宋史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克世為洛人師事伊川程

頤靖康初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紹興四年授左宣教郎克崇政殿說書八年除祕書少監尋除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奏乞放歸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致仕其言行見於涪陵紀善錄有論語解傳於世

王氏^頤論語集解

佚

按著作論語解成於崇寧三年其自述曰讀書須求聖賢所以言反覆翫味優游涵泳期於默識心通洞達無間然後為學若祇循習詁訓析文義適足為翫物爾今其書已佚繹祝允明作先生集序云先生有論語解刻成當有序其首者是則弘治間其書尚存也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四十四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五

劉氏 弁 論語講義

未見

弁自序曰窮一理之微盡一性之妙其命有以至於

冥然無間之初其神有以會於寂然不動之際則宜

若可以忘言矣然而天下之言常出於不勝其多而

言者遂至於不勝其衆則將以寓道而使之有明載

道而使之有行故也是故無言而道隱未若有言而

道不隱有言而道不隱未若言而與道兩傳而無所

隱此所以應對答問相與垂世而設教者雖孔子猶

不廢而論語之書所為起也昔者孔子以無名之神

功無體之妙道屈於不見知其禮義信足以成德其

智仁勇足以成治其溫良恭儉讓足以成俗其恭寬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五

信敏惠足以成物而屈於不見用於衛靈公見其際

可矣而弗與共天位也於季桓子見其行可矣而弗

與共天職也於衛孝公見其公養矣而弗與食天祿

也以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絕糧而在陳微服而過

宋則可謂畸朴人也然未嘗不欲有為於世也是故

出疆載質而有至於皇皇去父母國而有至於遲遲

而席不暇煖輟不及環也委吏乘田賤也而不屑去

者蓋曰有官守而已獵較簿正卑也而不苟避者蓋

曰有官事而已其有為卒不可得矣於是收其所欲

聞焉而未已者一切寓之以言則詳而為六經者是

矣論語者特其緒餘而已夫以學孔子者其徒至於

三千之盛而上自國君卿大夫下逮閭巷一介之小

民與其為時聞人而在所可許者類皆有見於是書

及考其所歸非資諸孔子者勿道也方此之時操筆

而隨其後者豈惟獵區區之空言也并與其一嘖笑

之微一俯仰之細而得之也雖然若孔子者非學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五

故曰予非多學而識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故曰
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而已矣其成已有如
此者其於君也求之以不求之求而所至必聞其政
其於神也禱之以不禱之禱而所祭必受其福於燕
居則申申於鄉黨則恂恂於朝廷則侃侃於宗廟則
便便其行已有如此者見所不見於魯禮所不禮於
衛則有似乎汚而非汚應佛盼之召諾陽虎之仕則
有似乎屈而非屈也於齊則接淅於魯則不脫冕以
去其應變有如此者皆聞斯行諸也而對之不必同
然而非異也皆崇德辨惑也而語之不必一然而非
兩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於衛靈問陳則耻其學
事君勿欺也而犯之故於昭公失禮則諱其過仁也
孝也以其有大小故所陳非一端勇也智也以其有
本末故所列非一序利命與仁則處之以罕言怪力
亂神則要之以不言其立說有如此者臧孫要君宜
其不智也而謂之智則智而已矣管仲僭君宜其不

仁也而謂之仁則仁而已矣德行文學政事言語科
雖不同而同謂之才則才而已矣草創討論修飾潤
色雖不徧而不害同謂之命則命而已矣能具仁者
君子也於子賤南宮适則與之苟無禮樂亦可為成
人也於冉求公綽卞莊子臧武仲則畧之以至叩脛
而誅原壤鼓瑟而斥孺悲進顏子以不愚之愚黜子
路以不禱之禱其處人有如此者凡此皆有見于孔
子者也夫聖人之在上者多矣而制法不若孔子之
為詳聖人之在下者衆矣而制行不若孔子之為脩
宰我以為賢於堯舜而不為增叔孫以為不及子貢
而不為損此孟子所謂集大成者雖然均法也而孔
子所為脩者不以一行為脩此達巷黨人之所謂博
學而無所成名也若夫千載而下其去聖人遠矣學
論語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類皆溺於
傳注之卑而不能自拔於汚俗之中絕行之後往往
以孔子而疑者皆是也書雖非孔子所自為然其屬

辭有要成文有序肆而通連而間其本末先後若出於一而片言隻簡無自而不與孔子合非深知先王之法言者孰能與於此學者要當熟讀而精思之不必考乎其人也

林氏子克 論語詩

五十首

未見

閩書林子克號拙齋福清人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五

五

奇解論語多引之

湯氏巖起 論語義

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之

姓譜湯巖起貴池人知營道縣有清名後通判徽州

奉祠歸居實峰有論語義十卷

汪氏華 論語直解

宋志十卷

佚

晁公武曰汪革信民撫州人紹聖中試禮部為天下第一嘗語人曰吾鄉有二相一為天下之福一為天下之禍蓋指晏元獻王荆公也即此可見其解經淵

源所自云

錢氏觀復 論語解

二十卷

佚

盧熊曰錢觀復字知原常熟人由太學登進士乙科官至戶部員外郎尋領宮觀出知廣德軍有論語解

二十卷

葉氏夢得 論語釋言

宋志十卷

未見

王應麟曰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馬宅兮匪義跡其馬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五

六

居也石林論語釋言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 又曰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義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詔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執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上官氏 情 論語畧解

佚

曾氏 元忠 論語解

佚

黃氏 鏗 論語類觀

佚

閩書黃鏗字用和浦城人從楊時學政和五年登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提點江西刑獄

朱氏 申 論語辨

佚

江西通志朱申字繼宣贛州人太學生

江氏 奇 論語說

五卷

佚

閩書江奇 一作錡 字全叔建陽人宣和三年登第仕永

州學教授終徽猷閣學士

倪氏 登 論語解

佚

姓譜倪登字彥及福清人

程氏瑀 論語解

佚

徐自明日知饒州洪興祖以經學得名龍圖閣直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興祖為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嘗忤秦檜檜疑興祖託經以議已遂責昭州安置

林氏之奇 論語講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五

九

未見

一齋書目有之

陳氏禾 論語傳

宋志十卷

佚

李氏綱 論語詳說

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之

張氏浚 論語解

四卷

佚

魏了翁序曰魏國忠獻張公之卒距今六十有三年精忠篤諒凜凜猶有生意予少嘗讀其言行哀其論奏今又得論語解於公之從曾孫希亮此天厚我嗜者也希亮將鈔梓以傳而使某識其篇端粵惟論語一書此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有味凡一時師傅友授閱萬世如見然自七十子終然後大義乖訖孟子死盡失其傳然而生乎千載之後亦聖人所與共學之人也豈終於乖失而不可復傳與本朝全盛時河洛之間諸儒輩出掃除末師之陋隨事體習切已研求以上尋千載之緒然後人知聖人之所以言與羣弟子之所以書皆日用飲食間事在立則見無行不與而非託諸空言也至近世張氏朱氏父子傳家源流湜湜益大以肆忠獻公資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五

十

醇是既從北方學者講誦遺言又與南渡諸賢更歷
事變自事親而事君治已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一不
合故其為是書也非苟知之凡能精察力踐之餘先
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也學者誠能推尋究玩
而知前輩讀書異乎今之讀者即是以約諸經即經
以驗諸已不亦求端用力之要乎

王氏 居正 竹西論語感發

宋志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五

十二

佚

向氏 子舉 魯論集議

佚

王庭珪狀曰公諱子舉字宜卿開封人官右奉直大
夫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居衡陽之伊山結茅以處手
抄諸書尤喜觀魯論取諸家之善為集義以已見繫
於後今行於世

劉氏 安世 論語解

二十卷

佚

許氏 翰 論語解

佚

王氏 庭珪 論語講義

五卷

佚

王氏 綯 論語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五

十二

二十卷

佚

曾氏 幾 論語義

宋志二卷

佚

朱子曰曾文清論語解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
不到處

鄭可學曰文清每日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曾幾吉甫撰胡文定公門人也

許氏文瑞論語解

佚

閩書福清許文瑞家貧不娶與弟人瑞以道自樂解

論語甫泉之士稱二許先生

鄭氏剛中論語解

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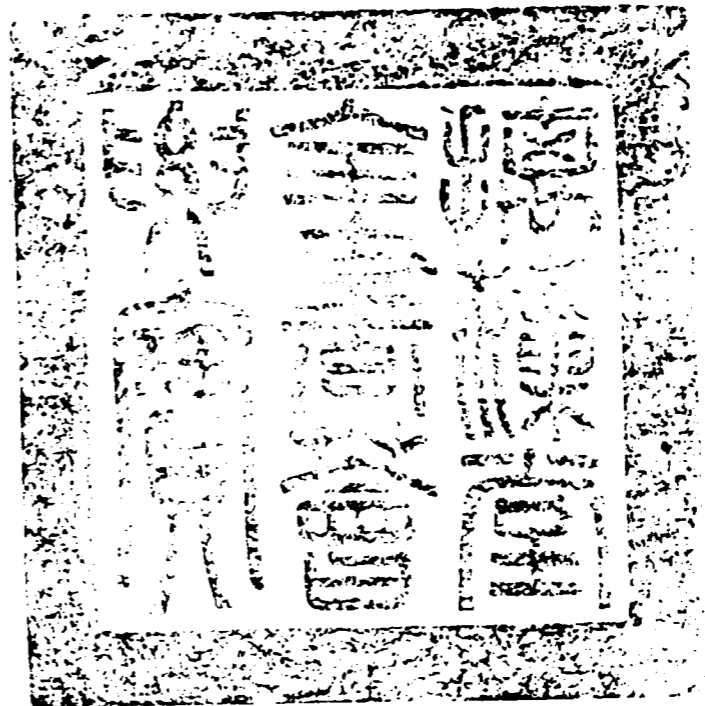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五

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騰錄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八
六至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四十五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論語六
震
論語直解

十卷

佚

趙希弁曰右漢上先生朱文定公震所著也紹興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六

年夏肇建資善堂時孝宗富於春秋文定以起居郎

與宗正卿范公冲同為翊善朝論皆以為極天下之

選此解資善堂錄本也其孫繼先刻於瀏陽學舍而

識其後

吳氏 械 論語續解 考異 說例

宋志共十二卷

佚

中興藝文志吳械撰自謂考研甚眾獨於何晏集解

邢昺疏所得為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嘗作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追記大畧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曰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為考異又有說例有集語明原微言畧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

朱子曰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為游定夫作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又為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徐歲為刊其書越州以行

陳振孫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樂肇駁王鄭之說間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二卷駁二卷按董道藏書志釋已亡駁幸存而崇文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棧蓋嘗見其書也館閣書目亦不載

胡氏寅論語詳說

未見

閔書寅字明仲安國弟淳之子也宣和中進士從侯師聖游復從楊時受學仕為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當國安置新州

寅自序曰道一而已而有中偏大小正邪粹駁之不同何也中故大大故正正故粹粹故一彼狹小偏私僻邪駁雜為道者失也其所以失或由師傳或由鑿智或由氣稟故自殊途旁鶩而不返道無是也先聖

先師為此所以有教教學者於多岐欲歸之於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仁也聖門之徒皆學為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某年十六七見先君書案上有河南語錄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論語解閒竊觀之乃異乎塾之業一日請諸塾師曰河南楊謝所說與王氏父子誰賢塾師曰彼不利於應科舉爾將趨舍選則當遵王氏於時某未能樹立而輒萌好惡矣既游庠序方崇忌諱肆詖諛歌功頌德

陵跨唐虞或道史書及李杜詩章亂離之句則衆以
訛謗操切之纜二十年川壅大決陸盜猝興勢搖嵩
岱然後信王氏學術不本於仁穿穴碎破以召不仁
之禍也當茲時天子臨軒策士收採讜言黨禁向弛
於是邵康節皇極書張橫渠正蒙篇河南先生諸經
諸說元祐忠賢言論風旨稍出好之者往往傳寫襲
藏若獲希世之寶而謝公語解則已鋟板盛行噫此
豈人力也哉後四載歲在乙巳女真人寇慢書騰聞

詔音夜頒引慝孫位靖康元禊遂撤王安石配食坐
像廢字說勿得用俾學者兼用先儒收召遺老佚賢
欲改絃更化雖狂瀾既倒捧土莫遏而遺書幸存出
於良知者如濟貫河終不泯滅然後益信仁者人之
本心大中至正是是昭昭未嘗亡也人自不求耳今
皇帝智勇中興灼知禍敗之釁本由王氏以其所學
迷誤天下變亂憲章得罪宗廟於是詔三省政事並
遵至和嘉祐發自聖性篤好孔子所作王安石所廢

之春秋又於講筵進讀神祖所序司馬光所纂之通

鑑下楊時家取三經義辨置之館閣選從程氏學士
大夫漸次登用甄叙元祐故家子孫之有聞者仍追
復其父祖爵秩將以剗削蠱蠹作成人物朝冀賢才
之賴國培安固之基此紹興五六年間大哉王言一
哉王心凡百臣子所宜和衷將順不忍違矣而獨習
舊者染見王氏言行不類有同俗趨利之便而於程
氏則如嫖母之惡軒鑑也蓄忿伺間伸其詭罔反以

專門歸咎堂與夫學士大夫意向殊乎王氏則擯斥
隨之必如是說始堪仕進蔽離窮陷百唱千和既率
天下出一私口矣又相與攘袂扼腕柴柵闕里禁人
趨之不亦甚乎自古警言之法必觀其事王氏宗派
効於紹聖元符崇觀政宣已來夫何可掩試舉其大
者則鑽瞿聃虛空之緒亂鄒魯禮義之實談二帝三
皇之治濟申商韓非之政託人子繼述之孝毀祖宗
艱難之業指豐亨盛大之象肆窮奢極侈之欲慕開

疆闢土之績速佳兵好還之禍乘國破君亡之釁扶
背主僭命之賊玩燕巢危幕之勢致荆揚蹀血之苦
積刑賞不平之憤起周盧干紀之變假偃武息民之
說成外交固位之計殄蒸民三綱之道甘臣服雙虜
之辱稱太平無事之美導般樂怠傲之失結忠賢諫
說之舌生隆家卑國之漸皆背違先聖操心不仁而
精於經義字說立乎本朝據權斷論之大驗也若君
子私淑所被曾微一人造其列馬特用此觀之明善

喻利之判豈不昭灼乃復營營翩翩變移黑白上欺
君父下蔑清議不念率獸食人近有覆轍亦何意哉
愚不肖幸聞伊洛至教承過庭之訓而冥頑怠廢不
早用力蓋嘗妄意論語一書為仁道樞管欲記所見
聞指趣附於章句之下內揆淺疏久而未果髮禿齒
豁恐負初志矣適有天幸投畀炎壤結廬地偏塵事
遼絕門挹山秀牕涵水姿簷竹庭梧時動涼吹朝夕
飯一盂蔬一盤澹然太虛不知浮雲之莽眇也觀過

宅心自是始篤乃得就毫遺諸童牝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焉若夫推己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
距詖分北荆舒之旅非愚所能也因而學之期成功
於不二而已矣紹興甲戌三月

胡氏宏論語指南

通考一卷

未見

樓鑰跋曰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

明仁之一字子夏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
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
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原茲讀指南一卷
樞密黃公闕院沈公皆深於此者五峰斷以一言方
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日有心於為仁則曰如此立言
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日能惡人則或者疑焉於是
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曰則是當始惡之時
胸中原未了了也烏得為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

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呼
斯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
亦無以發五峰之言故亦以朋友講習為說蓋天下
之說未有過於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蓋君子
之憂未有甚於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陳振孫曰胡宏仁仲評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

胡氏憲論語會義

佚

閩書憲字原仲從從父安國學既而學易於涪陵譙
定力田賣藥以養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被
召賜進士出身終祕書正字卒謚簡肅

鄭氏耕老論語訓釋

佚

王氏賓論語口義

佚

王應麟曰紹興十三年正月王普進父賓講論語口

義送史館

黃氏祖舜論語解義

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三十二年三月權刑部侍郎兼侍講
黃祖舜進論語解義詔給事中金安節等看詳安節
等言辭義明粹令國子監板行賜詔獎諭

洪氏興祖論語說

宋志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愠終於知
命蓋君子儒

畢氏良史論語探古

通志二十卷

佚

楊萬里曰畢敷文少董紹興初陷金居汴閉戶著春

秋正辭論語探古書有宋城哲夫李師魏良執經師
之好事者寫為繙經闕圖繪少董坐榻上兩生執卷
而前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坐其間少董之
季子也女奴之鬢者孫壽冠者馬惠真

蘭氏敏修論語解

佚

曹學佺曰敏修龍游人紹興中進士官至朝奉郎著

論語解時號中闕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六

十

黃氏開論語發揮

佚

程氏迴論語傳

佚

徐氏椿年論語解

佚

趙氏敦臨論語解

佚

徐氏珣論語解

佚

喻氏樗玉泉論語學

宋志四卷通考十卷

佚

陳振孫曰工部侍郎喻樗子才撰樗與張子韶諸公
友善坐此得罪秦檜汪端明應辰其壻也

何氏逢原論語集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六

十一

十卷

佚

王十朋曰希深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

見學者必與講論集解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

到

張氏九成論語解

宋志十卷

未見

周必大曰淳熙九年正月御筆問張氏論孟傳是誰作論議如何必大回奏曰此是張九成撰議論明白而以洛中程氏為主

周輝曰張无垢甥于恕哀集語錄十二卷其間論語絕句讀者疑焉蓋公自有論語解亦何假此發明與義嘗叩公門人郎瞻瞻云此非公之文也

謝氏諤論語解

二十卷

佚

史氏浩論語口義

宋志二十卷

佚

蘇氏總龜論語解

佚

閩書總龜字待問泉州德化人紹興三十二年釋褐授衡州教授累遷參淮東議幕

吳氏沆論語發微

二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之

林氏栗論語知新

宋志十卷

佚

卞氏圜論語大意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海陵卞圜撰

寧波府志卞圜字子車象山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第

授揚州倅

都穆曰予家舊藏論語大意及孟子大意兩書皆宋刻本而無著書人名嘗觀文獻通考以二書為卞圜撰亦不書其鄉郡其後見劉禹錫嘉話有圜跋語始知圜為宋海陵人海陵即今之泰州予友儲都憲靜

夫欲修州志會間予以園語之儲君愕然曰吾用心志事而不知此人修志非君不能益我惜儲君已歿志竟不成念之未嘗不太息也

葉氏隆古論語解義

宋志十卷

佚

胡寅跋曰學者得一官皇皇於進取若不及忽焉老死莫知自憐滔滔皆是也超然年將六十方且從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六

十四

於童習之書忘其饑寒之苦可不謂賢乎著書既難釋聖人之言尤非易要當多求博取以會至當驗之於心體之於事則考諸前言往行而不謬矣斯道也
有志者歿身而後已超然其懋哉

劉氏懋論語訓解

佚

陸元輔曰懋字子勉建陽人從劉子翬胡憲學以文林郎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學者稱恒軒先生文簡

公燾其子也

王氏炎論語解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六

十五

經義考卷二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四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 七

朱子 熹 論語集義 初名要義又名精義

宋志十卷 通考三十四卷

存

朱子論孟精義自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七

至要古今之為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
儒者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弱於卑近者既得
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躑躅或
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
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氏
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
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
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

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

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

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

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

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

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

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

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

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

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

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

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

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

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子之

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夫先生而悉合

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七

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又曰讀論語須將精義看

陳振孫曰朱子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凡十有一家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始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無垢與宋杲遊故云爾

王文貫曰晦庵讀書古今注解自音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

無礙瑩然在心如琉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即云未詳

論語詳說 初名訓蒙口義

佚

真德秀後序曰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既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注終焉今集注之書家傳人

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勿思者矣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才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注之出然後集其成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媿之於玉集注其圭璧瓚瓚也人見其溫潤鎮栗無少瑕點以

為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注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乎而詳今若乎而略昔奚為而取今奚為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旨若親承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注為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賢之旨為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

既以鏤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按是序又載劉燭雲莊集

袁桷曰文公之教於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別為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

論語集注

宋志十卷

存

朱子自述曰集注乃集義之精髓 又曰集注後來

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又曰集注蓋熹十年前本為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有未穩

闕二 曰集注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

所未完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乎

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較之

黃幹曰朱子集注於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靜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用心如此學者顧以易心讀之安能識聖賢之意哉

陳淳曰集注遍閱諸家說雖一字一句皆為抄掇旋加磨刮翦繁趨約不啻數百過又曰學者須專事集注為標準復讀饜飫胸中已有定見然後參以集

義方識諸家是非得失始知集注明潔親切辭約而理富義精而味長信為萬世不刊之書

陳振孫曰集注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復斷以己意晦庵先生平生講解此為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

魏了翁朱氏語孟集注序曰王師北伐之歲予請郡以歸輔漢卿廣以語孟集注為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謹拜而受之較以閩浙間書肆所刊則十已易

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

前輩講學工夫皆於躬行日用間真實體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筆也故歷年久閱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平實語若近而指益遠余慕之累歲每讀輒異他日故不敢祕其本以均淑同志之士云子在曰集注於正文之下止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

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黃震曰南軒論語多是統說大體又多於本意上生新意晦庵則分文釋句只依本意而使學者自得之又曰晦庵集注論語祖詁訓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又為或問以辨之近世闢

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爭欲以著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為之辭於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為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邪

論語或問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淳曰論孟須以集注為正如或問後來置之不修未得為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七

九

處亦多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之書大不同若姑借之以參訂集注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案之以為定論也

陳振孫曰朱子撰集注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為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要法其與集注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

王應麟曰文公初編次集義輯二程之說又取張范二呂謝游楊侯尹氏九家初名要義改名精義最後

名曰集義三十四卷又本注疏參以釋文會諸老先生之說間附以聞於師友得之心思者為詳說舊云訓蒙口義者也既而約其精粹為集注十卷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十卷其後集注刪改日以精密而或問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

黃氏幹論語注義問答通釋

宋志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七

十

陳振孫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

趙希弁曰右勉齋黃先生幹通釋晦庵先生集注或問之書也

魏了翁序通釋曰勉齋黃直卿合朱文公三書為論語通釋吾友復齋陳師宓叙所以作張敏則刻之潭之相鄉之連谿予首從蕭定夫得善本以歸里趙心傳請刻諸梓以幸惠學士而屬予申其義嗚呼是書之有傳士得之以增益智慮而益邵所學士之幸也

論說之益廣士竊之以給取利祿而罔聞於行予之
憂也嗚呼學者其亦知所擇哉

輔氏廣 論語答問

未見

袁桷曰輔公此書直彰其義行者隱之幽者暢之文
理炳著不別為標的以盡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
以釋經為急其子季章舊刻之武岡兵禍散佚其從
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復刻於家塾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七

十一

馮氏椅 論語輯說

佚

劉氏砥 論語解

佚

八閩通志劉砥字履之長樂人與弟礪同事朱子

陳氏易 論語解

佚

閩書陳易字復之泉州永春人受業朱文公慶元二

年登第仕為懷來丞

吳氏英 論語問答

未見

蔣垣曰吳英字茂實邵武人從學朱子有論語問答

何氏鎬 論語說

佚

鄒氏補之 論語注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七

十二

滕氏璘 論語說

佚

徽州府志滕璘字德粹婺源人淳熙八年進士官至
朝奉大夫與弟珙俱從朱子學璘為論語說朱子善
之

經義考卷二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四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 八

張氏 栻 南軒論語解

宋志十卷

存

栻自序曰學者學乎孔子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

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

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

則教之以為弟為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

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為人事之始然

所謂天道之至蹟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

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

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乎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

知不明摘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

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

力行有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歲以來學者又

失其旨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本之不立

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躬識者蓋

憂之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

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

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

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而行未嘗

不隨之也知有精麤必由麤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

始以及終内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

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

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栻何足以

與聞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已見輯論語說為同

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序冠於篇首焉

薛氏季宣論語少學

宋志二卷

佚

季宣自序曰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緡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謏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為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句求之則得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十八

三

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感遂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賢曾歲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淪幽眇就之而不見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淵灑灑

而天進於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

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

迨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少

學識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

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

以此明孔氏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論語直解

王瓚温州志作約說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十八

四

季宣自序曰巧匠不世出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為圓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趨禮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吾身學者為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顯乎其渾灑乎其宏其靜也坤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

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我我寂如其若忘歸如其若存挹而愈沖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墉無隍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裨螢鑿之竅死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以至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莫知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

為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難疑答問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踳駁不疑乎貞其周而曲當觸而成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宜莫前乎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

將折中夫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訖未知其趨嚮自求諸己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嵩鳥之冲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行之又何憚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為其失於本真匪敢言傳述逝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不逮云

沈氏文炳論語解

佚

周必大序曰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易更三聖詩書禮樂春秋皆刪定筆削於孔子之手此聖言也孟荀揚韓發明經訓羽翼治道此賢言也兼是二者其惟論語乎蓋齊家治國立身行道

夫子平居形諸言者如三辰著明有目咸睹莫知所以明如四時運行無物不遂莫知所以行非天乎門弟子或求益或質疑往往指事而請譬之山川有定體高深猶可度草木有定形名物或可辨非地乎是誠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襟學者如欲時習聖人之言舍此何以哉吳興沈文炳字堯夫家世儒者少有聲國學養親不仕惟留意於是書其子數抱遺編求予一言易不云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亦資道以盡吾之分而已其視作無益而攻異端者蓋相萬也

胡氏 公武 論語集解

佚

周必大序曰論語記夫子善言簡易明白而褒貶勸戒實同春秋羣弟子總而述之之時於稱謂尤有法凡門人問答率稱子若夫子及對諸國君臣則姓以別之如是者十八九獨季氏一篇皆切責冉求之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七

每章必稱孔子無他絕之也此與春秋夷杞何異推類以求則行夏之時從周之文管仲之稱仁昭公之知禮筆削之微旨皆行乎其中矣學林胡英彥辨博該貫泛通六藝諸子百家之書而以論語為宗古今注解自漢賈生揚子晉何氏唐韓柳氏周熙時子本朝邢氏劉原父歐陽子司馬溫公程正叔二蘇謝顯道數十家片言之相涉一說之可取如醫儲藥賈居貨惟患其不備所得既富則徐為折衷而以其先君子隱居口講與夫從叔侍讀公新說繫之又為叢書二卷掇拾遺餘集音二卷考證同異博觀約取期明道而後止謂余使序卷首余聞聖人之言若近而其旨甚遠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雖大賢有不能盡況後學乎自漢以來乃始擅專門之業黨同而伐異欲以一說盡聖人之蘊斯亦過矣惟胡氏世傳春秋學英彥尤致意焉是書也集諸儒之說而以道為之權衡是非取舍不敢銖兩輕重其心間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八

旨雖殊而理通亦並存不廢務使學者優柔而自求
饜飫而自趨非深於春秋能如是乎其用心過漢儒
遠矣余故樂為之書

楊萬里曰胡英彥諱公武澹庵先生猶子覃思經訓
謂求聖道當自論語始取賈誼揚雄李翱等解為集
注論語若干卷傳以新意自鄭康成王肅馬融之外
史漢所引臣瓚顏祕書注闕文異義靡不畢萃成一
家言今參政周公甚愛其書為之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九

陳氏 知柔 論語後傳

佚

林氏 亦之 論語解

佚

林希逸曰先生字學可吾邑龍江人受學於艾軒自

號網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

劉克莊曰網山林氏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梁氏 億 論語集解

佚

姓譜億字伯安晉江人克家子以父任補官累遷通
判福州嘗著論語集解上之祕府進官一秩

諸葛氏 說 論語說

佚

李氏 舜臣 家塾編次論語

五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十

沈氏 大廉 論語說

佚

繆泳曰大廉字元簡

丘氏 義 論語纂訓

一卷

佚

朱子序曰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
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子蓋熹外兄丘子

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歿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載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淆亂之中以為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

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為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為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倪氏思論語義證

宋志二十卷

佚

章氏服論語解

三卷

佚

徐氏存論語解

佚

高氏元之論語解

宋志一卷

佚

馬氏之純論語說

佚

黃氏補 論語人物志

佚

閩書補字季全莆田人乾道八年登特科授高州文

學調高要尉

宋氏蘊 論語略解 魏了翁集作解義

二十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十三

張氏玠 論語拾遺

二十篇

佚

王應麟曰淳熙五年六月軍器少監張玠上凡二十

篇付祕閣

許氏奕 論語講義

二卷

佚

姜氏得平 論語本旨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楊氏泰之 論語孟子類

七卷

佚

論語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十四

三十卷

佚

胡氏泳 論語行說

未見

胡炳文曰泳字伯量南康人

湯氏烈 集程氏論語說

宋志二卷

佚

戴氏溪石鼓論語答問

宋志三卷

佚

陳振孫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淺近明白晦庵亦稱其近道

潘氏好古論語說

佚

孫氏應時論語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十五

佚

王應麟曰孫季和說論語舉直錯諸枉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錯諸直謂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姓譜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學於象山登進士第官邵武軍通判自號燭湖居士

陳氏藻論語解

佚

劉克莊曰樂軒陳氏藻字元潔居福清縣之橫塘初

網山師艾軒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弟開門授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歸買田數畝輒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而以樂自扁此固先生

所聞於師者與

王氏時會論語訓傳

佚

葉氏秀發論語講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十六

佚

金華志秀發字茂叔師事呂祖謙為慶元府學教授著論語講義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楊簡問難尤詳謂得所啓發後知高郵軍

時氏少章論語大義

佚

陳氏耆卿論語記蒙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國子司業臨海陳耆卿壽老撰葉水心為之序者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嘉定初年成此書

謝鐸曰論語孟子記蒙陳耆卿著今亡

羅氏維藩論語解

二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十七

陳氏交論語注義問答

佚

章氏良史論語探古

宋志二十卷

佚

黃氏宙論語解

佚

閩書黃宙字繇仲晉江人居鄉講授有論孟解

夏氏良規論語解

佚

閩書夏良規字道矩福清人

丁氏明論語釋

二十篇

佚

陸元輔曰明字子公金壇人

傅氏子雲論語集傳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八

十八

姓譜子雲字季魯金溪人主甌寧簿

馮氏誠之復庵讀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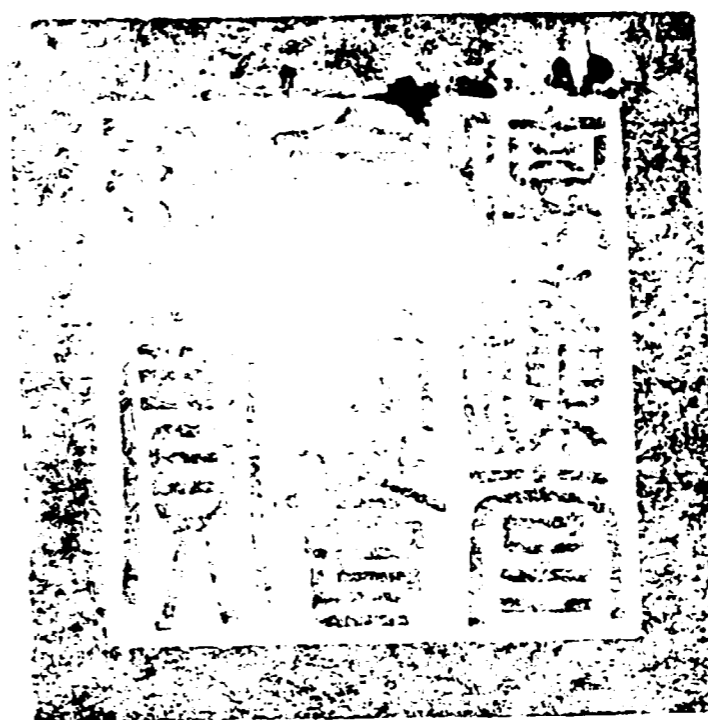
十卷

佚

王氏萬論語說

佚

經義考卷二百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朱恂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
十九至
二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四十八 <small>史部</small>	經義考卷二百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 <small>九</small>	德秀 論語集編	宋志十卷	存	魏氏 <small>了翁</small> 論語要義	欽定四庫全書	<small>經義考 卷二百十九</small>	宋志十卷	未見	趙氏 <small>善湘</small> 論語大意	十卷	未見 <small>一齋書目有之</small>	鄭氏 <small>汝諧</small> 論語意原	二卷	存
------------------------------------	----------	-----------	---------------------	---------	------	---	---------------------------	--------	------------------------------	------	----	---------------------------	----	--------------------------	---------------------------	----	---

汝諧自序曰或問鄭子曰論語之書釋者甚多子復為之說不亦贅乎予曰非贅也聖人之言溥博淵深非若諸子可俄而測度也漢唐以來鮮有識其旨者本朝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此書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此書則可謂此書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何者言有盡旨無窮譬之山海之藏隨取而獲取者雖夥未見能竭其藏也學者志於自得而已徒取信於他人之得不知反吾心以求其得

謂是口耳之學君子無取焉予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積有年矣日進月化頗窺聖心之萬一既斷以已說復附以諸公之說理之所在不知其出於人也出於已也期歸於當而已雖然予豈敢自以為當哉尚賴同志者有以教之 又曰論語意原嘗鈔版於贛於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鈔版於池陽今之所見稍異於昔若得若失必有能辨之者

真德秀序曰東谷鄭公之學本於伊洛諸君子而沈潛玩繹必求至於深造自得之地易與論語皆其用力書也德秀於翼傳已序其篇末矣至讀意原則以其已意而逆聖人之志蓋多得之於八佾篇謂其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大指與春秋相表裏於子賤章謂其為人沈厚簡默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為君子於聞韶章謂以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聖人蓋傷之於三仁章謂微子之去為去王朝而之國

非歸周也若是者不可殫書其言雖若異於先儒而未嘗不合於義理之正有微顯闡幽之益而無厭常求異之過蓋信乎其為自得也前輩問學之不苟如此可以為法矣

鄭如岡跋曰意原之作蓋將發明先聖之奧旨而為學問有成者之助也先君留心於此殆將終身昔者嘗鈔於章貢豫章晚歲由禁索守池陽取二本而較之刪潤殆居其半踐履益至議論益深乃知學問固

未始有止也如岡來閩歲餘思所以淑諸人謹取池陽本鋟木以廣其傳且求印可於先覺君子庶無負先君之素志

鄭陶孫跋曰曾大父東谷先生宋紹興初由江南西路提點刑獄遷轉運副使會帥府諸臺適皆闕官躬佩五司之印而總聽之曾不知其為煩劇也暇則詣學親為諸生講析疑義未幾被召取所著論語意原捐金畀學官鋟版以便學者之玩繹蓋豫章此書之

自始也後百十有八年陶孫叨忝勸學江右一日諸生有口講子在齊聞韶一章以為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宜夫子聞之而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坐人有咋咋責其叛於集註者以父師所傳授對蓋意原之說然也因訪舊板存否則散軼久矣曾大父此書晚年更定尤簡而要暨由小宰出刺池陽日亦曾鋟板學官劾之亦不復存遂取家藏者以應諸生之求教授嚴陵姜材之願得重鋟以補其亡陶孫學業荒

陋無以私淑忝其祖甚於此何敢靳因念自晦庵先生集註之行於世學者往往不復求自得之學間有取集註以前先儒之說者輒加驚詫以為叛於考亭西山先生亦嘗追序意原矣西山豈叛考亭者哉理本無終窮學者尚不可以集註自畫況可謂集註之外可盡廢乎此非不肖孫之私心乃學者之通論也既增鋟西山先生序文復綴數語卷末或者議其泥於家學陶孫則知過矣然亦天理人情之所在也

朱子曰贛州所刊論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中間略看亦有好處

孫氏繪拙齋論孟說

佚

魏了翁序曰論孟之書自秦漢以來何啻千有餘家或蒐輯文義或考質訓故或稽合同異或參訂舛訛至於孟子之書則又有刺之刪之疑之辨之常語以闢之者是不淺深所未論大要各隨其仁知之見以

自靖自獻庶幾萬一補之焉耳至於二程先生者出始發明本學於道喪千載之餘而同時又有張范呂謝游楊侯尹諸君子相與左右助益之極乎近世胡張朱呂氏繼之而聖賢之心昭昭然揭日月於天下蓋庶乎無復遺憾者矣今眉山孫繪子華乃始萃集衆善貫融異端而傳之以見將以效其自獻之區區嗚呼斯不亦可尚矣乎道之無窮而善之難擇也風氣之洮漓而習俗之卑下也人物之陵替而學術之

晦昧也有能從事於聖賢之事則無問其精麤得失皆足以扶世教而益我道也況其用力勤勩亦既有所發明矣乎子華卒其子蒙仲乞予言以冠篇嗚呼命之不融而子華止此也又不幸而予不得識其人與之上下其議以求為真是之歸也悲夫

陳氏 攷 論語發微

佚

真德秀序曰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

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

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攷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為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餘蘊尚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

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
遽窺者因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
乎陳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
自得者此其為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
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後可也陳君其尚懋之哉
按是序又載劉煥雲莊集

趙氏燮 論語說

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九

八

佚

魏了翁跋曰自秦漢以後為語孟者何啻千有餘家
稽合同異參訂舛訛亦云麤備極於二程先生以後
聖賢之心蓋已暴白庶幾無復餘憾矣廣漢趙君燮
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予為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
彼衢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
又有得其涓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唾棄勿顧者
今趙君為之躊躇四顧蓋亦知其可好者充之而至

於樂焉則更以勉之

魏氏天祐 論語說

佚

梁氏椅 論語翼

佚

括蒼彙紀梁椅字子奇麗水人嘉熙戊戌進士除太
常寺丞權禮部郎官

柴氏中行 論語童蒙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九

九

佚

蔡氏元鼎 論語講義

佚

錢氏文子 論語傳贊

宋志二十卷

佚

徐氏煥 論語贅言

宋志二卷

佚

張氏演魯論明微

宋志十卷

佚

曹氏密論語注

十篇

佚

姓譜密字宗山第進士仕至朝奉郎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九

十

葉氏由庚論語纂

佚

金華志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從學於徐僑絕意仕

進學者稱通齋先生

柴氏元祐論語解

佚

鍾氏宏論語約說

佚

江西通志鍾宏字遠之樂平人擢上第官貴溪丞入
為太學錄

胡氏佚論語釋

佚

陳氏如晦論語問答

佚

陸元輔曰陳如晦字日昭長樂人從黃勉齋游以趙
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教授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九

十二

王氏汝猷論語歸趣

宋志二十卷

佚

蔡氏模論語集疏

未見

劉應李合語孟集疏序曰論孟集疏者皆至理之所
寓至言之所在也理無往而不存言無微而可略孔
子與門人問答而成論語二十篇孟子與門人問答

而成孟子七篇文公朱先生竭其精力而集注之其中
有疑而未曉者後學不得不考究而詳釋之也覺
軒先生諱模字仲覺為論孟集疏無非補文公之未
完以成二書之大義若商高宗諒陰集注始曰未詳
其義末年乃口授九峰以諒陰即梁闇則前所未詳
者今得而詳矣舉此一端其餘可以類推矣則夫集
疏之作所以有益於文公也有功於後學也先生之
子公湛挈以示予拜而言曰先君作此集疏望子序
諸首以指南學者不亦美且大乎予徧讀之見其旨
遠其義彰其立言富而瞻其持論中而當其微顯闡
幽合文體之宜非精深於學者莫能作也顧予小子
弗克揄揚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四方有志為學之士
得以共講明焉是亦不失作書之意也

孔氏 元龍 論語集說

佚

山東通志孔元龍字季凱孔子五十世孫從真德秀

游仕餘干縣簿後為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致仕
李氏 用 論語解

佚

陳璉表墓曰先生諱用字叔大李忠簡公昂英嘗以
其著論語解進於朝授拔書郎不就尋遷承務郎以
旌其高理宗御書竹隱精舍賜之

廣東通志李用東莞人所著論語解究明伊洛奧旨
以溯洙泗之源訓詁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

潘氏 桴 論語語類

二十七卷

佚

金華志潘桴字經之金華人仕至祕書監修撰嘗因
蜀人所編朱子語類取其中論語一門補其未備為
論語語類行於世

林氏 文昭 論語解

一卷

佚

閩書林文昭字宗範福清人

蕭氏^山論語講說

佚

蔣垣曰延平人

傅氏^蒙論語講義

佚

黃氏^{方子}論語講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九

十四

佚

呂氏^中論語講義

佚

鄭氏^{奕夫}論語本義

佚

寧波府志鄭奕夫字景允鄞人丞相清之曾孫為慈

谿麗水常山三縣教諭調徽州紫陽書院山長陞浮

梁州教授時稱為習齋先生

蔡氏^節論語集說

二十卷

存

節進表曰臣節言五月十一日具奏乞投進所編論語集說奉聖旨許令投進者伏以求知行之實誠莫切於魯論加講習之功端有裨於聖學喜數年之編集幸一旦之際逢竊惟洩垂訓之書莫非帝王傳道之要存心為大主敬以勝百邪克己實難為仁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九

十五

該眾善能博文而約禮復篤志而近思視明聽聰截然天理人欲之辨直舉枉錯判乎君子小人之分思君位之至艱畏天命之不易欲如北辰之眾共當正南面以篤恭權不至於下移禮樂征伐之自出俗必期於丕變德禮刑政之並行嘗念四海之困窮用濟羣生於富庶寧菲衣而非食庶足國以足民放鄭聲遠佞人邦政以立舉逸民繼絕世人心攸歸詳味聖言悉關后德豈惟一王之程式抑亦百代之宏規茲

蓋恭遇皇帝陛下性本生知學由時習洞明一貫之旨深省四勿之幾伏願惟精惟一以執中克勤克儉而無間體成湯之罪已簡在帝心法帝堯之則天大茲君道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編到論語集說二十卷繕寫成一十冊用黃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節惶懼頓首頓首謹言淳祐五年五月日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臣蔡節上表

姜文龍跋曰晦庵先生嘗語門人曰看集注熟了更看集義方始無疑又曰不看集義終是不浹洽永嘉蔡先生集說之作自集義中來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參以晦庵或問而於晦庵南軒先生尤得其骨髓蓋南軒學於五峰先生又與晦庵相講磨故語說多親切是書也說雖博而所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博大有益於後學遂請刊於湖類

劉氏元剛論語演義

佚

李氏春叟論語傳說補

佚

廣東通志春叟字子先寶祐丙辰既中省試被黜以薦授惠州司戶遷肇慶府司理尋除德慶教授著論語傳說補大抵撮晦庵之要語為之家居以經學訓後生嶺海名士多出其門朝廷聞其名除軍器大監辭不就賜號梅外處士

饒氏魯論語石洞紀聞

十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內閣書目有石洞紀聞二冊云元泰定間人不知姓氏釋論語義按饒魯嘗建石洞書院著論孟紀聞與其門人史詠等相問答當即此書以為泰定間人誤也

黃氏震讀論語日抄

一卷

存

何氏基論語發揮

佚

王氏相論語通旨

二十卷

佚

論語行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九

六

七卷

佚

魯經章句

佚

金氏履祥論語集注考證

十卷
一齋書目二卷

未見

柳貫曰文公於論孟製集注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

之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

其非要而略之先生皆為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

其編曰論語孟子攷證

許謙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

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猶而不能悉究其

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

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

證之所由作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十九

十九

經義考卷二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四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十

周氏 失名 論語解

佚

朱子曰周教授論語解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不及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

一

亡名氏論語井田義圖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周井田之法其曰論語者蓋為論語學者引用之

論語玄義

宋志十卷

佚

論語要義

宋志十卷

佚

論語口義

宋志十卷

佚

論語展掌疏

宋志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

二

佚

論語閱義疏

宋志十卷

佚

論語世譜

宋志三卷

佚

論語撰人名

通志一卷

佚

論語意原

通考一卷

佚

陳振孫曰不知作者

論語樞要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

三

習齋論語講義

未見

楊萬里序曰讀書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讀書者否也國風之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吾取以為讀書之法焉夫食天下之至苦而得天下之至甘其食者同乎人其得者不同乎人矣同乎人者味也不同乎人者非味也不稻闕糧吾猶以為淡也而欲求薺於茶乎哉論語之書非吾道之稻梁

而奚也天下可無稻梁則是書可無矣雖然匹夫匹

婦一日而無稻梁死不死也死也一匹夫匹婦而已

矣況未必死乎然則稻梁者無之不可也一日而無

之亦可也至於是書一日而無之則天下其無人類

矣非無人類也有人類而無人心也有人類而無人

心其死者一匹夫匹婦而已乎然則論語之書非止

於吾道之稻梁而已也故學者不自五六歲讀之不

見然讀之之不遲知之又不早不以其食之而淡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

四

食之而淡也食如不食也吾友習齋子杜門三年忘

其為三年也夫三年不為不淹矣杜門不為不幽矣

忘其為淹且幽也不惟忘之而又樂之問之則曰吾

方論語之讀而不百家之讀聖人之覲而不今人之

覲是以樂也始吾之讀是書也屬乎其趨其若狂醒

而不可繼也已疑乎其瞻其若失亡而不可補也已

今也勃乎其辭其若決溢而不可窒也已於是筆之

於書以其副遺予予取而讀之欣然嘆曰快哉是非

所謂苦而甘者與是非所謂淡而非淡者與是非所謂得味外之味者與甚矣乎習齋子之於斯道其劬如此其得若此其發若此也予聞書與人相變書變則人矣人變則書矣然讀申韓之書而不申韓者未始加少讀孔顏之書而不孔顏者未始不加少彼之變也奚以亟此之變也奚以舒願與習齋子評之

釋贊寧 論語陳說

通考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

五

佚

潘耒曰宋端拱中左街天壽寺僧賜號通慧大師

金氏仁存 論語新義

佚

高麗史金仁存字處厚少登科直翰林院睿宗在東宮講論語仁存撰新義進講移中書舍人歷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門下侍中卒諡文成

按高麗國史所稱睿宗者文孝王侯也以宋

徽宗崇寧五年嗣立

韓氏道冲 論語小義

二十卷

佚

趙氏秉文 刪存論語解

十卷

佚

王氏若虛 論語辨惑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

六

五卷

存

若虛自序曰解論語者不知凡幾家義略備矣然舊說多失之不及而新說每傷於太過夫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於言也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蓋亦揆以人情而約之中道乎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為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

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於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為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為排異端而實流入於其中亦豈為無罪也哉至於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誕浮誇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矣永嘉葉氏曰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

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於心也不求於心不止於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庵刪取眾說最號簡當然尚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不自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為吾家童蒙之訓云

又自述曰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

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為失其實亦何貴於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宋儒皆以為實告之終篇堯舜禹湯之事寥寥殘缺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嘗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為教之周

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也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名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為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為義亦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為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為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

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嫉譏斥之詞必周遮護諱而為之說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正繆戾而世或喜之子日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

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槩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為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筭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評真語何害於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稱之詞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為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語若是之類皆過於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杜氏瑛 緱山論語旁通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緱山杜氏論語旁通二卷或作四卷中山李桓序之

按聚樂堂目有之

劉氏莊孫 論語章指

佚

王氏鶚 論語集義

一卷

佚

元史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世祖召對進講孝經書易中統建元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康

齊氏履謙 論語言仁通旨

二卷

佚

單氏庚金增集論語說約

佚

戴表元曰君範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為增集論語

說約

戴氏表元論語講義

一卷

存

元史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咸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

十二

中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大德八

年起信州教授調婺州

按戴氏講義共二卷論語一卷凡一十六條

其餘易書詩禮中庸孟子參雜載剡源集

陳氏櫟論語訓蒙口義

佚

櫟自序曰讀四書之序必以大學為先然綱三目八

布在十有一章初學未有許大心胸包羅貫穿也論

語或一二句三數句為一章照應猶易啓發侗蒙宜

莫先焉朱子集注渾然猶經初學直未易悟坊本句

解率多膚舛又祇為初學語豈為可哉櫟沈酣四書

三十餘年授徒以來可讀集注者固授之唯謹遇童

生鈍者困於口說乃順本文推本意句釋筆之其於

集注涵者發演者約略者廓章旨必揭務簡而明句

積月累以成編襲名論語訓蒙口義自集注外朱子

之語錄黃氏之通釋趙氏之纂疏洎餘諸儒之講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

十三

所及者咸采之廣漢張氏說亦間取焉櫟一得之愚

往往附見或有發前人未發者實未嘗出朱子窠臼

外丙申春質之弘齋曹先生一見可之畀之序勉之

刊願同志襄之歷四年始成自揆晚生懼賈僭踰罪

抑不過施之初學俾為讀集注階梯非敢為長成言

也昔程子傳易猶曰只說得七分而況晚生又況為

侗蒙計哉

林氏起宗論語圖

佚

姓譜起宗內丘人嘗從劉因游得道學之指教授於鄉

郭氏 好德 論語義

佚

袁楠序曰唐儒作五經正義疏必先之行義而始明其傳注其先之者何懼汨於經也釋之以義疏焉者有訓詁焉有制度焉至於名物象器疆理飛走潛動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

十三

之辨不博不足以盡約之以行義非背於傳經之說也理惟約足以見漢稽古三萬言後世嗤之至朱文公承濂洛之正傳始為語孟精義久之憮然曰宜尊所聞今所傳集注具訓中外下逮荒陬絕島家有而人誦文與義古至於不揣者斷章譏駁識者哂之京兆郭君好德秉彝父授徒於鄉塾懼世之不達於辭者習譏駁之病撮其精微合於簡易將使夫初學者若循途以進遇險以休使少室焉必由是而達在易

之蹇曰險而能止知矣哉蹇斯通矣抑嘗聞文公之

教於其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別為一

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秉彝是書殆深得文公

之意近世東南諸儒旁行側注鄰於釋教之學濫觴

而不可禁予得讀是書深有合於訓蒙之說孔賈遺

旨能以遠紹其不在茲書也歟

歐陽氏 溥 魯論口義

四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

十四

未見

黃虞稷曰溥一作博或作淖其書一名曰論語口義

正字新書

任氏 士林 論語指要

佚

吳氏 簡 論語提要

佚

黃虞稷曰簡字仲蕙吳江人元紹興路學錄

劉氏豈蟠 論語句解

十二卷

佚

張萱曰廬陵人即用朱注分析之附以圖說

沈氏易 論語旁訓

未見

俞氏杰 論語訓蒙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

十五

括蒼彙紀俞杰字仁仲麗水人將仕郎處州路儒學

教授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五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 十一

周氏是脩 論語類編

二卷

佚

楊氏守陳 論語私抄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十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經以注而明亦以注而晦注之下復有注焉經宜益明而或反晦焉者蓋燭籠添骨則障其明朱子嘗言之矣論語自漢魏以來傳注日衆然何晏所集八家之解惟訓詁而已至宋邢昺之疏稍陳文義猶有未詳說與論也厥後說寔詳論寔與經從而寔明然或流於蕪蔓或墮於幽玄至有假儒先以

文異端如張無垢者經其不晦乎朱子以論語與孟子大學中庸合為四書初取程張以下九家之說為論孟精義尋改名集義復因之而作集注辭簡而盡義精而周經於是乎大明矣後儒乃復雜取其集義或問語錄及諸儒之說皆附注其下若纂疏輯釋發明大全之類皆博而寡要初學讀之茫乎若泛巨漲焚乎若治亂絲徒足以弊精神惑心志雖集注亦反為之晦而況經乎夫經之言不過人心之理耳使微

傳注人但熟讀詳味之久將見吾心之理亦與經遇而自無不明其有難明者集注既明之矣何用雜說以反晦之哉彼燭籠之剩骨良可除也故蒙獨抄經與集注以誦味之集注間有義尤深辭甚簡者擇抄他說以明之然亦罕矣若蒙見未逮朱子而不能無疑者以附之各篇之末俟異日學進而無疑直削耳

羅氏用俊論語類編

佚

楊廉志墓曰公諱用俊字舜臣號栗齋晚號西岡泰和人天順乙卯領鄉薦就青田教諭遷安慶教授陞南京國子監學正轉助教以子欽順貴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

王氏承裕論語近說

未見

論語蒙讀

未見

童氏品曾經

佚

林氏士元論語行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舜卿瓊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浙江按察使

黃氏省曾論語洙泗萬一本旨

未見

省曾自序略曰論語之書素王日覺羣英之昭訓也
後代儒家不究厥輿輒以偏長局識繁釋穢詰二千
餘年本旨晦過未顯說者每欲獨誦經文盡削注解
良有感也省曾少涵魯訓侵尋三十聞道師門存泳
之餘頗有微緒乃敢搜掇古今無闡鄙蘊庶幾求獲
仲尼之心然聖道如海學者如川安能必達於歸墟
乎故命曰萬一本旨若曰得本旨萬分之一爾用傳
子孫以為家訓非敢通之於四方之哲彥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四

萬氏表
論語心義

未見

劉氏教
論語筆義

未見

吉安府志劉教字道夫廬陵人嘉靖乙酉舉人歷官

梧州知府

蔡氏國熙
論語偶見

未見

陳氏士元
論語解

二十卷

存

士元自序曰論語者孔子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
言而所聞於孔子之語也論語識謂子夏六十四人
撰鄭玄謂仲弓游夏輩撰而程正叔以為成於有子
曾子之門人洪景廬又謂無成於閔子之門人云其
書古論二十一一篇齊論二十二篇魯論二十篇漢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五

文置論語博士平帝召通論語者駕軺詣京師蓋慎
其選而重茲科也張禹本受魯論無講齊論合而考
之刪其煩復主魯論二十篇除齊論問王知道二篇
稱為張侯論今所傳論語是已齊古二學遂不傳明
興設科舉士初試七義論語居先而世之學子幼時
即承斯業及從政為邦則目為筌蹄不復省覽予於
是益病焉昔人有言論語始於不愠終於知命為君
子儒洙泗為仁之方一貫之道具於此可終身違乎

予素禱昧有一得輒出入口耳之間見子弟即與談
字義越旬季復訊之忘矣乃著此編貯之右塾凡二
十卷為類十有八目四百九十有四云於乎論語八
寸策較六經之策三分居一聘禮疏可稽也傳錄者誤
為八十宗徐遵明曲為之解為王應麟所詆謂予茲
曲解不但八十宗三言耳其不免覽者詆謂哉嘉靖
三十九年

許氏孚遠 論語述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六

三卷

未見

章氏潢 論語衍言

未見

李氏栻 論語外編

十卷

未見

沈氏懋考 論語類求

未見

懋孝自序曰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第與來學者講說
堯舜以來人生日用之常道以定千古學法蓋具在
魯論之書其言平易明白中正確當可由可知可傳
可久下學循此可以上達而自宋以來學道之士各
從其資之近溺其師之說據其見之獨以諸子之膺
胸而欲入仲尼數仞之牆亦何由得入哉某昔在館
下嘗言學六籍者宜以魯論為衡必類求其故然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七

六籍可論百家之統紀可得而一此顏氏之子所以
潛心守約竭才不厭而如有卓然參前者其真體見
也其他門人高第弟子之言與其所記自宜列之後
簡使各成家不相淆亂其因問以對因事以發者又
可自為一類以觀聖人接物應機之槩惟其曠然獨
發一言半詮折衷千古若易曉若不能盡曉者此中
多極致之言以俟默成上士從容玩思以有得焉吁
亦甚微矣蓋宇內書籍不可勝原惟此書宜終身誦

習而默會之有終古不能盡其妙者仍令兒子代為類鈔予手加損益乃始成編嗟乎微言猶在規矩可循果能如孔子之信而好古發憤敏求乎庶幾得門而可入矣

余氏懋學讀論勿藥

四卷

存

管氏志道論語訂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八

十卷

存

李氏材論語大意

十二卷

未見

袁氏黃論語箋疏

十卷

存

郝氏敬論語詳解

二十卷

存

王氏肯堂論語義府

二十卷

存

王綱振曰損庵先生見世所行講說類多蕪陋不足發明聖賢本旨乃哀集儒先語錄下及近儒諸說經

者凡數百家選而輯之時折衷以數語名曰義府論語最先脫槁計四十餘萬言因先刻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九

楊氏惟相論語膚義

未見

王氏衡論語駁異

二十卷

存

陸元輔曰緱山王氏駁異方具草而疾作既歿其子

存

存

太常時敏刊行之嘉定婁堅為之序

鍾氏韶 論語逸編

三十一卷

存

鄭心材曰牙臺先生此編根據六籍節取百家其體近其旨遠其文簡其味長蓋尊聖也篤故其彙輯也周為書也正故其悅心也同愚荷先生之教信先生之學不容以不傳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十一

李氏頻 論語測

未見

論語或問臆說

未見

劉氏宗周 論語學案

四卷

存

陳氏懿典 論語貫義

二卷

存

懿典自序略曰論語註疏各篇之首有正義論次一篇次第之意孔穎達所著也朱子傳註亦間有之于偶為推廣聯貫始於微子一篇後因漸演積久成帙考之曾子有子兩家弟子序次之意未必盡合不無牽強聊用以發明分篇之意而已

葛氏寅亮 論語湖南講

四卷

存

周氏宗建 論語商

二卷

存

繆泳曰公字季侯吳江人萬歷癸丑進士除知武康縣事調仁和擢福建道御史巡按湖廣坐忤魏璫逮問死鎮撫司獄後贈太僕卿諡忠毅論語商二卷成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十二

於武康官廨

羅氏喻義 論語分篇

二卷

存

喻義自序曰論語二十篇其別為二分前十篇聖賢
分開宗言學終之以時易之道也後十篇帝王分開
宗言用終之以中書之道也一者顯諸仁一者藏諸
用一者可與立一者可與權題曰讀論語分篇詒予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十三

同好

虞氏世愷 論語傳習

二卷

存

陸元輔曰淳安虞世愷字百揆纂論語傳習二卷邑

人商氏宗為之序

孫氏奇逢 論語近指

二十卷

未見

奇逢自序曰學者學為聖人而已孟子曰乃所願則
學孔子仲尼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烏能學亦學吾之
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操功却在日用飲
食之間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魯論
二十篇無一言不傳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
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履聖人之
地而忘其深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為大也劉靜修著
有四書指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說約一編刻畫生動
予老矣偶讀論語謹識數言於其首標曰近指以告
吾黨士之讀論語者亦以示不可求之於遠且難之
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十三

李氏弘明 論語測疑

未見

萬時華曰李公弘明紹見羅先生止修之學比謝公
車授閩鄉教諭不就官而歸弟子益進或請其書示

之論語測疑而弟子傳之

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

七卷

存

亡名氏論語對偶

二卷

未見

按論語對偶不知誰氏所撰見吳興書估目

錄索之則已售矣大約與徐氏春秋類對賦

相似然不敢臆定也

孔子三朝記

漢志七篇

佚

孔子徒人圖法

漢志二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十四

按徒人圖法三朝記漢藝文志俱在論語部

所謂徒人圖法者殆即家語所云弟子解史

記所云弟子籍也

又按論語出於子夏等六十四人所撰其意

專主尊其師故於弟子之過具書之以明師

之善誘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季路之鼓

瑟樊須之學稼學圃孔子以為野為小人甚

者謂非吾徒皆紀於策若後人為之曲為同

學者徇沒而不書矣乃議者因子禽之問子

貢子服景伯之欲肆公伯寮遂欲黜其配食

不知弟子獲載於論語悉以六藝表見者也

其餘姓名僅存無行事可攷者翻得免罷祀

若是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鄉愿賢於狂

狷遠矣非六十四人意也

鄭氏玄論語孔子弟子目錄

隋志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十五

佚

蘇氏過孔子弟子別傳

佚

晁說之志墓曰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元祐元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七年先生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即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徙廬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十六

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往來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需一身百為而不知其難翁版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先生嘗命作孔子弟子別傳先生不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我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示終焉之志曰吾未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

生也何事為泯泯浮沈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

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嘻笑謔浪間節槩存焉惟知之者知之也惜乎以暴疾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

按晁以道所撰墓志則叔黨可謂孝子矣攷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於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十七

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頒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達之念萌於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為東坡出子嘗愬於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

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詼諧以翫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槩存焉是已乃毀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自居乾兒夫師成既以東坡為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為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尚論者不可不白其寃也

夏氏 洪基 孔門弟子傳畧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十八

二卷

存

洪基自述曰家語弟子解止記姓名邑里大槩而言行散見別卷不相統攝史記則雜撮經書語無倫次是編各傳首叙聖賢教學次及行事終以評論其有歲年可考者則依先後審定有一事而諸賢同見則審所歸重止載一傳者如顏子傳孔子游農山之類是也有兩賢共一事而彼此叙次詳略各異者如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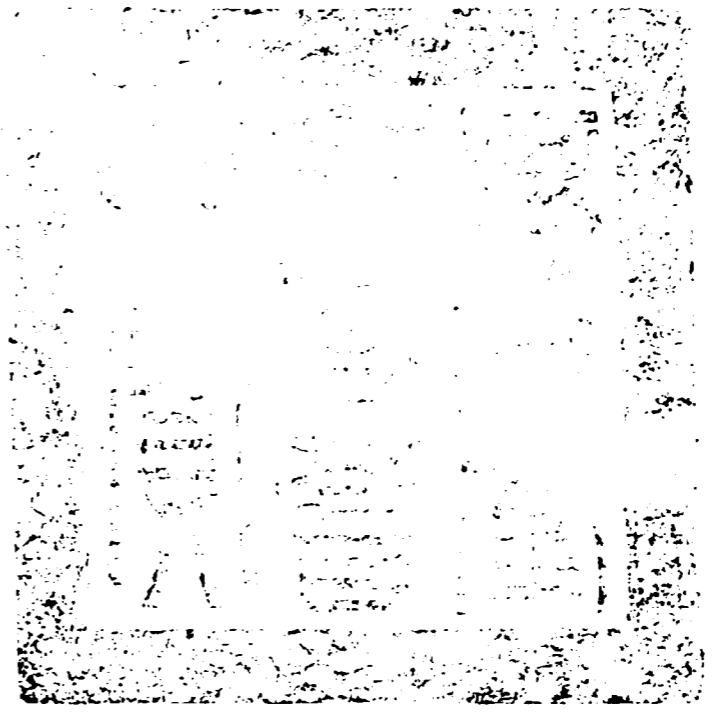
有樊遲戰於郊之類是也有一事而兩傳俱載各有取義者如子游為武城宰於子羽則表其行已於子游則表其得人之類是也有事相類而疑載兩傳者如閔子曾子聽音之類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一

十九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 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 臣朱 恂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四
二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五十一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

一卷

存

荀爽曰漢制使天下誦孝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二

隋書孝經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

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

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

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行出

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至劉向校經籍以顏本比

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

陸德明曰孝經者孔子為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

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

為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為今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

徐彥曰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孔子云行在孝經也

朱子曰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是後人綴輯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偽為者又曰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二

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切要處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中庸大學二傳之儔也

鄭耕老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胡寅曰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

晁公武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

陳騏曰孝經三才章首似摭子產言禮之辭聖治章末似刪北宮文子論儀之語事君章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乃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辭聖治章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此乃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辭聖人雖遠稽格言不應雷同若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二

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方岳曰孝經非純聖人書文公疑之矣不惟文公致堂先生疑之不惟致堂玉山先生疑之

何異孫曰論語是七十子門人所記孝經止是曾子門人所記

孫本曰顏芝今文以恬筆斯隸漆書於帛非有斷章錯簡乃孔曾全經也文景置博士且令衛士通習矣

逮昭帝時魯三老復獻古文而成帝命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惑夫既經向校定則世所傳者乃劉向之今文而非顏芝今文矣司馬貞削閨門章而更其次叙則石臺所刻又非劉向今文矣世所傳今文直解即石臺本也是後名專門者數十百家分裂尤甚又去石臺今文遠矣世安得有真今文也

朱鴻曰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齊魯間記者各以其意而記之古文孝經二

十二章今文孝經一十八章齊魯間記者亦各以其意而記之非頓殊也今若不分章第今古何殊學者於聖言但當默識心融身體力行可也奚必論篇數多寡章次先後也哉

虞淳熙曰王儉七志孝經為初何休二學孝經居一

古文孝經

漢志一篇

存

孝經鈞命決曰六經冊長尺四寸孝經冊長尺二寸劉向曰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三十二章

桓譚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班固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許沖曰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隋書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

李士訓曰大歷初予帶經鉏瓜於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絹素古文孝經一部三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

王應麟曰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至

唐玄宗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為鄙俗不可行

黃震曰按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云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

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

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

孫本曰昭帝時魯三老獻古文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對未免稍加修飾故有除其繁惑之語然則古今文稍異者乃劉向為之也世儒疑閨門一章乃劉炫偽造不知古文流傳本末亦有可據唐司馬貞欲削閨門章為國諱不得不以古文為偽然閨門章漢初長孫氏傳今文即有之劉向以顏本考定雖云除其繁惑然謂經文大較相同則閨門章未嘗削矣豈

後人所偽為耶是則聖人遺經秦不能燬於火魯不能壞於壁漢不能散於巫蠱六朝不能已於兵革而唐乃殘闕於殿廷之議司馬貞之罪可勝言哉至宋王安石從而擯棄之其罪又浮於貞矣幸而孔壁之全文至今存也

魏文侯孝經傳

佚

史記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

王應麟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虞淳熙曰孝經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傳之者百家九十九部二百二卷由元迄今抑又多矣

按賈氏齊民要術耕田篇引文侯之言云民春以力耕夏以鋤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孔氏 安國 古文孝經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二

八

隋志一卷

佚

家語後序孔安國為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孝經傳三篇皆壁中科斗本也

隋書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氏並立而祕

府先無其書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崇文總目漢侍中孔安國注前世與鄭康成注並行今孔注不存而諫古文與章數存焉

長孫氏孝經說

漢志二篇

佚

隋書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

江翁孝經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二

九

漢志一篇

佚

漢書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

翼氏 奉 孝經說

漢志一篇

佚

后氏 蒼 孝經說

漢志一篇

佚

張氏禹孝經說

漢志一篇

佚

何氏林孝經訓注

佚

鄭氏衆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馬氏融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黃震曰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融主古

文

鄭氏玄孝經注

唐志一卷

佚

康成自序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為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僕避兵於城南之山棲遲於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焉

後漢書曰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南城山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廻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

右見太平御覽所引攷范史無其文則未知為袁山崧華嶠之書抑薛瑩之書與

唐會要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旨趣頗多踳駁令諸儒質定六日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四月七日左庶子劉知幾議曰謹按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

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於律令蓋由膚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按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事起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表諱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

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
不言鄭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駁許慎異義發墨守鍼膏肓及答甄子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惟載詩書禮易論語

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文具稱諸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於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師所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惟有評論非玄之所注

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叙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為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為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為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為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

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
肅說為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
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訂證若孝
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繁多而肅無言其
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論辨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
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為討覈
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
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固

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
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
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
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劭以示河間劉炫仍
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
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劭以為此書經文
盡正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
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音發問校其所長愚謂

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今文孝
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本參校古
文省除繁惑定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
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俱不載故往賢共疑焉惟荀
昶范氏以為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
以鄭為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為優且其注縱非鄭
氏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為得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實
亦未爽經傳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

作傳緣遭巫蠱代末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
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
輒穿鑿改更又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
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按其文云閨
門之內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
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
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
上之詞既為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既亡後人妄開

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習淺偽至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傍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之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準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五月五日詔鄭注仍舊行用孔注傳

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

陸德明曰鄭注相承以為鄭玄按鄭志及中經簿無惟中朝穆帝講習孝經云以鄭玄為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

劉肅曰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蓋康成肩孫所為也陸德明亦云鄭注孝經與注五經體不同則劉子玄所證信有徵矣

崇文總目先儒多疑其書惟晉孫昶集解以此注為優請與孔注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秘府

陳振孫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

陸澄譏康成之注者也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注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為咸平中日本僧裔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袁樞機仲得之刻於京口學宮而孔傳不可復見矣王應麟曰鄭氏注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

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

按孝經鄭注久逸然猶有僅存者經曰仲尼居注云居講堂也曾子侍注云卑在尊者之側曰侍先王有至德要道注云禹三王最先者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殷於殷配天故為孝教之始至德孝悌也要道禮樂也以顯父母注云父母得其顯譽也資於事父注云資者人之行也用天之道注云謂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分地之利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隰宜種桑粟棗棘是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注云行不為非度財為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其政不嚴而治注云政不煩苛也先王以敬讓而民不爭注云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之詩云赫赫師尹注云師尹若冢宰之屬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

伯子男乎注云昔聘問天子無恙五年一朝

郊迎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夜設庭燎庭燎者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五年一巡狩勞來別優侯者侯何伯者長男者任也言思可道注云言中詩書五刑之屬三千注云科條三千謂墨劓宮割大辟穿窬盜竊者劓賊傷人者墨男女不以禮交者宮割闕二人垣墻開人闕闕者手

殺人者大辟教以孝注云天子事三老兄弟五更天子有爭臣七人注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使不危殆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注云孝悌之至則重譯來貢哭不依注云依痛聲也食旨不甘注云禮三年之喪食無鹽酸而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喪不過三年注云再期不肖者企而及之賢者俯而就之陳其簋簋注云方曰簋圓曰簋擗踊哭泣注云啼號

竭情也卜其宅兆注云兆卦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注云無遺憾也生民之本盡矣三句注云尋繹天經地義究竟人情也行畢孝成蓋自石臺注行後學無讀鄭注者並見亦罕矣故抄撮及之

高氏誘孝經解

佚

宋氏均孝經皇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二

二十

七錄一卷

佚

王氏肅孝經解

隋志一卷

佚

劉知幾曰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

衛氏觀孝經故

一卷

佚

聞人牟準曰敬侯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有孝經故

章樵曰漢儒注釋詩書有故此注釋孝經之名恐字誤

蘇氏林孝經注

七錄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二

二十一

佚

陸德明曰林字孝友陳留人魏散騎常侍

何氏晏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劉氏邵孝經古文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邵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一云劉熙

孫氏熙孝經注

唐志一卷

佚

按阮氏七錄有孫氏注孝經一卷釋文序錄

云不詳何人當即熙也

虞氏翻孝經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二

二十三

王應麟曰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

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注隋唐志皆不載

韋氏昭孝經解讚

隋志一卷

佚

嚴氏峻孝經傳

佚

陸德明曰吳嚴峻著孝經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二

二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九百五十二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二

晉元帝孝經傳

佚

元帝序曰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三

之至良有可稱

晉孝武帝總明館孝經講義

七錄一卷

佚

徐氏 整 孝經嘿注

隋志一卷 唐志二卷

佚

謝氏 萬 集解孝經

隋志一卷

佚

荀氏 勗 集議孝經 唐志作集解

隋志一卷 七錄二卷

佚

袁氏 敬仲 集議孝經

隋志一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三

隋志晉東陽太守袁敬仲集

虞氏 喜 孝經注

佚

楊氏 泓 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天水人東晉給事中

袁氏 宏 孝經注

一卷

佚

陸德明曰宏字彥伯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

虞氏繁佑孝經注或作繁佑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

殷氏仲文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東郡人東晉東陽太守

冊府元龜殷叔道為東陽太守注孝經一卷

車氏肩孝經注唐志作講義

七錄一卷唐志四卷

佚

晉書字武子南平人輔國將軍丹陽尹遷吏部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三

書

孔氏光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光字文泰東莞人

宋大明中東宮講義

七錄一卷

佚

何氏約之大明中皇太子講義疏

唐志一卷

佚

何氏承天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東海人宋廷尉卿

荀氏祖孝經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四

一卷

佚

陸德明曰昶字茂祖潁川人宋中書郎

費氏沈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謝氏推孝經圖

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五

佚

張彥遠曰謝稚陳郡陽夏人初為晉司徒主簿入宋

為寧朔將軍西陽太守

右見貞觀公私書史

齊永明東宮講義

七錄一卷

佚

南齊書永明三年太子於崇政殿講孝經

永明諸王講義

七錄一卷

佚

王氏玄載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字彥運齊光祿大夫

周氏顯孝經義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六

佚

明氏僧紹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李氏玉之孝經義疏

七錄二卷

佚

阮孝緒曰齊臨沂令李玉之為始與王講孝經作義

疏二卷七

陸氏澄孝經義

佚

按陸澄孝經義隋唐志經典序錄皆不載然在開元所采六家之例故特著之

梁武帝孝經義疏

隋志十八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七一

梁書武帝紀中大通四年三月侍中領國子博士蕭

子顯上表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人專通高祖

所釋孝經義

昭明太子統講孝經義

七錄三卷又一卷

佚

梁書昭明太子講孝經殿中庶子徐勉祭酒張充

執經天監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

簡文帝孝經義疏

七錄五卷

佚

孝明帝歸孝經義記

佚

蕭氏子顯孝經義疏

七錄一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八

孝經敬愛義

隋志一卷

佚

隋志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皇氏侃孝經義疏

隋志三卷

佚

嚴氏植之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南史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五經博士館在潮
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
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

賀氏瑒孝經講義

七錄一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九

孝經義疏

七錄一卷

佚

陶氏弘景集注孝經

七錄一卷

佚

曹氏思文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梁尚書功論郎

諸葛氏循孝經序

七錄一卷

佚

江氏係之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十

江氏遜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太史氏叔明孝經義唐志作發題

隋志一卷

佚

冊府元龜太史叔明為揚州從事文學撰孝經義又

集解論語

趙氏景韶孝經義疏

隋志一卷

佚

張氏譏孝經義

八卷

佚

南史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

甚見嗟賞譏所撰孝經義八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十一

周氏弘正孝經私記

隋志二卷

佚

沈氏文阿孝經義記

佚

顧氏越孝經義疏

佚

徐氏孝克孝經講疏

隋志六卷

佚

冊府元龜徐孝克為散騎常侍入隋為國子博士撰

孝經講疏六卷論語句義五卷

張氏沖孝經義

三卷

佚

王氏元規孝經義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十二

二卷

佚

熊氏安生孝經義

一卷

佚

陳氏奇孝經注

一卷

佚

樊氏深 孝經疑

一卷

佚

樂氏遊 孝經序論

佚

何氏安 孝經義疏

三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十三

劉氏炫 古文孝經義疏 隋唐志作述義

隋志五卷

佚

宇文氏敬 孝經注

佚

釋氏慧琳 孝經注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宋世沙門秦郡人

琳著辨正論曰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

死終始具焉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吏任所奉民

胥是賴貫神明釐道風俗先王奉法則乾象著明哲

后尊親則山川表瑞遂有青鷹合節白雉馴飛墳柏

春枯潛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刑於四海用之鄉人

德教加於百姓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也秦懸呂論一字番成可責蜀關揚言千金更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十四

招深怪惟孝經川阜無資功侔造化比重則五嶽山

輕方深則四海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濤處虛未足

棲其令譽

釋氏慧始 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釋氏靈裕 孝經義記

佚

續高僧傳靈裕鉅鹿曲陽人相州演空寺僧隋大業

中卒釋孝經義記

七名氏孝經私記 隋志稱無名先生

隋志四卷

佚

孝經義

隋志一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十五

孝經玄

七錄一卷

佚

孝經圖

七錄一卷

佚

孝經孔子圖

七錄二卷

佚

魏國語孝經

隋志一卷

佚

隋書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三

十六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五十三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三

唐明皇孝經注 唐志作孝經制旨 別見石經

通考一卷

存

明皇序曰朕聞上古其風樸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四

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

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

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

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

子男子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

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

起而大義乖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

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

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

注踏駁尤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

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

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

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

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

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四

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

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

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意在垂訓雖五孝之用則

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

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畧之又義闕今存於疏

用廣發揮

李齊古表曰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

之源在六籍之上為百行之本自文宣既沒後賢所

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舛伏惟開元天寶聖神文武皇帝陛下敦睦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邈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普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聖理之本分命壁沼特建石臺義展睿詞書題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既終功績斯著天文炳煥開七曜之光輝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烟花相照龍鳳皆

起實可配南山之壽增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取則豈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幸躬覩盛事遇陛下興其五孝忝守國庠率冑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忭躍之至謹打石臺孝經本分為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天寶四載九月一日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殿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上柱國渭

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仍兼侍講兼崇玄館大學士上柱國臨潁縣開國侯臣陳希烈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國臣孫逖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平樂郡開國公臣韋斌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知史館事臣李玄成太中大夫行給事中臣李巖朝請大夫守給事中臣韋良嗣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臣韓倩朝議大夫檢校國子司業臣薛獻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員外置同正員臣張侗通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上柱國襄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臣席豫正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東京留守臣陸景融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清水縣開國男臣崔翹太中大夫守吏部侍郎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臣李彭年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臣韋陟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賜

紫金魚袋上柱國燕國公臣張均正議大夫行兵部
侍郎借紫金魚袋上柱國臣宋鼎中散大夫守戶部
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郭虛已中大決行禮部侍郎上
輕車都尉臣達奚珣朝議郎行丞上柱國賜緋魚袋
臣韋騰朝議郎行丞臣蔣漾太學助教別勅兼判丞
臣李德賓儒林郎守主簿崔少容朝議大夫守國子
博士上柱國臣留元鼎朝散郎守大學博士兼諸王
侍讀臣蕭郢客朝散郎守四門博士兼諸王侍讀臣
任嶷承奉郎守四門博士臣劉齊會朝議郎行四門
助教臣梁德裕承奉郎四門助教臣闕玄直承奉郎
四門助教臣王思禮承奉郎守四門助教上柱國臣
劉大均登仕郎守四門助教臣秦龜從儒林郎守四
門助教臣胡銷釋奠坐主四門教授臣王南金文林
郎守律學博士臣劉嘉祥算學博士臣張元貞文林
郎行直講賜綠臣王又宣義郎行直講臣顏挺文林
郎行直講臣王璋高陵縣丞翰林院學士直國子監

賜緋魚袋臣丁景文林郎守義王府參軍兼國子監
文史直知進士臣司徒巨源朝散郎行醫學博士兼
直監解休一文林郎行國子錄事王思恭明皇勅曰
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注垂範將來
今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本深嘉用心
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
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三載十二月詔天
下家藏孝經五載二月詔孝經書疏雖備發明未能
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
秦再思曰玄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八分書之立
於國學以層樓覆之
薛放曰漢立論語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習孝經玄
宗親為註訓論語六經菁華孝經人倫之本也
孫奭序曰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聖
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
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

無作孔子乃定禮樂刪詩書贊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原脩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為魯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魯子為

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為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

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撫拾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為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按孫奭序或作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

崇文總目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攷孔鄭舊義今行於太學

賈氏公彥孝經疏

唐志五卷

佚

陸氏德明孝經釋文

一卷

存

孔氏穎達孝經義疏

佚

唐書本傳太宗時頴達為太子右庶子承乾令頴達撰孝經章句因文箴諷

任氏希古越王孝經新義

唐志十卷

佚

龐元英曰新義者以越王為問目釋疏文之義

高麗史光宗光德十年秋遣使如周進越王孝經新

義八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四

九

王氏元感注孝經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長安三年元感表進書禮春秋并所注孝經

草豪請官給紙寫上秘閣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

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特前達之失究先聖之

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集賢學士

魏氏克已孝經注

唐志一卷

佚

王氏漸孝經義

五十卷

佚

龍城錄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

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

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四

十

愈

元氏行沖御注孝經疏

唐志二卷

佚

唐書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為疏立於學官

崇文總目明皇既作注故行沖奉詔作疏

尹氏知章孝經注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尹知章絳州翼城人神龍初太常博士睿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

李氏嗣真孝經指要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李嗣真滑州匡城人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為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萬歲通天年徵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四

十一

還至桂陽卒神龍初贈御史大夫

李氏陽冰科斗書孝經

佚

韓子記畧曰李監陽冰能篆書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予以其家科斗孝經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登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思凡為文

辭宜畧識字因從歸公乞觀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

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於歸氏

平氏貞齋孝經義

唐志卷七

佚

蘇氏彬孝經疏

宋志一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四

十二

任氏奉古孝經講疏

宋志一卷

佚

高麗別叙孝經

一卷

佚

龐元英曰別叙者叙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

高麗史光宗光德十年秋遣使如周進別叙孝經一

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四

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七
五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九千九百五十四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四
邢昺等孝經正義

宋志三卷

存

宋會要至道二年判監李至請命李沆杜鎬等纂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五

經正義從之咸平三年三月命祭酒邢昺代領其事

杜鎬舒雅李維孫奭李慕清王煥崔偓佺劉士元預

其事取元行冲疏約而修之四年九月以獻賜宴國

子監進秩有差十月命杭州刻板

崇文總目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初世傳元行冲疏

外餘家尚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遠咸平中昺等奉

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

龍氏 昌期 孝經注

佚

宋氏綴孝經節要

一卷

佚

東都事畧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官至兵部尚書

參知政事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

呂氏公著孝經要語

一卷

佚

東都事畧呂公著字晦叔宰相夷簡子也舉進士累

官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

司馬氏光古文孝經指解

一卷

存

光自序曰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浸差

孔氏之人畏其流蕩失真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

商周之書及論語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

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

無餘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

與傳之是為今文及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

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故古文排擯

不得列於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

黨同疾異信偽疑真是以歷載累百而孤學沈厭無

人知者隋開皇中秘書學士王少逸於陳人處得之河

間劉炫為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

多譏笑之者及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

幾以為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蠶起卒行鄭學

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為定先儒皆以為孔氏避

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

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

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

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
轉相傳授歷世疎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
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
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嗟乎真儒之明瞭
若日月而歷世爭論不能自伸其中異同不多然要
為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
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
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按孔安國以古
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
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
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
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
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經術也臣愚雖不足
以度越前人之胸臆闕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
見亦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為之指解
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

之亦未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然經猶的也一人
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為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
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萬一有所裨焉 又進表
曰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艸木之
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臣畜
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宣昭功化者也伏惟皇帝
陛下純孝之性發於自然動靜云為必咨訓典起居
出入不忘先烈以為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擒馘奸
桀肇開王迹并州者太宗皇帝所以芟除僭亂混一
九圍澶州者真宗皇帝所以攘却貪殘又寧華夏皆
大勳懿業威靈所存遂命有司分建原廟圖績聖容
躬題扁榜嚴奉之禮備盡恭勤羽衛供帳率從豐衍
茲有以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經曰愛敬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夫以陛下天
授之資愛敬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
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賞非其

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慎之重之
益自儆戒如是則為無不成求無不給榮名之彰炳
如日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乂安草木蟲魚靡
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愚幸得補文館之缺
以經史為職竊觀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
注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綫是敢不自揆量妄以所
聞為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聖人之
言得少闕省覽則糞土之臣榮願足矣其古文孝經
指解一卷謹隨表奏進 又進劄子曰臣竊惟自古
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
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
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
幼冲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顯
顒印印有老成之德萬方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
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
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

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
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
至於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
為學所宜先也臣向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
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繕寫為
一卷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
晁公武曰古文蓋孔惠所藏者與顏芝十八章大較
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閨門一章不同者四百餘字
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為定故世不大傳獨有孔安國
注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推此言之
未必非真也司馬公為之指解併音
中興藝文志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
章為鄙俗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古文為指
解
陳振孫曰按唐志孝經二十七家今溫公序言祕閣
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古文有經無

傳以隸體寫之而為之指解仁宗朝表上之

王應麟曰至和元年十二月殿中丞直祕閣司馬光上古文孝經指解表曰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祕閣所傳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注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綫妄以所聞為指解一卷詔送祕閣

王氏 安石 孝經解

通考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五

佚

晁公武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而孟子猥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以為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為不義即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趙希弁曰右荆國文公王安石所著也凡十七章喪親章闕之

范氏 祖禹 古文孝經說

宋志一卷

存

晁公武曰元祐中侍經筵時上

祖禹進呈序曰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同出於孔氏壁中歷世諸儒疑眩莫能明故不列於學官今文十八章自唐明皇為之注遂行於世二者雖大同而小異然得其真者古文也臣今竊以古為據而伸之以訓說雖不足以明先生之道庶幾有萬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五

九

之補焉臣謹上 又劄子曰臣伏觀國史章獻明肅太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仁宗觀覽臣職勸讀雖不足以跂望前人之髣髴然區區忠益敢不盡愚竊以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莫先於孝經孝經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即唐明皇所注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以來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為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臣竊

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故嘗妄以所見又為之說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關省覽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羣經之首萬行之宗儻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說謹繕寫為一冊上進

真德秀曰自唐玄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為指解太史范公復為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五

十

楊士奇曰宋元祐中秘書省著作郎兼侍讀范祖禹淳夫經筵所進刊板在成都

趙氏克孝孝經傳

宋志一卷

佚

楊傑曰克孝中上科任越州管内觀察使神宗朝著孝經傳上進賜詔稱諭

張氏元老孝經講義

宋志一卷

佚

呂氏惠卿孝經傳

宋志一卷

佚

李氏公麟孝經圖

一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五

十一

公麟自述曰鳳閣舍人楊公雅言孝經關鍵六藝根本百行在世訓所重謂龍眠山人李公麟曰能圖其事以示人為有補元豐八年六月因撫其一二隨章而圖之

范冲跋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乎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

性成是謂純孝不然無以立身矣豈不見夫諸侯車服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以幼學之年享寵祿之厚盍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沖以諸侯之事為獻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周之諸侯其入而居於王所則皆為之卿士故沖又欲以卿大夫之事為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其勉之

按中興聖政錄紹興五年建國公初出資善

堂沖書李公麟孝經圖以進

陸完曰龍眠居士圖孝經雖曰隨章撫其一二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威儀動作之節與夫郊廟之規模閭里之風俗器物之制度畜產之性情亦畧備矣文徵明曰李伯時畫孝經一十八事蓋摘其中入相者而圖之按畫譜所載御府伯時畫一百有七中有孝經相比卷蓋宣和所藏然無當時印識而有紹興小璽豈南渡後又嘗入祕府耶伯時喜畫古賢故事每簿著訓誡則孝經相當非特一本此殆別本也伯

時之畫論者謂出於顧陸張吳集衆善以為已有能自立意不蹈習前人而陰法其要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至於率畧簡易處終不及也此昔人定論余不容贅言若其文學人品在東坡山谷之間而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之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為畫所掩然而卒亦不能掩也

項元汴曰龍眠孝經圖載雲烟過眼錄藏西人王芝子慶所後三百餘年余獲觀之何多幸也

何氏執中孝經解

佚

江氏杞孝經注

佚

閩書杞字堅老建陽人政和二年進士以御史致仕里居十五年講學著書不倦郡守魏疇見其所著孝

經歎曰他日變此邦人為曾閔必是書也

吉氏觀國孝經新義

佚

家氏滋孝經解義

宋志二卷

佚

王氏悱孝經解義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五

十四

宋鑑紹興八年四月徽州布衣王悱獻孝經講義詔

賜帛三十疋

程氏全一孝經解

佚

玉海紹興十年十二月程全一進孝經解命為太學

職事

林氏獨秀孝經指解

佚

玉海紹興十一年十一月林獨秀進孝經指解賜束帛

王氏文獻孝經詳解

宋志一卷

佚

玉海紹興中王文獻孝經詳解一卷

閱書晉江人

林氏椿齡孝經全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五

十五

宋志一卷

佚

趙氏湘孝經義

宋志一卷

佚

玉海紹興中進

沈氏處厚孝經解

宋志一卷

佚

玉海紹興中進

何氏備孝經本說

佚

括蒼彙紀何備字德輔龍泉人紹興戊辰進士累官

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王氏絢孝經解

五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五

十六

佚

盧熊曰王絢字唐公審琦五世孫建炎初為御史中

丞參知政事晚寓崑山之薦嚴寺卒諡文恭

胡氏銓讀孝經雜記

一篇

存載澹菴集

洪氏興祖古文孝經序贊

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張氏師尹孝經通義

宋志一卷或作三卷

佚

張氏九成孝經解

宋志四卷

未見

唐氏仲友孝經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五

十七

一卷

佚

仲友自序曰孔子為魯參言孝道門人錄之為書謂

之孝經更秦滅學漢河間獻王得之顏芝家凡十八

章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劉向校書定

著十八章至於唐諸儒說者且百家孝明皇帝詔諸

儒集議劉知幾詆鄭注請行孔傳司馬貞非之力仲

鄭說帝乃采集六家自為之注頒之天下以十八章

為定元行沖為之疏本朝邢昺增損之曰正義訓詁
證引詳矣先正司馬公范公皆為古文指解所發明
益以通暢夫孝百行之本學者所當先聖人之言簡
嚴易直而天人備固非一家所能究其說故拾諸儒
遺意相與講貫務通理而不飾文學者以筌蹄觀之
庶幾不悖先聖人之意云爾

楊氏簡古文孝經解

宋志一卷

未見

中興藝文志解中如德性無生何從有死之語蓋近
於禪矣

王氏炎孝經解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五十五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五

朱子熹孝經刊誤

宋志一卷

存

朱子後序曰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

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
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
可久丈程會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
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
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
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顧
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中興藝文志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

後為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以順則逆以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陳振孫曰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後學所不敢倣倣而亦不敢擬議也

趙希弁曰右朱文公所定也皆以古文為正惟傳之六章或從今文廬山胡泳叙於後

黃震曰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為一章云疑所

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為經其餘則移置次第而名之為傳并刊其用他書竄入者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之利為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如以順則逆以下為左氏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氏所載士貞子之言遂以孝經為出於漢初左氏傳未盛行之前且云不知何世何人為之愚按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為斷雖與劉向說苑新

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為百行之首孔門發明孝之為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如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謂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為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太王王季為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

極至於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

陸秀夫後序曰孝經一書古文不可得而考見矣所可考者漢世藝文志顏氏劉氏司馬氏編次之文而已要之皆古文之舊也秀夫幼而讀之莫覺其非長而疑焉涉獵載籍罔非是莫敢有所與既入仕濫次西藏勾當得朱元晦刊誤一編而玩味之夫然後心目之開朗欣然若有所得於是在館諸同志因元

晦之議從而刪削次第之然而敢以粟絲已意妄有所參涉於其間以得罪於先正庶幾是經燦然可復而元晦刊正之功不泯聖世以孝治天下之化或不能無少助云

朱鴻曰朱子刊誤經一章傳十四章刪去古文二百二十三字

按自漢以來說經家鮮有移易經文片言者移之自二程子大學始也自漢以來注疏家

莫能刪削經文隻字者刪之自朱子孝經刊誤始也曰費直以象象文言附卦辭非移易乎曰直受之於師則然非直自移之曰李林甫承詔定月令非刪削乎日月令知為呂不韋書非經文也

項氏安世孝經說

宋志一卷

佚

黃氏幹孝經本旨

宋志一卷

未見

中興藝文志幹繼熹之志輯六經論孟之言孝者為一書釐為二十四篇名為孝經本旨

陸元輔曰朱子嘗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孝經之旨者別為外傳未及屬草勉齋繼其志輯孝經本旨二十四篇

馮氏倚古孝經輯注 姓譜作章句

宋志一卷

佚

中興藝文志倚祖朱氏刊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曾孔荅問與其增益之辭為古孝經輯注并引蔡氏註

龔氏 栗 孝經集義

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六

六

佚

真德秀序曰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為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為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

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

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

曉知孝之為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

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

能養為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

曉學者今之時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為士君

子有不知孝之為孝者服勞能養且有愧焉況其大

者乎況先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龔君之為此書欲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六

七

士者知孝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

凡民有所觀發亦知孝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

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

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為士者服習焉而力行

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

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

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為之

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

按是序亦見劉燭雲莊集

史氏繼祖孝經解

一卷

未見

魏了翁跋曰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稹以遺予予既鋟梓與學士共之史慶長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注解今願得刊誤為之章指余舉以畀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六

直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為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

袁氏甫孝經說

宋志三卷

佚

陳振孫曰廣微為鄱憲日為諸生說孝經旁及諸子諸生錄之為此編

戴表元後序曰右袁正肅公廣微孝經說三卷前一

卷已刊在宣州學宮有知州王侍郎附注行於世餘

二卷因論語孟子而發者予未之見也正肅於余為

鄉先生先伯大父雲臺府君託同甲戌進士第為通

家尊行餘言緒論講問為多蓋正肅公之父正獻公

叔和學於象山陸文安公正肅公雖不逮事象山而

家庭承襲深有源委豈惟正肅公自洛學東行諸大

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六

公在浙南軒張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

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

傳獨盛於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

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正肅公既

貴嘗持江東憲節數數為士大夫講象山之說行部

之貴溪乃為象山改創祠塾故江東之人自正肅公

而尊象山之道益嚴貴溪姜翔仲之先世故當時講

下士大夫一人之數翔仲今又為侍祠諸生能取家

藏是書并刊之塾中可謂鶴鳴而子和之矣余實不敏區區家世亦有與翔仲通者遂不得讓而繫名其編末云大德十年丙午歲後正月既望識

俞氏 觀能 孝經類鑑

宋志七卷

佚

方氏 逢辰 孝經章句

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六

佚

劉氏 元剛 孝經衍義

佚

江西通志劉元剛字南夫吉水人嘉定進士官至韶州守理宗嘗立廉貪二碑元剛居廉碑第四

胡氏 佚 孝經釋

一卷

佚

金華志胡佚字子先永康人寶慶丙辰進士官監察御史歸累召不起人稱雲岫先生

劉氏 養晦 孝經解

佚

黃震序曰人生而知愛其親是良心莫先於孝也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是百行莫先於孝也孩提之童即授之以孝經之書是講學莫先於孝也孝無一日而可忘則孝經亦豈容一日忘然今之世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六

十一

子百家訓釋演說者汗牛充棟甚至淫詞曼曲亦然獨孝經自司馬公指解朱文公刊誤之外未有繼焉何哉非新之求而舊之忘歟句讀之習而義理之弗考與借之為啓蒙之筌蹄未嘗體之為躬行之根柢與嗚呼年至慮易境變心移齟齬之所呶啞而習讀祖父之所保抱而教誨棄若土梗漫不復省於孝其親之書如此於其親為何如尚何望其孝弟興行而民用和睦如吾聖人之云耶子友劉君養晦粹德之

士也博取諸書之嘗及於孝者萃而為孝經解寧多而母敢畧寧淺而母敢深雖為童子設而關其終身也雖為家庭設而關乎天下也繼自今人皆以養晦之心為心而暢然自反無一日而忘孝經亦將無一日而忘孝世道其庶矣乎

董氏昂孝經大義

一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六

十一

熊禾序曰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為本行以孝經為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本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本也孝之為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叙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乎是

文武周公帥是而行備見於詩禮所載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其為孝蔑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內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芽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壹是以孝為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六

十二

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紀錄之書也書成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注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河間王所得顏之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於諸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

禮為外飾之所資仁義為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
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
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桓文公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
諸易四書為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注釋大義
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經為天子
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文義猶闕顧
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注以明一經
而未果一日余友胡庭芳挈其高弟董真卿訪余雲

谷山中手攜孝經大義一書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
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為初學設故其辭
皆明白而切實熟玩之則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諛
聞所能窺者族兄明仲敬為刊之書塾以廣其傳此
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
外是而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滕五十里小國耳其
君一用之至於四方草偃風動一時行事猶班班有
三代之風學問之功用固如此晉武魏文亦天資之

美者惜諸臣無識不能有以啓導而克大之悠悠天
壤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人心秉彝極天罔墜豈
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為心則
必以二帝三王之教為教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
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
何幸身親見之

徐貫後序曰右孝經一書乃孔子曾子授受之要旨
也經秦火後頗多錯簡至宋大儒朱文公始取古文
為之考訂刊其謬誤次其簡編而後經傳各有統紀
董季亨氏又從而注釋之而其旨益明讀者誠能因
其言以求其心因心之同然而推之家國天下則天
下之道盡在是矣惜乎是書板行者少而窮鄉下邑
之士不得盡觀也余近按泉偶於蔡介甫進士家得
是書舊本遂命工鋟梓以傳將使四方得以家傳人
誦各興其親愛之心而篤夫仁孝之道庶或少補於
風教之萬一云爾

陸元輔曰昂注朱子刊誤名曰大義

朱氏申孝經注解

一卷

存

王氏行孝經同異

宋志三卷

佚

俞氏浙孝經審問

欽定四庫全書

經表考
卷二百二十六

十六

佚

姓譜浙字季淵新昌人開慶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

改大理少卿不就

胡氏子實孝經注

二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温州府志胡子實一名希孟字醇子永嘉人咸淳末

史館編校

陳氏合孝經正文

一卷

未見

蔡氏子高孝經注

佚

姜氏融孝經釋文

佚

陳氏鄂孝經釋文

欽定四庫全書

經表考
卷二百二十六

十七

佚

胡氏一桂孝經傳贊

未見

李氏應龍孝經集注

一卷

未見

季氏名未詳古文孝經指解詳說

一卷

佚

樓鑰序曰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於屋壁而顏芝所藏十八章已先行於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已多譏笑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康成注十八章本獨劉知幾議行孔而廢鄭諸儒爭辨蓋起明皇亦以今本注而習之書以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馬文正公得古文於秘閣之藏為之指解嘗以進仁宗指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為之說意自漢以來何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季公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此書又為詳說不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於匹夫而惡慢不可行於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遺之機甚微而其效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敬者寡所說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

所敬者廣而所行者本也皆有所證發非漫然者紹興五年七月皇上踐阼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此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為之繳進於今經筵初度刻於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洪念此書之未行將刊於家永為後序繼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者此說非也古文本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文正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其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為孝也季使君又以明皇之事證之是矣其竊以為猶未為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是人知於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為曾子諄諄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首則總言孝道次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

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同而又於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於禍患此則無有貴賤之別後雖具述孝治聖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過於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正為祭之終猶未為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也若此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為知免矣然而易箒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箒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其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二公之說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五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 六

白氏 賁 孝經傳

佚

元好問曰賁汴人自號決壽老自上世以來至其孫

淵皆以經學顯

按中州集載賁詩一首題曰客有求觀余孝

經傳者感而賦詩其詩句云跋涉經險阻鑽

研閱寒溫仰觀及俯察萬象入見聞不勞施

斧鑿筆下生煙雲高以君唐虞下以覺斯民

蓋高自矜詡若是惜乎其不傳也

許氏 衡 孝經直說

一卷

未見

按連江陳氏一齋書目有之作孝經注

吳氏激孝經章句

一卷

存

激自序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子門人記錄之舊已不

可知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授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卒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

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可去存其所可存朱子意也故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按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

張恒後序曰吳先生隱居臨川山中大臣薦之授文翰之職未行促命下驛遣上京師會有求為代者先生即南還今年夏次廣陵郡學訪道誦經者日至恒

往受業焉恒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先生曰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今文孝經為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字分析兩章又偽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絕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資質厚重於孝經今文尚且篤信則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偽朱子見識高明孝經出於漢初者尚

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辨也而刊誤姑據
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恒
又問孝經果可疑乎先生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
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為之也竊謂孝經
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鮒藏書時已有之則其傳
久矣禮家有七十子後弟子所記二戴禮記諸篇多
取於彼其間純駁相雜公穀左氏等書稱道孔子之
言者亦然孝經殆此類也亦七十子之後之所為耳

中有格言朱子每於各章注出而小學書所纂孝經
之文其擇之也精矣朱子曷嘗盡疑孝經之為非哉
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他日
先生之子文謂小年讀孝經時先生整齊諸說歸於
至當附入已見補其不足畀文錄之恒於是借觀舊
槁就欲筆受請於先生先生曰此往年以訓釋子不
欲傳之故未嘗示人也恒再三請乃許既得錄本而
求者沓來應之不給同門諸友請為鋟木以公其傳

而所聞師說并記於其後

楊士奇曰吳文正公考定孝經刊於新淦劉氏卷首
有吾鄉劉雲莊先生序此書因朱子刊誤而以古今
文按定之訓釋明切賢於舊注遠甚

朱鴻曰吳子章句經一章傳十二章其內合五刑一
章去閨門一章刪去古文二百四十六字

江氏直方孝經外傳

二十二卷

未見

張萱曰元至元中南充江直方摘孝經中指示切要
條為之說仍集經史子集中嘉言善行合經義者依
經分類為之羽翼凡二十二卷

程氏顯道孝經衍義

佚

陳櫟跋曰吾友婺源松谷程君孝經衍義載經文五
孝而采堯舜禹湯文武之孝以次及於歷代明君賢

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著其行事以實之庶幾人知仁孝非徒空言聖賢的有實事而不懈於取法也此意古矣文公既成孝經刊誤又欲掇取他書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而未之及勉齋黃公嘗繼公志編之松谷想未之見而所采有暗合者尹和靖謂伊川躬行皆是易其作易傳只是因而寫成耳松谷予同門友也丙寅丁卯間松谷學於草廵黃先生之門時服其先君子之服余目覩其書銜恤二字於扇蔬食終三年平生心敬心服之今讀其從孫之跋謂松谷嘗剖股救親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哭哀於墓有虎食吠犬事余為松谷心友今甫聞之松谷不言而躬行尤可敬也松谷此編發明士之孝拳拳有望於吾黨之士謂講之明則知之真知之真則行之力固然矣愚猶謂知之既至行猶當力降而庶人之孝人雖庶也行則士也詩云釐爾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庶人能孝非庶人而有士行乎庶人未嘗學問天性之

美自能行之士嘗學問必能考聖賢之成法而或有愧於庶人之孝行且不可以名人矧可以名士乎愚嘗欲松谷采真文忠公孝友堂記不知孝者不論知孝而不知友非孝妻子具而孝哀於親異姓婦人入門而賊同氣之愛以戚其親世之犯此者尤可痛也由此類推凡虧行辱親等以次著之庶有益乎松谷長余五年今行年七十有七矣夫婦偕老賢子孫滿前且見曾孫若干人矣一家一宗蒸蒸仁孝抑又生理優裕於前人間全福幾備膺之天之報仁孝君子端不誣也松谷此編以實躬行發實議論蓋刊布之使家得置一通講明躬行之其於興仁興孝之風豈無小補云

錢氏天祐孝經直解

佚

程鉅夫序曰孝者百行之源五常之本自天子至於庶人罔不由之以成德述之有經行之有傳釋而通

之有義疏至近代司馬文正公泊晦庵朱先生各明
備其辭焉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篤意是書表章尊顯
圖鏤以行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將使家會閭而人
參騫德至盛也太子淑性天與懿學日新問安視膳
之暇尤孳孳於此乃一日傳教示以錢氏直解俾某
為之序謂欲傳之板本以廣斯文某承命伏讀義訓
詳明質而不野坦然切近易知易行信可尚也太子
不徒歷之於目抑必著之於心不惟善於其身又將

推以教人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太子可謂能錫
類者矣記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太子可
謂善繼述者矣某文墨雖荒敢勿敬承而為之序夫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後之讀直解毋以淺近而忽
之

楊士奇曰元延祐中錢天祐著蓋以朱子刊誤為主
其黜閨門章及合五刑章與上章為一則從草廬吳
氏考定本此書當時已板行有程文海序

小雲石海涯孝經直解

一卷

佚

元史小雲石海涯以貫為氏以酸齋自號仁宗踐阼
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卒追
封京兆郡公諡文靖

張氏壘孝經口義

一卷

佚

吳師道曰導江張壘達善魯齋高弟其學行於北方
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並著

林氏起宗孝經圖解

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蘇天爵碣曰內丘林君諱起宗字伯始嘗作志學指
南圖以為學道之標準心學淵源圖以為入聖之極

功又作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魯庵家說共數十卷大抵以程朱之言為主

佚

楊氏 少愚 續孝經衍義 一作孝經衍孝編楊或作陳

余氏 芑舒 孝經刊誤

一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考考 卷二百二十七

陳氏 樵 孝經新說

佚

吳氏 迂 孝經附錄

一卷

未見

李氏 孝光 孝經義疏

一卷又圖一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陸元輔曰李季和隱居雁宕山至正七年應詔進孝經圖說

沈氏 易 孝經旁訓

一卷

未見

王逢曰沈易之名易松江人嘗為淮安分省幕吏擢理問所知事授徒淇上河南失守由青齊浮海舶以歸

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七

陳繼儒序曰吾鄉沈翼之先生自號蔬食野人當元至正間喜節俠負奇才公卿不能用退而與廬陵權公游得濂洛真傳隱居授書出入必依於名教所著述甚衆孝經旁訓其一也此書久秘家塾垂二百餘年後有孫茂才士棟梓之而錄蔬食先生傳附焉昔者孔子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後世分為古今文今文十八章出於顏芝而鄭玄為之注古文二十二章出於魯恭王之壞壁而孔安國為之注其後唐玄宗箋

今文流行而古文幾至中絕司馬涑水氏專重古文撰為指解朱紫陽吳臨川重加訂訓而辭義深奧讀者輟焉此蔬食野人旁訓之所由作也余嘗觀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孝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病者誦之輒愈闔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孝經之不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戶讀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無以舉下非此無以學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異草生犬豕同乳烏鵲同巢盜賊弛兵過而不敢

犯孝子鄉則孝經一卷未必非吾儒極靈極變之書何至今浮屠老子旁行禍福之說於天下經正則庶民興其惟孝經乎若旁訓者下頒學官制科不可一日不習上進朝廷經筵不可一日不講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大權輿也惜此書不廣傳僅以之教家學士度大理掾侍御時來相繼成名士而士棟又以教士聲籍甚孝經何負於人哉詩有云君子有穀詒孫子蔬食先生可謂得所詒矣

王氏勉孝經

佚

危素序曰古文孝經出秦火之餘而顏芝子貞所獻今文孝經十八章已行於世孔安國馬融為古文傳長孫氏江公后蒼翼奉張禹乃說今文劉向校書不以古文為是故不列於學官劉炫作稽疑不以今文為是陸德明謂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玄所注今文司馬貞力主玄注惟劉知幾主安國傳於是黨同

伐異爭論蚤起唐玄宗遂注今文刻石長安仍詔元行沖撰疏自是以來祖述者幾百人宋司馬文正公言壁藏之時去聖未遠作古文孝經指解范太史季信州袁正肅公近世導江張氏皆宗司馬氏而不從顏芝本惟朱文公及會稽俞氏臨川吳氏兩存之王緬之勉注書甚夥晚乃用力於孝經章分句析條紀衆然博考諸家之說擇其要者梓而錄之而大要以朱氏為宗嗟乎以此書觀之千載之下而欲臆度縣

斷於衆說紛紛之中非篤信精察者不能然也孝之
為行大矣推而行之其道溥矣王君其善錫爾類者
乎王君曹南人仕至太醫丞老而勤學尤可嘉已

姜氏失名孝經說

一卷

佚

七名氏孝經管見

一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七

十四

朱鴻曰萬曆庚寅季春望後三日過南屏山村肆中
偶獲孝經管見一卷乃至正三年隱士鈞滄子撰也
其語意梗槩率以孝治為先不分章第經傳

鈞滄子自序曰說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
三王之道本於身愚以為二帝三王之建極於身者
立心極也立心極者端極於孝也孝者良心之切近
精實者也以其所切近精實者推之則為惻隱為辭

讓為羞惡為是非又推之為齊家為治國為平天下

何莫不是出也已舍是而求適於治無由也故齊慄

底豫矣而風動四海視膳三朝矣而汝墳遵化善繼

善述矣而四海永清若分羹忍而終成雜霸劫父謀

而竟至雜夸其功效成驗可知梗槩哉是孝立而心

極建心極建而身極端身極端而治化美大矣哉孝

之道乎全之可以淑身心擴之可以淑民物根之於

惟淵惟默之中賦之於形生神發之際不離於須臾

之頃恒完於方寸之間自生民以來無改也奈之何

一廢羸火再廢曲學竹編蚪蚪錯雜謬誤穿鑿考訂

臆說沸騰是以荆公執政早視此經大廷不以策士

史館不以進講家之長老不以垂訓子孫學之師傅

不以課誨弟子此經非特不為治平之具且蒙習亦

弁髦之矣嗟夫聖人精神命脈之發將為淵沈覆土

乎豈人天性之良古今之賦受者殊耶殆不然不灼

其景贖者弗睹也不裂其聲聾者弗聽也不翼其肱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七

十五

跛者弗行也性雖賦於固有良雖具於本然不有開
示訓導警覺提撕安能復性反良而還其天哉上無
身先之教下無向化之機治不軌古無異也孔子言
治未嘗不本諸德德仁之發也仁孝之端也然慮天
下後世君民者有昧乎此故特因敦孝之人以發孝
旨若專為孝也實指其化民成俗天下之要也不然
何獨於孝之一端而諄諄詳告有如此乎愚故曰二
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二帝三
王之身極本於心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孝乃齊
治均平之準也惜乎其經之湮泯於異端曲學之私
也愚不慧讀經之次稍有覺悟敢舉其一二而發明
之如測淵於蠡窺天於管焉耳後之君子倘翹起而
復振之幸無哂其疵焉幸何如哉

繡知其味與美者豈不鮮哉孝經廢弛日久士尚奇
詭之學視此若土苴談而及之反唇而譏掩口而笑
不以為迂則以為腐冰炭猶薰兩不相合愚雅嗜讀
書不求仕進居山僻蒐究典墳然不喜襲陳說間
閱孝經少參一二名之曰管見猶云坐井觀天也但
其間有自得之趣輒注輒喜甫成即函之笈笥以自
珍非欲私之已而不公之人也苟不在孝道中用力
與不達孔曾之旨者持而語之是強以菽粟易膏粱
布帛奪錦繡烏乎能哉故寧秘之而不發也雖然卜
氏之璧不終於塵埋趙氏之珠豈久為淵沒聖人之
經安得竟廢而不行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名世者嗣是而後有以孝治天下之明王在上而
四海仁人孝子興起而振作之則必輯錄是經發明
奧蘊將蒐羅而纂集之愚言幸存或亦為芻蕘之采
得備籠中之藥物未可知矣今日之言寧非他日之
用哉若或言悖於道不印聖心不合經意則亦俟後

之仁人孝子教我而已我又何得自知乎

孝經集說

一卷

未見

王禕序曰孝經有古文今文之異當秦燔書時河間顏芝藏其書漢初芝子貞出之河間獻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孝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七

六

與尚書於壁中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孔安國為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典校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鄭玄皆為之注專從今文故古文不得列於學官而安國之本亡於梁隋開皇中王劭始訪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

文非復孔氏之舊矣唐開元間詔諸儒集議劉知幾

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玄宗自為之注用十八章為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為之疏者元行沖也至宋邢昺為正義訓詁益復加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溫公范蜀公則皆尊信古文司馬公為古文指解謂始皇三十四年始燔書距漢興僅七年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七

十九

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歷世疏遠轉相傳授者不侔且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世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異何也迨朱文公為刊誤亦復多從古文以古文七章今文六章已前合而為經剛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餘章為傳剛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九字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凡其章之次第文之異同皆用古文為據謂經一章者孔子統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

之孝蓋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之其傳十四章則或
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者也而近時臨川吳氏復以
謂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
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以許慎說文所引桓譚新論
所言考證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古文爰因刊誤
重以古文今文較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
鄭玄等以及唐世君臣皆知表章之其書固已通行
古文出稍後而安國之傳既亡劉炫之本又以為非
真至宋二三大儒始知尊信而其書以顯豈其顯晦
各繫於時之好尚哉今行中書右丞公以古文今文
及刊誤三書雖皆行世而學者皆習而不察乃與儒
者議彙次其先後且刪漢唐宋諸家訓注附於古文
之下刻本以行於是孝經之為書本末具矣嗚呼孝
者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達於庶人
尊卑雖有等差至於為孝曷有間哉五經四子之言
備矣而教孝必以孝經為先則以聖言雖衆而孝經

者實總會之也是書大行其必人曾參而家閔損有
關於世教甚重豈曰小補而已

孝經明解

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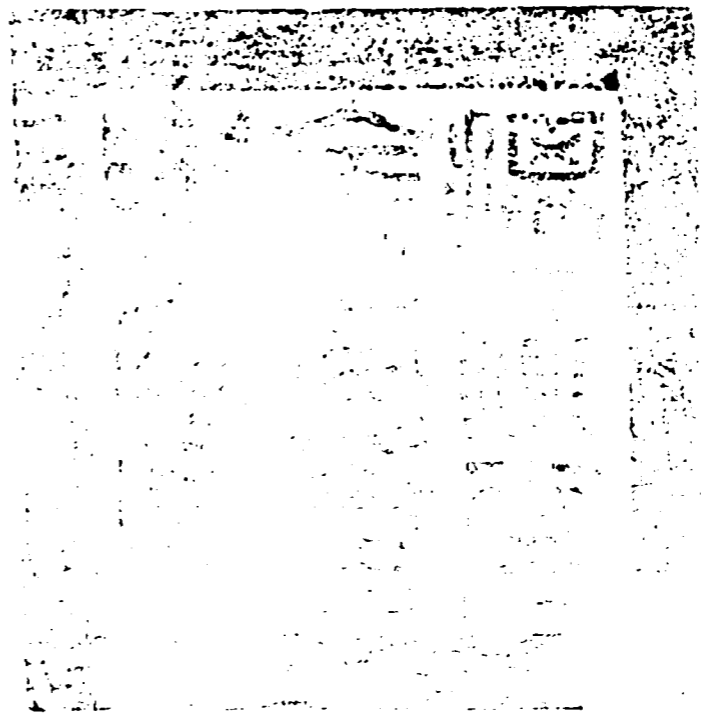
按是書見國子監書目不著撰人

成齋孝經說

一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膳錄監生臣張起隆

膳錄舉人臣吉士璜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五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 七

朱氏 升 孝經新說

一卷

未見

朱氏 升 孝經旁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八

一卷

未見

孫氏 貴 孝經集善

一卷

未見

宋濂序曰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為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為之注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

者為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為之注後世諸儒各騁已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甚詳正無俟商推揆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况鄭玄未嘗有注而依倣託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為今文無有不善為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注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偽為閨門一章文氣凡鄙不合經典將何

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為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偽疑真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惟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指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

山胡氏玉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為經傳去其行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於一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於臨川又以今文為正頗遵刊誤章目重加訂定而為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蕢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為之宗蕢通經而能文辭采擇既精而又發以己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予為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蕢字仲衍洪武壬

寅鄉貢進士今為織染局使云

葉氏璿孝經行義

佚

廣信府志葉璿字贊玉貴谿人元末為月泉書院山長太祖取婺州被召欲用之以疾辭著孝經行義

何氏初孝經解

一卷

佚

黃虞稷曰初字原明常山人洪武中與修書傳會選
後官開化教諭

孫氏 吾與 孝經注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洪武初吾與為太常博士命授靜寧侯葉
昇孝經因為直說以訓之

吳氏 從敬 古文孝經集義

一卷

佚

廣信府志吳從敬貴谿人洪武初以薦授晉府長史

方氏 孝孺 孝經誠俗

一卷

佚

晏氏 璧 孝經刊誤

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八

四

未見

曹氏 端 孝經直解

一卷

未見

端自序畧曰性有五常而仁為首仁統萬善而孝為
先蓋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者也是故君
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為仁為仁莫大乎能孝

劉氏 實 孝經集解

一卷

未見

薛氏 瑄 定次孝經古今文

二卷

未見

費氏 希丹 孝經解

二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八

五

楊氏守陳 孝經私抄

八卷

未見

陳氏選 孝經注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左

布政使卒謚恭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八

六

應氏綱 孝經刊誤集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綱字恒道永康人成化中貢士歸德訓導

周氏木 考定古今孝經節文文或作次

一卷

未見

朱鴻曰松江周木以漆書韋編時有滅絕錯簡闕文

殆或不免於是考古文今文合為新考定孝經一書

不分章第傳釋似亦可觀但以閨門章第內嚴父嚴

兄之下擅補猶君長也四字非闕文之史矣

陸元輔曰周木常熟人成化乙未進士

晏氏鐸 增注孝經

一卷

未見

潘氏府 孝經正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八

七

一卷

未見

朱鴻曰上虞潘府疑孝經與中庸文體相類首章孔

子極言孝道之大以告曾子其下十二章皆推明首

章未盡之旨斷非孔子先自作經又自作傳以釋之

也因作孝經正誤效中庸章第其序次亦多牽強

繆洙曰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太

常卿

童氏_品 重定孝經傳注

一卷

未見

王氏_{守仁} 孝經大義

一卷

未見

余氏_本 孝經集注

三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八

八

姓譜本字子華郢人正德辛未進士授翰林編修出
為廣東提學副使官終南京通政

郎氏_瑛 訂正孝經

一卷

未見

汪氏_宇 孝經考誤集解

一卷

未見

朱鴻曰祁門汪宇孝經考誤集解亦效中庸章第次
序固為可觀但其傳皆隨文訓解惟釋字義未悟夫
子作經大旨

蔡氏_烈 孝經定本

一卷

未見

陳氏_深 孝經解詁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八

九

未見

余氏_息 孝經刊誤說

未見

柯氏_{遷之} 考定孝經古文

未見

褚氏_相 孝經本文說

未見

陳氏_曉 孝經問對

未見

余氏時英孝經集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景淳婺源人浙江布政使一龍之父從學於鄒守益

時英自序曰昔者夫子與羣弟子論求仁者不一而足而於論語首篇直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七篇所撰無非仁義要其實總歸於事親從兄大學以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八

者所以事君為治國平天下之要中庸亦以為政在於修身而歸之親親為大由是而觀則知四書固道德之蘊奧若孝經一書又所以立其本而養正焉者也英自童而習之既長而益釋其義見其理博而條分言近而旨遠服之靡敢失焉然考其中似猶有增加離析及多參差之語不可以思最後有得於朱文公先生刊誤一書為之分經分傳及上下諸家傳注互有發明於是始知先儒讀書之精先有得我心於

數十百載之上者輒不自量竟將先儒諸說之已成

者蒐而輯之其大綱一宗文公刊誤及余氏本再序章次為定內之細釋則收諸家傳注畧為彙括名之曰集義藏之家塾以訓子弟然余每念之往昔事二先人日能盡其歡愛勉加祇慎則推之今日所以接人與物者往往亦由此出而嚴威儼恪一有未除則病根亦種種著見此其一源千派不可誣者今欲即我所能以達吾之所未能而親已不在矣烏乎痛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八

後之為子弟者其尚體余之意以讀是經則知孝為百行之首而竭力於因嚴致敬因親致愛二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以盡天經地義之懿篤始終之義以安其親則一孝既立百行自開庶有以行仁義施於政而達諸天下豈徒為口耳之習也夫
趙鏜後序曰予童子時初入家塾先君授以孝經一帙俾塾師授之章句而口誦之時漫不知省也及長稍知問學取而心惟之始悟是書闕涉世教與大學

相表裏然大學自二程表章之後朱子為之注釋今與諸書並列於學官不知此書何以獨闕如也蓋嘗沉潛反覆而竊疑之夫聖人吐辭為經立言為訓無枝辭無蔓說今詳經文首統論孝之終始中分論孝之散殊而總結之於末文勢脈絡與大學同固無俟於旁引曲證也而乃參之於詩書之文析之為間斷之語遂使聖言潔靜精微之全體不獲見於後世乃若傳文則其語尤多可疑如所釋至德要道嚴父配

天之類甚非聖經之本旨擬之大學十傳其醇疵疎密又何其天淵懸隔也豈秦火之後漢儒掇拾煨燼而傳會以成之者與久懷此疑又恐其無從考證而不免於妄言之罪也及讀中秘書偶得朱子孝經刊誤一編不覺躍然曰此足以破千古之疑而孔曾當時問答之蘊昭昭乎若發矇矣甚哉朱子之有功於聖門也然竊聞朱子於刊誤之外更欲掇取他書別為外傳以發此經之旨而乃竟不果焉使至今讀者

不能無為山一簣之歎予近舉以質諸謝君文谷文谷即出見田公乃翁寒塘先生所著集義示余曰此不足為孝經外傳耶予受而讀之宏綱大要一以刊誤為宗間出已見為之更定大義以附於後中間注釋則取諸家傳注而折衷之亦如諸書之集注然乃知朱子之所未及為者先生固已為之真可謂上繼其志而庶幾於外傳之作者矣然則朱子固有功於孔門而先生不有功於朱子哉鐘不敏童而習之至白首而其疑始釋又得藉是以自逭妄言之罪詎非先生之功哉然先生之自敘也戚然有感於親之不在鐘之情與先生無以異者故因文谷之授簡也特詳著其說於後而因重有感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五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八

沈氏 淮 孝經會通

一卷

未見

淮自序曰竊聞孝者百行之本經者萬世不易之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道也會通者會諸家之說而求其通也夫聖言言之

至也天下後世之準也何俟於會而通之也以晦於

秦也鑿於漢也襲於唐也至宋朱子始正之也而猶

未經注釋也元草廬吳氏又一正之而未廣其傳也

我太祖高皇帝首頒教民榜文成祖文皇帝集孝順

事實垂示模範即古先哲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也列

聖繼承有隆勿替第孝經雜出行者今文一十八章

童子誦習余懼其久而愈失其真也乃與博士弟子

朱生鴻費生浩然共繹之冒為訂次列凡例目錄以

見意嗟乎聖言具在也無增損也以聖言明聖言記

述者意也啓其晦去其鑿而無所於襲也夫亦求其

通也經成矣再得陶潛集讀之其作五等孝傳贊至

明也附於聖經猶醫之有案也蓋欲人敦本窮原是

則是效同臻至理也

繆泳曰淮仁和人嘉靖丁未進士

羅氏 汝芳 孝經宗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一卷

未見

鄒元標傳畧曰先生字維德南城人學者稱明道先

生嘉靖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尋

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殿試癸丑賜

同進士出身初任太湖令陞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

寧國再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歷參政歸先生惟道是

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

類由其學以衆人之立達為學勿執已見也

程氏廷策孝經訂注

一卷

未見

繆泳曰程氏名廷策休寧人嘉靖癸丑進士

蔡氏悉孝經孝則

未見

繆泳曰蔡氏名悉合肥人嘉靖己未進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三

李氏材孝經疏義

二卷

未見

張維樞後序曰乙未冬謁見羅先生於東山之麓見

先生教後學如大地挹泉隨分而滿自孝經疏義出

而信愚夫愚婦孩提赤子人人皆可為孔曾也書列

十八章於前疏為敬養慎終敬享慎行四局於後著

小序以會歸採經傳以撫實細而盪激抑搔鉅而至

於通神明塞天地橫四海蓋一開卷而性命之奧修

身為本躍如也學者誠即疏明義反身立本無形而

儼然如見無聲而愾然如聞舉足跬步而兢兢然如

臨履姑胥張公曰疏義一出宜與大學並立學官張

公可謂知言者也

歸氏有光孝經叙錄

一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四

有光自序曰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子貞

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

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

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

為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

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

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行以合二十

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為孔傳復出而儒

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偽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為宗其後陸澄謂為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為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為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專用古文其意詆今文為他國疏遠之偽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偽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余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偁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余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

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書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為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方氏 學漸 孝經繹

一卷

未見

劉氏 子立 孝經注疏

未見

韓氏 世能 孝經解

未見

吳瑛曰敬堂韓氏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禮部

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所著孝經解萬歷丙戌進於朝

黃氏金色編定古文孝經

一卷

未見

繆泳曰新陽黃氏錢塘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陝西

布政參議

方氏揚孝經句義

未見

徽州府志方揚字思善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歷杭

州知府

胡氏時化孝經注解

一卷

未見

孝經列傳

七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七

佚

繆泳曰龍漚胡氏餘姚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廣東

布政司參議

吳氏搗謙重定孝經列傳

七卷

未見

繆泳曰文臺吳氏臨川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嘉興知

府謫陝西布政司理問

鄧氏以誥孝經全書

未見

劉氏閔孝經刊誤

一卷

佚

應天府志劉閔字子賢六合人以薦授本縣儒學訓

導

黃虞稷曰正德中處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八

楊氏 起元 孝經外傳

一卷

未見

孝經引證

二卷

未見

鄒氏 元標 孝經說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九

孟氏 化鯉 孝經要旨

一卷

未見

李氏 榮 孝經別傳

一卷

存

繆泳曰李氏名榮餘姚人萬曆庚辰進士

李氏 廷機 孝經注

一卷

存

虞氏 淳熙 孝經通言

九卷

未見

孝經集靈

二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十

今文孝經說

一卷

存

馮氏 從吾 孝經義疏

未見

繆泳曰少墟馮氏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工部

尚書謚恭定

吳氏 炯 孝經質疑

一卷

存

陳氏

堯道

孝經考注

未見

繆泳曰心源陳氏福清人萬歷己丑進士萬安縣知縣有孝經考注

曹氏

于汴

補正孝經本義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繆泳曰真子曹氏安邑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左副

都御史掌院事卒贈太子太保

畢氏

懋康

孝經大全

未見

繆泳曰東郊畢氏欽縣人萬歷戊戌進士歷官總督

倉場戶部右侍郎

蔡氏

毅中

古文孝經注

一卷

存

毅中進表曰聖主承乾百行惟先於立孝明王保養萬幾莫要於尊經行孔壁之真傳證唐皇所謬尚事如有待道不虛行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孝經一篇乃六經總會而分章十八則諸子傳訛蓋自秦火既灰原經藏於孔壁迨漢初弛禁今文先出顏芝孔惠繼來方獻全經之寶后蒼已誤謬稱玄晏之疏顏孔並行魚珠無辨及魯恭得古文於孔壁與惠隻字僉同而安國注惠本以正顏則闕閨門一節且乖引證更妄分章人遂遵古而非今世將行孔以廢鄭未幾安國與難其注未行嗣後劉向校讐惟鄭是尚相沿六朝五代鄭孔注並立學官比及大建貞觀科目家獨尊孔氏奈何明皇自稱稽古命諸儒考正異同而馬貞排嫉子玄以分章定為繩尺尊唐一序流膺三朝司馬光曾進呈古文而阻於新法朱仲晦晚為刊誤而未逮先資故高皇表章六經謂孝經非孔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字僉同而安國注惠本以正顏則闕閨門一節且乖

引證更妄分章人遂遵古而非今世將行孔以廢鄭

未幾安國與難其注未行嗣後劉向校讐惟鄭是尚

相沿六朝五代鄭孔注並立學官比及大建貞觀科

目家獨尊孔氏奈何明皇自稱稽古命諸儒考正異

同而馬貞排嫉子玄以分章定為繩尺尊唐一序流

膺三朝司馬光曾進呈古文而阻於新法朱仲晦晚

為刊誤而未逮先資故高皇表章六經謂孝經非孔

壁全書學校未以設官科貢不行取士固彼時天開
草昧亦諸臣日昃未遑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敦孝格
天橫經馭世順德洽兩宮五十年九有慶雍熙之治
盛年當萬歷四十載八荒濟仁覆之休萃尊富享保
於聖人重華再見凝祿位名壽於大德歷代希聞皆
本大孝之推實是尊經所致然教民孝須令天下咸
覩孝經大全廣布孝經當進壁傳與六經為伍慨遺
經淹沒自炎漢至斯本初劉向羣儒之差終歸開元

諸臣之罪也臣世頌古文家傳繕本生平所學惟在
此書前叨詞館四禩加意編摩即放丘壑八秋更加
考定證今文之謬誤加古義以注疏經文自有後先
古本原無脫落首五言孝引起原以詩書次三發端
隨問咸歸旨趣各因諸家之注裁成易簡之章庶古
義粲然復明聖經靡有關失矣伏願皇上悉加電覽
統賜聖裁如果壁經當尊臣注當採乞勅詞林儒碩
令之廣博考稽俾經筵日以進呈而科貢用之取士

仍希宸翰題序永傳則皇上錫類之孝上塞天而下
塞地正經之功前無古而後無今矣臣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孝經集注一部隨表上進以
聞
繆泳曰中山蔡氏光山人萬歷辛丑進士歷官禮部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所注孝經於萬歷四十年十二
月進時官行人司副

呂氏 維祺 孝經本義

二卷

未見

孝經大全

二十八卷

存

孝經或問

三卷

存

孝經行義

存

維祺自序曰愚既注孝經本義已復櫛比諸家之同異出入孔傳已亡鄭說無徵唐注浮謏邢疏繁蕪學士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刊誤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川程伊川劉屏山范蜀公真西山陸象山鈞滄子宋景濂羅近溪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而或鮮銓釋又如吳臨川董鄱陽虞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十五

孺蔡宏甫朱周翰孫本朱鴻諸家各有注行世然或
是古非今分經別傳牽合附會改易增減亦失厥旨
乃摺摭羣書又四年成大全若干卷冠以義例羽翼
引證姓氏節畧若干卷附以孔曾論孝曾子孝言曾
子孝行曾子論贊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若干
卷蓋欲明孔子作經之意為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
其義理乙亥履端業已繕寫為表上之會以恩放歸
田不果深山之暇閒簡原草重加箋訂而孝經或問

成尚有續著行義圖說外傳等若干卷俱藏諸笥以

訓子弟及門之士云爾崇禎戊寅端月

黃虞稷曰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

歷官南京兵部尚書三書皆於崇禎十三年進呈

呂氏維祺孝經翼

未見

吳氏姓校訂孝經本義大全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二十九

十六

陸元輔曰姓字鹿友南直隸興化人萬歷癸丑進士

累官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鄭氏若曾孝經闡注

一卷

未見

陸氏山孝經正義

一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五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九

陳氏 仁錫 孝經翼

未見

黃氏 道周 孝經集傳

四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九

道周自序曰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儀禮十七篇皆為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為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釋孝經者蓋孝為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記初為

孝經之傳注也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返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韋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胄養老耕藉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天下休明聖主尊經循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猶可以復也

朱垣曰先生在白雲庫中手寫孝經百二十本本本各別今觀集傳乃以孝經為經以禮記孟子錯綜為緯與前日寫本絕不相同

陳有度曰先生嘗言聖賢學問只是一部孝經今觀集傳以一部禮記為孝經義疏以孟子七篇為孝經導引其他六籍皆肇是書蓋鄭孔所未發也

陳允元曰夫子以孝經綱領六經而其文簡質不若他經之崇闕自劉鄭以下數百家所紬繹章句耳子

輿不作誰明其原今讀集傳昭昭乎日月江河也有聖人作將修周公之業於傳乎取之將明孔子之道於傳乎取之先生嘗云孝經千七百七十三字合乎天行今觀大小傳煩簡損益各有權度後有達者當有悟於斯文矣

孫承澤曰漳浦黃先生孝經集傳以孝經為經以二戴禮儀禮為疏義錯綜宏博見其苦心讀書

鄭開極曰鄉先生石齋黃公考注經傳其功甚偉而孝經集傳一書尤稱醇正其分經別傳則朱考亭之刊誤也次第篇章則劉中壘之今文也儀禮二戴記以為疏義則六家之同異可無論也小傳則公之所發明大傳則兼采游夏思孟之所闡述也微義五著義十二則公之自序其節目也旨該而義切其為集傳也若是至德要道不粹然明備也耶

沈珩曰紫陽朱子孝經刊誤因文刪定無所增加嘗欲掇取他書之言別為外傳以發此經之義而自謂未敢

蓋若有待焉晚歲脩明三禮則以儀禮為經若二戴記及諸經史所載有及於禮者各附本經之下惟喪祭二禮未就屬門人黃幹續成之漳海黃石齋先生紹明紫陽之意成孝經集傳一書謂六經之本注皆出孝經而儀禮二戴記皆為孝經疏義他若游夏諸儒及子思孟子所傳亦備采之謂之大傳經傳各條之下先生以窮理所得暢厥發明謂之小傳此紫陽脩儀禮之成法也大傳字目二萬餘小傳五萬餘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四

癸未釐然大成非若紫陽儀禮喪祭之有遺憾也

孝經本讚

一卷

存

龍氏

文光

孝經秋訂

一卷

佚

張氏

鼎延

校訂孝經大全

未見

繆泳曰鼎延字玉調永寧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南京文選郎

張氏

有譽

孝經行義

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靜涵張先生江陰籍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侍郎後避迹為雲巖山僧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五

何氏

楷

考定古文孝經

三卷

存

孫氏

本

古文孝經說

一卷

存

孝經釋疑

一卷

存

黃虞稷曰本錢塘人

朱氏鴻孝經質疑

一卷

存

孝經集解

一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陸元輔曰鴻嘗輯孝經十書刊行之

張瀚曰朱君篤信是經博求諸本考訂異同詳定釋

義採輯經語敷衍大義其志意專探索勤體認切造

履堅觀於所述而其人可知已

馮氏夢龍孝經彙注

未見

瞿氏罕孝經貫注

二十卷

未見

孝經存餘

三卷

未見

孝經考異

一卷

未見

孝經對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黃梅人瞿九思子縣諸生崇禎七年獻其

書

陳氏咨範孝經求蒙

未見

朱氏昂材孝經考注

未見

張氏雲鸞 孝經講義

未見

繆泳曰張雲鸞字羽臣無錫人

陳氏三槐 孝經繹

未見

蔡氏復賞 編次孝經

未見

梅氏昂和 孝經疏抄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一卷

存

江氏元祚 孝經彙注

三卷

存

江氏旭奇 孝經疏義

未見

孝經考異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崇禎二年正月進

旭奇進表畧曰臣惟享祚之久三代之中無如周三代以下無如漢周之文武止孝達孝尚矣漢之列宗廟號皆有孝字蓋立愛惟親愛其親而愛他人上下常相保之術也孔子曰行在孝經漢孝宣時疏廣疏受以之訓儲孝章時介胄皆通孝經孝靈時向栩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隋蘇威言惟孝經一卷足以立自治國何用多為隋主納其言以孝經賜鄭譯孝經原有閨門一章唐司馬貞諱之遂為馬嵬之兆周賓興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齊內政公問卿子之鄉有孝於父母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漢元朔間有司議不舉孝以不敬論唐制舉明經孝經為九經之首宋詔察孝弟力田而明經仍唐制我太祖高皇帝諭俗首孝順父母亦有孝弟力田通經孝廉

等科後來廣輯經書大全發題試士孝經偶遺實有
待於皇上也臣敢以師說疏義進呈伏乞勅下禮部
會集儒臣補成孝經大全考試發題使萬世皆仰盛
典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繆泳曰旭奇以貢入太學崇禎二年正月車駕臨雍
旭奇進所著孝經疏義得旨下部議許直省學臣命
題試士太傅襄城伯李國禎為板行其書會四譯館
宴屬國遠人有跽求孝經疏義者曰外國知有是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久矣館卿乃移文翰林院取給之

鄒氏

期相

孝經筆旨

一卷

未見

蔡氏

崇禎

孝經衍義

三卷

存

錢龍錫曰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歷代師授不同吾

友蔡伯樾氏研精歲月著古文衍義一編陳卧子見
而激賞謂當授錄以廣其傳是經當從古本無疑而
學官所頒黨塾所肄不當外此者也

李如春曰伯樾古文衍義根極理要每傍繫辭立解
嘗為論以駁作忠經擬孝經者曰春秋固忠經也孔
子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曾子曰事君不忠非
孝也人臣委身事主凡經國子民之業盡在無忝所
生之中豈必求端於孝經外哉識者避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許譽卿曰伯樾兼通九經其教授子弟進退以禮出
其門者皆有法度近以孝經注疏未詳網羅漏逸博
存衆說旁引曲達務合源流豈不為草莽功臣乎
何萬化曰吾鄉蔡伯樾氏每謂易傳春秋與孝經相
表裏春秋繼易傳而作孝經繼春秋而成以天地之
經挽人倫之變也會今上表章孝經頒布學官伯樾
出所著衍義公諸同志既詳擇於古注之內復博採
於古注之外是經無多字句移唇可畢今讀衍義令

人尋味累日莫竟何其纏綿弘遠洵泗水之功臣矣
景默自序曰孝經一篇孔曾傳道之書文全義洽原
自貫通但或引其端或廣其說或申前旨或發別義
故並冠以子曰乃後儒武斷妄列章目強分經傳殊
失聖賢本旨憶昔萬曆庚辰默方六歲先君子首授
古孝經耳提面訓朝夕被服口誦心維習與性成因
著衍義三卷今上表章是經頒布學官甚盛典也然

宇內承訛已久將從石臺注疏恐閨門闕而遺闕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十三

麟趾之意將從紫陽刊誤恐字句芟而非孔壁家藏
之舊謹遵司馬溫公秘閣古本繕寫鐫行俾留心聖
學者靜參潛玩自可通其意義所在時崇禎庚辰歲

春王正月

宮氏偉 孝經緒箋

二卷

存

李廷昱曰泰州人字紫元崇禎癸未進士

薛氏正平 孝經通箋

未見

錢陸燦曰正平字更生華亭人晚以字行更字那谷
少為儒長為俠老歸釋氏死石頭城下塋於方山之
陽作孝經通箋取陶靖節五孝傳附焉謂靖節在晉
宋間不忘留侯五世相韓之義古今之通孝不外乎
此其用意之深如此

張氏夏 孝經問業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十三

一卷

存

梅文鼎曰夏字秋紹無錫諸生隱居講學

葉氏鈞 孝經注疏大全

一卷

存

錢枋曰鈞字潛夫嘉善人

姜氏安節 孝經正義

一卷

存

李廷昱曰萊陽人字茲山

王氏復禮孝經備考

二卷

存

毛奇齡曰復禮山陰人文成公五世孫人稱為草堂

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十四

顧氏蘭孝經箋注

一卷

存

高兆曰蘭字芝侶杭州人

吳氏之駮孝經類解

十八卷

存

吳氏從周父母生之章衍義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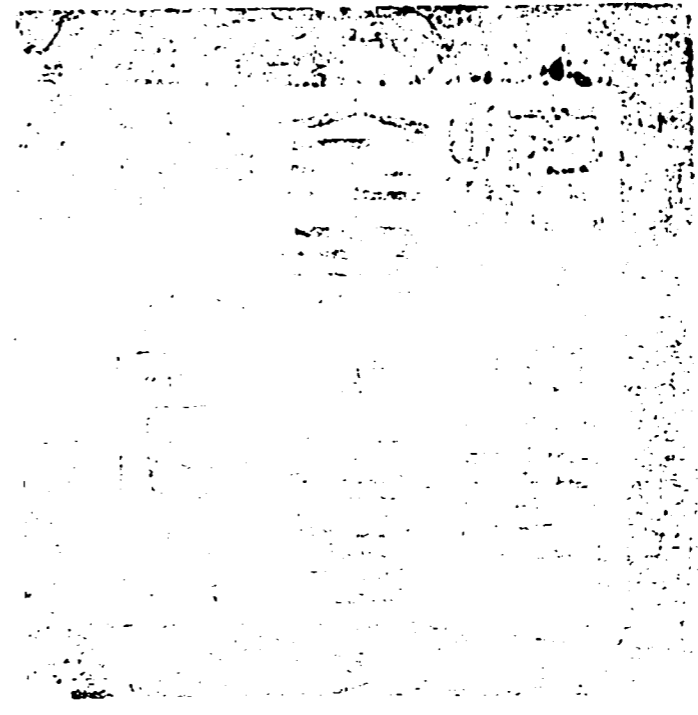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

十五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舉人臣吉士璜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六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

漢志十一篇

存七篇

司馬遷曰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一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

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

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

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

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

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篇

揚雄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 又

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應劭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

趙岐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又曰孟子以儒術游於諸侯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經籍其書號為諸子得不泯絕

王肅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

子居則是軻也軻少居坎軻字子居也

廣韻注孟子居貧軻軻故

名軻字子居

姚信曰孟子驅世事於仁義之域使行者步中正之途又曰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又曰斯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

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曰軻之書非自著既

沒其徒萬章公孫丑記其言耳

林慎思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

皮日休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

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孟子之

文粲若經傳繼乎六籍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

程晏曰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

賈同曰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

按賈氏責荀篇所云十四篇蓋析七篇上下

言之

歐陽修曰孔子之後惟孟子最知道

蘇洵曰孟子語約而意盡不為劊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司馬光曰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子好詩書

徐積曰孔子言其略孟子言其詳

蘇轍曰不觀於詩無以知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

以知王政之難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

矣

程伯子曰論心術無如孟子

程子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

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未敢

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又曰知易者莫如

孟子知春秋者亦莫如孟子

黃庭堅曰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

惟孟子一人

晁說之曰按此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

今攷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

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

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

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

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

故予以愈言為然

楊時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知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

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

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

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

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

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

胡舜陟曰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

洪邁曰唐世未知尊孟子故馬總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

施德操曰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過邪說於橫流啓人心於方熾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人開悟後世者至深矣

劉昌詩曰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子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為正是謂四篇

朱子曰孟子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知非綴緝所就也 又曰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 又曰孟子要熟讀 又曰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

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閒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張栻曰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

陳文蔚曰孟子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自解此一二句

輔廣曰子思之門人無有顯名於世者而孟子真得

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

董銖曰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魯論比也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或曾畧加刪定也

陳淵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

高似孫曰士生戰國之間其能屹主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王應麟曰孟子羽翼孔氏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
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
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
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經 又曰孟子學伊尹
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又曰論
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
終堯問其意一也 又曰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
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

輿疑皆傳會

黃震曰孟子尊孔氏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
然有功萬世而世猶或譏之夫李泰伯以富國彊兵
為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
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守樸意見所不合與吁
此可與權之難也 又曰晦庵謂孟子以伐燕為宣
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不合按史記齊伐燕有二
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

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
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
沒之後故以諡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
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
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
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諡
之可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
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
齊宣王甚明湣王在位四十年孟子不及見湣王卒
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
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近世師儒援為
王留行事謂有區區齊宣不足為聖世道說者遂亦
誤指伐噲為齊宣王事矣此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
馬端臨曰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
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
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

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為一類今從之

趙惠曰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

何異孫曰孟子是軻自作之書

薛瑄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王鴻儒曰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

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為醇乎醇之儒也

胡居仁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

郝敬曰戰國處士橫議楊朱墨翟騶衍鬼谷子公孫

龍之輩百家簧鼓等濫不可勝聽而孟子生當斯時

獨能守仁義性善孝弟中庸之教發明顯微博約下

學上達之旨斬然歸於一七篇之辭彰明較著而其

旨精融渾化使當世由之而不知後世習之而不察

嗚呼微已 又曰趙岐謂孟子通六經尤長於詩書

程正叔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知易莫如孟子又云王者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知春秋莫如孟子按孟子言四端即易之四德也仁義即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即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即易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

妄與王驩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其於書也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後張霸之武成孔安國之古文皆以魚目亂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丘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

心法孔子與賜商言詩意正同然則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獎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諸傳皆紛紛語夢而獨孟子謂五霸王之罪人春秋與耨杞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於先王之禮巡守述職班爵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其言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為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云云故達禮樂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 又曰孟子器宇正自寬平言語行事極近人情不見諸侯而齊宣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為小丈夫之悻怒故去齊必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為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者不以為異端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樂亦可好貨好色亦可

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間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謗不遇於魯而未嘗怨其沮已以王驪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往返不言而終不激小人之怒嘗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為隘以柳下惠為不恭以仲尼為不為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鋒芒太露然則必如小人之無忌憚而後可者矣 又曰孟子言性善原於孔子孔子贊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性善之淵源也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子思之受指於夫子者也孟子因夫子子思之說故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本達道之旨也 又曰論語多言仁孟子多言義論語道廣而大仁為至七篇法嚴而精義為至惻隱之心雖禽獸亦有羞惡之心惟聖賢能克小大之分也論語與羣賢論學故包羅大孟子與世人勵廉耻故切劘精 又曰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為劖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

犯朱元晦謂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為知言 又曰史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姓名甚無根柢據七篇中義理文字多與子思中庸合其言性命原本中庸如居下位不獲乎上一章文字義理全與中庸同又禮記檀弓載子思對魯繆公問舊君反服與孟子對齊宣王舊君有服意同而孟子又自謂未得為孔子徒私淑諸人故或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近似王劭解史記以人字為衍趙岐

注孟子及孔叢子書遂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按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為孔子徒又言魯繆公時子思為臣今按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而伯魚先孔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夫子與夫子同時後此百餘年孟子長受業安得子思尚在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子歿時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為繆公臣計其時年已老故告繆公語多質直蓋年高為繆公所嚴事故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譜謂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魯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親受業者誤

楊豫孫曰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至宋始列於經其七篇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趙岐云偽書也漢文帝常置博士其後王充林慎思馮休李觀司馬

光鄭厚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等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一

十六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六十一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二

揚氏雄等四註孟子

宋志十四卷

佚

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註旨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二

淺近蓋依託者

王氏克刺孟

一卷

存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其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永元中卒

邵博曰大賢若孟子其可議乎後漢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

按刺孟計六篇

趙氏岐孟子註

隋志十四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二

二

岐題辭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二

三

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隨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

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
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
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
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
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
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
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
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
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
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
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
託之者也孟子既歿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
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
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

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
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
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
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
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
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
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
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邁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
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
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曠
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予困吝之中精神遐漂
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唯六
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
孟子闕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
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

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後漢書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舉理劇為皮氏長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岐數為貶議玆深毒恨延熹元年玆為京兆尹岐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二

六

懼禍逃避之玆果收岐家屬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拜并州刺史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年九十餘卒

張謐曰題辭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

馬總曰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晁公武曰臺卿後漢人為章指析為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二

七

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軻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陸九淵曰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黃澈曰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欲得君蓋以安民也

王應麟曰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

顛沛中 又曰滕定公文公趙氏注云古紀世本滕

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

可備參考 又曰曹交趙氏注云曹君之弟按左傳

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

為氏者 又曰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

誤以中庸為論語

何異孫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諸

儒不過集眾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

周禮便責鄭玄賈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

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

一部孟子也合亮他勤苦

鄭公曉曰孟子至漢後始盛傳於世注有趙岐陸善

經自善經以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其宗趙氏七篇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陳士元曰趙氏謂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

二百六十章趙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有

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

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按宋鄭耕老說亦與趙氏同

程氏曾孟子章句

佚

後漢書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著書百餘篇皆五

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

高氏誘正孟子章句

佚

鄭氏玄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劉氏熙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按劉熙注孟子李善文選注凡三引之

蔡母氏遂孟子注

七錄九卷唐志七卷

佚

按李善注文選引蔡母遂孟子注秋陽以暴

之釋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驅蛇龍而放

之菹釋曰澤生草言菹

陸氏善經孟子注

唐志七卷

佚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

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

按孟子為長者折枝趙注云折枝按摩折手

節解罷枝也陸云折草樹枝朱子集注從之

有私龍斷焉龍斷義趙注未詳陸云有岡隴

斷而高者集注亦從之性猶湍水也趙注云

湍水園也謂湍水湍縈水也陸云湍波流也

集注兼從之餘若配義與道陸言以道義配

之則能充塞為之詭遇陸言詭計以要禽也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陸言君子所過人者在

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益於背陸言如

負之於背子莫執中陸言子等無執中有達

財者陸言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善才

就開其性理也變其穀率至能者從之陸云

穀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

也被衿衣陸言衣之美者近聖人之居若此

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本

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注云鄒魯相鄰

故云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孟

子意自以當之以況絕筆於獲麟也是書舊
唐書經籍志失載今已無存見孫宣公音義
張氏鑑孟子音義

唐志七卷 宋志二卷

佚

舊唐書張鑑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也大歷
五年除濠州刺史為政清靜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
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二

十三

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
忌鑑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因薦鑑以中書
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楚琳作亂鑑出鳳翔三
十里為候騎所得楚琳殺之贈太子太傅
姑蘇志鑑字季權一字公度

按張氏音義云明明胥讒側目視貌言明明
然怒目相嫉而相讒也徒杠成杠方橋也可
通徒人行過者枯椽屈木為之其趨一也趨

讀趣言其趣而正道無異也朱子集注從之
鄒與魯闕闕鬪聲從門下者朱子從而節之
餘若善為說辭說音稅捆屨捆作裊子噲燕
易王子訑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
之貌與諸家詮釋差別舊唐書經籍志亦失
載僅見孫氏音義

丁氏公著 孟子手音

宋志一卷

佚

按丁氏手音今亦無傳其見於孫氏音義者
願比死者一洒之音洗謂洗雪其恥也獨樂
樂上音岳下音洛從獸無厭厭平聲反其旄
倪旄老也倪謂繫倪小兒也乃屬其耆老屬
會聚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曾音憎則也乃也
悻悻然見於其面悻悻作倖倖狠也直也舍
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音赦止也勞之來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二

十三

之勞來皆去聲門人治任將歸治任謂擔任之具藁土籠也埋土舉也先儒說五霸不同有以夏霸昆吾商霸大彭豕韋周霸齊桓晉文為五霸者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兩馬之力與古人駕車以兩馬軌謂限之轍迹也孟子意言城門限迹切深以日久遠為車所轆多故也豈是一時兩馬駕車而過之使然以上皆為朱子集注所取其文異者是

罔民也罔作司止或尼之尼作扃相與輔相之相作押音甲輔也義與夾同使民盼盼然盼盼作肸肸師死而遂倍之倍作偕蠅蝟姑啜之蝟作蝟云蝟未詳所出或以蝟與蝟同謂蝟蝟也音由一說蝟姑即蝟姑也搏而躍之搏音團一匹雛匹作疋音節疋雛小雛也是以言餽之按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餽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

此字從食蓋傳寫誤也又有音異者汙音蛙不平貌校音皎僚也許行行音衡弭朕弭音彫義與弭同培克在位培薄侯切深也聚斂也貉稽曰貉貉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又有義異者龍斷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媒妁之言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晉之乘楚之檮杌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楚謂春秋為檮杌者在紀惡而興善也播種而耨之耨壅苗根也有枯亡之矣謂悔吝利害也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變其殼率率循也謂殼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躍如猶言卓爾虎賁先儒言如猛虎之奔

劉氏軻翼益

三卷

佚

闕 曰劉御史軻上京師白樂天以書介紹於所知若庾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字楊主簿兄弟謂其開卷慕孟軻為人所著翼孟三卷於聖人之旨作者之風往往而得惜乎所著書散佚無存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二

六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九千九百六十二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三

孫氏 爽 孟子正義

十四卷

存

晁公武曰皇朝孫爽等采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三

一

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爽撰正義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朱子曰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爾

王應麟曰孫爽正義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

宋史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九經及第大中祥符初天下爭言符瑞奭上疏諫仁宗即位召為翰林侍講學士判國子監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諡曰宣

按趙岐注孟子多引舊事以證之如曰歿若顏淵壽若召公有不虞之譽尾生本與婦人期于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有求全之毀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非禮之禮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非義之義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饑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

衆岐之所引書偶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

能元元本本即或不然亦當云未詳為是乃

不曰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則曰此蓋史傳之

文而云然未免疎矣至詮西子按史記云西

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夫差大幸

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攷史記

並無其文不知何所依據朱子謂正義是邵

武士人作似有可疑不若音義之真也

不瞻
劉向

新序作
不占

孟子音義

宋志二卷

存

爽撰進序曰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

猶泝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及夷惟孟子
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
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
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
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
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為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
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
今既奉敕校定仍據趙注為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

臣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略
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謬時有若非刊正詎可通
行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司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
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節
度推官國子監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
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
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
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

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陳振孫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為之音俱未精當爽方
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
遺

鄭公曉曰孟子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至宋孫奭作音
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注為正義於是
孟子有趙注孫疏行於世

馮氏休刪孟子

宋志一卷 玉海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逆經者
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
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
疑軻者溫公與軻辨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李氏觀常語

一卷

存

葉紹翁曰揮塵錄載張咸漢州人應制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問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閣試六題以此為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為過閣第一咸即浚父也紹翁竊考揮塵所載參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史以孟子注為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泰伯詩云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歷癸未秋科所著文云云則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於慶歷壬午張遂中選李遂報罷區區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塵錄考之則黜泰伯者錢穆父也南康祖無擇取泰伯之文門人陳次翁為撰墓銘初

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惟盱江集中有常語非孟子其文意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說者為之勦入非泰伯之文明甚按登科記慶歷二年壬午歲八月固嘗名試才識兼茂科時閣下六題其一曰左氏義崇君父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下其三曰王吉貢禹得失孰優其四曰經正則庶民興其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其六曰序卦雜卦何以終不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詩何以鑿空立為此題當時六題中惟經正庶民興出孟子然非孟子注之文

周密曰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

以詩禮著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子於泰伯亦然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

蘇氏洵孟子評

一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三

八一

孫緒曰相傳批點孟子為蘇老泉筆然其批語內却引洪景廬語景廬後老泉六七十年傳者未之察也

司馬氏光疑孟

通考一卷

存

晁公武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為然

司馬氏康等孟子節解

通考十四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等準入內供奉官徐湜傳宣奉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一十四卷進呈臣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百祿又志司馬康墓曰司馬康公休奉對通英閣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康力疾解孟子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三

九

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為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為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晁公武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微涉豐縟然觀者咸知勸講自有體也

王氏安石孟子解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王介甫素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王氏令孟子講義

宋志五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三

十一

今自序曰自孔子沒百家之說興而聖人之道始散逮至於今而天下之說亂矣故學者求其有知而無所從焉自堯舜三代之書既缺先王之言亡於世者幾半而異端之說日興則天下之學者幾希不去先王以從夷狄也夫五經雖存而說者謬異學者安所取信哉昔孔子沒羣弟子各取所聞集於書今之論語是也幸而聖人嘗言之幸而弟子能存之今其書財此耳不幸言之不及言及而不存者固多矣有如

仁有如性有如命皆一時之罕問問而習不及之皆

孔子所不對也故語以謂孔子罕言然則論語之載

亦略矣世之傳論語者多矣少而讀之壯而不知其

義老且忘之終不察其何用故世通以此書為習而

未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則其於五經之學可知

矣今嘗自孔子之後考古之書合於論語者獨得孟

子以其言信其人與孔子不異惜古之人學是書者

稀矣自戰國荀卿劉漢揚雄隋末王通皆有書以配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三

十二

孟子稱於世而荀卿之非孟子見於書王通蓋未嘗道也夫不知而非之與不知而不言其事雖殊要皆不知孟子者也就三家之中獨揚雄以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言雖不多見然亦足以發雄之知言也彼孟子之所為直與聖人者並信夫二子亦何預之哉昔韓愈有言曰夫汭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求觀聖人

之道必自孟子始雖愈斯言則然今其書具存而可考其他亦多與孟子不合然則愈之視楊墨以排釋老此愈之得於孟子者也至於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則愈之於孟子異者固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韓愈立言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夫學亦難矣哉是其能力學名世如此三子者亦稀矣然或失如此使孟子而在三子者同時固應有辨也假孟子而出其後於其書固應有所取舍惟雄切近之庶幾取合焉今嘗考求古書之當否以聖人折之蓋所見如此今於孟氏嘗願學焉猶病其不能故於所疑皆闕之今其所言皆今所已信者然亦不敢自以謂必與孟氏合諸君盍去其不肖而加擇焉夫道豈難能哉顧其力行何如耳苟聽之於耳以存於心用會於行事則古之好學者皆然也不然亦何為出入於口耳之間徒以為煩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者可不勉

乎

陳振孫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程子頤孟子解

宋志四卷 通考同集止一卷

未見

康紹宗曰晁氏讀書志載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近思錄及時氏本無之校之閣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

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

張子載孟子解

通考二十四卷

存

晁公武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於後

蘇氏轍孟子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次公少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蔣氏之奇孟子解

宋志六卷

佚

龔氏原孟子解

宋志十卷

佚

鄒氏浩孟子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三

十四

宋志十四卷

佚

浩自序曰孔子沒世衰道喪百有餘歲以及孟子之時其害尤甚以湯武為弑君以周公為未智以匡章為不孝以仲子為廉士非特此也不動心如告子猶外義而莫悟事豪傑如陳相猶倍師而自若則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國為先務以殃民為可為以戰必克為良臣以逢君惡為無罪非特此也可與有為如

齊宣王者其所問惟威文之事可與有言如公孫丑

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則道之不行可知矣孟子於

此時上下無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遊其間

不少貶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則自古以

固存而孔子之所傳者也孔子之於道不得已而載

之後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同視而所

見者近有耳同聽而所聞者淺有心同思而所得他

而不正則爭以自取勝而大道斯為天下裂矣然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三

十五

孔子之後能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也與太和為

一而充塞於兩間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義其所養

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於天道由可欲之

善而極於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

於書則取二三策其通經有如此者敷陳於齊宣梁

惠之間訓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

言有如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人枉已受與不受皆

不以利廢義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

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為通經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餘事耳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其誰之志終不獲伸是以其功止於距楊墨以承三聖而已矣雖然使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後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義不淪胥而為禽獸則其志雖不伸於當時固已伸於後世矣以道論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後名世之士有出於漢而能知之者莫如揚子故論其道則曰不異論其功則曰廓如有出於唐而能知之者莫如韓子故論其道則曰醇乎醇論其功則曰不在禹下非苟知之也竊自比焉則庶幾孟子之道攘斥佛老則庶幾孟子之功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見也有所庶幾且無與並況孟子乎故韓子曰學者必謹於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嘗聞之於師曰誦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為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為難昔孔子之門人如仲弓之有聞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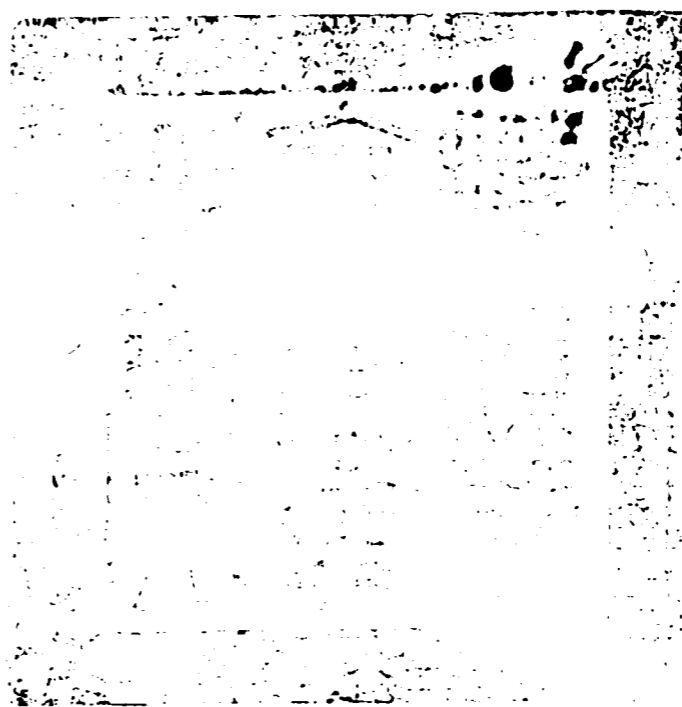
仁則請事斯語如子張之有聞於行則必書諸紳今孟子七篇之所載非直孔子答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尚媿於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其書明其意資以為速化之術而已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嗚呼豈獨顏淵之於舜為然哉

王氏雱孟子注

宋志十四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 臣 盧 應
謄錄監生 臣 徐 壇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六十三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 四

周禮 請 孟子解義

佚

姓譜字希聖尤溪人熙寧六年進士歷知新會縣王
安石行新法求歸田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史氏通 孟子義

佚

陳氏 陽 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徐氏 積 嗣孟

一篇

存

許氏允成孟子新義

宋志十四卷

佚

張氏簡點注孟子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熙寧中蜀州張簡點節經注附以釋文以教童子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二

章氏甫孟子解義

十四卷

佚

盧熊曰章甫字端叔自建州徙居於吳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大臣以甫孟子解義進詔付秘書省除應天府國子教授崇寧初除都官郎中

按龜山志墓稱係浦城人

蔡氏參孟子廣義

一卷

佚

黃氏敏孟子餘義

一卷

佚

按以上二書見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晁氏說之詆孟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三

周密曰晁以道作詆孟

余氏允文尊孟辨

通考七卷

存闕

陳振孫曰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觀泰伯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

按余氏尊孟辨五卷今惟辨溫公疑孟十一條史劄一條李泰伯常語十七條鄭叔友藝圃折衷十條附載晦菴全集中

沈氏括孟子解

一卷

存

呂氏大臨孟子講義

宋志十四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四

佚

游氏酢孟子雜解

宋志一卷

佚

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楊氏時孟子義

未見

時自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衰周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五

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奸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之迹而已君

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尹氏焯孟子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六

宋志十四卷

佚

陳振孫曰尹彥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趙希弁曰右和靖先生尹侍講焯所著也先生乃伊川之高弟欽宗累聘不赴賜號和靖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侍講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此本乃邢正夫刻於岳陽泮宮者

林氏之奇孟子講義

佚

之奇自序曰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學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必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其說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紀錄於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當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為此書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恥沒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以降文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若是之狹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七

也趙臺卿既以此書為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
 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
 為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仁義根
 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
 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
 說凡為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
 者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
 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闊是
 猶相馬者徒求於物色牝牡之間而失其真者遠矣
 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謂非出於一時所記此非孟
 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於文字
 多寡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程氏俱孟子講義

四篇

存

葉氏夢得孟子通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八

十卷

佚

上官氏情孟子畧解

佚

汪氏琦孟子說

五卷

佚

陳氏未孟子傳本傳作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九

宋志十四卷本傳十卷

佚

王氏居正孟子疑難

十四卷

佚

李氏撰孟子講義

十四卷

佚

廣孟子說養氣論

三篇

佚

羅氏從彥孟子師說

未見

陳淵論孟師說總跋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令仲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一

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累一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

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為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我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錄一本以備玩味今歸其書併以仲素之所受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
紹興辛酉正月

羅革跋曰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一

人止宿處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游樞衣侍席二十餘載獨聞至當得洛中橫渠論說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錄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為友得其本錄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於南齋授予此本廖諱衙為龜山之侄壻議論尤得壹與程氏西洛人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橫渠先生陝

西人姓張諱載字子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諱時字中立在洛中為入室高弟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樂仲素名從彥以特奏中下科蓋吾族後山之裔享年六十有四歲自廣回卒於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二月廿八日弟革因閱此書記於汀州之教授廳云

鄭氏剛中孟子解

三卷

佚

張氏栻孟子詳說

宋志十七卷

未見

癸巳孟子說

宋志七卷

存

栻自序曰歲在戊子栻與二三學者講誦於長沙之

家塾輒不自量綴所見為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其存者蓋鮮矣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方戰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强大威力為事而在下則異端並作充塞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間其見於用則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蓋其篤實輝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後之人知夫人皆可以為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說暴行無所逃其迹而人之類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小補哉今七篇之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序充擴有方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耳雖然子之於此蓋將終身焉豈敢以為成說以傳之人哉特將以為同志者講論切磋之資而已題曰癸巳孟子說云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

程氏 迥 孟子章句

佚

鄭氏 耕老 孟子訓釋

佚

趙氏 敦臨 孟子解

佚

黃氏 開 孟子辨志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十四

徐氏 時動 孟子說

四十卷

佚

江西通志徐時動字舜鄰豐城人師事胡安國紹興五年第進士為虔州教官改吉州移疾不復仕述孟

子說四十卷

劉氏 季裴 孟子解

佚

張氏 九成 孟子解

通考十四卷

未見

孟子拾遺

宋志一卷

未見

唐肅曰先生從學龜山學有源本於經傳多所訓釋而孟子書尤究心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十五

施氏 德操 孟子發題

一卷

存

潛說友曰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實有強立不惑之見

郎曄跋曰海昌施先生隱君子也諱德操字彥執與橫浦游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發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纂甚富未暇哀錄偶得其孟子發題

輒鋟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嚮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畧

兩浙名賢錄德操學有本末主孟子排釋氏學者稱為持正先生

按張子韶祭彥執文子生平朋友不過四人

姚葉先亡公繼已去又與彥執書稱其發於言辭粹然可錄今孟子發題一篇附載橫浦

集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六

陳氏傳良經筵孟子講義

二篇

存載止齋集

陸氏筠翼孟音解

佚

周必大序曰八卦畫而萬象分此文字所由作也自

五帝迄戰國雖六書之法形制或異然篆籀猶存未失本意秦變末俗始改散隸後世益以為譌謬傳寫

六經論孟間改舊文而諸儒用今字為注解因今韻

立音訓道隨說隱義逐時晦為不少矣韓退之云凡

為文辭宜畧識古字故寶蓄科斗孝經及漢衛宏官

書以為依據奈何後之人不復致意於斯也臨川陸

嘉材諱筠一字元禮博習修潔登紹興己丑進士第

不汲汲進取惟盡心於所蒞初主貴溪簿闢邪說而

正官廳王右史洋為之記厥後魔賊焚縣相戒獨留

簿廳其感人心如此仕至朝奉大夫浙西安撫司參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七

議官賜服金紫享年七十有六平生篤志孟子著翼

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詞西漢書

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為

磬折腰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為韶眸子為年

殺三苗本作竅二女果本作嫫之類祭若白黑至論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

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者議論所

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別

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為之辭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已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況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道其說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子每歎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殆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敘

先志請序卷首始為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慶元六年四月戊戌

江西通志陸筠字嘉材一字元禮金谿人紹興中進士官江西帥司參議奉祠平生好孟子因著翼孟音解嘗過豐城僑居南禪寺綠筠軒愛其名與已協遂留不去

南昌府志筠作翼孟音解凡九十一條

倪氏思孟子問答

十二卷

佚

朱子熹孟子集注

宋志十四卷

存

晏淵曰淳熙四年文公年四十八注孟子子產聽鄭

國之政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欲更注而其書已行於世以時令考之戊亥之月未甚寒猶可褰裳以涉也子丑之間涸陰沍寒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民能免於病涉乎橋梁道路可以觀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序事之辭也國語有戒備之意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皆夏時云

孟子集義初名精義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或問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問辨

十一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一

右見本集

孟子要畧

未見

真德秀序曰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畧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

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

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

功故論心為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

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為論心之次仁義者人

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

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為孝弟之次義利

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

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一

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

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

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

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

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

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

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

處融會乃為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子

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為朋友共講云

按是序亦載劉燾雲莊集

讀余氏尊孟辨說

一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三

黃氏幹 孟子講義

一卷

存

幹自述曰幹蒙恩假守漢陽每念此郡士風簡質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說為孟子講義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聖賢之蘊奧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指可

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聖道為諸儒倡者矣嘉定乙亥長至輔氏廣 孟子答問

未見

袁桷論孟答問總序曰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具在也自漢傳注之學興蔓辭衍說浸淫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於空玄二者之弊遂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三

於偏滯學者昧昧無所依憑焉踰千有餘歲矣至宋春陵碩儒開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粲於簡冊良謂大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派別之統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不躡等而進若律之有均衡之有權不得以錙銖差也既又懼其疑之未釋復為問答以曲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行於天下而後之師慕者類天台釋氏之教文旁行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窺其藩籬卒至於

聖人之經旨莫之有解日從事於口耳孩提之童齊襟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稍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彰其義行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為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為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斲合而有合矣二公所為是誠有益於後世而今世補文公之遺書夸多務博雜然前陳莫知簡擇予獨病之合黃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益得以達輔公書其子季章舊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從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於家塾俾序其事予獨連言於黃公者將使夫後人知二公為文公親授黃公之澤已斬輔氏為未墜是可哀也已是可嘉也已願勉哉正學之興其必在是也

許氏并孟子說

佚

朱子曰順之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但苦於太高却失本意

晁氏淵孟子注

佚

曹學佺曰淵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晁靖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涪坪山受學於晦菴

鄒氏補之孟子注

佚

馮氏椅孟子圖

佚

張氏顯父孟子問答

佚

戴銑曰顯父字敬之

劉氏砥孟子注解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三六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六十四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_五

徐氏_存孟子解

佚

章氏_服孟子解

三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佚

黃氏_次評孟

佚

周密曰黃次_伋作評孟

李氏_象孟子講義

佚

徐氏_珣孟子解

佚

潘氏好古孟子說

佚

袁氏甫孟子解

佚

宋史袁甫字廣微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

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尚書卒諡正肅

陳氏易孟子解

佚

陳氏駿孟子筆義

佚

孫氏奕孟子明解

十四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王氏自申孟子旨義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三十一

魏了翁志墓曰公字仲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知信州

陳氏藻孟子解

佚

陳氏樵孟子解

佚

陳氏者卿孟子記蒙

佚

葉適論孟記蒙跋曰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

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

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

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

詰門請益歷階觀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

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眾出之以扶

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

以覺人歟天台陳者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

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三十一

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秘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關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受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余之不可及余今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四

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為揭

趙氏善湘孟子解

十四卷

佚

夏氏良規孟子解

佚

傅氏子雲孟子指義

佚

時氏少章孟子大義一作贊說

佚

黃氏宙孟子解

佚

李氏惟正翼孟

佚

魏了翁志墓曰君諱惟正字中父邛之蒲江人紹熙八年進士令仁壽僉書大安軍判官逆曦變起潔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五

自全今辟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嘗著書翼論孟

至是翼孟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說內外勞動遂得

疾卒

魏氏天祐孟子說

佚

戴氏漢石鼓孟子答問

宋志三卷

佚

錢氏文子孟子傳贊

宋志十四卷

佚

王氏萬孟子說

佚

蔡氏元鼎孟子講義

佚

魏氏了翁孟子要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六一

十四卷

未見

譙氏仲午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譙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徙蒲江嘉

定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陞從事郎

調隆州州學教授轉通直郎致仕其遺文有孟子旨

義藏於家

蔡氏模孟子集疏

十四卷

存

蔡杭後序曰杭聞之先師曰論孟二書孔門傳授心

法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

道窮理盡性修己治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已噫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盛德

大業日新而富有其存神過化固有在言語之外者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七一

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此也

至若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非顏氏子其誰

能之故自曾子之徒會集以為論語孟氏傳得其宗

著書七篇有以廣其所未發以此見聖人之精蘊與

天地相為無窮非大賢成德何足以蠡測而管窺之

哉自漢以來及我有宋訓釋論孟凡幾家求其得聖

賢之意蓋鮮矣天不愛道濂溪周子生焉為民先覺

絕學賴以復續再傳而得河南二程子然後孔孟之

教復行其書稍稍尊信於世迨及紫陽朱子泐流沂源集諸儒之大成洞四書之蘊奧天下學者翕然宗之若論孟二書則有集義以發其所疑有或問以別其所異於是盡平生之力兼衆說之長而集注出焉蓋至於今家傳人誦學者有所標的其羽翼斯文之功顧不大歟噫朱子之心即周程之心孔孟之心能言者不可復加矣杭之王父西山府君在師門最久朱子因以老友稱之嘗引以自匹則曰翁季二書之

會萃也取舍決擇與有聞焉先伯父節齋府君先君子九峯府君克世師師學易箴不離左右得於問辨講明為尤詳先君子謂杭兄弟曰學二書者求諸集注固也集注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嘗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呂諸賢門人高弟往復問答語如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脈分明宗旨端的而已不幸賚志以往嘉熙己亥杭需次家食伯氏覺軒相與語及過庭舊聞

慨然旁搜博取以就先志越明年重罹陟屺之戚廬

墓東原對牀讀禮之暇益繙閱諸書參伍考訂至忘寢食伯氏不以杭無似俾共商榷焉朝夕玩味稽合蓋亦有年杭以隨牒四方不獲執筆硯從伯氏卒業歲在丙午備員毋府伯氏以書誨杭曰集疏成編今九年矣吾未敢脫橐尚冀有進試為我序所以會集之意杭聞伯氏究心於是也參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缺遺文集則以剖決而無隱語錄則以講辨而益精以至兩世之所見聞門人之所敷繹有足以發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廣其餘說者會而通之間以評論附焉故觀集疏者集注之意易見觀集注者論孟之指益明恍如侍席於竹林精舍間雖千載猶一日也然則集疏之作有助於學者不既多乎抑先君子有言書之成也不易讀其書者可以易而得之乎不敢僭書篇端姑述其槩於後與同志共之

王氏奕孟子說

佚

王氏汝猷孟子辨疑

宋志十四卷

佚

饒氏魯孟子記聞

佚

馬氏廷鸞孟子會編

佚

劉氏元剛孟子演義

佚

朱氏中孟子箋

佚

黃氏震讀孟子日抄

一卷

存

王氏柏孟子通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十一

七卷

未見

金氏履祥孟子考證

未見

陳氏普孟子纂要

佚

普自序曰孟子七篇之書其大原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機應物縱橫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脈絡貫通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十二

理分明曾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橫流異端交亂壞人心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邪說之原其有功於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智則曰心之固有非由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則以為五性之端孩提親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理則曰盡心知性修身則曰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則曰求放心不動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思

誠牛山之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斤之伐皆極言存心養性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行王政則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王霸則以用心之誠偽言桀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則曰不失其性湯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兼愛則言一本不為枉尺直尋不肯背馳詭遇安於義命不慕乎人爵之榮富貴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困窮拂鬱則曰動心忍性知幾能權見道不惑長短輕

重權度不差用心措慮隨事制宜其本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心之妙用蓋其學本子思子思出於曾子曾子親承一貫之旨而學專於內故傳之無弊性善之旨又自明德修道中來故其為言多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學正人心破邪說其功德被於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者有見於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智不從外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人皆可為

庶有以發憤自強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微程朱發明奧旨則亦孰知斯人之為功而識乎性之本善也子於習讀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為蒙訓庶幾思索而有得其意云

亡名氏集百家孟子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

家解孟子成一編

王氏若虛孟子辨惑

一卷

存

若虛自述曰孟子謂說詩者不當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入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

人之所傳苟可駕說以明道皆所不擇其辭勁其氣厲其變縱橫而不測蓋急於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為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者者之不作曲為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輩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難明如此乎

趙氏 秉文 刪集孟子解

十卷

佚

劉氏 章 刺刺孟

一卷

佚

杜氏 瑛 孟子集注旁通

四卷

未見

李氏 恕 孟子旁注

七卷

佚

吳氏 迂 孟子集注附錄

未見

讀孟子法

一卷

未見

李氏 昶 孟子權衡遺說

五卷

佚

元史昶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已

見為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夏侯氏尚玄原孟

未見

陸元輔曰元華亭夏侯尚玄文卿撰別字石品

七名氏孟子通解

十四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十六

孟子衍義

十四卷

佚

孟子思問錄

一卷

佚

孟子旁解

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以上四部不知撰人皆元人所著也旁解首載趙氏題辭其本文下細書以釋之

劉氏三吾等孟子節文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間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

間詞氣抑揚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十七

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官上可其奏命曰

節文

楊士奇曰孟子節文一冊有翰林學士劉三吾題辭

蓋三吾等奏請為之者也總一百七十餘條此外惟

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而已刊板在太學

祝允明曰聖祖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辭氣或抑揚

太過今天下一統學者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

行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命劉三吾刪其過者為

孟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

楊氏守陳孟子私抄

七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蒙抄孟子一如論語之例既輟筆仰而思之孔子在當時或譏或毀鮮知其聖惟其門人若回賜數人知之深耳暨其卒也世稍誦法之然皆識其小而遺其大得其麤而忘其精雖檀弓所記之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六

行亦或有失其真而況乎他逮夫世遠年湮異端雜出惟孟子傳得其真所著若性善四端義利王霸之類皆發明其大與精者且闢楊墨拒儀行而獨尊之謂其賢於堯舜邁於夷尹惠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者其論明辨博偉足詔萬世至今人仰孔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孟子在當時亦多譏毀之者後世若荀卿王充蘇軾李觀鄭樵馮休之論尚誦誦不已尊信之者惟趙邠卿韓文公二程子

張南軒陸嘉材余隱之纔幾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

謂其道性善大有功於聖門也言思誠得曾思之所

授受也論經界喪禮見命世亞聖之大才也歷叙羣

聖見自任之重也凡七篇之言皆為發明其蘊奧至

於馮李鄭三人之說又皆別白其瑕疵故至今論書

則必稱論孟論人則稱孔孟而翕然無異詞者朱子

之功多矣然則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彰孟子之道

得朱子而彌著三子之道一也而淺深異焉志學從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九

心孔子之所以聖也知言養氣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窮理反躬朱子之所以賢也學朱子而漸造乎孟子造孟子而寢近乎孔子此士之所當務也蒙竊有志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是以自策

李氏承恩孟子記

未見

童氏品孟子編類 鄒書

俱未見

呂氏栞孟子因問

三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孟子衍義

未見

陸元輔曰士元負山人正德甲戌進士

楊氏時喬孟子古今四體文

七卷

存

李氏栞孟子道性善編

一卷

未見

李氏鼎孟子詰

一卷

未見

萬氏表孟子摘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子

未見

管氏志道孟子訂釋

七卷

存

陳氏士元孟子雜記

四卷

存

姚氏舜牧孟子疑問

七卷

存

王氏豫孟子尊周辨

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王豫字介夫烏程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

福建按察司僉事

郝氏敬孟子說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子

十四卷

存

陸元輔曰郝仲興孟子說解前有讀孟子三十一條為一卷又孟子遺事一卷餘隨文詳說十二卷

陳氏懿典孟子貫義

二卷

存

懿典自序略曰十三經中孟子有趙岐注晦菴為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三

子集注又於禮記中表章曾子大學子思中庸為之

章句與論語集注並行號為四書成祖文皇帝詔儒

臣編輯四書五經大全科場取士士皆各占一經而

論孟學庸三義則人人所同誠重之也大學中庸本

皆一篇朱子析為章句其次第貫通之脈絡自在不

必添說論語孟子注疏集注於一章下有小引而有

無詳略不同予在京邸時曾為論語行其義數篇歸

來始竣後又演孟子前三篇病冗寢閣已已復為續

之庚午春仲始卒業而為之序

顧氏起元讀孟私箋

二卷

未見

戴氏君恩繪孟

七卷

存

林侗曰戴君恩字忠甫澧州人萬歷癸丑進士累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三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陳氏一經孟子大全纂

五卷

存

黃氏宗義孟子師說

一卷

存

宗義自序曰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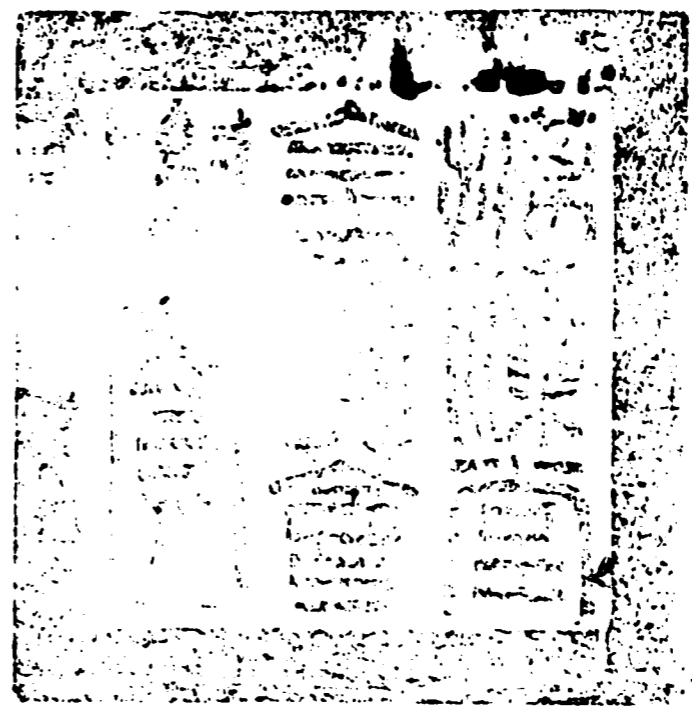
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詎止千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沈於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先師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於論語有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義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麤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孟子師說一卷以補其所未備或不能無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學者糾其謬云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二五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 朝
校對官檢討 臣 盧 應
騰錄監生 臣 徐 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六十五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

孟子

孟子年譜

一卷

佚

季氏本孟子事蹟圖譜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六

二卷

存

本論曰史記孟軻傳載孟子事甚畧如孟母三遷之事見於列女傳東家殺豚而買肉以食之見於韓詩外傳以司馬遷之博取而亦不之錄也意劉向韓嬰必有據而傳之也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孟子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其所履歷見於孟子書則鄒任滕薛魯宋齊梁皆其所遊之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國也鄒穆公魯穆公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於所歷鄒任滕薛魯宋之事畧不一書惟曰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又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又於燕世家載燕君噲讓國子之并附會孟子勸齊伐燕之言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考之年表是為燕君噲七年齊湣王十年也如此則其時孟子在齊矣以伐燕為齊湣王事本出荀子史記蓋祖荀子皇極經世因之而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然伐燕之說孟子書所載甚詳實齊宣王事也史記等書所言大相戾矣今以史記齊魏年表考之梁惠王三十五年當齊宣王七年是為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當齊宣王九年是為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齊宣王十

九年卒子湣王立湣王元年當梁襄王十二年是為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元年當齊湣王六年是為周慎靚王三年癸卯梁哀王二十三年卒當齊湣王二十八年是為周赧王十九年乙丑司馬溫公主孟子書以伐燕為齊宣王事其修通鑑也於齊宣王在位之十九年則上損十年以入威王之世下益十年以合湣王伐燕之期而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湣王之世移十年於宣王如此則宣王元年當梁惠王三十五年後又四年即史記梁襄王之四年也然又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梁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即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為後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諡謂之今王又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哀王而以今王為襄王然則梁惠王之後十六年即周慎靚王

之二年壬寅也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也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者閱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

定據聊以遷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於三十六年改元為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即襄王之別稱耶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為無哀王之世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湣王十年通為二十九年庶幾近之其餘亦多與孟子書不合又孟子所記魯繆公平公事史皆未有

及之他所傳聞豈足盡信耶今以史記魯世家考之繆公元年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也在位三十三年卒之年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也平公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乙巳也在位二十年卒之年周赧王十八年甲子也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子伯魚卒於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仕魯為臣雖當繆公初年已七十五歲矣況或在其後乎孟子生於子思之後未必親見子思也孔

叢子等書及趙岐注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今據孟子初見梁惠王而惠王稱之曰叟蓋六十以上之稱也即六十而逆推其始生則魯繆公之十五年也及成童入大學之年而見子思則繆公之三十年子思蓋百有四歲矣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豈可謂史記為臆說哉自魯繆公十五年下距平公元年實七十九年又六年當臧倉之沮而適宋則孟子年八十五矣若以見梁惠王之年為年七十則其生

當先十年至其成童時雖子思年方逾耄力或尚強但距臧倉之沮為九十五年而喪母在其前六年則孟子當年八十九而其母不幾於百有十歲乎故即梁惠王稱孟子為叟而知其年逾六十矣又二十四年孟子託景丑氏喻齊王而自以齒德當達尊則去齊以後年歲可知矣蓋自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史記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畧皆無以考其詳惟以孟子書為證而序正之可也孟子鄒人也鄒魯相近

則魯其少所問學而常遊之地也居鄒四十年間無所考見其歷聘之迹必隱居尚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弟子日進而曹交得聞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則知至鄒問道也及門者之多必在此時歟鄒與魯閔鄒君穆公憤其民不救長上之死而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亦其在鄒時事也時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之任見季子有為屋廬子答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說已而之

平陸儲子為齊相以幣交亦受之而不報他日之齊不見儲子有與屋廬子論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至則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而萬章亦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不往為說以其為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瞞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三見而未言事蓋欲以道格其非心而不遽求於用人行政之間也其處平陸也謂其大夫

失伍而孔距心受為已罪以告宣王王亦歸罪於己似可與有為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失雖攻其邪心而未能格徒以兼金百鎰之餽為厚賢之禮孟子以其無處而辭之又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遊陳仲子人皆以為廉而斥其無親戚君臣上下於俗亦多不合故不久去而之宋居別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先見別成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觀其問列於宋事之間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

也孟子居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為宋句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為戴盈之論之郟為宋滅其子孫為告告子之相見疑即此時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有以開示宋之君臣矣時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往來及之可以見其居宋之久矣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宋公餽兼金七十鎰而辭曰餽贖若非期於適魏不可以為遠行也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薛君餽兼金五十鎰而辭

曰聞戒謂之聞則兵衛之資孟子自具也薛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為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焉陳臻嘗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以齊為前日以宋與薛為今日必一時之事而適齊在前宋薛在後也夫宋與滕薛及鄒魯小邾皆泗上諸侯也初本服於魏魏為秦敗楚遂滅小邾而宋與薛皆迫於楚滕已事楚而孟子由薛之魏得無以鄒為父母之邦將因大

國以為之謀與是適魏固適齊後事也故史記言遊事齊宣王在梁惠王之前疑必有據惠王一見孟子而首有利國之問既又有鴻雁麋鹿之問既又因歲凶而有民不加多之問孟子皆以仁義之道啓之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乃欲雪齊秦楚之恥非愛民之仁也故孟子歎其不仁而他日為公孫丑言之居魏而與之論仕者又僅有周霄焉則魏可知已甫踰年而惠王卒襄王嗣之孟子始見以其望之無可畏而

卒然之問乃其急功利之心孟子固宜以此而去魏也但綱目以為去魏適齊則去魏之後無復有滕事且其所紀適齊之年距伐燕歲僅閱六年而孟子於其間任為卿之重居喪母之憂其日宜不如是淺也故自魏而歸未適齊也而去魏於襄王之初必不在惠王後十六年之後也歸鄒未幾滕定公薨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其言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則在宋見世子之後固嘗歸鄒其後至滕館

於上宮蓋在此時文公問為國又使畢戰問井地君臣力行孟子所告井田學校之仁政於是感動遠方之人許行自楚陳相陳辛自宋皆至於滕願為之氓功效如此非歲月遲久不可卒致也且陳相見而道許行之言孟子此時宜在滕豈其復歸鄒而往來於滕以為之經理非但其君臣潤澤之功也故其弟滕更及門卒業亦可以知在滕之非一日矣滕界齊楚大國之間既事楚而齊爭之故欲息肩於一國而有

事齊事楚之問及齊人將築薛當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人封田嬰為薛公之前距孟子去魏之歲實已一十三年而滕文公甚恐且有竭力以事大不得免焉之問則設遷國效死二策以告之滕亦以能愛民事大免焉孟子終有意於宣王故復至齊時公孫丑設為當路於齊加齊卿相之問則猶未為卿也及見宣王有齊桓晉文之問又有交鄰有道之問又有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問其餘問樂問園與夫雪宮明

堂之問皆因其所好而啓之以王道宣王亦感發焉如好勇好貨好色之疾皆不自隱故孟子以為足用為善其子弟亦多從之王子墊問士何事而得聞居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范之齊而歎王子氣體有異豈亦因聞教而氣質漸變與自是孟子為卿於齊食祿十萬因宣王問卿而告以同姓之卿可以易位之說其言甚危宣王至於變色亦不敢不竦已以終孟子之說焉可謂知所尊矣故景丑有見王敬子之云蓋禮貌終始未嘗衰也其與王驩使滕為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王亦不得以事勞之也是時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景春稱公孫衍張儀為大丈夫而孟子鄙其為妾婦之道則固不合矣又見齊王日少而不免於一暴十寒謂無惑乎王之不智蓋為此也但一日即有萌生所以猶

日有望焉故設為工師求木玉人琢玉之喻殆欲啓以臣所受教之義望之可謂切矣尋以母喪去位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有與充虞論棺槨之言在齊居憂者三年王驪寵嬖日盛專使如魯樂正子之賢至從之至齊尋亦進用為右師與國政而宣王茂臣好殺不但戮一盆城括而已用入行政之失必有不勝其間遠者孟子免喪復見宣王於崇因士師不能治士而詰之以四境之不治顧左右而言他其情

態掩護視向之有疾不隱異矣既有故國世臣昔進今亡之說又有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士芥寇讐之說是時右師用事在朝多曲媚之而往弔公行子之喪孟子獨以禮自抗致其為簡之怒此亦去齊之幾也故退而有去志遂不受祿觀此則前日為卿受祿可知矣宣王方欲伐燕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時沈同私問燕可伐與則應之曰可本為天吏則可以伐也或者因有勤齊伐燕之疑齊既伐燕勝之

以問孟子則為之設為取之與勿取之二端正為齊宣不能為武王之事而不可取也王不能從而遂取之諸侯將救燕復謀於孟子又不能用其謀眾置君之策而燕人卒叛宣王慙陳賈為王見而解之差惡之端又為小人所逼宜可以請去而心猶眷眷故復將朝王而王不知乃託疾以召故亦以疾辭而就景丑氏發其義而不可留之意尤可見矣勸蚺蠹以士師諫去之為齊人所譏則解之以無官守言責正為

仕不受祿故得自由耳蓋去志決矣先是齊饑嘗勸齊發粟至是國人以復饑望發故答陳臻有馮婦之喻遂致為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他日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時子因陳臻以告孟子孟子辭之而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孟子責以為已慮而不及子思為隱几之臥以絕之既去齊而尹氏譏其三宿之濡滯及因高子而得聞孟子所以不忍舍王之意則自知為小人淳于髡顧以名實未加而

去為不仁而嫂溺援手之喻疑亦在此時也充虞在路見有不豫之色因而發問去齊豈果其所欲哉由齊事而觀則孟子當宣王之始未固兩至齊矣古史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不為無據但誤以伐燕為湣王事耳燕人之畔當在燕立太子平為王時蓋齊人勝燕已二年矣孟子在齊遲迴久之而後去網目書去齊於伐燕之歲則太早矣竊意宣王之年再加二年於湣王之世庶得事實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復至魯然樂正子得政猶未專也以孟子之賢告於平公將就見焉乘輿駕而臧倉止之其詆毀之說以後喪踰前則知孟子至魯在喪母之後久矣適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取南陽而以為不可但能以當道志仁之說規慎子而於平公固不過也既無所遇而亦且老憂世之心則未忘也聞宋王偃將行王政乃復之宋是時楚伐秦秦敗楚秦楚構兵連年不息宋偃將之楚遇於石

丘偃之言一則曰楚王二則曰秦王必秦惠王稱王之後之事亦惟此時而秦楚之兵屢構也偃之將行王政意孟子先見剔成時遺教猶存故偃有志於此雖圖王不成必不如世家所云射天射諫臣而為祭宋也如果為祭所為孟子豈復至其國哉故萬章問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亦告之以行王政之效未嘗以其為不足王也其臣有戴不勝者能進薛居州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其稱宋王故知其再至宋為王偃時也計其時方燕立太子平後一年是為周赧王四年即臧倉沮魯平公之年也而適宋在其後則亦不越乎一年之內無所事於久居矣或以齊楚惡而伐之為宋王偃四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事為證則其時距赧王四年又二十九年孟子幾百一十五歲矣故齊楚之伐宋必在赧王四年前之事也但史無可考耳蓋孟子之適宋有二其初自齊而往當宋剔成在位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其後自

齊由魯而往當滕文公既卒宋偃稱王之後大事記載自齊之宋自宋遼滕勸滕文公修井法書於致為臣於齊而歸之後而於宋剔成及魯平公之事皆畧不書乃獨於遼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時遼宋已甚老矣豈復能為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呂氏必以戰國策於偃稱王時載滅滕伐宋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為齊所并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為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亦未及詳考與通記世次始終則子思孟子生於鄒魯克躋上壽而皆以耄耄之年子思猶事魯君孟子再入宋國有可異焉蓋其賦受充養精神血氣有不偶然而任重道遠殆有死而後已者矣七篇出於孟子所嘗自言非其徒所能增益也其所記列國君臣問答皆必實有其人與其事又非如莊列諸子寓假姓名以立言者也今以其書比而次之則所歷聘諸國往之先後居之久近自有其據不待強求鑿索次第

昭然其他書所載傳聞舛錯一以是書正之而不敢苟予豈好辯哉

譚氏貞默 孟子編年畧

一卷

存

貞默自述曰孟子行事欲編次歲月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問人曰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也蓋孟子不見諸侯是四十

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非在齊梁間語也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國言也此謂不見諸侯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四十不動心之年也後遼梁見梁惠王惠王尋卒見梁襄王去梁遼宋受宋餽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遼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

復遣齊見齊湣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
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
梁間見諸侯事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
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人
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
如是則見不見乃竝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
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
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

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為鄒
慮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客邾
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
者或疑為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為
父母之邦也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邾改為鄒後人遂
信邾鄒為一夫邾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
居魯不居邾明矣孟子為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
屢伐邾安得為邾人且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

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說文云
鄒孔子鄉即叔梁紇所治地所謂鄒人之子也孔子
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
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
分孔孟而稱是以孟子去齊曰致為臣而歸歸魯也
孟子對齊王稱臣為卿也梁王不稱臣不為卿也對
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
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為異邦非本

國即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
子語魯平公則曰君奚為不見孟軻君前臣名也曰
後喪踰前喪棺槨衣衾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明乎
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
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過魯侯天也如孔
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
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欲使樂正子為政
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明乎

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為故邾故邾之別千古清訛其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書中俱稱謚後孟子而死者齊湣王宋王偃不稱謚止稱王因書中無湣王謚遂混齊兩王為一王兩伐燕為一伐燕幸史記列傳世家互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乃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於湣不久於宣曰此則寡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王由足用為善也今

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書史參伍自見其不可不編年者三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見春秋者滕侯穀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成公原悼公寧頃公結隱侯虞母再傳戰國有定公文公見孟子俱失名古紀世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為宋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為齊

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丘二十一世為秦所滅互異公丘亡國故無謚也小國得延至秦并喪禮井田之效畧可見於茲矣不得編年則滕文公為世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問事齊楚問築薛問不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轂至薛惠公凡六傳黃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為齊威王所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即孟嘗君當孟子時滕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

餽不知其為何人既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說大人則藐之其言自左更不知大人為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謂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可畏厥後魏襄之年屢困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幾歎羨之意厥後湣王走死法章復國為齊襄王不得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為宣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無故軒輊如此也其不可不編年者

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若通鑑所載歲月淆訛殊甚不足憑也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尤詳徵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說及臧倉後喪踰前喪之說則賢母在齊歸葬與母氏固極之思隱躍七篇內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語非稗說也孟子願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博學無方強立不反之日如

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游齊梁間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官齊以雪宮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官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為孟孫氏後學者或疑之愚獨以為信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將死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挾以比

於小國費惠公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尊亥唐上遯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哉然則孟子之為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魯對王使人問疾問公都子義內皆著意語畧見於句字間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仇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雜見他書不妄載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也

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

一卷

存

若璩自述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畧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為鄒人晚始遊梁繼仕齊為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

吳氏迂孟子家記

一卷

佚

吳氏萊孟子弟子列傳

三卷

佚

萊自序曰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騶衍爽淳于
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六

十四

可言也彼數子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真諸
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
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
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
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吳起戰士也乃以儒
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
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
好辯而已儒墨竝稱百家雜說混淆之矣豈太史公

狃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

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

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

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

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

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

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

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歎有憂色母乃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六

十五

引詩易詔之似與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
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畧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
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
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況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
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于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
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
愚瞽儒嚙嚙然畧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
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游子夏亦曰

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馭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馭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

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謂溝愚瞽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者如此又況駟行馭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違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宋濂曰先生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

與駟行淳于髡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顧炎武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告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竝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言兗州鄒學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定其封爵內季孫贈豐城伯子叔贈承陽伯凡配享一人從祀一十七人而淵穎吳氏孟子弟子

列傳序稱一十九人蓋益以滕更也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九百六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爾雅一

爾雅

漢志三卷二十篇 今本十九篇

存

揚雄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郭威曰爾雅周公所制而文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

王充曰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

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張揖曰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

口傳疑莫能明也

劉熙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

葛洪曰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劉勰曰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

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見蚺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

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陸德明曰爾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賈公彥曰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

張懷瓘曰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以加朝祭服色尊卑之節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詁

裴肅曰爾雅博通詁訓網維六經為文字之楷範作詩人之興詠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式

歐陽修曰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

高承曰爾雅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云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憇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於孔子刪詩書之後耳

葉夢得曰爾雅訓釋最為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言多是詩類中語而取毛氏說為正予意此但漢人所作耳

晁公武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

通梁文增補之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制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漢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隋經籍志又以爾雅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目置於小學之首

曹粹中曰昔人謂爾雅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從而足之叔孫通梁文又從而補益之今考其書知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康成時則加詳矣何以言之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為欲學于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也又齊子豈弟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行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為多以振為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

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為異哉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始令天下通爾雅者詣公車固出自毛公之後矣

朱翼曰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為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

林光朝曰爾雅六籍之戶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先通爾雅則六籍百家之言皆可以類求矣及散裂爾雅而投諸箋注說隨意遷文從義變說或拘泥則文亦牽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為不足學也不

知釋詁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也

朱子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陳傅良曰古者重小學漢嘗置博士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浸廢韓退之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

陳振孫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

著撰人名氏郭璞序亦第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

錢文子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王應麟曰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蔀菽字書不見楫榿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終軍之對鼯鼠盧若

虛之辨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駘可謂善讀爾雅矣 又曰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又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八府中切國謂四極八西極之水也 又曰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

楊士奇曰爾雅古小學書初無深義世謂周公作非也

張崇縉曰訓詁之書莫先於爾雅爾雅所載大極天地四時之幽窈細察昆蟲草木之瑣屑顯悉人事之庶微析羣言之錯故自漢以下列諸經籍布諸學官儒者靡不覽誦嗣是作者若釋名埤雅廣雅博雅小爾雅諸書雖各陳所見以足未完其實大綱咸肇於爾雅奇遠古妙莫能過焉

鄭公曉曰爾雅蓋詩訓詁也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然則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捷為文學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捷為郡文學卒史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卷

按捷為舍人注爾雅賈氏齊民要術引有二

條其一斫斲謂之定注云斫斲鉏也一名定
其一斫莫大齋注云齋有小故言大齋而今
本爾雅注疏俱無之

又按舍人待詔在漢武時此釋經之最古者
其書雖不傳間采於邢氏之疏疏所未載字
義可考者如釋言原作蠹縞介縞作縞注云
縞羅也介別也渝作縞窈作跳注云跳者躍
之間醜注云擅也釋訓條條作攸攸矯矯注

云得勝之勇也沈沈作橫橫蕩蕩作雄雄委
委佗佗作禕禕它它注云心之美也赫赫作
爽爽樽樽注云舞貌夢夢訕訕注云煩蕙亂
也仇仇敖敖傲也傲作毀注云仇仇無倫理
之貌警警衆口毀人之貌仳仳注云形容小
貌饒作喜注云古曰饒履帝武敏敏作畝注
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畝畝之中而生
后稷蘧條戚施注云蘧條巧言也戚施令色

誘人夸毗注云卑身屈已也釋草昶九葉注

云九枝共一莖中鳩作中鳩注云兔奚名穎

東穎東名中鳩釋木苾苾著莖作祗著作都

棹作臯標其實椽注云標實名椽也椽梧椽

枹者謂椽采薪采薪即薪謂作彙注云椽梧

樸枹者椽者其理也樸者相追附也彙者莖

也如竹箭一讀曰枹也椽名采薪又名即薪

釋蟲奚相作奚桑釋魚活東作穎東釋鳥鴛

鴛母母作蕪亢鳥隴注云隴隴財可見也釋

獸猶作鶩寓屬作麋屬鼯鼠注云其鳴如犬

也駢駢枝蹄注云駢駢者外國之名枝蹄者

枝足也前足皆白駢後足皆白狗駢作雞狗

作狗白馬黑鬣駢鬣作髦凡此皆邢氏所未

采而見之陸氏釋文者也

劉氏歆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

樊氏光爾雅注

隋志三卷 唐志釋文序錄六卷

佚

陸德明曰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沈璇疑非光注

按樊氏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釋言舫作坊泐

作埒釋訓躍躍作濯濯儵儵作攸攸皐皐作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七

十一

浩浩悒悒作遙遙又作佻佻釋草虬作駁釋

木著作屠棹作格繫作榻炕作抗釋鳥爰居

注云似鳳凰亢鳥隴注云隴隴亢鳥之頸也

皆邢氏疏所不載

李氏巡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汝南人後漢中黃門

按李氏注釋言虹作降握作幄斃作毳釋器

康瓠作光瓠筮作筮釋鳥鷦鷯注云鳥有一

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兼也釋獸麝父作

澤父亦見釋文

孫氏炎爾雅注

隋志七卷 唐志六卷宋志十卷釋文序錄三卷

佚

爾雅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七

十一

七錄二卷 釋文序錄一卷

佚

顏之推曰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按訪碑錄載淄州長山縣西南三十里長白

山東有孫炎碑碑陰有門徒姓名係甘露五

年立惜今不可得見矣

郭氏璞爾雅注

隋志五卷 唐志一卷釋文序錄宋志三卷

存

璞自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旨歸叙詩人之興咏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擣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禱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七

十三

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畧是以復綴集異聞會萃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剝其瑕礫舉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於其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法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陸德明曰先儒於爾雅多為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惟郭景純洽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為世所重

陳振孫曰爾雅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述異記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

祝穆曰爾雅臺在硤州郭璞注爾雅於此

郭子章曰景純注爾雅握筆嘉州在今烏尤山江魚吞墨千年猶黑

爾雅圖讚

七錄二卷 隋志爾雅圖十卷唐志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七

十三

佚

鄭樵曰爾雅圖蓋本郭注而為圖今雖亡有郭璞注則其圖可圖也

爾雅音義

唐志一卷 七錄二卷

佚

江氏灌爾雅音

隋志八卷 唐志六卷

佚

爾雅圖讚

唐志一卷

佚

晉書灌字道羣陳留圉人吳郡太守

按張彥遠名畫記云灌字德源陳尚書令武

德中為隨州司馬著爾雅圖二卷音六卷讚

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七

十四

沈氏旋集注爾雅

隋志十卷

佚

史傳沈旋字士規武康人梁尚書僕射沈約子襲封

建昌縣侯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

徒右長史免父喪為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蔬食辟

穀服除猶絕粳梁為給事黃門侍郎撫軍長史出為

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任清治卒官謚恭侯有集注

通言行世子實嗣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

陸德明曰梁有沈旋約之子集眾家之注

施氏乾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博士

謝氏嶠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國子祭酒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七

十五

顧氏野王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舍人顧野王既是名家今亦采之

按顧氏注釋言虹潰也虹作訶邢氏疏引大

雅抑篇云實虹小子召旻篇云蝨賊內訶蓋

本之

陸氏德明爾雅釋文

通考一卷

存

爾雅音義

宋志二卷

未見

玉海天聖四年五月國子監摹印陸德明音義二卷

頌行

曹氏憲爾雅音義

唐志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七

十六

佚

高氏璉爾雅疏

宋志七卷

佚

裴氏瑜爾雅注

宋志五卷

佚

中興書目爾雅注五卷唐裴瑜撰其序云依六書八

體撮諸家注未盡之義勒成五卷并音一卷今本無

音

釋智騫爾雅音義

二卷

佚

玉海釋智騫撰爾雅音義景德二年四月吳鉉言其
多誤命杜鎬孫奭詳定

母氏昭裔爾雅音畧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七

十七

通考三卷

佚

晁公武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氏釋文昭裔以一
字有两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乃釋其文義最明
者為定

吳任臣曰昭裔河中龍門人孟知祥鎮西川辟掌書
記尋擢御史中丞後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門
下侍郎進左僕射以太子太師致仕所著有爾雅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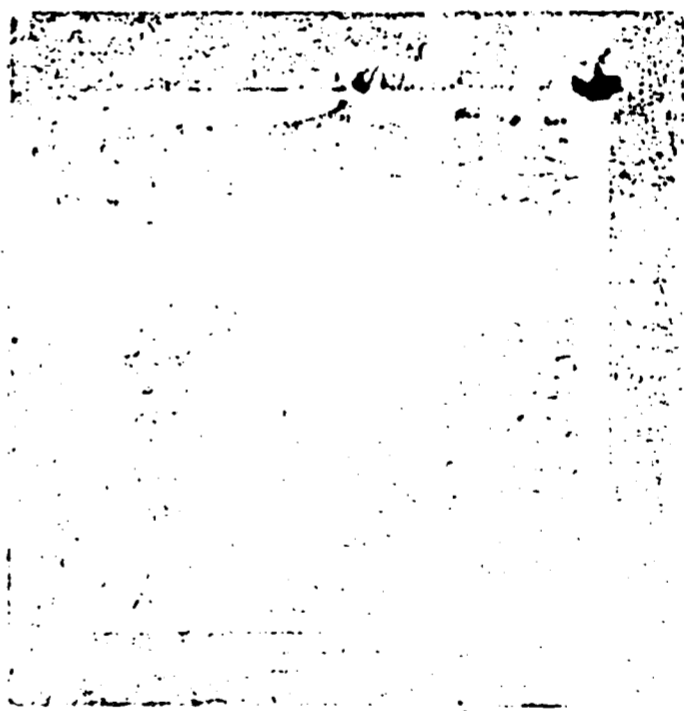
畧三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七

十八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騰錄監生臣徐壇

騰錄監生臣何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八
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六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爾雅二

邢氏高爾雅疏

宋志十卷

存

曷自序曰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八

誠傳注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

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

民於善洎夫醇醜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

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仰由

是聖賢間出詁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

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

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寢微發揮之

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

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為註者則有健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註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敕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為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祕

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僱佺前知洺州永年縣事臣劉士玄等共相討論為之疏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顛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略謹序

晁公武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杜鎬等別著此書

陳傅良跋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以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寔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亦廢予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

問題者予用能辨豹鼠不識螻蛄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珍

程敏政曰爾雅疏序在舒館直雅集中題曰代邢昺作

王氏秀爾雅

佚

項安世跋曰予讀王元澤爾雅為之永歎曰嗚呼以王氏父子之學之苦即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屬辭也精以此名家自足垂世視揚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疏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復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羣小盡逐累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八

四

世之舊臣以蹙吾國而覆之其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祇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為之津梁可不痛哉

陸氏佃爾雅新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為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以愚觀之要不出

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書曰玩物喪志斯其為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通刻於嚴州為二十卷

鄭氏樵爾雅注

三卷

存

樵自序曰大道失而後有六經六經失而後有爾雅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八

五

爾雅失而後有箋注爾雅與箋注俱奔走六經者也但爾雅逸箋注勞爾雅者約六經而歸爾雅故逸箋注者散爾雅以投六經故勞有詩書而後有爾雅爾雅馮詩書以作往往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其孰以為周公哉爾雅釋六經者也爾雅明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人所不識者當釋而釋之曰應釋人所不識者當釋而不釋所識者不當釋而釋之曰不應釋古人語言於今有變生

今之世何由識古人語此釋詁所由作五方言語不同生於夷何由識華語此釋言所由作物有可以理言者以理言之有不可以理言但喻其形容而已形容不可明故借言之訓以為証此釋訓所由作宗族婚姻稱謂不同宮室器樂命名亦異此釋親釋宮釋器釋樂所由作人之所用者人之事耳何由知天之物此釋天所由作生於此土識此土而已九州之遠山川丘陵之異何由歷此釋地釋丘釋山釋水所由

作動物植物五方所產各有名古今所名亦異謂此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所由作何物為六經集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而謂經以義理行乎其間而為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故曰六經之文爾雅謂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生不應識者也故為之訓釋義理者人之本有人生應識者也故嬰兒知好瞽者聾者知信義不馮文字

而後顯不藉訓釋而後知六經所言早為長物何況言下復有言哉故爾雅則不釋焉後之箋注家反是於人不應識者則略應識者則詳舍經而從緯背實以應虛致後學昧其所不識而忘其所識也蓋人所不應識者經也實也不得釋則惑得釋則明若曰關雎鳩在河之洲不得釋則人知雎鳩為何禽河洲為何地哉人所應識者緯也虛也釋則不顯不釋則顯董遇有言讀百遍理自見者為此也若雎鳩河洲

不得旨言雖千誦何益哉何謂釋則不顯且如論語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無箋注人豈不識孟子所謂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無箋注人豈不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無箋注人豈不識此皆義理之言可詳而知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疑則曰此語不徒然也乃舍經之言而泥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為經意故去經愈遠正猶人夜必寢旦必食不須告人也忽

而告人曰吾夜已寢矣旦已食矣聞之者豈信其直如此耳必曰是言不徒發也若夜寢旦食又何須告人先儒箋解虛言致後人疑惑正類此因疑而求因求而迷因迷而妄指南為北俾日作月欣欣然以為自得之學其實沈淪轉徙可哀也哉此患無他生於疑耳其疑無他生於本來識者而作不識者解耳爾雅訓釋六經極有條理然只是一家之見又多徇於理而不達乎情狀故其所釋六經者六經本意未必皆然樵酷愛其書得法度今之所注只得據爾雅意旨所在因採經以為證不可叛之也其於物之名大有拘礙處亦略為之撫正云爾

陳振孫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為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

生疑反舍經之言而泥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為經意此其為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潘氏翼爾雅釋

佚

王瓚曰翼字雄飛青田人建炎中徙居樂清王十朋之師也

羅氏願爾雅翼

三十二卷

存

願自序曰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端萬彙芒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為羣自以為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傑出其倫使同類相収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園首方趾自別為民乃佃乃漁乃刊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為常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

以為畜猛虡服循異物著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
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乎人
物患既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既其文有所著
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闕睢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
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
服贄死生之物以明卑尊吹竹聽鳳為樂本原魯論
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
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惟掇其芳芬不若爾

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學者自為專門欲輔成詩道
廣撫旁穿萬物異名始著於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
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偏江
南之產踰北而遷至其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
擬於璣璠六書之相假鱣則為鱣物亦固有難識不
可汎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藪
澤孰能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鴉女匠
魚罟為釜六駁以為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

草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原因爾雅為
資略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觀實於
秋玩華於春俯矚淵魚仰察烏雲山林阜壤遇物而
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為師釣弋是親用相
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為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
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不强所不知義無不安字
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未知根可用閱覽虞
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

通之於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
雲君山之傳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斯亦宏矣
王應麟後序曰爾雅翼三十有二卷歛羅公願端良
撰惟大學始教格物致知萬物備於我廣大精微一
草木皆有理可以類推卓爾先覺即物精思體用相
涵本末靡遺水華庭草玩生意以自怡雞雛觀仁乾
坤具梅枝鉅而包萬彙乎觀物纖而析衆芳乎楚辭
約不膚陋博不支離蓄德致用一原同歸彼謏聞者

誤荔挺杜若不識蟹基騶牙重常徒語怪而庶鴉售
欺矧編絕簡脫之餘烏虎魚豕柳卯亥茲至於菘綠
楨莢蘋蘋薺茨葦萍萊棗熊能螭离鵠鶴駁鷄雜糅
而紛披諛憲導導峯蜂嚶鷺訓義之參差芑有菜草
粟之別杞有梓柳樞之殊名之相混獸則蛭蝮蝦蛤
草則鼈蟲鷓雛女摯之乘與榛異鳴埴之萑與籬異
校諸經而多違小大同稱有鯤有麇新雉之木以為
草類苑紀騶斯王會芣苢伊尹書盧橘荒異物其誰

咨嫩隅以音變烏啄以字迷堯韭舜榮儷句為嬉豆
逼莫解苻蓐曰莧葵問稻何草而謂羊蹲鴟候氣廢
葭苧議樂昧拒杯或有能辨蒲盧表枸杞別象膽與
駁而問天雞指不勉之善取騶虞竊脂然洽通之彥
猶藹醬失對謬剥棗於幽詩蓋驚遠略近躡高忽卑
孰知爾雅附於經多識是資諸儒箋釋角立墨畦歆
炎樊李文學捷為景純之後顧謝沈施陸音邢疏分
轡並馳鮒演以小累矩疊規揖廣憲博劉續陸埤斟

酌羣言濟醇摶醜理無窮書有贖未窺夫浩倉槃物
化育七厓益不殫名隸首難徧稽山經所有恢詭譎
奇地負九十物草十二衰考工記卻行紆行之屬鴻
烈庶烏庶魚之類萬崙千岐物物而察必研其幾匪
淹綜沈潛貫璣組絲纁克鈎索幼眇甄剖是非淵哉
若人如五總龜筆為鉏耒迺芸迺菑覽故考新揆叙
物宜根極六藝水渙昔疑囊括百家抉度植坻豈惟
傳騷說詩亦解頤纂次有典則班馬可追為雅忠臣

翼之以飛本立言之志欲率是佐時陶冶旁薄印贊
範圍中和位育與物春熙匪街豹鼠之辨以貽蟲魚
譏入國問喬木誦其文為師昔者朱子稱經緯縝密
惜其先萎小集僅傳知此者希歲甲午書成迨庚午
九十七載出若有期自今顯行式永厥垂繇是進大
學之道學者棟之先是公之從曾孫裳錄藏家楹訪
求得其書則前大學博士方君回也識卷後而刊於
郡者浚儀王應麟也

方田跋曰宋興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公願字端良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儀王侯應麟為守始刊布之回聞之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能為青草賦以壽其先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以南劍州守陞辭孝廟大賞異俾易鄂州明年淳熙乙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十一劉公清之子澄所刊

晦翁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序見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求得公之從孫裳手抄副本三十二卷侯躬自校讐雖度聞隱說具能知所自來可謂後世子雲矣回竊謂後世學者於天下書鑽研少而剽竊多靡勞餘力意義曉然古人有終身不能通者或開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北溪字義而真西山讀書記為尤精車冕器服之類有三禮

圖而陳祥道禮書為尤博考論經傳草木鳥獸蟲魚則許慎陸璣張揖曹憲邢昺陸佃不如此翼之為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挾是以求為儒易易矣雖然學陋俗壞承弊踵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知覺言仁以詐謀言智以反經言權以姑息言恕以輪迴言生死以祠廟言鬼神詖淫邪遁先儒闢之非不至而士之陷溺者猶不自知也以誤注本草為世之害而不以誤注易為世之大害識者患焉侯賢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螭直北門是將推所學陶天下俾本末精麤將無不一歸於是云

洪焱祖跋曰鄉先生羅公端良著爾雅翼三十有二卷釋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釋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卷凡五十八名釋獸六卷凡七十四名釋蟲四卷凡四十名釋魚五卷凡五十五名通為名四百有奇附見者不與夫爾雅之作多為釋詩毛公傳詩皆據爾雅今觀此翼明詩之義者一百二十章明三禮

之義者一百四十章有奇他如易象春秋傳間亦因有發明盖先生成此書時年三十有九經學最精非但為爾雅之翼而已也咸淳庚午郡守厚齋先生浚儀王公應麟始刊布之今五十年矣板逸不存郡守自齋先生北譙朱公霽屬學官訪求墨本節費重刊且以難字頗多初學未能遽曉俾焱祖詳加音釋附於各卷之末又舊本出於筆吏之手頗有訛舛謹為正之所不知者闕昔莆田鄭公樵序昆蟲草木略以

為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為宗至於名物之實學則置而不問愚嘗竊疑其言之過及觀所作草類以公之博物洽聞猶不免自以蘭蕙為一物則知鳥獸草木之學豈易言哉先聖教人學詩多識者此也學者觀於此翼其勿以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藉口而自恕云延祐七年

顧璘跋曰予向嘗讀宋羅鄂州集見朱子敬服其文以為南渡以來文人之所鮮有近復得鄂州所著爾

雅翼於其遠孫惟美則又以見鄂州之學之博而非人之所易窺也爾雅博物之書也天下之物廣矣一物之理未窮則一物之知缺焉學者之意豈不以一物未窮若無害乎其學而不知學之踈淺未必不自茲而始也孔子生知之人也其入太廟必每事問復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也是書之於格物詳矣學者能復熟研究由是而進大學之道蓋無難者則是書也固將與雅並行有不俟後世之子雲而知之矣正德己卯

都穆序曰爾雅周公書也昔之志藝文者以之附於孝經志經籍者以之附於論語皆所以尊經也唐四庫書目始置之小學之首至宋邢昺等奉敕為疏爾雅遂復與諸經並列由周而後人之作者漢孔鮒有小爾雅魏張揖有廣雅宋陸農師有埤雅此外又有爾雅翼者其為卷三十有二總五萬餘言宋知鄂州新安羅公願之所著也書嘗一刻於宋再刻於元以

屢經兵燹人間罕存雖公之後人與鄉之士夫間有藏者率皆繕寫且多譌缺予家舊藏乃宋刻本後以歸李工部彥夫蓋彥夫新安人也今羅公十六世孫文殊持是書來謁詢之知其捐貲新刻即予向所遺李君者也遂作而歎曰博哉羅公之學乎世之學者多務高遠而忽卑近至於訓詁直眇焉視之以為無用而不足究心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孔子之教學者曰博學於文孟氏亦曰博學而詳說之而况大學

之教先於格物夫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孔子聖人也嘗辨商羊識萍實論者謂其小吾夫子殊不知人而曰聖以其無所不通使有問焉懵然無答其與庸人亦奚異哉大抵學以聖人為師古之人如東方曼倩張司空其學雖不能窺聖門牆而其博物人到於今稱之世之君子或猶有未逮然則物豈可以易格學豈可以自足也哉是書之出後於陸氏而考覈名物援引百家所謂其涵如海其負如山者誠非虛語若

其博視陸氏殆又過之學者得此不俟旁求汎閱而坐收格物之功則公澤之及人固亦多矣惜乎史闕公傳文獻通考亦不載其書茲非文殊不能使其晦而復傳噫羅氏之子孫衆矣若文殊者顧不謂之孝耶

洪氏焱祖爾雅翼音釋

三十二卷

存

徽州府志洪焱祖字潛夫歙人由平江學錄遷衢州路學教授改處州遂昌簿以休寧縣尹致事爾雅翼音注三十二卷列於徽學今廢

陳氏標爾雅翼節本

佚

標自述曰羅鄂州爾雅翼博矣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嘗編一節本

胡氏炳文爾雅韻語

未見

危氏素爾雅略義

十九卷

未見

張萱曰元至正初檢討危素節略郭邢二家注疏進

御抄本

薛氏敬之爾雅便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八

二十

未見

羅氏日鑿爾雅餘

八卷

未見

譚氏吉璉爾雅廣義

五十一卷

存

顧炎武曰舟石勤於讀經叩其書齋棟架十三經注

疏手施朱墨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亡名氏爾雅音訓

通考二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為

尚狹頗增益之

互注爾雅貫類

宋志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八

二十一

佚

王應麟曰不知作者取字同者類之

爾雅兼義

通志十卷

佚

爾雅發題

通志一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六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一

漢石渠五經雜議

唐志題劉向

漢志十八篇

唐志七卷

佚

范甯曰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九

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

劉勰曰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

正體也

呂祖謙曰宣帝論五經亦長專門之風其用經術差

勝武帝

按徐天麟西漢會要彙載雜議羣儒姓名蕭

望之韋玄成施讐梁丘臨歐陽地餘林尊周

堪孔霸張山拊張生薛廣德戴德戴聖聞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八

二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八

通漢劉向凡十有五人攷假倉以小夏侯學為謁者論石渠而徐氏失載又大戴未聞其議石渠意誤讀孟卿傳也

劉氏向五經通義

隋志八卷七錄九卷唐志同

佚

王應麟序曰劉向辨章舊聞則有五經通義通義者漢五經課試之學也維漢以文立治以經選士鴻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傳業支蕃葉滋闡繹道真探索聖蘊決科射策則有

通義之目以孟子明事則有博文之名趙岐題辭猶述大槩謹稽合史傳而為之說曰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學博而不詳說無以發羣獻之眇旨說詳而不反約無以折衆言之散亂故必泝正學之源而後能通乎聖人之海粵自木鐸聲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

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若孟氏斯謂之通矣媿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故誦佔畢而已若稽前載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朔五禩通一藝者試之孝元好儒通一經者復之博士十四昉於建武選受四經俶於建初科有甲乙試有家法或試經於太常或試誦說於博士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為上第演文明者為高說所謂博文明事雖軼不傳然建武中太子諸王欲為通義而聘鄭衆建初四年會諸儒白虎觀命史臣著通義曹褒傳慶氏禮亦纂通義十二篇觀其名可求其略矣還觀有漢之盛鉅儒石師開門授徒著錄至萬六千人經數家家數說章句多者百餘萬言歷禩綿邈湮沒居多嘗即詩禮訓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三

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德齒
釋於太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闢譏釋於載
師廛人司闕助有公田國中什一及函矢之說又詳
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組上下洽通蓋傳得其宗無越
鄒孟求觀聖道必自茲始否則續以華藻汨以緯候
茲茲詭辨稽古曼辭燕說郢書吾道莠矣焉得而通
諸雖然經學至於通而止漢儒之說何其紛紛也五
經通義劉向輯之五經通論沛獻著之程曾通難注

丹易通專已黨同轍殊牖異君子已不能無憾况課
試之學以明經為利祿之塗則通義乃諸儒之筌蹄
也其不傳於今有以夫吁師異道人異論漢儒之說
猶得以考同異折是非也暨唐貞觀十二年會萃章
句為正義百七十卷由是舉天下宗一說而無深造
自得之功若明經又變為帖誦而口義墨義興焉君
子又惜通義之不傳於今也

按五經通義唐志尚存觀王伯厚擬序宋季

已無傳矣今就羣書所引者次於後冬至陽
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
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日在牽牛則
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外宿遠人故寒東井內
宿近人故溫也冬至所以寢兵鼓商旅不行
君不聽政事何冬至陽氣萌生陰陽交精始成
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物故率
天下靜而不擾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

省方以此助之始夏寢兵鼓不設政事何所
以助陰氣之養也震與霆皆霹靂也月中有
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
陰繫手陽也神之天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
五帝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
地故以子道事之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
覆自丁寧辛者當自尅辛也王者所以因郊
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為皆有功

於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明神從官也緣天地之意亦欲及之故歲一祭焉禮日出於南門外禮月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禮風伯雨師於東門外各即其位也其祭之奈何曰祭日者縣祭月者毀祭風雨者禋祭星者布祭山川者沈各象其貌也王社藉田中為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泰山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宗處之長也言為羣岳之長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禘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締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何以為在於野中也國之南附近辟雍依闕宮也靈臺制度奈何師

說云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爾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闕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類宮類之言半也類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三王教化之宮皆名為學曰學校者校之言教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兼用之鄉為庠里為序家為塾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為主觀禮云方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立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號者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諡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諡之善行有善諡惡行有惡諡所以為勸善戒惡也諡之言列陳列其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諡

也問曰天子有天下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答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顛頊者顛猶專頊猶愉幼少而王以致太平嘗自愉儉謙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為謚帝堯帝舜先號後謚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謚雖美終不過天也故如其次道之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婦人無爵故無謚崩薨從何王始乎曰從周何以言之曰尚書曰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義尚書曰翌日乙丑成王崩是也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為之斷閔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王寃夏

曰收以入宗廟長尺六寸廣八寸前起寬長六寸廣八寸員冠前緇布在上五采組十二旒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皮弁冠前後玉飾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乎知銳而不害有似乎仁抑而不撓有似乎義有瑕乎內必見於外有似乎信垂之如隊有似乎禮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有六樂焉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黃帝樂所以為咸池者何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也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為鐘石為磬絲為絃竹為管匏為笙

土為塤革為鼓木為祝敔簫編竹為之長尺有五寸歌之言謹也以厚志意故發聲而歌長言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舞四尺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尺之樂曰侏離南尺之樂曰任西尺之樂曰禁北尺之樂曰昧東尺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尺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尺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尺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聞宮聲無不溫雅而和之聞徵聲無不善養而好施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滌邪志通中和也餘見正義者不具錄

五經要義

唐志題劉向撰

隋志五卷

佚

按藝文類聚引要義文云周禮鐘磬皆編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十一

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簋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初學記引要義文云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當孟春啓蟄既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又云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旁制萬國者也又云古者著裘於內而以繒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裏覆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為飾加以朝服謂之襲袒謂之裼大裘不覆反本取其質也又云諸侯黼裘以誓田雜羔狐為黼文也又云天子之笏謂之珽挺然而無屈也韠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寬服既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韠名有三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十二

廷則謂鞞鞞宗廟謂之鞞鞞者大帶之飾
非鞞也天子朱鞞諸侯赤鞞赤盛色也又云
將行者有祖道一曰祀行言祭道路之神以
祈也又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
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於其背又
云磬立秋之樂也杜氏通典引要義文云冠
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
君子重之以為禮之始矣太平御覽引要義
文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
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授其環以
進退之有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
進之著於左手於左者陽也以當就男故著
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也

沛獻王劉輔五經通論

佚

後漢書沛王輔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

圖識作五經論時號曰沛王通論

金樓子劉輔性矜嚴有盛名沈深好經書善說京氏
易論集經傳及圖識文作五經通論世號之曰沛王
通明帝甚敬重之賞賜恩寵加異

熊方曰沛獻王輔光武子建武十五年四月封右馮

翊公十年十月進為中山王二十年六月徙為沛王

班氏固等白虎通德論一作議奏一作通義

隋志六卷宋志十卷

存

後漢書楊終傳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
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
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
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
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
又上書自訟即日貫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

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孝明八王傳陳敬王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

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十四

班固傳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其事

蔡邕曰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

劉知幾曰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

通鑑曰白虎觀議五經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中興書目白虎通十卷凡四十篇今本自爵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

呂祖謙曰講白虎觀議論發於揚終以人才好惡定諸儒是非亦未為得

陳振孫曰章帝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十五

曹氏袞五經通義

十二篇

佚

按劉向曹袞俱撰五經通義羣書所引大都皆向之說惟太平御覽一條竊有可疑文云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尚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何言歌在堂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以是知之何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忻之

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戶以是明之度劉
向時援神契未行於世至袁撰禮多雜以五
經識記之文然則此蓋袁十二篇中語也

許氏慎五經異義

隋志十卷

佚

後漢書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少博學經籍馬融
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十六

曹舉孝廉再遷除汶長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

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新唐志鄭玄駁

按許氏異義唐以後無傳僅散見於初學記
通典御覽諸書所引至於鄭康成駁議三禮
正義而外僅存數條一曰妾母之子為君子
得尊其母為夫人按春秋公羊說妻子立為
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

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為人君母亦不得稱

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

於妻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

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

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故

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謹

按尚書舜為天子瞽瞍為士明起於匹庶者

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妻子尊母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十七

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

氏駁曰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

也衆子則為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

繼室攝其事爾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

為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

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

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

非其比耶妻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

一日奔大喪左氏說諸侯蕃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室空故遣大夫也鄭氏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纜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唁且賵又王使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使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唁賵又會葬為得禮是則魯於天子

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
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
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辭有
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
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
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耶
孔氏禮疏亦引之其文稍異大鴻臚睦生說
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

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睦生之說非也鄭玄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

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一日未踰年之君立廟不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

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錄君父有子則為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為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鄭氏駁云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於陵云一日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氏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

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未踰年之君繫父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於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為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按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一日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不春秋公羊說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

他妻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尊者禮也即
妾子為君義如左氏鄭氏駁云喪服總麻庶
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
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為夫
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
妾子立母卒得為之三年於禮為通乎其服
之間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一日
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許君按月令
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
婦也鄭氏駁云王為羣姓立七祀一日司命
主督察三命也二日中雷主宮室居處也三
日門四日戶主出入五日國行主道路六日
大厲主殺也七日竈主飲食也竈神祝融是
老婦攷鄭氏於何休漢議亦有駁而今罕得
傳錄此可以類推矣又按異義左氏說山林
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數澤之地九

夫為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
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
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
潞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
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為
牧二牧而當一井行沃之地九夫為井賦法
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
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
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較萬
乘其詮井地義亦與後鄭周官注不同

張氏遐五經通義

佚

鄭氏玄六藝論

隋志一卷

佚

孔穎達曰方叔機注

徐彥曰鄭君先作六藝論然後注書

史承節撰碑畧曰公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齊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精通禮樂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瓌范升憲章丈義何進延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三十四

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為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師友折節比商山之四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

俊並有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

家互起公依方辨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歎服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公後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三十五

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繚經赴會者千餘人乃葬於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行至州見高密父老請為文因為之銘

呂祖謙曰康成貫通六經會合衆說於經大有功

按鄭氏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孔氏疏引叔機注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

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
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
四凡九十一代也叔機未詳何時人

又按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自韓
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丘江翁而外
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凡
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為之
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

議許慎五經異義有駁臨孝存周禮有難何
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
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於經學者萬歲通天
初州刺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
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
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
意主博通故於三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
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為經緯自

為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

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
者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駁之
不同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說
未嘗濫及也或疑五帝之名近於怪然此在
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沿及元
明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

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峯蔡氏之書傳乎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甄曜
度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
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
黃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
於蔡氏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
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
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

足烏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包之文也而文
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
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竊有未
平矣

鄭記

隋志六卷

佚

隋書鄭玄弟子撰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二十六

劉知幾曰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
編錄其語謂之鄭記

鄭氏小同鄭志

隋志十一卷 唐志九卷

佚

後漢書玄所好羣書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門
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隋書鄭志魏侍中鄭小同撰

劉知幾曰鄭弟子追論師注及應答謂之鄭志

按鄭志載於正義及通典者大抵張逸趙商
冷剛田瓊貝模問而康成答之又有焦喬王
權鮑遺陳鏗崇精弟子互相問答之辭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九

二十七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 臣孫布旦

謄錄監生 臣何 瑞

謄錄監生 臣蔣維堅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五
四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六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
何氏
羣經二
五經大義

五卷

佚

魏氏 禧 諸經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佚

世語魏禧字子牙京兆人黃初中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魚豢嘗從問左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又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也

王氏肅聖證論

隋志十二卷 唐志十一卷

佚

魏志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時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

譙氏周五經然否論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二

蜀志譙周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辭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

杜佑曰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小紀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下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言之也虞喜難之曰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要合于於父舍經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今

連禰於祖以已繼之是繼祖者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祖以別高祖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

按譙氏然否論羣書引證絕少僅綴二條於後一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滕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一云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漢度殘闕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三

傅氏咸 七經詩

闕

晉書咸字長虞咸寧初襲父休奕爵拜太子洗馬累遷

尚書右丞卒贈司隸校尉諡曰貞

孔穎達曰傅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

王應麟曰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

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徐氏苗 五經同異評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四

七錄一卷

佚

晉書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

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

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

東氏哲 五經通論

佚

楊氏方 五經鈎沈

崇文總目方作芳舊唐志鈎沈作鈎深

隋志十卷

佚

晉書楊方字公回高涼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沈

崇文總目晉楊芳撰答難申暢自謂鈎取五經之沈

義篇第七闕今少五篇

中興書目晉高涼太守楊方撰自序云晉太寧元年

撰鈎經傳之沈義著論難以起滯

按鈎沉已亡其見於羣書所引者有云夫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五

遊曠澤之地而比翮者萬羣虎居繁林之藪

而接豪者千數又云夫霜樹落葉而鴻雁南

飛桃林披華而玄鳥深入又云東夷之人以

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

物有若此之驗又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

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懸象列

暄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

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竟

有生之機瞻天為師用醒已心故日生知不

亦審乎

徐氏選五經音分見各經

隋志十卷

佚

晉書徐邈博涉多聞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

戴氏遠五經大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六

隋志三卷

佚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師事范宣徙居會稽之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不就郡縣敦逼乃逃於吳王珣請徵為國子祭酒復不至

周氏楊五經咨疑唐志周楊作楊思

七錄八卷

佚

梁武帝五經講疏

佚

梁書孔子祛傳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為義證

按六代之主篤好儒術莫如梁武立士林館躬御國子講肄五經皆有講說何佟之嚴植之賀瑒明山賓等履述制旨朱异賀琛孔子

祛等遞相講述經義多至二百餘卷然自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七

秦捨身而後所臨幸者同秦重雲愛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疎此孟

賀氏瑒五經異同評

七錄一卷

佚

鮑氏泉六經通數

隋志十卷

佚

梁書鮑泉字潤岳東海人少事元帝累遷至信州刺史世祖令與王僧辯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城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於黃鵠磯泉博涉史傳於儀禮尤明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撰新儀四十卷

隋志梁舍人

沈氏

文阿

經典大義

隋志十二卷

玉海十八卷

佚

經典玄儒大義序錄

隋志二卷

唐志十卷

佚

王氏

元規

讀經典大義

十四卷

佚

孫氏

暢之

五經雜義

隋志六卷

佚

王氏

煥

五經決錄

五篇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七世孫通曰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

聖賢製述之意備矣

邯鄲氏

綽

五經析疑

隋志二十八卷

唐志三十卷八法家

佚

按析疑文見於初學記所引者有曰漢志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

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
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又曰先王之制禮樂
也制禮以節事修樂以導志故觀其禮樂理
亂自知也又曰聞角聲無不惻隱而慈者聞
商聲無不斷割而亡事也又曰夫笙者法萬
物始生導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鍾之始
象法鳳皇

元氏 延明 五經宗畧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隋志三十三卷 唐志四十卷

佚

房氏 景先 五經疑問

十卷

佚

冊府元龜魏房景先孝文時為太學博士作五經疑
問百餘篇符璽郎王神貴答之名曰辨疑合成十卷
葉廷珪曰房景先作五經疑問百篇其語典詰

山東通志景先字光宙山東武城人累官齊州中正
卒贈洛州刺史諡曰文

王氏 神貴 五經辨疑

十卷

佚

後魏書房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王神貴益之名
為辨疑

常氏 爽 五經畧注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爽自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
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
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
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成高尚
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
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尊以詩書教

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
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
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
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
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
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
相須而備而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
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十三

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
林畧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焉
冊府元龜常爽字仕明河內人置學館於溫水之右
門徒七百餘人爽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畧注以廣制
作甚有條貫

葉廷珪曰常爽不事王侯獨守間靜講肄經典二十
餘年時號儒林先生

張氏鳳五經異同評

十卷

佚

樊氏深五經大義

隋志十卷

佚

七經義綱

隋志二十九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十三

七經論

北史本傳作七經異同

隋志三卷

佚

質疑

隋志五卷

佚

按樊氏義綱見於類書所引者有云孔子曰
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

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又云珠母

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又云車上五兵戈戈

戟首矛牟夷步卒五兵戈戈戟首矛

辛氏彦之五經異義

佚

北史辛彦之隴西狄道人隋太常少卿封任城郡公

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撰五經異義一部

行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十四

何氏安五經大義

五卷

佚

劉氏炫五經正名

隋志十一卷

佚

王氏失名五經通

隋志五卷

佚

七名氏五經義

隋志六卷

佚

五經義畧

七錄一卷

佚

五經算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

十五

隋志一卷

佚

五經算術錄遺

隋志一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七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 三

陸氏 德明 經典釋文

唐志三十卷 分見諸經序錄一卷

存

德明自序曰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

篇籍其來既久誠無間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尚質

文詳畧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

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

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

聞指要夫筌蹄所寄惟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

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斯富

哉言乎大矣盛矣無得而稱矣然人稟二儀之淳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一

含五行之秀氣雖復挺生天縱必資學以知道故唐

堯師於許由周文學於虢叔上聖且猶有學而況其

餘乎至於處鮑居蘭翫所先入染絲斲梓功在初變

器成采定難復改移一薰一蕕十年有臭豈可易哉

豈可易哉予少愛墳典留意藝文雖志懷物外而情

存著述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

簡况微言久絕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既職司其憂寧可視成而已遂因暇

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

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為三

帙三十卷號曰經典釋文古今並錄括其樞要經注

畢詳訓義兼辯質而不野繁而非蕪示傳一家之學

用貽後嗣令奉以周旋不敢墜失與我同志亦無隱

焉但代匠指南取笑於博識既述而不作言其所用

亦何傷乎云爾

舊唐書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宏益學者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二

歎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習賜其家布帛百匹

崇文總目德明為國子博士以先儒作經典音訓不列注傳全錄文頗乖詳畧又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老莊爾雅者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

晁說之曰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

晁公武曰經典釋文三十卷陸德明撰釋易書詩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三

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頌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陳振孫曰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孝經論語爾雅莊老兼解文義廣釋諸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陸吳人多吳音綜其實未必然按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興書目始入之小學非也

顏氏師古匡繆正俗

唐志八卷內說經四卷

存

顏揚庭進表曰臣聞織埃不讓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渤所以紀地况乎業隆學海義切為山庶進實於崇高思委輸於潤澤恭惟皇帝陛下誕膺睿圖光臨大寶隆周比迹遠邁成康炎漢傳功近超文景時和玉燭龍圖薦於長河道包金鏡龜書浮於清洛收羽陵之蠹簡俾備蓬山採汲冢之舊文咸歸延閣一言可善屢動宸衷九術不遺每迴天睠臣亡父先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四

臣師古嘗撰匡繆正俗彙草纔半部帙未終以臣疊犯幽靈奄垂捐棄攀風罔及陟岵增哀臣敬奉遺文謹遵先範分為八卷勒成一部百氏紕繆雖未可窮六典荒訛於斯矯革謹齋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震悚永徽二年十二月八日

崇文總目唐秘書監顏師古撰采先儒及當世之言參質譌繆而矯正之未終篇而師古沒其子始上之詔錄藏祕閣

晁公武曰師古以世俗之言多繆訛故質諸經史刊

而正之永徽中子揚庭上之

陳振孫曰莆田鄭樵有刊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亦

言揚庭表以為橐草纔半部帙未終則是書初非定

本也今前後乖刺極多玉山集中所辯甚詳

趙氏英五經對訣

唐志四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五

唐書注英龍朔中汲令

劉氏賦六經外傳

唐志三十七卷

佚

舊唐書子玄子賦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歷音樂醫算

之術終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裴氏僑卿微言注集

唐志二卷

佚

新唐書注開元中鄭縣尉

顏氏真卿五經要畧

通志二卷

佚

李氏適九經要句

佚

熊氏執易九經化統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六

五百卷

佚

李肇曰熊執易類九經之義為化統五百卷四十年

乃就未及上獻卒於西川武相元衡欲寫進其妻薛

氏慮墜失至今藏其家

凌氏準六經解圍

佚

柳宗元曰富春凌君字宗一為崇文館校書郎累遷

翰林學士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著六經解圍人文
集未就

張氏參五經文字

唐志三卷

存

參自序曰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
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
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七

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
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
為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
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
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問後亡
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
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

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劉
子政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學
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集叔籀篆古文諸家之
學就隸為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
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偽相蒙
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
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
又集說文之所漏畧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八

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
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
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
失六書猶為小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
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
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
考而共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
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陸氏釋文自南徂

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為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卒以所刊書於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體音非一讀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為三卷說文體包

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畧不集錄以明為經不為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者無至多惑大歷十一年六

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林罕曰大歷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

陳振孫曰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吕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經抄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為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

皆畧而不集

顧炎武曰張參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繆失甚有功於學者

唐氏玄度九經字樣

唐志一卷

存

唐會要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

唐玄度狀準太和漆年拾貳月伍日敕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正訖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於

五經字樣之末用證訛誤從之

玄度序曰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聰明伏以龜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由是遂徵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刊校誓盡所知大歷中司業張參掇衆字之謬著為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

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傍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為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禮誠愧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

林罕曰開元中唐玄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者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

陳振孫曰唐沔王友翰林待詔唐玄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為經設故附見於此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王應麟曰唐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加九經字樣補所

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以考正俗體訛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板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言者謂張參唐玄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為新定五經字樣從之陶宗儀曰唐玄度不知何許人文宗時待詔翰林作九經字樣辨證繆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十三

張氏鎰 五經徵旨

唐志十四卷

佚

唐會要建中元年十月濠州刺史張鎰撰五經徵旨

十四卷上之

韋氏表微 九經師授譜

唐志一卷

佚

唐書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歐陽氏融 經學分毫正字

通考一卷

佚

崇文總目唐太學博士歐陽融撰辨正經典文字使不得相亂篇帙今闕全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

韋氏處厚 路氏隋 六經法言 唐會要作五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十四

唐志二十卷

佚

唐會要長慶二年四月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隋撰五經法言二十卷上之

舊唐書韋處厚居納誨之地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

唐書穆宗立韋處厚為翰林侍講學士以帝沖怠不向學與路隋合詩書易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

題為六經法言二十卷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

處厚隋進表曰臣聞三皇講道五帝講德三王講仁五霸講義所講不同同歸於理理道之極備於六經雖質文相變忠敬交用損益因時步驟不一然釋三綱越五常而致雍熙者未之有也自秦火蕩蕪孔壁穿蠹曲學異塗專門多惑榮道之軌並馳希聖之堂蓋寡蕪文錯起浮義日生簡冊混散篇卷繁積勞神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十五

於累代弊形於當年其知愈博其得愈少夫然通方之士達識之儒且猶不為也況南面之尊師道之契豈不貪而積而遺其闕者乎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精義神授博識天資山峻詞峰泉畜學海膺休運則混六合而不讓思屈已則舞兩階而不疑故當希聖踵帝肩王轅霸可以區區近躅擬於聖德哉臣處厚臣隋採合易詩書左氏春秋孝經等因其本篇撮其精粹論紀先師微旨今亦附於篇末總題曰六經

法言合二十卷獻上取諸身必本於五事通諸物兼

暢於三才始九族以及於百室刑室家以儀於天下

聖君良佐之往行哲人莊士之前言天人相與之際

幽明交感之應窮理盡性之辨藥石攻磨之規堯舜

禹湯文武理亂之道盡在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

必舉其興可以觀其違可以戒此其所存者至如文

象錯綜陰陽難名比興箴誨幽隱難釋誥命訓諭古

今不合威儀數制命諸有司褒貶揚推歸諸史法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十六

其所遺者也商鞅之說秦帝歎帝道之難行太宗之納魏徵流王澤而廣被由是言之道無遠近德無重輕能者挈之如毛羽不能者舉之如嵩岱今逢希代之君當難合之運故不能以百家邪說六國縱橫秦漢刑名魏晉偷薄為盛時道歷代帝王皆務纂修集魏稱皇覽梁著通畧鄴中則有修文之作江右則有壽光之書但誇耀於見聞非垂謀於理本臣今所貴實異斯作陸賈奏甚卑之論尚稱善於高皇方朔獻

雜糅之說猶見知於武帝伏惟陛下機務之暇燕息之餘時加省覽天下幸甚

李氏裴譽五經妙言

唐志四十卷

佚

崔氏郾高氏重諸經纂要新唐書本傳作六經要言志作經傳要畧

唐志十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十五

唐會要寶歷元年三月高重崔郾進纂要十卷

舊唐書郾與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

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省覽賜錦綵銀器

新唐書敬宗嗣位郾自侍講學士進中書舍人謝曰

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以

副厚恩帝曰朕少閒當請益郾退與高重類五經要

言為十篇上之以便觀省

慕容氏宗本五經類語

唐志十卷

佚

新唐書注字泰初幽州人大中時

李氏肇經史釋題

唐志一卷

佚

宗文總目唐李肇撰起九經下至唐代實錄列篇帙之凡槩釋其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十八

王應麟曰其序云經以學令為定以藝文志為編史

以史通為準各列其題從而釋之

鄭氏澣經史要錄

唐志二十卷

佚

劉氏鎔經典集音

唐志三十卷

佚

新唐書注銘字正範絳州正平人咸通晉州長史

尹氏思貞 諸經義樞

佚

馬氏光極 九經釋難

宋志五卷

佚

丘氏光庭 兼明書

宋志三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一

十九

存

陳振孫曰唐國子太學博士丘光庭撰

僧十朋 五經指歸

宋志五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七十一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四

宋真宗皇帝十一經詩

二十七章

佚

玉海祥符七年六月庚辰上作周易詩三章七月辛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亥作尚書詩三章八月庚午作春秋詩三章九月甲

申作毛詩詩三章庚戌作周禮詩三章十月甲戌作

儀禮詩三章十二月庚辰作公羊詩三章八年正月

丁未作穀梁詩三章閏六月癸巳作孝經詩三章賜

羣臣和

胡氏旦 演聖通論分見各經

宋志六十卷內目錄一卷

佚

崇文總目皇朝秘書監致仕胡旦撰以易詩書論語先儒傳注得失參糅故作論辨正之易百篇書五十六篇詩七十八篇論語十八篇凡二百五十二天聖中獻之

晁公武曰其所論易十六卷書七卷詩十卷禮記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中嘗獻於朝博辨精詳學者宗焉

陳振孫曰易十七書七詩十禮記十六春秋十其第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二

一卷為目錄曰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恃才輕躁累坐擯斥晚尤黷貨持吏短長為時論所薄然其學亦博矣

蔣氏_季經解

佚

陳耆卿曰臨海人字造之大中祥符六年詔舉遺逸章守德象以名聞詔索所著經解以進授將仕郎本州助教

黃氏_{敏求}九經餘義

宋志一百卷

佚

會要祥符五年正月以懷安軍鹿鳴山人黃敏求為本軍助教敏求明經術嘗著九經餘義四百九十篇轉運使滕涉以其書上進帝命學士晁迥等看詳迥等言所著撰可采故特有是命

崇文總目皇朝處士黃敏求撰摭諸家之說是非者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三

裁正之

中興書目注疏之外言其餘義凡四百九十有四篇

孔氏_維等校勘五經正義

百八十卷

佚

玉海端拱元年三月

孫氏_奭經典徽言

五十卷

佚

玉海天聖初孫奭撰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
典徽言上之

賈氏昌朝羣經音辨

宋志三卷今本七卷

存

昌朝自序曰臣聞古之人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
經立蓋資性敏悟材智特出者焉臣自蒙恩先朝承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四

乏庠序逮今入侍內閣凡二十年年踰不惑裁能涉
獵五經之文於五經之道固未有所立嘗患後世字
書磨滅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備載諸家音訓先儒
之學傳授異同大抵古字不繁率多假借故一字之
文音詁殊別者衆當為辨晰每講一經隨而錄之因
取天禧以來巾橐所志編成七卷凡五門號羣經音
辨一曰辨字同音異凡經典有一字數用者咸類以
篆文釋以經據先儒稱當作當為者皆謂字誤則所

不取其讀曰讀為讀如之類則是借音固當具載二

曰辨字音清濁夫經典音深作深音廣作廣世或謂
其儒者迂疎強為差別臣今所論則固不然夫輕清

為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字音常輕重濁為陰陰主
成物形用既著字音乃重信稟自然非所強別以昔

賢未嘗著論故後學罔或思之如衣施諸身曰衣冠
加諸首曰冠此因形而著用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

曰處此因用而著形也並參考經故為之訓說三日
辨彼此異音謂一字之中彼此相形殊聲見義如求

於人曰假與人曰假毀佗曰敗自毀曰敗觸類而求
其意趣四曰辨字音疑渾如上下下之類隨聲分

義所傳已久今用集錄五曰辨字訓得失如冰凝同
字汜汜異音學者昧之遂相淆亂既本字法爰及經

義從而敷暢著於篇末此書斷自易書詩禮三經春
秋三傳暨孝經論語爾雅凡字有出諸經箋傳中者

先儒之說沿經著義既釋文具載今悉取焉凡字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五

首音雖顯而經傳不載者則依釋文為解凡字之音義章灼者則不復引據音辨之作欲使學者知訓故之言咸有所自聊資稽古之論少助同文之化謹上王觀國後序曰沈隱侯高才博洽名亞董遷始譜四聲用分清濁以彰天子聖哲及製郊居賦示草玉筠筠讀至雌寬五的連蜷沈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為寬次至墜石碓星冰垂培而帶坻筠皆擊節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嗚呼郊

居賦一篇無甚高論尚病世俗不能辨其音況羣經乎約欲正音徒留意於詞章含宮咀商惡觀五經之微奧是宜梁武不甚遵用涕唾視之又何足怪夫國朝之興首以六經涵養士類逮仁廟當宁儒風載郁典章燦然文元賈魏公總角遠曉羣經章解句達累官國子監譽望甚休遷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慶歷嘉祐中大拜居政地海內又寧其在經筵嘗進所著書曰羣經音辨凡五門七卷為後學著龜有詔頒

行實康定二年十有一月也公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庸被知裕陵始終如一勲上柱國邑萬五千戶其遭遇之厚極儒者榮下視沈約見薄於蕭梁真局促轅下駒耳故能推其所學西破趙元吳南走儂智高外絕契丹之謀內弭甘陵之變羣經之效照若日星自胡蝗翳天神汴失守六飛巡幸駐蹕三吳戎事方興斯文未喪上留神經術登用鴻儒親札中庸班賜多士發明奧境表章六經州建學官教覃溥率紹興己未夏五月臨安府學推明上意鏤公音辨數錫方州下逮諸邑寧化號稱多士部屬臨汀新葺縣庠衿佩雲集是書初下繕寫相先字差毫釐動致魚魯且患不能周給諸生固請刻本藏於黌宮以廣其傳嘯工東陽閱月方就解頤折角馳騁羣經者自是遂得指南矣蓋五經之行於世猶五星之麗於天五岳之蟠於地五行之蕃於物五事之秀乎人康濟羣倫昭蘇萬彙其功豈淺淺哉自有經籍以來未

嘗無音沈熊著周易音三卷王儉著尚書音四卷魯世達著毛詩音二卷李軌著禮記音二卷徐文遠著春秋左傳音三卷非無音也無音辨爾是宜句讀不明師承謬戾禮經以冑為冪左氏以為為遂或於老氏更載為哉或於洪範改頗為陂以至讀景為影命昭為韶文異而音同行翻有四召切有三丈同而音異傍及史傳諸子百家音雜字叢蓋亦不勝其訛矣甚者武夫悍卒昧於一丁老師宿儒惑於三豕取作

屋穿鎚之誚貽杖杜伏獵之譏②③殊形乃旁異狀忌水乃改洛為雒惡走乃省隨為隋類用俗文俱緣臆出以下上為下上以縱橫為縱橫謚煬帝以為毓好竒乃爾易穆公而為繆振古如茲音辨之行固非小補漢唐藝文志箋注之書有曰音隱有曰音畧有曰音義有曰音訓有曰音鈔有曰釋音是其於音未必能辨有曰辨證有曰辨疑有曰辨嫌有曰辨惑有曰辨字有曰注辨是其所辨未必皆音獨陽休之著

書號辨嫌音又皆蕪累不經為魏收所薄惟賈魏公沈研經旨析類辨音傳注箋題不為曲釋櫛理疑義啓沃宸衷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微意指物譬事毫析縷解故其辨明舛誤是正羣書上不欺乎君下不欺乎民愈久愈明千載不泯渡江之後戎冠博帶傳習益多汀與虔鄰也民喜弄兵盜賊蠡起郡城坐甲仰食如蠶方鄰壤用師日疲饋運治賦餘暇獨與諸生雍容俎豆間談經究微從事音辨幾於不

達時務也鏤板於學雖秀民肄業瀝懇有陳亦長此邦者之所願欲也書舊有序姑跋其後云

陳振孫曰丞相真定賈昌朝子明撰康定中侍講天

章閣所上凡五門

章氏崇業五經釋題雜問

宋志一卷

佚

楊氏安國等五經精義

二百二十卷

佚

玉海皇祐三年十月丙申詔楊安國等以五經正義節解為書令先撰序及名丁酉安國等請名曰五經義宗精義樞要詔以五經精義為名十二月己亥御延和殿安國等上五經精義序進讀畢賜茶而退辛丑降付邇英閣四年六月壬寅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解二十卷十一月甲寅御邇英閣侍讀上尚書節解三十卷五年四月癸卯上禮記節解九十卷十月甲寅上春秋節解八十卷仁宗又命侍讀丁度等修纂五經精義周易節解度等言詩書凶服及春秋賊亂皆舊所不講今去留係上旨上曰先王吉凶之制百代所遵不可以俗忌而簡去春秋喪亂之事皆有善惡鑒戒人主所宜知也亦當存之

齊氏唐五經要旨

通志五十卷

佚

姓譜唐字祖之山陰人天聖進士南雄州僉判歷職方員外郎

劉氏敬七經小傳

宋志五卷

存

中興書目雜釋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七經晁公武曰皇朝劉敬原甫撰其所謂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敬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敬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

陳振孫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敬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詩書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

經

吳曾曰慶歷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云

胡氏順之經典質疑

六卷

佚

姓譜順之原州臨涇人舉進士為青州從事遷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十三

屯田員外郎

盧氏士宗五經精義

佚

玉海仁宗實錄盧士宗在經筵撰五經精義上之詔

藏史館

楊氏繪羣經索蘊

宋志三十三卷

佚

李氏清臣六經論

一卷

存載皇宋文選

劉氏彛七經中義

宋志一百七十卷

佚

王應麟曰有易無儀禮

王氏庠經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十三

一篇

闕

宋史王庠字周彥榮州人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

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

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

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

篇誠哉是言大觀庚寅行舍法於天下州以庠應詔

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為知己呂

陶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為交游不可入舉求仕復舉八行第一朝廷知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

程子頤河南經說

宋志七卷

存

陳振孫曰繫辭說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十四

大學一程氏之學易傳為全書餘經具此

張子載經學理窟

宋志三卷

存

晁公武曰雜記經傳之義辨釋老之失

汪偉序曰橫渠經學理窟或以為先生所自撰偉按熙寧九年秋先生集所立言以為正蒙其平日所俯而讀仰而思妙契而疾書者宜無遺矣明年遂捐館

舍所謂文集語錄諸經說等皆出於門人之所纂集

若理窟者亦分類語錄之類耳言有詳略記者非一

手也雖然言之精者固不出於正蒙謂是非先生之

蘊不可也論學則必期於聖人語治則必期於三代

至於進為之方設施之術具有節級鑿鑿可行非徒

託之空言者朱子曰天資高則學明道不然且學二

程橫渠良以橫渠用功親切有可循守百世而下誦

其言若盲者忽覩日月之光聾者忽聆雷霆之聲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十五

惰之夫咸有立志其正蒙之階梯與其間數條與遺

書所載不殊可見先生平昔與程氏兄弟議論之同

而非勦以入也大理丞莆田黃君伯固志趣高遠守

道篤信有先生之勇間取理窟刻於官寺俾有志之

士知所嚮往亦推先生多栽培思以及天下之意云

黃鞏跋曰先生經說之類朱文公編次近思錄取之

矣獨理窟世所罕見然晁氏讀書志有經學理窟一

卷張某撰黃氏日抄亦謂橫渠好古之切故以詩書

次周禮焉但晁云一卷而此則五卷豈本自一卷而為後人所分未可知也考之近思錄凡取之先生文集語錄諸經說者乃皆出於理窟意理窟亦其門人彙輯文集語錄諸經說之語而命以是名殆非先生所自著也然則晁氏與日抄之所云者其又未必然先生文集及諸經說皆不傳其見於近思錄者亦無幾猶幸是編之存先生所謂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者蓋屢書焉世之欲求先生之學者其可忽諸

王氏安石三經新義

佚 分見各經

薛應旂曰王介甫解洛誥有不可曉者則闕之此亦見其不專於自用也劉子澄嘗言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拘格例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但其出於已者反不逮舊以至誤國害民 又曰介甫三經義皆頌之學官既而誅絕之甚遂泯其傳自

今思之或不無一二可取當時不以人廢言可也

宋鑑紹興九年沙縣陳淵為右正言入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理甚當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視三經義解具見安石穿鑿矣淵曰穿鑿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云何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以愛人語樊遲持其一端而已而安石遂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說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楊氏時三經義辨

宋志十卷

未見

中興書目辨王安石書詩周禮三經義之失

玉海紹興五年六月起居郎朱震言故龍圖閣學士楊時所著三經義辨請令本家抄錄投進

呂本中曰龜山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朱子曰龜山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孔子且欲劈毀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

王氏 居正 三經辨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三十八卷

分見諸經

佚

呂祖謙狀曰公之學根極六藝深醇閱肆以崇是闢非為已任自其少年已不為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其在兵部以事請對因及王安石新學為士大夫心術之害請以辨學為獻上許之公既上辨學而龜山楊先生三經義辨亦上於祕府於是孔孟之本旨始明天下遂不復宗王氏

宋鑑紹興五年正月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辨學四十

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為獻上許之居正乃釐為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忠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危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抵牾詔送祕書省又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原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論繫於辨學書首上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十九

胡氏^堃 諸經講義

佚

江西通志胡堃字德林寧都人政和八年進士婺州

教授方臘陷城罹害

黃氏^{彥遠} 五經指南

佚

江西通志黃彥遠字思邈金谿人政和二年進士為

平江府教授調吉水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張氏^{邦彥} 經解

佚

樓鑰曰邦彥政和二年由太學上舍擢進士第官左

朝散郎贈朝議大夫有經解雜著數十卷

鄭氏^首 六經解

佚

閩書首字晉信福清人宣和二年鄉薦南渡後被許

賜死

張氏^綱 六經辨疑

宋志五卷

佚

六經確論

宋志十卷

佚

王氏^{廷珪} 六經講義

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佚

陳氏^光 六經講解

佚

閩書字世德永春人與陳知柔為友梁克家受業焉

官封州僉判權知贛州嘗進六經講解

蕭氏^楚 經辯

二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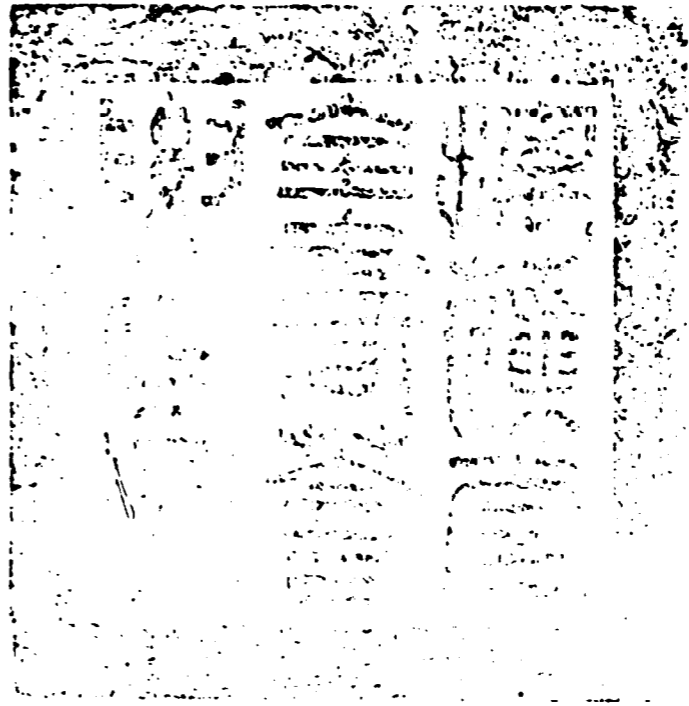
陳第曰凡四十九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二

三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 符 朝

校對官中書 臣 孫希旦

騰錄監生 臣 蔣維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五
三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七十二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

五

漢儒授經圖

佚

俱自序曰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
安國授經昭后死為之服桓榮傳明帝於東宮及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尊位幸其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
興諸儒以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
別皆可推考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
然其間大儒間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
行道於河汾之間韓愈抗顏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
者其於行已成務作為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
魏徵王珪李翱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
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耳夫所貴於學者豈專為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為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而已如張禹以經為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目後世議者謂西漢之亡以張禹谷永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關漢存亡之機者也然則懷姦徇利豈其志本在青紫故耶後世君子志於青紫者眾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余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楊文公歐陽文忠以學問文章為一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王荆公出以經義授東南學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間蘇子瞻以文章主英俊之盟亦云盛矣余卧病里中讀西漢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考者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於今將二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

二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幾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耳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為圖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建炎四年六月

羅氏無競經解

佚

胡銓作傳曰羅無競字謙中廬陵人仕為建寧主簿

卒門下客私謚曰孝逸先生有經解數卷

吳氏沆羣經正論

四卷

佚

玉海紹興十六年九月吳沆進羣經正論四卷

鄭氏伯熊六經口義拾遺

佚

宋氏藻羣經滯穗

百篇

佚

閩書藻字去華莆田人紹興中進士知江陰軍

黃氏開六經指南

佚

任氏文薦六經章句

佚

姓譜閩縣人紹興中進士歷浙江提刑本路都轉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四

使

楊氏汝南經說

三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陸元輔曰汝南字彥侯龍溪人紹興中進士為廣州

教授撫詩禮中庸春秋義成三十篇以授學者仍表

進於朝

洪氏適經子法語

未見

楊氏甲六經圖

六卷

存

中興書目紹興中布衣楊甲撰

毛氏邦翰增補六經圖

六卷

存

中興書目紹興中布衣楊甲撰六經圖乾道中毛邦

翰復增補之易七十書五十有五詩四十有七周禮

六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三春秋二十有九合為圖三

百有九

苗昌言序曰陳大夫為撫之期年樂民之安於其政

思所以富之教之之叙既已創闢試院以奉聖天子

三年取士之制又取六經圖命泮宮執講肆者編類

為書刊之於學以教諸生謂昌言掌教於是邦積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五

餘年而庠序友生相與愛敬之不哀俾參訂焉既逾月諸經諭各以其圖就議於予且曰六藝之文浩博若欲別加編摩非積以歲月有不能是圖集諸家所長願因其舊庶得以亟稱賢大夫善教之意予韙其說無敢去取惟傳寫詮次有舛誤者是正之而已凡得易七十書五十有五詩四十有七周禮六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三春秋二十有九合為圖三百有九蓋嘗論之自漢儒章句傳注之學行而士之道學益不

明逮本朝以經術取士大儒繼出講解一新而後天下之士皆知淵源之歸今是圖之作凡六籍之制度名數粲然可一二數使學者因是求其全書而讀之則造微詣遠茲實其指南也若因以得於觀瞻之間遂以為聖人之經盡在於是則破碎分裂不尤甚於為之華藻鞏悅者耶其不見斥於覃思幽眇者寡矣然則陳大夫之易圖為書不無意也觀者宜深思之顧起元曰六經圖為宋紹興中布衣楊甲所撰乾道

初知撫州陳森屬教授毛邦翰等補而刻之為圖三百有九舊鮮行世者頃新都吳氏購得宋本始授梓人計部大夫汝南方公覽而善之謀於同僚諸大夫斥帑羨復刻而存於署既成屬為之叙夫圖書之用創於聖人使百代憲章譬諸經緯勿可偏廢者也古之學者得其書必考其圖後之學者脩雕繪之技或以詞藻相矜嚴於古之名物度數抵牾濶疏者有矣不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道

貞夫一者也使盡廢其形則器亡而道亦不可見矣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然則標於指外通於意表惟圖能之是固書之所不盡也窮經者試以是參伍而想像之於六藝之言當更有洞若觀火者又安得謂觀象非忘言之妙哉余又嘗考之易有唐沈熊之譜宋劉牧朱震之圖書有唐之無逸圖治要圖詩有魏衛協之圖唐之草木蟲魚圖春秋有漢嚴彭祖唐張傑李瑾之圖宋鄧名世之譜禮

有漢鄭玄阮湛唐張鎰夏侯伏明宋梁正聶崇義之
圖陸佃之象今皆軼不存而是編所圖多沿舊記黨
枯護朽間亦有之夫謬解犧尊臆注葵首昔之通人
不無可議今以此掎摭異同糾迪滄舛因形契理親
見古人則是圖誠為六藝之津涉也方今古學載興
異書間出羽陵蠹簡半在人間顧經笥斷殘尚須揚
榘方公與諸大夫亟舉是編而表章之其於通經學
古裨益弘多矣

陸元輔曰六經圖宋紹興中布衣楊甲撰乾道初撫
州教授毛邦翰等補大易象數鉤深圖七十首易有
太極圖二次乾知大始次坤作成物次天尊地卑次
參天兩地圖次日月為易次河圖數圖次洛書數圖
次天地之數次乾坤之策次六子圖次六位圖次伏
義先天圖次方圓相生圖次仰觀天文圖次俯察地
理圖次伏羲八卦圖次文王八卦圖次八卦取象圖
次八卦象數圖次四卦合律圖次八卦納甲圖次剛

柔相摩圖次八卦相盪圖次六爻三極次五位相合
次帝出震圖次著卦之德次序上下經圖次三變大
成圖次重易六爻圖次六十四卦天地數圖次六十
四卦萬萬數圖次卦爻律呂圖次運會歷數圖次乾
坤大父母圖次復姤小父母圖次八卦生六十四卦
圖次八卦變六十四卦圖次陽卦順生次陰卦逆生
次復姤臨遯泰否六卦生六十四卦圖次六十四卦
反時變圖次六十四卦卦氣圖次十三卦取象圖次
三陳九卦圖次參伍以變圖次十有八變圖次一陰
一陽圖次先甲後甲圖次陰陽君民次陰陽奇耦次
二儀得十變化次十日五行相生次大衍之數圖次
揲著之法圖次河圖百六數次八卦司化圖次類聚
羣分圖次通乎晝夜圖次陽中陰次陰中陽次序卦
圖次雜卦圖次太玄準易卦名圖次太玄準易卦氣
圖次皇極經世全數圖次邵氏皇極經世圖次溫公
著虛擬玄圖次古今易學傳授圖尚書軌範撮要圖

五十有五首五十八篇數圖次逸書篇圖次作書時
世圖次帝王世次圖次夏世次圖次秦世次圖次晉
魯世次圖次堯典四仲中星圖次日月會次舍圖次
四仲日永短圖次四時測中星圖次日月行冬夏圖
次堯九族圖次舜巡四岳圖次七政五辰圖次璣衡
圖次諸侯玉帛圖次律度量衡圖次十二章服圖次
五聲八音圖次六律六呂圖次九韶樂器圖次五刑
四罪圖次舜舞干羽圖次禹貢隨山濬川圖次禹貢
九州疆界圖次禹貢治水先後圖次禹貢九州譜圖
次禹貢九山名數圖次禹貢九川名數圖次濬畝濬
距川圖次堯制五服圖次弼成五服圖次舜十二州
圖次商七廟圖次商五遷都圖次周營洛邑圖次召
誥土中圖次九疇本河圖圖次九疇虛五用十圖次
洪範九疇圖次九疇合八疇數圖次九疇相乘得數
圖次劉蘇洪範傳圖二次皇極居次五圖次皇極不
言數圖次周宗彞圖次六年五服朝圖次君牙太常

圖次平王錫圭瓚圖次牧誓兵器圖次費誓兵器圖
次漢儒授受書學圖毛詩正變指南圖四十有七篇
首詩篇名次作詩世次次周公世次次召公世次次
衛世次次齊世次次曹世次次陳世次次晉世次次
秦世次次宋世次次族譜次十五國風譜次十五國
地理圖次日居月諸圖次公劉相陰陽圖次楚丘揆
日景圖次齊國風挈壺氏圖次大田雨我公田圖次
甫田歲取十千圖次百夫之田次萬夫之田次載芟
藉田圖次時邁巡守圖次我將明堂圖次清廟閟宮
圖次辟雍泮宮圖次斯干考室圖次秦國風小戎圖
次商頌王畿圖次釋草名次釋木名次釋菜名次釋
穀名次釋鳥名次釋獸名次釋蟲名次釋魚名次釋
馬名次釋衣服制名次釋車馬器名次釋禮樂器名
次兵農器名次四詩傳授圖周禮文物大全圖六十
有五首天官冢宰次地官司徒次春官宗伯次秋官
司寇次冬官考工記次王宮制圖次營國制圖次經

九軌圖次朝位寢廟社稷圖次宗廟圖次社稷圖次
治朝圖次燕朝圖次外朝圖次夏世室次商重屋次
周明堂次宮寢制圖次辰制圖次几筵制圖次王畿
千里圖次王畿鄉遂采地圖次井田之法圖次四井
為邑圖次四邑為邱圖次四邱為甸圖次四甸為縣
圖次四縣為都圖次四都為同圖次六鄉圖次六遂
圖次五等采地圖次六鄉鄉地圖次職方九服圖次
職方九州圖次行人六服朝貢圖次王公侯卿士冕

服圖次后服制圖次圭璧璋璣繅藉制圖次圓丘樂
圖次方丘樂圖次宗廟樂圖次分舞樂圖次荀簋鐘
磬制圖次鳧氏為鐘次木鐸金鐸次鼓人四金圖次
舞師樂師舞制圖次鼓制圖次樂器制圖次祭器制
圖次六尊制圖次六彝制圖次宰客器圖次鬯人制
圖次金車玉輅制圖次墨車制度圖次厭程車制圖
次輪人為蓋圖次九旗制圖次射侯制圖次馮相太
歲圖次龜人圖次筮人圖次土圭測日圖次水地法

圖次傳授圖禮記制度示掌圖四十有三首四十九
篇數次二十四氣圖次七十二候圖次月令中星圖
次月令明堂圖次十二律還相為宮圖次月令十二
律管候氣圖次月令所屬圖次月令仲春昏星圖次
月令仲夏昏星圖次月令仲秋昏星圖次月令仲冬
昏星圖次五社制度圖次五帝坐位圖次王制商建
國圖次王制周建國圖次王制公卿大夫士圖次天
子縣內圖次周公明堂圖次武舞表位圖次冠冕制

圖次器用制圖次七廟制圖次祫廟制圖次五廟三
廟圖次別子祖宗圖次郊禘宗祖圖次堂上昭穆圖
次室中昭穆圖次燕禮圖次投壺禮圖次鄉飲禮圖
次養老禮圖次冠禮器圖次昏禮器圖次習射禮圖
次饗禮圖次內外用事之日圖次祭祀用樽之數圖
次禮記名數圖次禮記傳授圖春秋筆削發微圖二
十有九首春秋十二公次二十一國世次圖次春秋
一百二十四國爵姓次五霸次齊盟次與盟之國次

春秋諸國地理圖次地名所屬次諸國地理次周地
次魯地次陳地次齊地次晉地次宋地次衛地次鄭
地次楚地次邾地次莒地次紀地次諸國地次關地
次周王族諸氏次魯公族諸氏次晉公族諸氏次齊
公族諸氏次宋公族諸氏次衛公族諸氏次鄭公族
諸氏次陳公族次蔡公族次吳公族次莒公族次曹
公族次虞公族次虢公族次諸侯興廢次春秋始終
次春秋總例數次春秋三傳傳授圖共三百有九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十四

葉氏 仲堪 六經圖

宋志七卷

未見

陳振孫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
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增補
之易七十今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
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
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

改定者耶

楊氏 萬里 六經論

一卷

存 載誠齋集

呂氏 祖謙 麗澤論說集錄

通考十卷

存

陳振孫曰呂祖謙門人所錄平日說經之語末三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十五

則史說雜說東萊於諸經有讀詩記及書說成書而

未終也

唐氏 仲友 說齋六經解

一百五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九經發題

一卷

佚

先民錄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號說齋登紹興辛未
進士復中宏詞科判建康府轉知台州抑姦拊弱發
粟賑饑創中津浮橋以濟涉政聲卓然俄為同官高
文虎所忌譖諸倉使屢疏劾之會仲友遷提點江西
刑獄而劾者益力遂主管沖祐觀以歸開席授徒學
者數百人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著帝王經
世圖譜十卷六經解諸史精義羣書新錄各若干卷
文集四十卷

周必大曰與政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究凡天文地
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采
傳注類聚羣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叅形聲相配或
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徵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
野尤致詳焉昔漢儒專通一經局守師說居家用以
脩身蒞官取以決事况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廣記
備言精思博考使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與
蘇伯衡曰乾道淳熙間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

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
乎其時又與呂子同居於婺而獨尚經制之學真可
謂特起者矣而豈立異哉公不惟精史學尤邃於諸
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為苟同隱之於心稽諸聖
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所著六經解百五十卷九經
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卷
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
天文地理詳辨各三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
陸宣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
二百年傳者蓋無幾矣揚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
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

王氏炎諸經考疑
佚

李氏舜臣羣經義

宋志七卷本傳八卷

佚

徐氏^存 六經講義

佚

喻氏^{良能} 諸經講義

佚

浙江通志喻良能義烏人官至太常寺丞

劉氏^{先祖} 山堂疑問

通考一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十八

陳振孫曰起居郎簡池劉先祖德脩撰凡一卷慶元

中謫居房陵與其子講說諸經因筆記之以其所問

於詩為多遂取呂氏讀詩記盡觀之而釋以己意附

疑問之後

俞氏^{亨宗} 羣經感發

十卷

佚

紹興府志俞亨宗字兼善山陰人隆興二年進士嘉

定中為秘書少監

游氏^桂 畏齋經學

宋志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宣教郎廣安游桂元發撰桂隆興癸未進

士歷官至制司機宜

彭氏^{龜年} 訓蒙經解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十九

樓鑰撰碑曰嘉定改元詔贈故吏部侍郎彭龜年為

寶謨閣直學士既又加贈龍圖閣學士賜謚忠肅公

登乾道五年進士第嘗著訓蒙經解若干卷藏於家

張氏^布 六經講解

佚

陳耆卿曰臨海人字伯專乾道八年進士歷太學錄

博士樞密院編修官宗正丞權金部右侍郎遷祕書

丞知徽州不赴奉祠終朝散大夫有六經講解藏於

家

毛氏璞六經解

佚

葉氏適習學記言序目

五十卷

存

孫之宏序曰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葉先生所述也初先生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二十

自金陵歸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乃成序目五十卷子家既以先志編次諗今越帥新安江公鉸木郡齋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夫去聖懸邈百家競起學失其統久矣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閩洛驟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子思是為孔門之要傳近世張呂朱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而靡先生後

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

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仲尼親

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

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軻能嗣孔子

未為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故根柢

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迄於五季以呂氏文鑑終

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指

治摘亂之幾如刺胸中盲之速於起疾也推迹世道

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長皆可繩準而銖稱之前聖

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其切理會心冰消日

朗無異親造孔室之闕深繼有宗廟百官之美富可

謂稽合乎孔子之本統者也

黃百家曰習學記言存於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共

十四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

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論語一卷

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三十三

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

任氏希夷經解

十卷

佚

邵武府志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淳熙三年進士官

至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贈少

師謚宣獻

傅氏正羣經講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三

佚

應廷育曰正字升可義烏人淳熙五年進士仙居尉

戴氏厚經解

三十卷

佚

樓鑰志墓曰東嘉戴君浚仲嘗薦於鄉五上禮部至

淳熙八年始以特奏名試補賀州之學尋授迪功郎

金華縣尉改脩職郎監漳州南岳廟著經解三十卷

藏於家君諱厚又字長文

李氏燾五經傳授圖

宋志一卷

佚

危氏稹諸經講義集解

佚

江西通志危稹字逢吉臨川人淳熙十四年乙科除

南康軍教授歷屯田司郎官出潮州又知漳州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三

徐氏大受經解

佚

陳耆卿曰天台人字季可淳熙十一年特科監行在

草料場號竹溪先生有經解藏於家

項氏安世家說

宋志十卷

附錄四卷

未見

陳振孫曰九經皆有論注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

正學附錄孝經中庸詩篇

華氏鐘六經解

佚

按華氏書無傳楊誠齋荆溪集有贈詩云華

鐘晨趨孔子堂今日覃思彫肺腸毛穎為君

禿盡髮問君何時放渠歇題曰華鐘秀才著

六經解以長句書其後則其書業成編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三

二十四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九百七十三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 六

黃氏幹六經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輔氏廣五經注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佚

李氏大同羣經講義

十五卷

佚

金華府志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於呂成公朱文

公登嘉定十六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

學士知平江府

陳氏埴木鐘集

十一卷

存

埴自序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
 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
 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
 而斲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
 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
 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
 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
 者乎余非待問者顧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
 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隨酢焉其不哆然肆黷然啞
 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故能應壞木之竅穴而
 萬籟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
 因命之曰木鐘焉

按潛室陳氏木鐘集一論語二孟子三六經
 總論四易五書六詩七周禮八禮記九春秋

附以近思雜問漢唐史各一卷

吳氏 梅卿 經說

佚

浙江通志吳梅卿字清叔仙居人嘉定十七年特舉
仕至忠州文學從朱子游

許氏 奕 九經直音

宋志九卷

未見

九經正訛

宋志一卷

佚

諸經正典

宋志十卷

佚

林氏 觀過 經說

宋志一卷

佚

章氏如愚羣書考索經說

三十二卷

存

應廷育曰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慶元中進士官國子博士改知貴州開禧初言事忤韓侂胄罷歸學者稱山堂先生

按章氏書皆采諸家之說非自撰惟因援引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四

諸書刊本多失載於是唐氏稗編所錄直言

如愚姓名矣書共六十六卷內言經籍圖書

前集凡九卷別集凡十一卷續集凡十二卷

毛氏居正六經正誤

通考六卷

存

魏了翁序曰自秦政滅學經籍道熄迨隸書之作又舉先王文字而併棄之承訛襲舛愈傳愈失蔡伯喈

書石經有意正抹之旋亦焚蕩張叅所見石經又不

知果為蔡本否其所引石經文多失字體魏晉以來

則又厭樸拙者姿媚隨意遷改義訓混淆漫不可考

重以避就名諱如操之為摻昭之為侶此類不可勝

舉况唐人統承西魏尤為謬亂陸德明孔穎達同與

登瀛之選而釋文與正義自多背馳至開元所書五

經則又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為跛以平為便之類

又不可勝舉而古書益邈五季而後鏤板繙印經籍

之傳雖廣而點畫義訓訛謬自若本朝胄監經史多

仍周舊今故家往往有之而與俗本無大相遠南渡

草創則僅取版籍於江南諸州與京師承平監本大

有逕庭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為異同而監本之誤為

甚柯山毛居正義甫以其先人嘗增注禮部韻奏御

於阜陵遂又校讐增益以申明於寧考更化之日其

於經傳亦既博覽精擇嘉定十六年春會朝廷命胄

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義甫馳書幣致之盡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五

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
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辭旬歲間
刊修者凡四經乃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
司而板之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也繼欲修禮記
春秋三傳義甫以病目移告其事中輟或者謂縱令
盡正其誤而諸本不同何所取證豈若錄其正誤之
籍而刊傳之後學得以參考余觀其書念今之有功
於經者豈無經典釋文六經文字九經字樣之等然

此書後出殆將過之無不及者其於後生晚學祛蔽
寤疑為益不淺因慙慙其成而序識之書曰若升高
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學者其毋忽於斯
陳振孫曰柯山毛居正義甫校監本經籍之誤所欲
刊正者魏鶴山為之序而刻傳之大抵多偏旁之疑
似者凡六卷

王氏士奇諸經釋疑

佚

姓譜字永叔福安人莆田法曹奉議郎

李氏伯玉斛峰經義

佚

江西通志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嘉定進士累官禮
部尚書

岳氏珂九經沿革

闕卷

存

珂自述曰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
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為善本廖氏又以余氏
不免訛舛于氏未為的當合諸本參訂為最精板行
之初天下寶之流布未久元板散落不復存嘗博求
諸藏書之家凡聚數帙僅成全書懼其久而無傳也
爰做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字畫如注文如音
釋如句讀悉循其舊且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而又
證以許慎說文毛晃韻畧非敢有所增損於前偏旁

必辨圈點必校不使有毫釐訛錯視廖氏世綵堂本加詳焉舊有總例存以為證

張萱曰宋相臺岳珂家塾刊本與九經總例相同

真氏德秀西山讀書記

通考三十九卷

存

陳振孫曰真德秀景元撰其書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史格言而述以已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八

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

魏氏了翁九經要義

二百六十三卷

分見諸經外有類目六卷

闕

虞集序曰聖賢之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訓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

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其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聞多識之事若

將畧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考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九

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諸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道器之不離而有以証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謂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窺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魏氏名了翁字華父臨邛人故宋慶元己未進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叅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都督

江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為鶴山先王

王禕曰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偽妄使學者不為其所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

張萱曰九經要義魏了翁著考究九經中義理制度也今內閣見存儀禮七冊禮記三冊周易二冊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十

一冊春秋二冊論語二冊孟子二冊又於前書各段分類為類目六卷以便簡閱尚存

錢氏時融堂四書管見

十三卷

存

張萱曰宋理宗朝錢時注解論語學庸附以古孝經為四書

按錢氏四書管見有孝經而無孟子與朱子

所定四書不同故附以羣經

高氏定子經說

五卷

佚

盧熊曰高定子字瞻叔關二年進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學者稱著齋先生

李氏彥華經傳辨疑

三十六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十一

魏了翁志曰彥華字仲實撫州宜黃人通判武岡軍李劉之王父家故藏書至萬餘軸矻矻晨夜天文地理禮樂律歷兵謀方伎毫分縷析體習既精晚而述經傳辨疑禮樂遺錄三十六卷鄉人號曰藏脩先生

吳氏之巽諸經講義

五卷

佚

史氏堯輔 諸經講義

五十卷

佚

魏了翁誌墓曰堯輔字克甫居眉之丹稜受春秋於

橫舟劉子有年十五講學於德溪開禧三年以易冠

同經生尋中乙科調永康軍青城縣主簿補大足縣

尉調合州推官

吳氏獵 經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十二

佚

魏了翁狀曰公諱獵字德夫醴陵人敷文閣直學士

贈通議大夫

謝氏升賢 四書解

佚

張氏貴謨 泮林講義

宋志三卷

佚

俞氏言 六經圖說

宋志十二卷

佚

周氏士貴 經括

宋志一卷

佚

梁氏南一 六經辨疑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十三

姓譜字力行

賈氏鑄 考信錄

通考三十卷

未見

劉氏序畧曰友人賈君成已少余十三歲未脫舉子

累且教授生徒所至坐席常滿而能歷年篤以成書

世之學者於六經之疏能一閱焉者蓋寡况能參稽

其類大之如天地氣形之初微之如服食器用之末

先儒該洽兼綜凡古書之雜出者徵之而靡不在分
之而靡不貫也其書曰考信錄考諸古而信諸心又
以質於余而證於後世用意遠矣

黃氏 大昌 晦庵經說

三十卷

未見

楊氏 伯喆 九經補韻

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十四

存

伯喆自序曰字學湮廢已久學者無以寤疑辨惑僕
性嗜古癖書傳因涉獵諸經訓釋或同字殊音或假
音如字若此者衆韻書率多不載竊有感焉如禮部
韻一書政為聲律舉子設紹興間三山黃進士嘗補
選進上乃亦闕畧弗備近嘉禾吳教杜復申明僅增
三字僕之惑滋甚蓋若禮記斂般請以機封毛詩倚
難其枝之類庸可諉曰是喪制所出非程文所當用

或音義弗順非韻語所可押至如周禮合采合舞之
為釋菜毛詩鱣鮪發發之為鱣鱣皆足正後學之傳
訛助文場之窘步一切置之可乎乃即經蒐羅萃為
一編非敢上於官以求增補亦非敢淑諸人以侈聞
見姑藏家塾以擊蒙昧博識幸毋我誚

俞任禮後序曰禮部韻以畧言外多隘之而議欲增
也自元祐國子博士孫諤隨乞添收繼其後則黃啟
宗有補韻吳棫有補韻補音毛晃有增韻張貴謨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十五

韻畧補遺近世黃子厚蔣全甫則又各有論說然疎
者隨韻補輯僅得一二詳者至盡采子史蒼雅方言
欲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而難於行此禮部韻之所
以至今未備也泳齋先生治衢之暇日揖任禮於柯
山堂而語曰子見我所纂九經補韻乎先生於書無
所不讀而以經為根源補韻之作凡九經中字之假
借音之旁通考訂分彙各疏其下若星象之錯落於
天而燦然以明平齋洪端明所謂杜門論著佳哉者

此也平齋欲著論而後弗果他日上之朝而頒行於禮部俟後世知國家之淑士以經則豈但為聲韻之助任禮敢寫平齋之志而繫於後

黃氏補九經解

佚

梅氏寬夫裕堂先生諸經講義

一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十六

黃虞稷曰括蒼人解易詩論孟學庸諸義

黃氏彬經語協韻

宋志二十卷

佚

錢氏承志九經簡要

宋志十卷

佚

張氏伯文九經疑難

十卷

未見

伯文自序曰疑生於不信難起於不服經之有疑難其殆出於專門之學臆見異說自相矛盾者乎然所疑有是非而難有當否有如李泰伯疑周禮者一歐陽公疑周禮者二蘇子由疑周禮者三猶曰今之周禮非周公之全書也至若劉子元於書有疑古十條於春秋有十二未喻果何見也何休好公羊學著公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十七

羊墨守左氏膏肓殺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猶曰黨同伐異者爾若夫顧悅之嘗難王弼易義四十條而關康之又申王以難顧非其品藻不由於公論而評議獨出於私見者乎雖然是皆有可取者昔孔門之學大概務通倫類而已顏子聞一知十子貢告往知來故師友琢磨而德業日進使其舉一隅而不反以三隅決不能有所疑有所難也予自幼年趨庭先君禪堂授以麟經涉獵之餘亦嘗取五

經三禮與夫語孟講究其大概凡平日得於先儒之
議論者寸長片善靡有不錄今取其切於場屋之用
者纂為一書題曰九經疑難非惟述其辨駁而已凡
其說之新奇意之高遠開卷一覽九經大旨瞭然胸
中矣昔房景先才學通融嘗作五經疑問百餘篇而
邢邵亦以五經指要為世指南今不見其書聊以是
擬前篇云

戴氏榘五經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四

十八

佚

王瓚曰榘字立子永嘉人師事葉適登嘉定戊辰進
士為太學博士遷秘書郎出知臨江軍不赴久之起

湖南安撫司叅議官

王氏奕六經說

佚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七十四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七

饒氏魯五經講義

未見

劉氏元剛三經演義

宋志十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佚

葉氏時對制談經

十五卷

存

杜涇序曰是編乃文康葉公所著貫穿經史言言典
則真經濟之第一義也舊文百篇散出無緒深闕探
討今立十五門分統之便簡閱也或有片言匪要則
稍加汰節其典章名物難以懸解者悉取經文注疏

分隸於後字義音韻未易通曉者徧考韻會羣書標識於端句讀辨之亥豕正之使讀者開卷洞然具見先生之武庫矣非敢言先生之忠臣庶幾哉非先生之叛臣乎以其可資制作之用爰命之曰對制談經云

黃氏仲元經史辨疑

未見

姓譜仲元字善甫莆田人咸淳中登第陸秀夫薦充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二

益王府撰述官遷太常博士宋亡更名曰淵字天叟

黃氏震日抄經說

三十一卷分見各經

存

沈達序曰學以孔孟為師師者道之所存其文則六經之書也講習以窮理躬行以達用斷乎不可易者宋儒標榜角立互有異同而象山陸氏始倡為高遠驚世之論謂此心本明不假言議惟當自求以得之

凡講學即是異端六經皆吾注腳一時間人風靡從之獨慈谿黃東發氏尊信周程朱子之說以上探孔孟六經之旨一切反之躬行以為實用於士必以操行自立於官必以職業自見至讀論語而於孝弟忠信文公所以教人者蓋佩服終身焉故自強任用明經家法取科第積州縣吏能歷監司郡守所至有異政仁民厚俗一本之禮義立朝諤諤敷對無隱情雖遭讒去國未究其設施而言論氣節千載有光斯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公暇所閱經史諸書隨手考訂并奏劄申請勸誡等作凡百卷名之曰日鈔鈔梓行於世中值兵燬諸孫禮之懼祖訓之失墜購求搜輯補刻僅完屬予序之予惟科目利誘之弊至趙宋而極其以道學云者又皆從事空言而於躬行大業或未之能然彼其立異矯時固為賢智之過望而可知其非百餘年間未有以折衷猶賴先生詳辨力詆著之方冊俾孔孟周程朱子正大之學燦然復明如杲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三

行空沈陰積霽廓焉為之一清有目者皆可睹也方陸學盛行慈湖楊簡氏宗陸者也於公為鄉人公未嘗苟從末俗波蕩中卓見定力一人而已世之師若弟子玩味是書必若公之於文公身體而力行之而後可以言學顧余淺陋何足以知先生會秩滿將歸禮之請之益勤敬書於卷端以為願學者勉若其文詞論述浩瀚峻潔特公之餘事茲故可畧云時至正三年歲在丁丑四月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四

王圻曰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慈谿黃東發取二經為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補朱子之未備且不欲顯故附於日鈔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澔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之永樂初修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鈔故一無所取

曹氏涇五經講義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清甫歙人宋昌化簿入元不仕

夏氏良規五經解

佚

林氏洪範五經義方

十卷

佚

閩書閩縣人

馬氏廷鸞六經集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五

佚

江西通志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登進士歷拜右丞相

王氏應麟六經天文編

宋志六卷

存今本二卷

玉海藝文經解

九卷

存

應氏翔孫經傳蒙求

佚

方回序曰王伯厚尚書學極天下之博長予四歲予昔嘗敬事之戴帥初博士學極天下之粹少余十七歲今予畏友也此四明二先生俱以其里中應君子翱翔孫所著經傳蒙求為然予無復容喙矣竊嘗謂道一而已而物有萬古聖賢之學不專在語言文字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六

日月星辰與天為體運而不已山川草木與地為體生而不窮言語文字與聖賢為體傳而不朽體物也所以用之者道也道不離物易究咎休書紀治亂詩美刺春秋褒貶三禮辨上下論專言仁孟兼言義皆以語言文字與道為體其妙用所在一而已一者何道是也然則何道也天地之心耳此之謂道而以其道用乎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物故曰道不離物聖賢之心欲使千萬世之人為善不為惡以復其有善

無惡之性則不容不著之書此言語文字所以為斯

道有形之體而無形之道所以用乎有形之體而寓

於言語文字之中也顧可忽諸子翱所謂蒙求自易

至論孟皆括為韻語以訓後進旁及諸子百家而揚

雄方州部家之書亦與焉予曩亦嘗摘其奇語難字

以供刀筆艱深之中韜平易亦不過一陰一陽一晝

一夜一寒一暑消息往來幽明生死之故易之注疏

也獨所用六日七分歷法一歲則易之一端耳康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七

經世書出於此或謂予好太玄又出雲覆瓿下回曰不然凡言語文字之不畔於道者皆與道為體片雲起於天而澤四海粒粟根於地而飽萬民一畫筆於聖人而開百聖天地聖人之道皆託於物近世有欲滅絕言語文字以為學者敢痛詆朱文公著述謂率多於古人動累於後來黨陸也其人臨汀使君不滿五十而死天棄之矣讀子翱之書者亦曰與道為體能於有形中求無形則將於無味中得有味矣子翱

早中童子科伯公衡嘗參大政云

馬氏端臨經籍考

七十六卷

存

胡氏仲雲六經蠹測

佚

王氏義端經疑

十五篇

佚

程鉅夫表墓曰義端字元剛受易於廬陵歐陽守道

與兄義山俱有名以恩監江陵白水鎮遷武岡綏寧

令文丞相起兵江西辟與幕議君歎曰事已至此去

將安歸涕泣謝之自是終其身不出或勸君仕曰我

不能死可復仕乎

陸氏正七經補注

佚

浙江通志陸正字行正海鹽人今屬平湖舊名唐輔宋亡

與族父震龍以家世宋臣矢不仕元遂更名正程文

海薦之不起後復與劉因同徵堅不赴隱居教授及

卒門人私謚曰靖獻先生立書院於陳山祀之

鄭氏君老五經解疑

佚

姓譜字邦壽長溪人咸淳四年進士元初交薦不起

學者私謚曰靖節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九

張氏卿弼六經精義

百卷

佚

虞集曰弋陽張君卿弼字希契登咸淳戊辰進士第

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仕至興化倅而宋亡隱居不

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眾講學藍山書院徧取傳

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

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

數百卷

謝氏枋得 五經珍抄

四卷

存

陸元輔曰疊山五經類纂四卷坊間所刊盱江趙師

聖序之題曰珍抄

王氏所 五經類編

二十五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十

佚

台州府志王所字喻叔黃巖人咸淳乙丑進士宋亡

致高郵軍事歸營書院於漢濱及卒黃超然題其墓

曰宋進士元逸民南峯王公墓

牟氏嘯 六經音考

佚

鄭元慶曰嘯字獻甫子才之子也以陰歷大理少卿

宋亡不仕與子應龍父子討論著六經音考

余氏浙 六經審問

佚

紹興府志余浙字季淵新昌人登進士歷監察御史

改大理少卿歸自號致曲老人

趙氏元輔 六經圖

五卷

未見

黃氏浚 五經通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十一

二卷

未見

顏氏宗道 經說

一卷

未見

申氏似慶 五經論

佚

似慶自序曰五經聖人成書萬世標準聖人既沒遭

秦之亂禁網嚴密天下學士逃難結舌以書為諱天下無全書矣漢除煩苛約以三章更高惠二君挾書著律猶未盡去老壯者沒少者亦耄期矣未必盡能記誦也伏生年過九十始克口授不全之書他經不至於泯絕者漢儒補葺之力為多今讀其書者知漢儒記誦傳習之艱苦而默會聖心於千萬世之上可也作五經論

謝鐸曰五經論黃巖車隘軒似慶著今有抄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十三

俞氏 琰 經傳考注

未見

趙氏 孟至 九經音釋

九卷

未見

鄭元慶曰孟至宋燕懿王後祖希懌自青田徙湖州父與憲嘉定中登第孟至咸淳乙丑進士官運判

趙氏 德 五經辨疑

未見

江西通志趙德宋宗室自號鐵峰博學工文隱居郡城之東湖

按趙氏辨疑惟毛詩有二十八則附朱倬疑問之後餘俱未見

葉氏 夢鱗 經史子要

未見

黃虞稷曰建安人入元不仕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十三

張氏 沂 辨經正義

七卷

佚

俞氏 酉發 經傳補遺

三十卷

佚

鎮江府志俞酉發字明叔德鄰之弟咸淳中以明經試太學後隱居不仕

陳氏^晉 六經講義

佚

周氏^{明辨} 五經手判

宋志六卷

佚

七名氏授經圖

宋志三卷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十四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易詩書禮春秋三家論

語孝經之學師承相第系而為圖

兼講書

宋志五卷

佚

九經要畧

宋志一卷

佚

六經疑難

宋志十四卷

佚

九經經旨策義

宋志九卷

佚

六經輿論

六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五

十五

黎溫序曰經以載道先儒言之備矣蓋易以究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性情春秋以明褒貶禮以謹節文樂以致中和故潔靜精微易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是以聖人作經垂訓之功不亦大乎昔者周衰六經厄於秦火漢室奮興始除挾書之律經籍漸出諸儒傳於殘編斷簡之中山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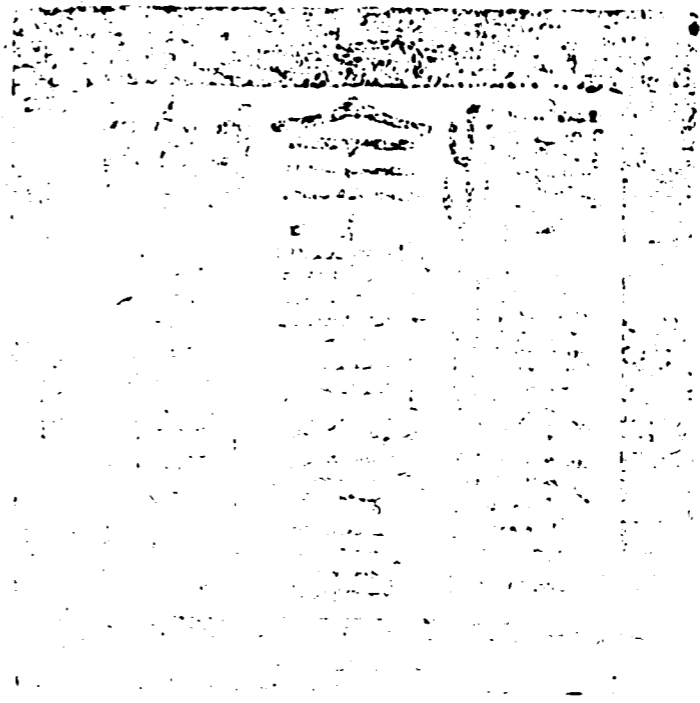
屋壁之內晉唐以來莫有發揮迨乎宋德隆盛五星聚奎文運光啓治教休明而應生於瀟洛關閩之羣括於是諸經皆有傳義之說如日麗中天聖道不顯而頓回鄒魯洙泗之風教粵若爽滌鄭先生名樵字漁仲莆陽人亦出於宋隆平之世典教之際述作是書而為六經管轄之論啟其關鍵闡發幽祕俾學者直睹升堂之精蘊是則有功於聖門誠不鮮矣溫自往年遊於盱郡常請益於灣溪子由危先生講論之

暇出家藏厥祖訓導邦輔所錄是書啟誨於溫既而舊冬遂請是橐敬攜入於書林一旦訪謁日新劉氏克常細閱其義欣然珍留擊節歎曰滄海誠有遺珠矣而請余校正之予竊謂是書一出則六經之奧昭然不惟天下學者之有幸也

按世傳六經奧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裨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

不合漁仲嘗上書曰十年為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譌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繆正俗跋五六年為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奧論曾未之及則非漁仲所著審矣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何思鈞

騰錄監生 臣劉 垠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八
六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七十五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八
馬氏定國
六經考

佚

王氏若虛
五經辨惑

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存

姚氏樞
等五經要語

未見

黃虞稷曰至元三年姚樞竇默王鶚商挺楊果等纂

進凡二十八類

熊氏朋來
五經說

七卷

存

南昌府志熊朋來字與可豐城人咸淳甲戌進士仕元為福清州判官

陸元輔曰易說一卷詩書說一卷春秋說一卷三禮說二卷大小戴記說一卷雜說一卷

胡氏炳文五經會意

未見

凌氏堯輔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二

戴表元序曰儒者之說其精者為道德而麤者為禮樂刑政當三代以前雖世治有斷續而二說未嘗一日廢於天下書之所存者畧也周之既衰禮樂刑政盡壞道德茫然無所附麗夫子不得已始與其徒共詳之於書書詳而後世之託言者始雜然自其徒相繼皆沒之後千有餘年往往嘗有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宜舉一世不好之而不變聲薰氣染之久而亦或為人所采

拾道德之緒餘禮樂刑政之髣髴因之而不墜者什

五至於近代濂洛之派興於雜書之中定著其書通

於夫子者曰子曾氏子思氏子孟氏而上三氏之書

存者曰孝經中庸大學孟子若論語又孔門之高弟

共為之尤精者也為之披微文抉沈辭使尋源者不

迷其津趨途者不昧其歧有功哉濂洛之徒皆沒說

者又雜考亭朱先生出又取濂洛之已詳者與其徒

皆明之故孝經有刊誤論語孟子有集注大學中庸

有章句以迨太極西銘通書之類凡殘編斷簡之關

於義理者舉有訓解其徒之書予之資雖鈍猶得而

窺之其徒之人為余之先猶得而知之顧歲月推移

風氣變化資品之尤鈍於余者則不及預此矣予白

首東來乃始獲聞番陽有雙峰饒君者嘗學於考亭

之門人而於考亭之書鑽研探索纂述彙叙其意猶

考亭之於濂洛也久之是州之儒者凌君堯輔與余

遊余又見其箋註疏釋問答圖辨而知其遊饒君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三

門而於饒君之書又如饒君之於考亭也嗚呼茲非予所謂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而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者耶堯輔歸而於是書也益弘其入謹其出弘且及於伏生申公之年其有欲聞道德禮樂刑政之說者不以屬君之徒而誰耶

王氏希旦五經日記

未見

黃虞稷曰字葵初德興人隱居著書累徵不起又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四

書易通解

李氏恕五經旁注

六卷

未見

楊士奇曰廬陵李省中先生名恕與龍麟洲劉水牕

同輩行五經者易書詩論孟旁注簡明切當便於學

者

何氏異孫十一經問對

五卷

存

楊士奇曰此書為小學設所謂十一經者書詩春秋儀禮周禮禮記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不及於易者非小學所及也

黃虞稷曰設為經疑以為科場發問對策之用

周氏間孫五經纂要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五

蕭氏志仁經解佩觿錄

十卷

佚

江西通志蕭志仁字無惡廬陵人

張氏頴四經歸極

未見

潘氏迪六經發明

未見

姓譜迪元城人歷官國子司業集賢學士

余氏國輔經傳考異

佚

吳澂序曰金谿余國輔輯經傳考異以予之亦嘗用力於斯也俾序其首予少時讀經書疑其有誤字錯簡處必博考詳訂而是正之一日有先生長者見其一二叱責曰聖經如天之日月千古不易何可改耶汝何物小子而僭妄如此予鞠躬謝過曰父師之教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六

敢不承乎第古書自秦火之餘炎漢之初率是口授五代以前率是筆錄口授者寧無語音之訛筆錄者寧無字畫之外語訛字舛為經之害大矣不訂正而循襲其訛舛強解鑿說不幾於侮聖言與予之訂正也豈得已而不已者哉况一一皆有案據曰某本作某字或先儒曾有論義曰某字當作某字未嘗敢自用意點竄也先生長者不領予說予亦不能從其言而遂止然於此每兢惕謹審而不敢苟國輔老成之

儒顧亦同予少時之癖而所去取不悉與予同何當

聚談細細商畧以歸於至當之一

舒氏天民六藝綱目

四卷

存

馬氏瑩五經大義

佚

柳貫誌曰馬氏諱瑩其字仲珍世家建德縣之新亭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七

鄉精研經史旁連諸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謠俗方言朝披夕攬華英延祐科興始用春秋舉上不利後更用禮記亦不利彙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答疑又手選唐五百家詩五卷宋南渡諸家詩一卷別有講義讀書紀各二卷藏於家

瞻氏思五經思問

未見

歐陽氏長孺九經治要

十卷

未見

張萱曰元皇慶間歐陽長孺采九經之要輯為一書自君臣以至朋友自治心以至治天下分為六門凡七百九十三章共十卷

杜氏本四經表義

佚

江西通志杜本字伯原清江人隱居武夷山文宗徵之不起後至元間復召為翰林待制稱疾固辭學者稱為清碧先生

黃氏澤六經補注

佚

吳澂序曰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為四術易者占筮之絲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脩春秋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幸

而未亡者若書若禮往往殘缺惟詩與春秋稍完而

已漢儒專門傳授守其師說不為無功於經而聖人

之意則未大明於世也魏晉而唐注義漸廣至宋諸

儒而經學之極盛矣程子之易立言幾與先聖並然

自為一書則可非可以經注論若論經注則朱氏詩

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也後儒於其既精既當者

或未能嚼味其所可取則於其未精未當者又豈人

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余嘗於此重有慨焉而可

與者甚鮮也蜀儒黃澤楚望貧而力學往年初識之

於筠今年再遇之於江讀易詩書春秋及周官禮記

悉欲為之補注補注之書未成而各經先有辨釋宏

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真有灼見

先儒舊說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

非用功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

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為之大快乎楚望不輕以示人

而德化縣令王君乃為鋟梓以傳余歎美之不足因

以論於學者蓋於諸經沈潛反覆然後知其用功之
不易用意之不苟云

翼經罪言

佚

吳氏仲迂經傳發明

未見

宋氏元翁五經約說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十

袁楠序曰古之學者三十而五經立方其時以力田
致養為先本春出於野冬始入邑其勤懇懇然日不
能給暇日入學歲率不滿十旬焉噫何其敏且成如
是之易也蓋先王盛時鄉遂溝洫之制明冠昏賓蜡
之禮具弦歌俎豆鐘鼓弓矢之備周旋品節皆身親
而日化則所謂通其義者道德性命之理也簡牘日
繁專門經師夸宏務奇漢世儒者白首莫一微言既
絕掇拾枝蔓而媮意惰業率自涯而返良有以也夫

子之翼易二戴之傳古禮解經之準的也訓詁別立

為小學析文以言字因字以言義究其大較邈不相

入然則士何自知經旨哉唐孔賈氏尊漢儒宗知其

迂陋猶旁諱曲覆如臨師保不敢有犯獨啖趙出口

指摘無所避劉原父氏歐陽氏始慷慨直論未幾言

經者銖分毫別彊畫同異駁駁乎漢儒矣夫一道德

而同風俗作者之事也復古而不至焉者儒者之責

也六藝之道莫急於禮樂樂書廢已久而儀禮訖不

得立學官遺音舊器莫可尋辨登降進退揖讓之損

益臨事取具跂就企及卒汎夫近古吾獨謂學古之

士猶足以語夫此也廬陵宋元翁為童子時能明經

明經舉廢已久獨元翁興起其事弱冠復約為大義

先王墜典炳然其專美矣夫天人之奧昔人之所罕

言而昔之耳聞目見接熟素履今皆棄置不講元翁

氣清德茂養泉糞木必以源本約而同之與道俱會

後之學者將由是則焉敢誦所聞而美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十二

歐陽氏侁 五經旨要

未見

閩書侁字以大長樂人舉進士不第隱居著述學者

稱道江先生

陳氏樵 經解

未見

江氏達辰 七經要義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十二

黃虞稷曰字虞卿歙人元崇德州教授

雷氏光震 九經輯義

五十卷

佚

吳氏師道 三經雜說

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易詩各一卷書六卷

楊氏叔方 五經辨

佚

吉安府志楊叔方吉水人號學睡先生以經學授清

江范德機以歷法授寧都習吉翁

曾氏翼中 經解正訛

未見

黃虞稷曰永豐人官應奉翰林文字

李氏好文 端本堂經訓要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十三

十一卷

未見

元史至正九年順帝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命李

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取史傳及先儒論說

關治體協經旨者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為書十

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

命太子習焉

李氏仁壽 諸經衍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山甫龍泉人元季婺州教授

趙氏居信經說

未見

唐氏懷德六經問答

佚

黃虞稷曰字思誠金華人仲友七世孫許白雲弟子

元衢州學錄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十四

陳氏剛五經問難

佚

楊氏維楨五經鈐鍵

未見

葉氏失名經疑

佚

趙孟頫序曰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

蓋於心無得故也無所思則一所思不思矣何疑之

有此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

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

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則思之深思之深

則必有疑因其疑而極其心思則其有得也凡書皆

然經為甚何者六經其來最古傳之久而訛謬生焉

以今人而臆度古人吾見其不能矣則夫疑之多也

何怪通川葉君白首於六經凡有疑皆萃而為一編

其疑之淺深固未易遽釋而其所以疑者有以見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六

十五

君之用心於經書而非泛泛口耳之學所可同年而

語矣葉君以僕嘗從事於此不遠千里來求叙引故

叙其所以疑者覽者其詳諸

陳氏失名五經直音

未見

黃潛跋曰周都官為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

宣獻公之博洽而為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

矣嗟乎聲韻母也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

求其母而不得乃憧憧若是耶易書詩禮春秋之文
昭揭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
鈎竒撫隱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舊有其書陳
君是編不過蒐其脫遺摘其舛謬為力亦易耳雖然
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
人傳心之要旨經世之大教所賴以存者幾希矣夫
使之日星垂而江漢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方之
樓公竭精憊神於蟲魚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間乎然

余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
用二合字是也陳君目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
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尚也
亡名氏六經圖

佚

朱善序曰古之學者有書必有圖何也不得於理則
必求諸書而古人之傳授可見已不得於象則必求
諸圖而古人之制作可考已此圖之與書所以可相

有而不可相無也六經有圖其來已久然兵變之後
古書存者十無一二況於圖乎豫章李君用初家藏
六經圖甚古余嘗得借是圖而觀之以天文則中星
有堯典月令之異同以地理則疆域有禹貢春秋之
沿革以人文則儀禮之有詳畧官制之有繁簡城郭
宮室宗廟井田會同軍旅冠昏喪祭衣裳弁冕旌旗
車輅籩豆簠簋圭璋琮璜凡文質之有損益以物理
則昆蟲草木鳥獸魚鼈之細微又於詩為特詳然五

經之圖可觀者象而已若易則伏羲先天四圖邵子
終日言而不離乎是其為理也微矣文王後天方位
雖不與先天同然先天純乎天理後天各以人事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其有功於天下後世一也易圖之
外益之以揚子之太玄司馬之潛虛邵子之皇極經
世使學者可以一覽而得其大概好學之士果能兼
此六圖而並觀之譬諸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
一道而入何患學之不進哉用初將命工摹寫且與

同志哀金刻梓以廣其傳茲事若成其有功於學者多矣豈曰小補之哉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七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 九

孔氏 克表 等羣經類要

未見

黃虞稷曰明太祖命儒臣孔克表劉基林溫等以恒言注釋羣經使人易通曉親解論語二章以為之式

克表等承命釋五經四書以上賜今名

吳氏 沈 六經師律

一卷

闕

沈自序曰嗚呼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輕用者也古之時文武為一塗士之陞未嘗不知兵也後世析文武為二歧而兵之學寡矣有能言者下之人不以為狂則上之人必以為諱幸四方之

無虞宜無事乎此也苟或有警將求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之兵謀戰策多矣歷代以來散亡畧盡今之存而顯顯者七書而已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畧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學令天下誦習之謂之武經世之談兵者尊之仰之真猶儒者之於六經也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為暴曾謂彼七書而可以為萬世不刊之典乎何當時之襲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三畧尉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知果有本真否三畧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託者也其為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吳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閔廓深遠雖三代之法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篇班固入之於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蓋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

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非齊之全書矣吁先王之兵制盡在古司馬而今不可得見矣宜孫吳之歸然而獨高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者流總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冠其首觀於十三篇之書備奇正用機權審彼度已先計後戰變化開闔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書為秦漢兵法之祖則可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為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貶民論日卑論將帥則以勇壯擊刺為賢能語行陣則以奇詭設伏為巧妙若曰我將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為迂濶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彼孫吳也上勢利而尚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

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孫吳之徒皆身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謂當哉至揚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子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當時子雲所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於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蓋兵之始作也非聖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

法之而已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吳之所得而測識哉間嘗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於師政者輯錄而類聚之定為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竊取子朱子儀禮集傳師田篇之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若乃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強大僭侈兵法軍制俱非先王之舊曰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擊曰襲曰取曰收曰滅聖人不厭其書於簡冊者誠誅其黷武之罪以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講焉不得而盡錄也至於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文德武備於是可見故特取之以繫於兵用之篇嗚呼有國家者於平居暇豫之日能謹夫脩齊治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之遺經法聖人之運量

豈不足處天下之大事平天下之大艱而又奚暇於孫吳乎此是編之所以一本於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也天下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為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而為世所厭者有人於此曰我善為孫吳則必肅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則必譁然難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方合一文治聿興之時草茅之士得以餘力及此極知牽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罪無所逃之然有備

可以無患者古所以制今世之君子當有採焉

趙鶴曰字濬中正傳子蘭谿人洪武中召為翰林待

制陞東閣大學士

按師律五篇今惟兵禮一篇載於金華文統

董氏彙經疑問對

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宗文樂平人元至正間領鄉薦入明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六

國子監學錄

陶氏凱九經類要

一冊

未見

右見萊竹堂目

徐氏蘭五經文格

未見

黃虞稷曰洪武初人

范氏祖幹羣經指要

未見

蔣氏悌生五經蠹測

六卷

闕
禮記闕

悌生自序曰愚幼讀書畧曉文義其或未通師友問
辨既退猶有疑未釋者及壯至老其素所嘗疑尋經
傳本旨反覆參究旁摭証據疑終未能解所恨窮居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七

僻處孤陋寡聞不能訪求良師益友以質所疑每欲
筆而志之以俟後之同志又恐獲僭議先儒之罪握
筆屢投者有日今老矣輒復編而紀之名曰蠹測蓋
以愚之膚識淺學而敢輕議先儒得失亦猶以蠹測
海多見其不知量之意庶幾他日見者未減僭踰之
罪并以平日讀書傳義之外已意管見作為衍說類
附於後或者窮經有知我者於中取其一二焉亦以
見余之素心非敢妄為是言也

黃虞稷曰字仁叔福寧州人洪武初舉明經任本州訓導

李氏本經書問難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孝謙郟人洪武中父仕開有罪本代父輸作以德行稱

張氏宣五經標題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熊氏釗五經纂要

未見

蕭氏岐經書要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尚仁泰和人洪武初舉賢良至京授長

史辭歸改平涼府學教授

徐氏原五經講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均善蘭谿人洪武中以賢良徵為翰林

院待詔

黃氏鼎五經精義

未見

江西通志黃鼎字玉鉉吉水人深究六經之旨胡廣鄒緝皆其門人

賀氏賢五經集解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黃虞稷曰狄道人永樂壬辰進士詹事府少詹事

張氏楷四經稂秕

未見

黃虞稷曰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歷官左

僉都御史

黃氏潤玉經書補注

四卷又譜一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四書諸經注家或遺或誤乃撰經書補注

王圻曰黃公補注其言多有可采

周氏洪謨經書疑辨錄

三卷

存

洪謨自叙畧曰臣昔為祭酒時既以辨疑為職每遇六堂會講之暇諸生有疑而問者必與辨焉欲其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十

曉初不懼其辭之俚隨其所請亦不計其言之複蓋自漢唐以來經訓不明理學俱晦惟宋朱子洞見精微究極玄奧理學之明如指諸掌至若羣經所載事物之變制度之設有漢唐諸儒不能發明而朱子亦未及發明者有漢唐諸儒所見舛誤而朱子亦襲其舛誤者如義皇冠服之事堯舜歷象之政歷代正朔之建明堂之制與夫郊祀社稷宗廟之禮皆先王經世大典奈何一千年間互承謬譎莫適指歸改正之

說既使先王之法上達於天尚右之說復使先王之法下墜於地故臣與諸生答問不得不剖析到底講貫明白其後諸生互錄所得以備參考乃又取而裁之名曰疑辨錄既嘗具本上進以塵御覽復俾諸生各錄一帙以就正於有道之士亦所謂寧為朱子忠臣毋為朱子佞臣之意云爾抑此與諸生講辨不得不爾若夫科舉之作文義者仍以大全為主而無用乎此云成化十六年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十一

黃虞稷曰成化十五年洪謨為禮部尚書進呈是書多辨朱子解經沿習諸儒之誤陸元輔曰疑辨錄中諸條間有言之得當者若周正考一篇主不改時月之說而廣引經傳以證之其說似是而非不若朱子改時改月之為不可易也其書以成化十五年進呈疏言五經四書雖經朱熹注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敕儒臣考訂帝曰五經四書漢唐諸儒之誤永樂間儒臣纂修悉取其不

悖本旨者輯錄天下學者誦習已久洪謨乃以已意
紛更不允

王氏恕石渠意見

二卷又拾遺一卷補缺一卷

未見

周氏安九經圖注

佚

陸元輔曰安字孟泰莆田人家貧遇鬻書者以耕牛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十三

易之卒後遺書為外孫所焚鄰人亟拾之得九經圖

注制度極精巧見周瑩藏山錄

按瑩亦莆田人正統乙丑進士

支氏立五經解

未見

嘉興縣志支立字中夫正統甲子舉人官翰林孔目

楊氏守陳諸經私抄分見各經

一百卷

存

何喬新志墓曰公居廬讀禮有所得作禮記周禮儀
禮私抄繼而旁讀羣經悟先儒注釋不能無失又作
孝經大學中庸論孟尚書周易春秋私抄皆正其錯
簡更定其章句於諸儒之傳惟是之從附以已見有
不合者雖漁洛關閩大儒之說不苟徇也其校定羣
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卷耳乃大
夫行役者之作大學本末一章乃治國平天下之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十三

禮喪大記一篇乃儀禮經文皆超然獨見先儒論議

未嘗及是也

程敏政曰先生諸經私抄皆擴前賢所未發使及朱

子之門必有起予之歎後此亦必輔朱子傳注行於

世

王兆雲曰文懿公博學多識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

泥古說錄為私抄凡百餘卷

黃宗羲曰鏡川長於經術諸經皆有私抄其於先儒

之傳惟善是從附以已見有不合者雖大儒之說不
苟徇也

李鄴嗣曰楊公私抄不盡從先儒傳注

五經考證

未見

守陳自叙曰昔孔子能言夏商之禮以杞宋之文獻
不足而不能徵其言竊嘗歎之夫聖人言禮尚欲有
所取證况下此者乎六經至秦而亡漢興求之惟得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十四

易詩書春秋皆殘闕而樂盡亡矣禮僅有存者小戴

氏乃掇拾其亡篇斷簡以為禮記後人因謂易詩書

春秋并禮記為五經而並傳之經既殘闕亡斷而傳

注者又專門名家人各為說故易或主理或主占詩

主美刺春秋主褒貶亦有不主此者至若三代之正

朔則詩與春秋兩傳各異日月五星之左右旋轉周

公之東征則詩書兩傳各異又若易之履霜堅冰魏

志作初六履霜書之上帝割申勸禮記作上帝周田

觀詩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以假作嘉顯作憲

凡若此者豈可獨信一經之文徇一家之說而已

哉蒙少從先大父授讀五經末之講也今居閒處靜

時取五經講之或疑有不能決或見有異先儒者皆

無所取證乃考漢魏以上諸書凡言及五經者各以

類抄之庶可以廣見博聞參考互訂以求至當歸一

之論也惜乎世無上古之典家無四庫之藏無以足

吾證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十五

李氏東陽講讀錄

四卷

存

程氏敏政經筵講義

四卷又一卷

存

羅氏倫五經疏義

未見

青宮直講

四卷

存

李氏晟六經舉要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孔陽濮州人成化己丑進士為監察御史以言兵被謫弘治中上所著六經舉要詔起參謀

大同軍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十六

馬氏中錫箋經寓意

未見

邵氏寶簡端錄

十二卷

存

黃虞稷曰嘉靖四年四月巡撫應天都御史吳廷舉上終養南京禮部尚書邵寶所著簡端錄學史二書以資啟沃詔下有司

姚氏文灝經說

未見

王氏敕五經通音

未見

山東通志王敕字嘉諭歷城人成化甲辰進士及第歷南京國子監祭酒

費氏宏經書講義

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十七

存

徐善曰鉛山費文憲公成化丁未賜進士第一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學士贈太保講義一卷載摘彙中

陳氏公懋經說

佚

孝宗實錄弘治元年五月直隸無錫縣民陳公懋奏上所著書大要謂尚書周易大學中庸注失經迷臣

有一得頗能析理言涉誇誕通政司言公懋奏內不稱軍民籍自稱庶人凡五經四書集傳皆我太宗命儒臣纂輯者公懋多穿鑿更改悖理害道乞正其罪上命焚所著書押遣還鄉

陳氏珂 五經發揮

未見

黃虞稷曰字希白錢塘人弘治庚戌進士大理寺卿

陳氏鳳梧 六經篆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十八

四十四卷

未見

趙氏鶴 五經考論

未見

陸元輔曰鶴字叔鳴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按察副使晚著此書

王氏守仁 五經臆說

四十六卷

未見

守仁自序曰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為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終各十而禮之說尚多闕僅六卷云

黃虞稷曰先生居龍場萬山中默記舊所讀書錄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十九

意有所得輒為訓釋

黃氏俊五經通略

二卷

未見

右見聚樂堂目俊武進人弘治己未進士

徐氏潛經筵講義

五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二十

陸元輔曰潛中弘治乙丑進士累官吏部左侍郎兼

侍講學士謚文敏

馮氏理五經正議

佚

陝西通志馮理字允莊涇陽人南工部尚書貫之子

官吳江縣丞

陳氏維之五經辨疑

一冊

未見

右見萊竹堂目

朱氏存理經子鈞玄

佚

錢陸燦曰存理字性甫長洲人

戴氏冠經學啟蒙

佚

黃虞稷曰長洲戴冠章甫撰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七

二十一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九百七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 十

呂氏 柎 涇野經說

十卷 或作二十一卷

存

陸元輔曰涇野經說周易說翼三卷尚書說要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毛詩說序二卷春秋說志二卷禮問一卷共十卷陝

西正學書院刊行其門人謝少南序之

王氏 崇慶

五經心義 分見各經

五卷

存

蘇祐曰端溪先生自晉東遷日以著書為事所撰有

易經議卦書經說畧詩經行義春秋斷義禮記約蒙

深體往哲之精頗定後儒之惑

丁氏 奉 經傳臆言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奉常熟人正德戊辰進士

楊氏 慎 經說叢抄

六卷

存

經子難字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二卷

存

陸元輔曰用修經說喜推陳出新賤駁宋儒然小智

則有之間道則未也

戚氏 雄 經子要言

三卷

未見

鄭氏 佐 五經集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時夫歛人正德甲戌進士山東按察使
林氏士元讀經錄 附錄

未見

薛氏蕙五經雜說

未見

錢陸燦曰蕙字君采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
主事病免起改吏部驗封主事歷員外陞考功司郎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中嘉靖改元大禮議起撰為人後解奏下詔獄尋得

貫復職

黃氏紹經書原古

未見

黃宗羲曰久庵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
圖無書為伏羲易彖辭為文王易爻辭為周公易彖
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孔子易以
大象傳為大象辭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以

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

周易之闕為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於

艮以闔戶之坤先闔戶之乾乾先後天而推之以為

夏商連山歸藏之次第詩以南雅頌合樂次第於先

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

也亦降之為列國春秋則痛掃諸儒義例之鑿一皆

以聖經明文為據禮經則以身事世為三重凡言身

者以身為類容貌凡言事者以事為類冠昏凡言世

者以世為類朝聘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

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

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

先天諸圖即是伏羲手筆與三聖並列而為經母乃

以篡竊為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

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

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於宋之程泰之

泰之取左氏季札觀樂為証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者以世為類朝聘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

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

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

先天諸圖即是伏羲手筆與三聖並列而為經母乃

以篡竊為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

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

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於宋之程泰之

泰之取左氏季札觀樂為証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

繁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敢也

陸元輔曰黃綰字叔賢黃巖人正德丁丑進士仕至禮部尚書

廖氏道南講幄集

二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五

穆氏相五經集序

二卷

未見

姓譜相字伯寅三原人正德辛巳進士監察御史

孫氏宜適言

經議二卷

存

錢陸燦曰宜字仲可華容人舉於鄉上春官不第自

稱洞庭漁人

李氏舜臣五經字義

未見

虞氏守愚經書一得錄

未見

姓譜字惟明義烏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右侍郎

陳氏深十三經解詁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六

六十卷

未見

丁元薦序曰漢儒之解經非必盡出於漢儒也於時去古未遠專門之士各有所承襲以授諸弟子諸弟子轉相授受各成一家之言宋儒起五季後乃銳然舉千聖不盡之言不盡之意斬以一人發其藏而畫一以示天下萬世凡漢儒所肆力者宋儒弗屑也夫經吾取其布帛菽粟終身而不厭也二曜中天人人

指而觀之欲逃焉而無非是也解經者亦若是則已矣昔七十之徒通六藝而遊聖門才穎什伯後世也親聆咳唾然不可得而聞者何限而况影響於三千載之下乎陳先生曰吾取傳合之於經而不得而弗敢強也吾又取宋儒合之乎漢而不得而弗敢強也久而索之得者半求之而得吾兩存焉求而不得衷其近古者因其解而解之烏知夫一齋之非嘗焉哉陳先生諱深字子淵吳興長興人一再官不得意老而喜讀書年八十餘篝燈至丙夜不輟語予曰老夫所苦心者經也將易箒以此執手見託曰幸辱一言比於挂劍之義予心許之又三年而序成先生更有周易周禮春秋然疑若干卷惜散佚不盡傳

鄭氏世威經書答問

十卷

未見

薛氏甲心傳書院經義

未見

唐氏順之稗編經說

四十一卷

存

宗氏周就正錄

未見

黃虞稷曰周字維翰興化縣人嘉靖辛卯舉人四川

馬湖府知府易五冊書四冊詩三冊春秋六冊禮記

四冊

薛氏治五經發揮

七十卷

未見

李鄴嗣曰公號曲泉嘉靖辛卯舉於鄉歷官馬湖府

同知

蔡氏汝楠說經劄記

八卷

存

胡氏賓六經圖全集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汝觀光州人嘉靖壬辰進士兵科給事

中

馬氏森經筆

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九

未見

趙氏貞吉經義進講錄

未見

孫氏銓五經述

未見

鄭元慶曰歸安人字揆卿嘉靖戊戌進士歷官陝西

按察副使

金氏世龍六經字原

三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孟陽長洲人嘉靖辛丑進士官按察司

副使

王氏覺五經明音

五卷

未見

高氏拱日進經義直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十一

十卷

未見

陳氏士元五經異文

十一卷

存

士元自序曰暴秦焚書漢興屢下購書之令而經文

竟多殘逸所立博士各家師授轉錄不同况漢初文

字兼行篆隸後世易以今文豈得盡同又漢儒稱引

經語皆出自記憶非有錄本可校且撰著各成一家言其文自不能同予讀十三經注疏及秦漢晉唐書所載經語有與今文異者輒私識之輯十一卷用示塾童俾得擇取焉

殷氏士傑 經筵經史直解

六卷

存

卜氏大有 經學要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十一

五卷

存

徐棻序曰夫作經以載道也譚經以明道也是故有作之者不可無羽翼之者譚經者有志於聖人之道之軌範也樵李益泉卜大夫輯秦漢以下諸儒之譚經者昭揭篇章剔釐淵藪嘉惠後學蒸蒸然盛矣蓋道猶梁也經猶棟也作室者有棟梁室斯具矣於是為椽為題為椽為節為隱柱為深壑為屏以蔽為牖

以通明駢舉而雜出皆作室之要也譚經者無慮千

百家人各一言言各一見非發明本旨則攻擊異端

別與鈞玄旁搜博采弗以要義譚之奚益卜大夫能

辨茲矣故於經生之所譚者得其要義焉大夫與予

丁未同舉及予撫浙政暇出是編俾弁其端予患今

之士徒譚時藝而不及經義失其本真安望其措之

用乎得是編竊心喜爰序之以告窮經致用者

嘉興府志卜大有字闕 秀水人嘉靖丁未進士今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十二

無錫執法不撓權貴稱彊項中忌者調潛山歷南儀

曹郎以忤時宰出為尋甸守致仕

黃虞稷曰正集四卷補遺一卷

楊氏豫孫 經史通譜

一卷

未見

詹氏萊 七經思問

三卷

存

揚于庭序曰浙有詹範川先生自其束髮受書勃窣
理窟多所心解其言易以為四圖有功於易而誦歐
陽諸人之妄訾其言詩以為太史陳詩而被之樂所
云不淫不傷者聲也非詞也自文人之辭出而通於
樂者寡矣其言書以為穆王優於宣王故孔子存君
牙問命呂刑三篇而於宣不之及其言春秋以為桓
四年七年亡秋冬二時乃其傳習之訛而非必如胡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十三

氏討賊之說其言周禮以為春秋戰國傳會之書其
言學庸以為致曲之曲即獨也如曲宴曲赦之類大
抵其說旁出於百家而折衷於姬孔其造物創獲于
千載之後而其沈思冥搜於千載之前者也先生之
子兵備君獻功又能紹明先生之志而為之流傳不
朽斯亦述作之勝事已

姓譜詹萊字時殷常山人嘉靖丁未進士歷按察僉
事

陳氏耀文 經典稽疑

二卷

存

耀文自序曰余幼業專經竊於餘經有志焉若未逮
也入官多暇優於典籍之場凡其不詭於經有裨於
傳者咸筆識之久之遂成此編得魚忘筌誠知遺謂
然師承各異見以人殊亦起予之志也貽之同好庶
幾其狂斐云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十四

方氏孔靜 千一疏

經說四卷

存

吳璵曰公歛縣人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右
侍郎

羅氏汝芳 五經一貫 五經翼注

俱未見

王氏世懋 經子臆解

一卷

存

徐氏用檢五經辨疑

未見

黃虞稷曰字克賢蘭谿人嘉靖壬戌進士太常寺卿

李氏材經說萃編

二十九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十五

王氏折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十二卷

存

俞氏瑋五經序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嘉靖初清源知縣

王氏循吉五經圖說

未見

黃虞稷曰開州人嘉靖中獻其書於朝錫號處士

桑氏介五經問答庸言

未見

蘇氏謙石渠意見補遺

六卷

未見

盛氏祥五經彙語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八

十六

未見

邵武府志盛祥字鳳卿嘉靖間以明經授浙江新城

縣儒學訓導再補泉州府學致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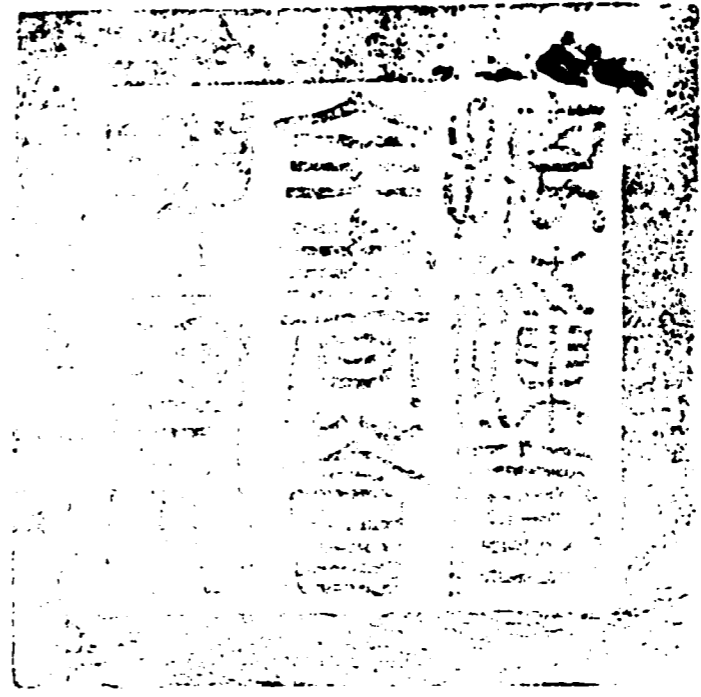
周氏家相五經通故

未見

廣信永豐縣志周家相字元忠以貢司南昌訓歷臨

洮通判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騰錄監生臣劉垠

騰錄舉人臣王旭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七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十一

慎行 經筵講章

未見

朱氏 廢 經筵講章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九

馮氏 時可 談經錄

一卷

存 載集中

張氏 位 經筵講義

二卷

未見

包氏 萬有 五經同異

二百卷

未見

鄧氏元錫五經繹

十五卷

存

王氏應電經傳正謫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予觀說文所引五經字與今文絕異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九

二

許氏當東漢時猶及見古文故所載如此今之經文

不知幾更翻摹之手故與許氏不同也世之習經者

惟知有今文而書字者惟知趨簡便謬將何極今姑

據說文所載及淺近為謬之甚者稍加訂正不賢者

識其小者非所重也

朱氏睦樸五經稽疑

六卷

未見

王世貞序曰大梁周宗正灌甫氏少負異質以古文

辭名中原顧意殊不屑之沉澗百氏且徧於是盡治

六經取諸傳疏訓故無慮數十百家臚列於目而惟

吾之汰苟其是則不以世之所忽遺者而廢吾是苟

其非則不以世之所趨沿者而廢吾非其所治經文

訛者正之行者去之錯者理之若禮經而非出於聖

人之筆則紕之今所行六卷彬彬焉足稱爾雅矣

授經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九

三

二十卷

存

睦樸自序曰予觀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不著作者名

氏叙易書詩禮春秋三家之學求其書亡矣及閱章

俊卿考索圖六經皆備間有訛舛余因考之蓋自東

漢以下諸儒授受豈有的派云其經義或私淑或自

治或受之國學俱繫之為某受為某傳可乎余於是

稽之本傳參之諸說以嘗請業及家學者各為之圖

以一二傳而止者亦錄之以備咨考舊圖俱無傳圖後或錄經論數條而諸儒行履弗具使覽者不知其為何如人也余既為圖復摭撫其要而作傳無關經學無裨世教者皆畧焉傳成以諸儒著述及歷代經解附之釐為四卷藏之家塾以俟同好庶斯道之不墜也

黃虞稷曰本崇文總目中授經圖之意著五經授受諸儒同異及古今經解目錄成編錢氏列朝詩集作

五卷

經序錄

五卷

存

周大禮序曰予昔遊梁宋識宗室西亭公公修學好古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繫版行於世又為諸經序錄凡為經之傳注訓詁者皆載其叙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以知其所以為書之

意庶以廣其聞見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

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焚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十四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眾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出自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尚書之學

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注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萃章句為義疏定為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存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注之一二至啖助以已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救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

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遺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遍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與今之傳注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亂淆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滕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趙訪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載於其間頃刻耳則余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乎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

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訂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杜氏質明儒經翼

七卷

未見

貢安國序略曰吾友杜質氏壯年從學五十有聞念聖經久湮而明儒之論有契於古者采輯成編皆有本之言將以羽翼六籍俟諸百世輯既成梅守德純

父氏題曰明儒經翼予又為叙其編次大意云

梅文鼎曰質寧國太平人

吳氏繼仕七經圖

七卷

存

經原宗統

四卷

存

查嗣琛曰繼仕字公信徽州人

瞿氏九思六經以俟錄

存闕

黃虞稷曰黃梅人萬曆癸酉舉人以進所著書授翰

林院待詔

姚氏舜牧五經疑問分見各經

六十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九

唐氏伯元醉經樓經傳雜解

一卷

未見

胡氏應麟六經疑義

二卷

未見

馮氏琦經筵講義

一卷

存

沈氏堯中學攷經籍說

三卷

存

郭氏正域十三經補注

未見

談遷曰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諭德庶子遷南國子祭酒陞詹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九

掌翰林院進吏部右侍郎卒謚文毅

姜氏應麟五經緒言

未見

周氏應賓九經考異

十二卷逸語一卷

存

應賓自序曰九經者合四書五經而名之也夫經湮於秦而復出於漢其間簡編之刊缺語音之齟齬固

已家異而人不同矣况夫古文變而篆篆變而隸隸變而今文其為魯魚亥豕之誤夫豈少哉頃予讀禮多暇閒取許叔重說文時披覽之見其所引論語詩書多與今文不合遂取石經殘碑及十三經注疏摘其同異者纂而次之已又旁採漢書史記以及唐宋諸儒論撰凡有關於經文者悉彙焉意欲備一家之言而未竟也晚乃得應城陳君五經異文讀之則知昔人於此固已先得我心之同已陳君最稱博洽無書不搜然其所遺尚十有三二而陳之所有者余或未之悉也乃知討古之難有如漁獵竭澤以漁而魚終不可盡焚林以獵而禽終不可盡也况陳君所輯止於五經而四書不備猶為缺典予遂竟成此書以示後學庶使廣聞博見無專門之陋焉若曰立異幟以熒世則予烏敢

王治皞曰鄆縣人萬歷癸未進士累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徐氏常吉遺經四解

四卷

未見

六經類雅

五卷

未見

唐公文獻青宮進講經義

二卷

佚

郭正域作傳曰予與公自翰林時各以道義相規切公每向予言曰若性直而好盡言殆不免乎後與公共事皇太子講筵戴星而往日午而退冬雪盈尺秋雨如注嚴風刮面如削夏日揮汗如雨不得休八年如一日在事者先後多異同予與公驩然靡間每五夜晨起坐直房促膝論心各相勞苦後公請告予亦遷南大司成各三年而又共講筵暨予攝部事與執政

忤言者希旨文章攻擊予予得請歸知交避匿公率
同事送予國門外使人將之潞河為一二詩書扇頭
語甚激烈憤悱後妖書事起罪人已得執政使其私
人康御史丕揚故上章請緩罪人死且曰不數日而
渠兄弟當授首闕下意蓋在予兄弟也上怒罷康御
史為民執政亟救御史而科臣姚文蔚授意錢夢臯
遂上書直以坐予兄弟暨歸德相國歸德相國在京
邸與予兄在國子還卒如堵牆門晝闔不得開予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九

十三

坐舟中道臣希意檄所司調予出入晝則揚干夜則
鳴鉦如防倭寇而京師捕帥亟請拷予從者使人來
予舟中今日械一人去明日械一人去先後逮去男
婦老幼共十五人竹籤釘入手足指倒懸梁上毒酒
灌鼻孔竹刀削兩脅肉片片墮地竟無所得兩下獄
不成予與妻孥不敢歸待命舟中歲且除忽一人自
岸躍入予舟中舟人皆恐問之曰予華亭唐公人索
書不得少旋氣定自衣領中出片紙予識為公手書

書曰上神聖知公寃湯網解矣執政為公論所執且
舍妖書揚帆而向楚事其本志也公姑任所為第不
死耳予讀公隻字若金鷄口中吐出溫綸自天而降
又旬日公復以其人出數十金畀予則公與晉江李
公揚公粵西蕭公各捐俸金助予為道里費先是予
第三子生僅十日而冒雪以行會京師以三十卒來
予舟中械乳媪之夫李奴以去媪日夜哭乳漣不流
兒幾不保蓋諸臺省授意一總帥得一青巾方士持
白蓮呪使李奴誣予服不可得公又以人來唁予予
告之故公從總帥處力爭之釋李奴以歸乳媪夫婦
抱頭哭若更生兒得不死公之力也嗚呼當是時彼
方張彌天之網焚燎原之焰起滔天之浪誰敢問予
名姓獨龍江沈公以其家人來贖予牢醴暨同年牛
御史導予出疆今御史熊君自保定以酒百尊畀予
為禦寒具淮陽李中丞贈予道里費而已後半年予
得歸亦不知難之所由解也人自京師來者乃言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九

十三

起時公率署中一二同志謂於執政曰外人謂宗伯且不免實相公有意殺之執政色亦踟躕無所容揮茗灑地告天為誓公又婉言曰二三子亦知相公無此意無如臺省之望風而下石何相公不力訊此獄是有意乎與此獄何以解於天下後世執政氣奪不能出一語會御史大夫溫公與御史牛公應元湯公北京沈公裕喬公應甲俱執不肯署又南道御史朱公吾弼上疏稱予與李宗伯俱社稷臣李亦告去當令二人各出視事上神聖廉予無罪中貴之賢者亦婉言勸執政事遂得寢嗚呼微公始終諄諄以直言奪時宰之魄以大義激發二三正人君子予無生理矣莊生有言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熟大浸稽天而不溺公之謂乎公生平侃侃大節如庇李司諫之死卹華司理之獄白趙少宰之枉海內爭頌之又京察時執政欲庇署中一二私人公方在告執政竟入坐公床上為公請竟不可得噫詞人之於政府如家

人然所頤指靡不披靡疇有岳岳如公者乎公生平嚴請託絕附麗以清白聞詩有輞川之致文如陸敬輿其為人似李元禮不可奪字畫道媚似趙孟頫初生時父夢巨星麗於堂皇有印如斗狀元及第官僅少宗伯贈禮部尚書謚文恪位不酬德年不逮官命矣夫其他懿德美行載諸公誌狀中不贅公名文獻字元微華亭人有子允恭允釐

李氏昂經詰

四卷

存

黃虞稷曰字長卿新建人萬曆戊子舉人鄭洛軍前贊畫

按李氏經詰四卷論語凡一百一十五條大學二十四條孟子二十四條詩經一十六條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七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十二

焦氏 竑 東宮講義

六卷

存

郝氏 敬 九部經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一百六十五卷

分見各經

存

敬自序曰余蚤歲授詩成進士三試為宰再補諫官十年之內兩黜考功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予心慙焉甲辰歲遂棄官隱一畝之宮僻在荒郊衡門長掩永日無事乃取經籍課誦久之於訓詁外微有新知苦性鹵隨事備忘前後涉獵九經為九解分九部乃銓九叙曰庖犧作易文王演序周公繫爻孔

子贊翼四聖相授道本一致百家之說紛然煩碎執

義者遺象狗象者失意邵雍圖先天分易為二考亭

守著英義主卜筮小道可觀致遠恐泥緯稗亂正易

道旁驚矣作周易正解部第一四代之書邈茲逝矣

漢之伏生九十記憶太常晁錯踵門肄習凡得二十

有八篇真四代之弘壁已晚出古文託名孔壁良苦

真贗莫不相襲而二千年碣碣混其良玉不可以弗

別也作尚書辨解部第二詩三百五篇授自毛公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序精研六義明通考亭氏盡改其舊斥為鑿空遂使

雅頌失所國多淫風先進後進吾誰適從其毛公乎

作毛詩原解部第三孟子云王者迹熄而作春秋五

霸得罪三王春秋為五霸而修也世儒誣仲尼獎五

霸賤天子退諸侯吾聞諸夫子直道而行與民共由

豈其誇張名字深文隱語如世所求乎作春秋直解

部第四禮家之言雜而多端迂者或戾乎俗而亡者

未覩其全蓋記非一世一人之手而道有所損所益

之權訓詁之士鑿以附會理學之家割以別傳辭有
純駁義無中邊舉一隅則矛盾觀會通則渾圓作禮
記通解部第五儀禮十七篇禮之節文耳先儒欲引
以為經夫儀烏可以為經也儀者損益可知而經者
百世相因其辭繁而事瑣或強世而違情昔之讀者
苦於艱深支分節解盤錯可尋也作儀禮節解部第
六周禮五官終始五行司空考工水藏其精緯象之
言縱橫之心說者謂是書周公所以致太平六官錯
簡河間補經世儒因加考訂而不知本非闕文也作
周禮完解部第七天縱上聖為斯文主弟子問道而
作論語廣大精微包羅萬有無行不與誰不由戶四
時行生日月開牖大道忘言默識善誘小子何述詳
說以補作論語詳解部第八戰國塵風處士橫議周
道榛蕪文武墜地鄒魯相近澤未五世孟子願學曰
私淑艾七篇之言居仁由義稱述堯舜入孝出弟守
仲尼之道以待後之學士反約則同詳說豈異作孟

子說解部第九書成通為卷一百六十五為解一百
六十七萬言起草於乙巳之冬卒業於甲寅之春越
六年己未殺青斯竟

李維禎曰仲與病漢儒之解經詳於博物而失之誣
宋儒之解經詳於說意而失之鑿乃自為解易解曰
正尚書解曰辨詩解曰原春秋解曰直禮記解曰通
周禮解曰完儀禮解曰節論語解曰詳孟子解曰說
質之理而未順反之心而未安即諸大儒訓詁世所
誦習尊信必明晰其得失要以不失聖人之心不悖
聖經之理而止起漢宋諸君子九京而與之揚扆必
為心服首肯矣豈若劉綽輩織綜經文詭其新說異
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者乎

經解緒言 一名山草堂談經

九卷

存

敬自序曰聖人雅言詩書執禮而著之經經者聖人

之文也夫子謂文王既歿文不在茲故贊易作文言
文言者聖人所以談經也士修文而不明經舍秋實
而采春華也予惟魯無文蒙受一經垂老涉獵旁通
發揮而喜於談說家無好學子弟外無師友環堵一
室抱膝伊吾時有所會手口共語要之不越六經糟
粕耳士大夫羣居議論時政月旦人品區區掃軌杜
門二十年耳目面牆惟於几案間親聖賢薰炙而相
師友不啟不發欲言而誰與言欲不言而終古茫昧
困蒙不告寧秦越人之肥瘠與解經暇日撮其瑣言
題曰談經昔秦之談士引經非時而因以禍經晉之
談士舍六經談老莊而因以誤國由斯以談談何容
易吾夫子終日言然頗惡人之空談者故曰予欲無
言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則予又似多言矣

曹氏學佺五經困學

九十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五

學佺自序曰或問於予曰子之注釋五經也何故曰
予蓋欲修儒藏焉以經先之也擷四庫之精華與二
氏為鼎峙予之志願畢矣問子之釋五經也與漢宋
諸儒異乎同乎曰予固不敢立異於諸儒而亦不能
以盡同也曰子之名困學也何故曰昔者夫子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而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
殆罔與殆皆其所不容不憤也夫子有樂以通之子
惟知有憤而不知有樂也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困
錢陸燾曰能始著述頗富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
欲修儒藏與之鼎立采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
能卒業也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欵集聲伎雜
進享詩酒談讌之樂近世罕有家居二十餘年殉節
而死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六

按曹氏五經困學詩曰剖疑書曰書傳折衷
易曰可說又曰通論春秋曰傳刪禮記曰明
訓

王氏惟儉經抄

六卷

未見

錢陸燾曰惟儉字損仲祥符人萬曆乙未進士以知縣陞兵部主事削籍光宗即位起光祿寺丞三遷為大理少卿以僉都御史出撫山東入為工部右侍郎

熊氏明遇五經約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七

俞汝言曰明遇號檀石進賢人萬曆辛丑進士累官

兵部尚書

蔡氏毅中六經注疏

四十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崇禎三年具表進呈

徐氏鑒諸經紀數

十八卷

存

李延昱曰豐城徐鑒觀父撰萬曆辛丑進士監察御史巡視南畿學政

楊氏聯芳羣經類纂

三十四卷

存

繆泳曰楊聯芳字懋實南靖人萬曆辛丑進士仕至貴州按察副使其書以類編之曰君臣曰敬天曰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八

民曰節財曰用舍曰學校曰禮制曰樂和曰刑罰曰

征伐曰謀斷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凡一十

五門萬曆癸丑序

樊氏良樞寤言

二十一卷

經說分見諸經

存

鄧氏光舒五經繹

未見

高世泰曰鄧光舒字祿之黃陂人萬曆丙午舉於鄉
歷官慶南知府著五經繹

考諸家目錄不見有是書疑鄧元錫之誤

來氏斯行五經音詁

未見

黃虞稷曰字道之蕭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福建右布
政使

張氏萱五經一貫

十卷

未見

喬氏年麗澤論說

十卷

未見

梁氏字五經類語

四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九

趙氏元輔六經圖

五卷

未見

胡氏一愚五經明音

六卷

未見

袁氏士瑜海蠶前編

一卷

未見

黃氏喬棟十二經傳習錄

未見

陸元輔曰喬棟恭肅公光昇子字以藩事親至孝以
父蔭歷官雲南知府恭肅有諸經注解獨詩經未就
喬棟足成之撰有十二經傳習錄

楊氏惟休五經宗義

二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十

未見

陳氏 洪謨 五經輯畧

未見

張氏 睿卿 五經釋義

十卷

未見

堵氏 維常 三經澤

闕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十一

未見

黃虞稷曰無錫人其子胤錫為湖廣提學副使輯其

遺書

楊氏 文昇 五經私錄

二卷

未見

趙氏 宦光 九經漢義

未見

談經彙草

未見

錢陸燦曰太倉趙宦光凡夫棄家廬墓與其妻陸卿子偕隱寒山手闢荒穢疏泉架壑善自標置引合勝流而卿子工於詞章翰墨流布一時名聲藉甚以為高人逸妻如靈真伴侶不可梯接也凡夫寡學而好著述不經師匠卿子學殖優於凡夫

梁氏 斗輝 十二經緯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十二

九卷

存

斗輝自序曰孔子刪述六經自五經分而樂經僅存一篇以附禮記全書闕焉五經又分周禮儀禮禮記為七經復益以孝經論語為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為三合孝經論語為一於是十經以六經加六緯於是十二經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加孝經論語孟子爾雅謂之十三經羣聖心法始大備顧世皆左袒宋

儒以闕閔濂洛居然洙泗遺音獨不思起烈焰而躋
之石渠天祿蘭臺虎觀者伊誰力乎林駟有言學未
到康成未可輕議漢儒故予每於論次中第寓損益
之文而得失自見不敢過為譏貶即間有所短長亦
考證前哲非懸臆斷敢云升堂入室聊資窮經一啟
鑰云爾

張氏雲鸞五經總類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十三

黃氏一正五經埤傳

未見

黃虞稷曰江都太學生

秦氏重豐三經偶得錄

未見

陸元輔曰無錫人

王氏應山經術源流

一卷

未見

鄒氏初基五經通說

未見

張氏瑄五經總類研朱集

二十二卷

存

周鍾曰大生精經學是編刪繁蕪標典義使讀者條
理可循而指歸不亂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

十四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八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 十三

陳氏 仁錫 六經圖考

三十六卷

未見

王氏 啟元 清署經談

十卷

未見

未見

鄭珣曰啓元字心乾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

士授檢討

馮氏 一第 十三經借課

佚

高世泰曰崇禎十六年八月張獻忠陷長沙孝廉馮

一第死之一第字根公天啓丁卯舉於鄉著有十三

經借課

孫氏 承澤 五經翼

二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曩時海內藏書家稱汴中西亭王孫子

官汴時西亭已歿與其孫永之善因得盡窺其遺籍

約十萬餘卷尤重經學中多祕本世所鮮見予雖困

頓簿書日借其經學一類課兒輩抄錄之攜歸京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一

壬午河決王孫之書盡沈洪流中賴予家猶存其什

一至甲申之變予家玉帛堂積書七萬餘卷一時星

散無復片紙存者是歲秋冬僵卧城東魚蒸池上書

賈荷書來售多予家故本封識宛然泣焉欲涕又中

祕故藏狼藉於市間質衣物收之病廢之餘猶取諸

書有裨經學者或錄其序跋或錄其論說久之成帙

數年以來朝馬夕馬饑當食寒當衣孤當友病當藥

石者惟此是賴禹航嚴子顥亭省母南還別予退谷

因託而梓之以公同志老病餘生名根久斷非敢以此侈該博也古人遺書日就銷滅經學之書存世者尤鮮嘗一臈而知全鼎則經翼諸篇誠窮理者之所必資也顯亭之意與予相同而予更識其聚散之感如此

朱彝尊序曰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鄉里尊之曰先生親之曰父師王者養之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惇史授數而論說之若傳記所稱老彭老聃皆殷

周之國老而遲任周任之言殆即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轅固博士江翁胡毋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耄教授弟子蓋聖人之道莫備於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衆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於博學而詳說之也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學不倦集漢以來諸儒五經序義分為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事中餘杭嚴公

鏤版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為序予惟經學之不

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

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為作也今則士

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

廣之先生是書所為述也當萬厯中周藩宗正灌甫

藏書八萬餘卷至黃河水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

符縣事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祕閣

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學未能發明五經

之蘊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學無愧於古之致仕者以為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非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勤學下士相等事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顏氏茂猷五經講宗

六卷

存

陳氏龍正朱子經說

十四卷

存

龍正自序曰朱子語類畧定頗無憾惟說經一類占且大半私念傳注者朱子生平精力之所聚也各附經以見未嘗入本集此實傳注之餘而獨撓入語中為一類顧又獨多於眾類網紀非稱譬之車以載物而物跨於車室以處人而人壯於室曷不別為一書使窮經者尤便考證乎攜入都以示伯玉而未質也伯玉讀之踰月喜甚謂立義起類更置先後裁併條句渾然燦然莫可易者惟說經宜提出別行更快人意予聞躍然事固有不約以孚如斯者所以懷來遂決但朱子當年或因門人執經問難旁及他事與經指絕不相涉則移從各類或他類中有專為經文經義發明亦移入說經凡以益於省觀使人無茫然混淆之困而已聖作明述皆欲置人清辨之地也去其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一

五

混淆與以清辨意者因說經之意以通經意者歟

又序曰嗚呼此予所為朱子經說原序也越四年為

甲申而有三月十九之事伯玉殉難最先最烈與劉

宮諭理順並軌焉念海內同志不過數人而學同者

尤鮮以禪染方熾或明承或暗墮求其純以孔孟之

學晝夜相切磨者在京邸時惟伯玉暨劉公耳至其

臨大節也皆卓絕嗚呼正學不足以益人顯遂而足

以固人忠貞茲非其明驗耶伯玉已矣今而後復有

好研經術好讀語錄由程朱溯孔孟孳孳問難相對

無倦者天南地北屬之何人不數月間遂成隔世每

展卷輒潛然長歎

陳氏際泰五經讀

五卷

存

劉氏同升五經四書大全注疏合編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一

六

繆泳曰公字孝則吉水人崇禎丁丑賜進士第一人

除翰林修撰後死於難

黃氏 欽 五經說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黃欽字子安自號九疊山人

夏氏 璋 五經纂注

存

朱隗曰璋字叔瑜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一

七

郁氏 禾 五經考辨

一卷

存

按郁氏不知何許人亦未晰其時代第知其字曰計登而已休寧戴生錡獲之揚州士人家手錄以歸文凡二十二篇又序一篇辭甚條暢不襲前人齒牙可謂博雅之士

顧氏 炎武 日知錄說經

七卷

存

陸氏 元輔 十三經注疏類抄

四十卷

存

陸嘉淑序曰名物器數之繁莫備於經考覈形狀制度比類指象探賾窮變莫詳於漢唐諸儒蓋雖草木禽魚工人祝史所創述方名經述所載列無不竭智畢慮盡其纖微曲折而後止嗚呼名物器數先王禮樂之本而治天下之具之所託也且使芟苴僉斯之義不著則比興微矣壇墀堂室之制溷則宗廟朝廷之禮誤矣祝敵管磬誦鬲罍登之數不存則無以降神靈通肝鬢矣揖讓進反粉畫行綴之法不詳則禮不勝其慢易矣如是而徒欲以詰訓之空言滌盪天下之情志漸摩斯世之習俗三代之治之所以不復見於後世也吾家翼王讀書王太常煙客家與中舍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一

八

周臣為友相與講求先王禮樂之具與其所以致治之原慨然謂讀書必自窮經始窮經必自漢唐注疏始然注疏之文汗漫雜出紛躋隱奧苦於考據別識之難也於是發凡起例為之疏通截斷部分族居大而郊廟朝堂之制禮器樂數之品章以及一事一物禽魚草木之微無不綜以網維歸之條例於是羣經之所有一披籍而了然皆可指掌而盡焉本末兼該精粗咸貫世有知而用之者可執此以往下此亦可備文人賦家之考索其用精矣其致力勤矣翼王家

嚶城先輩多經學之士如張公路張茂仁丘子成唐叔達徐女廉之流指不勝屈翼王又親為黃陶庵先生入室弟子宜其學有師承而著書足以垂後也後之讀此書者以之備考索鈎稽之用固得矣然無僅以為文人賦家之所資焉則翼王著疏之意庶其不泯沒乎予故序而論之

汪氏 琬 經解

四卷

存

沈氏 珩 十三經文鈔

五十卷

存

珩自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其統歸乎一而已矣道之全體大用具見於經庖犧之儀卦虞廷之十六字道統從此始矣道統即學統也商君臣言性言學言誠文王周公孔子繫易之辭禮經雅頌制作昭明道統之傳承無岐軌焉周道缺微異萌斯起孔子修定諸經與門弟子雅言詩書執禮商瞿傳易卜商傳詩左丘明傳春秋史法曾參傳大學孝經子思傳中庸以至有若孟子之徒傳論語游夏之徒傳爾雅其後散處諸侯之國以友教天下公羊穀梁傳春秋經法數傳之間經學正而道統乃正自秦滅學漢世收遺經於殘脫之餘於是人各異師或數人而合一經或一

經而分數家說滋繁而義滋裂愈降而由漢歷唐以至宋千有餘年經術蕭然謝絕其間特起之士知稱說經義以明道德者不過數人猶擇焉不精語焉不備蓋經學散而道統亦散矣宋室大儒曠代拔興淵源相接傳聖人之心於孔子修定之中然後學統復正累承以至於今然自春秋戰國以來為吾道賊害者亦復根萌熾然於其間如六經注解六經注脚六籍無書即心是經之邪說瞽趨者猶樂其新奇而爭

炫之蓋未不知所底也幸際聖德昭明用經術以敦勵天下使學統歸於一是竊觀自古聖功王事義備於經經義之備著於文辭後世說經之文亦經義之文辭所為支流餘裔也自傳注釋詁而外以篇章說經有儒林之文有理學之文儒林之文本乎學問意見考據探索足以發揚志識而經制之業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本乎窮理致知明體達用足以開來繼往而道統之傳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所謂其統歸於一是

者也儒林之文則醇疵得失見焉抑或其文其人則居然理學也而其言出入離合見焉以一是而論惟去彼取此足矣然論學不可以不嚴而論文則不得不寬何則惟嚴而後統始正也惟寬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聖人之於經亦然易序乾坤而謹復始也詩貴正而兼變也書貴治而存亂也春秋貴予而示奪也聖人豈容有進退損益哉惟復始之必謹而後知乾坤之義為深遠也變之害正而後知變之不可不正也亂之侵治而後知亂之不可不治也奪之惜於予而後知奪之當懼而歸於予也此聖人憂天下之情也今夫說經之文之有鈔也使醇疵得失出入合離其說畢陳於前而後知治是統者之不可以不謹操是統者之不可以不嚴故曰惟嚴而後統可正也惟寬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經之統正則學之統正而道統無勿正矣由是編而審所別擇焉凡造化之所以絪縕蕃變王道之所以崇效卑法天

德之所以精義入神經制之所以因革損益酬酢之
所以常變經權人物之所以升降進退衡別之所以
得失異同類族之所以典常秩序於以窮天下之事
理而致天下之大用聖功王事詎有不備乎此而徒
以資經生之佔畢已哉且國家取士首重明經士子
所誦習以應制舉不越乎章句帖括之間未嘗窺見
古人宏深浩博之業以審其源流得是編以開明之
則始進之學既識本原於以備顧問而贊大議參大
政將使經術弘備而治教休明不無小補竊有厚望
焉

秦氏駿生經生塵

六卷

存

繆泳曰駿生字山子錢塘諸生其說經詩曰詮書曰
案易曰天春秋曰與禮曰勺嚴侍郎沆序之

王氏復禮二經彙刻

十二卷

存

毛奇齡曰草堂取孝經大學諸家改本會萃刊之

黃氏百家說經千慮愚得

三卷

存

饒氏失名五經纂要

未見

錢啓忠序曰六經由漢而唐而宋諸儒代興各有注
疏不啻汗牛充棟矣明興乃芟其繁冗歸於畫一易
詩宗朱子書宗蔡氏春秋宗胡氏禮宗陳氏戶誦家
習奉為令典非是則縹緗不錄鬻序勿登誠不欲以
多岐亡羊蓋其慎也然其間如詩之不叶於傳序也
春秋之盡斥夫公穀也書之拘牽於躔度也禮之聚
訟於明堂也易之僅歸於卜筮也不無滯義夫漢儒
即未克明經亦克窮經其勤有足嘉者今經學自本

注外併大全一書儲之學官鮮寓目焉者東岡饒氏
茹蔬啜水老而勿倦講學於羊城歸仁院別為纂要
可謂刻勵於學者也

亡名氏九經要覽

未見

張萱曰內閣抄本莫詳姓氏采九經語分類成書

九經總例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一

十五

張萱曰九經諸本互異此書總其互異者詳辨之曰

書本曰字畫曰注文曰音釋曰句讀曰脫簡曰考異

凡七則依盱郡廖氏元本梓之莫詳姓氏

權氏近五經淺見錄

佚

高麗史近初名晉字可遠一字思叔辛禍時左司議

大夫禍曰此人為諫官使予不得游幸何可近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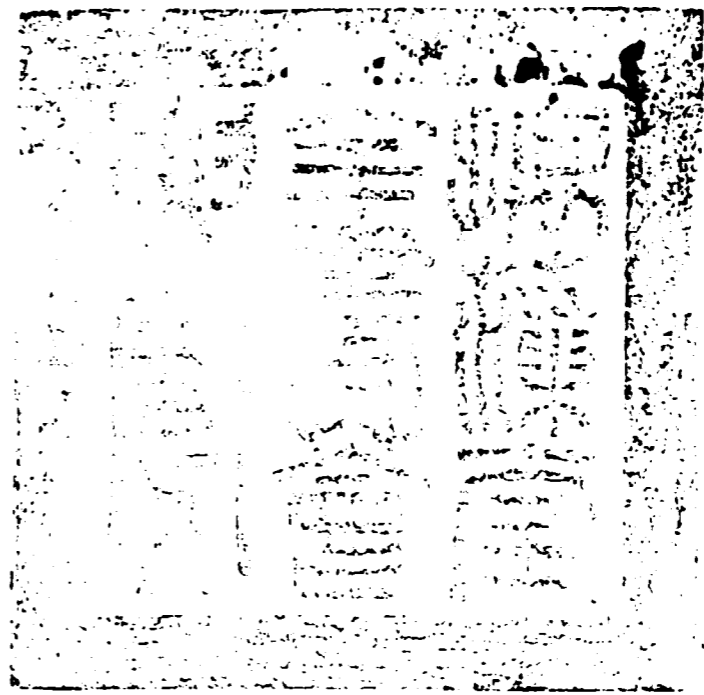
令防倭耳著入學圖說五經淺見錄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一

十六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舉人臣王旭暢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
二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八十一	<small>史部</small>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四書一	
	
四書語類	
八十卷	
存	
四書集注章句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六卷	
<small>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二</small>	
存	
四書或問	
三十六卷	
存	
李方子曰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	

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當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陳宓曰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注

陳善曰文公四書大意精義發明抉剔似無餘蘊今細詳之則其引而不發留待後人者尚多

王禕曰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為之註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註之者鄭康成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註後遂顯矣爰自河南程子實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為之註大學中庸則為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

子者與六經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

薛瑄曰四書集注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

喻氏樛 四書性理窟

佚

張氏九成 四書解

宋志六十五卷

佚

陳氏舜中 四書集解

佚

黃氏幹 四書紀聞

未見

葉氏味道 四書說

未見

姓譜字知道溫州人師事朱子嘉定中進士授太學

博士兼崇政殿說書

劉氏 煥 四書集成

佚

劉氏 炳 四書問目

佚

閩書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煥從文公游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

潘氏 柄 四書講義

未見

童氏 伯羽 四書訓解

未見

閩書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造訪之名其堂曰敬義伯羽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生稱之

江氏 默 四書訓詁

六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二 四

未見

姓譜字德功崇安人從朱文公游乾道中進士歷安

溪光澤尉

黃氏 士毅 四書講義

未見

姓譜字子洪莆田人號壺山師事朱文公

程氏 永奇 四書疑義

佚

戴詵曰永奇字次卿號格齋休寧程先之子朱子門

人

胡氏 泳 四書衍說

佚

戴詵曰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朱子弟子

王氏 遇 四書解義

佚

陸元輔曰朱子門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二 五

王氏時敏 四書說

十卷

佚

江西通志王時敏字德修上饒人嘗從東萊呂氏游

劉氏伯謙 四書說

佚

徽州府志劉伯謙字謙甫歙人慈湖楊氏弟子

葛氏紹體 四書述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二

六

佚

赤城志葛紹體字元城黃巖人師事葉水心

戴氏侗 四書家說

佚

田氏疇 四書說約

佚

真氏德秀 四書集編

二十六卷

存

真志道學庸集編後序曰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既終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子所編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畧語錄中出然銓擇刊潤之功亦多間或附以已見學者儻能潛心焉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子用功深采取精此亦自博而約之義也志道拜受此書銘記於懷於今三紀不敢失墜挈之郭居間以語同志而郡博士謝君聞之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泮宮俾家有其書人傳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其說於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為善讀庶亦不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甫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注雖已點校而集編則未成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二

七

劉才之序曰朱子四書郡庠舊所刊也自壬子水蕩之後遂為闕里一大欠事近得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本之朱子集注附以諸儒問辨間又斷之以已意會萃詳采擇精誠後學所願見者已鉅之梓為衍其傳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也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行義等書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畢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為大全不惟有以成西山點校之初志抑使天下學者得是書而讀之皆曰自是建學始庶知沿流而溯源夫豈小補云乎哉咸寧九年至日

且懼敬尋舊籍而求再刊之乃得真西山先生點校手澤於夏獻之遺喜其熊魚得兼可為今世一部韶樂亟命工刊之於郡庠以為未得魚兔者設亦俾來者知其象脉之所自出歟時咸淳壬申正月人日

張氏津四書疑義

佚

括蒼彙紀張津字子問龍泉人

諸葛氏泰四書解

佚

台州府志諸葛泰字安之黃巖人端平二年進士知

平陽州

謝氏升賢恕齋四書解

佚

吳氏觀四書疑義

佚

黃震曰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

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此星而言
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
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建昌吳觀
附此於四書疑義

沈氏貴瑤四書要義

宋志七篇

未見

陳氏應隆四書輯語隆或作龍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二

十

宋志四十卷

未見

張萱曰集中多采宋儒語錄凡四十卷內閣本闕三
十五三十六二卷

石氏廣四書疑義

佚

黃震曰近世有石廣學於晦庵門人李閔祖作四書
疑義

黃氏績四書遺說

佚

閩書績字德遠莆田人仕為學正

盧氏孝孫四書集義

一百卷

佚

四書集畧

四十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二

十一

未見

張萱曰孝孫取考亭語錄文集為四書集義又病其
博而未精於是復為集畧芟繁撮要深寓反約之意
廣信府志盧孝孫字新之貴谿人受業真西山之門
嘉泰間舉進士為太學正淳祐初上幸太學獻所編
四書集義學者稱玉谿先生

章氏允崇四書管見

佚

蔡氏元鼎四書講義

佚

蔡氏模四書集疏

未見

吳氏真子四書集成

存

崑山徐氏合經堂有之

趙氏順孫四書纂疏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二

十三

二十六卷

存

順孫自序曰子朱子四書注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
渾然猶經也順孫舊讀數百過茫若望洋因徧取子
朱子諸書及諸高弟講解有可發明注意者悉彙於
下以便觀省問亦以鄙見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顧
子朱子之與順孫何足以知之架屋上之屋強陪於
穎達公彥後祇不違耳遇大方之家則茲疏也當在

所削

洪天錫序曰或問尹和靖讀易傳之法和靖曰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李延平聞之曰此語固好然學者須
理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有歸著方可及此
二先生豈異旨哉言各有當也蓋學不可以徒博亦
不可以徑約徒博則雜徑約則孤此約禮必先之以
博文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文公朱子之於論孟既
成集義又作詳說既約其精者為集注又疏其所以
去取之意為或問其後集注刪改日以精密而或問
遂不復修文公自謂集注乃集義之精細一字稱輕
等重不可增減讀論孟者取是書焉可也格庵趙公
復取文公口授及門人高弟退而私淑與集注相發
者纂而疏之間以所聞附於其後使讀之者如侍考
亭師友之側所問非一人所答非一日一開卷盡得
之博哉書乎然非約之外有所謂博也人莫不飲食
也知味者鮮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二

十三

字之義或數年更易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學者以易心讀之豈能得聖賢之意哉如援先儒與諸家之說有隨文直解不以先後為高下者有二說俱通終以前說為正者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不可分先後者設非親聞未易意逆此纂疏所以有功於後學也僕晚未聞道加以衰曠廢學公不鄙辱教且命之曰序以幸子竊惟論孟二書文公凡幾序矣僕於要義而得熟讀深思優游涵泳之說於訓蒙而得本

末精麤無敢偏廢之說又於集義而得操存涵養體驗充廣之說終身受持猶懼不既何敢復措一辭抑文公曾有言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注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注解足矣久之不用注解只正經足矣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吾胸中正經亦不用矣此文公喫緊教人處也僕於集注纂疏亦云牟子才中庸纂疏序曰予既為趙君序大學章句疏矣趙君又疏中庸章句以胥教誨嗚呼士惟無志則

已苟有志焉則何書之不可讀也予至是益歎趙君之用功何其專而工夫至到文理密察又何其不苟也然嘗伏讀中庸章句之書因有以見孔門傳授之正本朝諸子解說之詳矣蓋自皇王以來繼天立極丁寧告戒不出是道今觀堯之告舜則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則曰人心道心湯之誥民則曰民有常性武之誓師則曰人為物靈以至成王之言生厚尹吉甫之言秉彛劉子之言天地中世之相去有久近而聖賢之言先後一揆未嘗少殊也吾夫子生於春秋之世雖不得其位而為往聖繼絕學若過於有位者越是時朝夕講貫則又有顏子曾子見而知之再傳而復得孔子之孫子思則又聞而知之子思子又懼此道之失其傳也乃推本古先聖人之意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作為是書以詔來世若有不能自己者焉此作書之本義也自是而後又再傳而為孟氏孟氏歿此道寥寥千五百年至我朝而濂溪周子

者出始得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為書而心不慊意而火之今所傳者特其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橫渠張子若謝氏尹氏亦皆記其語之及此者耳若呂氏楊氏游氏侯氏則又成書然或過於高或鄰於淺或語多差失或意轉支離或背其師說或入於釋氏具見於石君子重所編新安朱文公有憂之乃沈潛反復考其異會其同參考究極以審訂

之著為章句一篇既又刪石氏編次繁亂之語名曰輯畧記嘗所辨論去取之意名曰或問以附其後然後中庸之旨始大白於天下可謂至矣盡矣今趙君又纂文公文集語錄及諸高弟言及章句者而益之以已見至於或問則取其評論諸子之說而附注之是亦文公之意也學者觀乎此而有意於深造則羣言萃於一編易以參訂既有以見文公取舍折衷之詳又有以見門人講明論辨之當俟其首尾該貫義

理充足而後學為中庸焉則得尺吾尺得寸吾寸雖遠可近雖高可升而所自得者多矣不寧惟是厥既知之又將以其所知者而見之素履實踐焉則知與行互相發見豈不能為聖為賢乎然則纂疏之作雖出於編輯之屬而發明中庸大義將以迪民彝厚世教也豈訓故云乎哉

黃潛作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為之說其微辭奧旨散見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

以為纂疏蓋公父少傅衛公雷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源委纂疏所由作也

應俊序曰朱子四書如日星麗天萬象昭著然學者儻不精體深驗而以易心讀之則毫釐之差違道已遠蓋其語脈流行之處辭氣抑揚之間皆精義至理之所寓也格庵趙公始作纂疏蒐輯一門師友之言字字研覈又為推說其所未備而後讀者渙然怡然

皆得其門而入朱子有功於四書格庵又有功於朱子矣俊叨恩守括乃以邦人之志請入梓教授倪君澄王君慶高先後為校讐且泄其役論孟成會縉雲令王君既濟已刊中庸大學遂併刊於學官云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八十二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四書 二

魏氏 天祐 四書說

佚

魏了翁誌曰公邛之蒲江人諱天祐字德先始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辭不受於是年七

十矣益大肆於學聖賢經傳歷覽博究旁及百家之論二氏之辭融貫異同會心適意舉世之可悅可慕無以易其樂者卒年八十有二平生論著有論孟中庸大學說藏於家

祝氏 洙 四書集注附錄

未見

胡炳文曰洙字安道建安人

姓譜洙穆之子寶祐進士景定中為涵江書院山長

胡氏升四書增釋

未見

姓譜字潛夫婺源人淳祐庚戌以布衣領薦壬子登進士授國史編校

江氏愷四書講義

佚

馮氏去疾四書定本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三

姓譜去疾理宗時知興國軍

胡氏仲雲四書管闕

未見

陳氏元大四書講義

佚

姓譜字孔碩温州儒學教授世稱北山先生

朱氏公遷四書通旨

六卷

存

按通旨一書以類編之其目九十有八曰天曰天地曰命曰性曰仁曰義曰禮曰知曰信曰仁義禮知曰仁義曰仁知曰禮義曰知仁禮曰知仁勇曰德曰道德曰中曰中和曰中庸曰敬曰一曰誠曰心曰身曰志曰意曰思曰情曰恥曰樂曰好惡曰剛曰勇曰道曰孝弟曰忠恕曰恕曰忠信曰聖曰氣曰氣質曰才曰鬼神曰禮樂曰樂曰禮制曰權曰人曰人品曰道統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曰孔子曰孔門弟子曰子思曰孟子曰古今人物曰大人曰君子曰士曰善人曰狂狷曰鄉原曰君子小人曰教曰學曰行曰師道曰諸經曰義利曰祭祀曰喪祭曰文質曰文曰言行曰言辭曰過曰節操曰名聞曰異端曰人倫曰父子曰君臣曰君位曰君道曰臣道曰朋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三

才曰鬼神曰禮樂曰樂曰禮制曰權曰人曰

人品曰道統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曰孔子

曰孔門弟子曰子思曰孟子曰古今人物曰

大人曰君子曰士曰善人曰狂狷曰鄉原曰

君子小人曰教曰學曰行曰師道曰諸經曰

義利曰祭祀曰喪祭曰文質曰文曰言行曰

言辭曰過曰節操曰名聞曰異端曰人倫曰

父子曰君臣曰君位曰君道曰臣道曰朋友

曰名分曰世俗曰知人曰用人曰交際曰義
命曰富貴貧賤曰困窮患難曰辭受取予曰
出處去就曰治道讀者微嫌其繁公遷字克
升鄱陽人

王氏柏 標注四書

闕卷

存

陳氏普 四書句解鈴鍵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三

四

佚

四書講義

二卷

存

按石堂四書講義附載石堂集大學十篇中
庸二篇論語十篇孟子四篇

黃氏淵 四書講義

未見

鄭氏樸翁 四書指要

二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黃虞稷曰宋太學生與謝翱友善入元不仕

龔氏寔松 四書朱陸會同注釋 或作張寔松

二十九卷 又會要一卷

未見

索榭序曰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三

五

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為主得失

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於絕息宋邵子

朱子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

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

旨微見劉歆氏葉夢得氏呂大圭氏其最有功者也

尊王褒貶則幾於贅是千餘年而始著者也書別於

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

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

也詩本於大小序諸家詩已廢毛公說尊獨蘇轍氏始刪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禮守鄭玄氏正義皆旁證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逾千百世亘萬古而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論為是哉曩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序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刊誤焉詩去其序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

為門弟子世固未有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在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闢而為陸學者不勝其謗屹然墨守是猶以泥丸而障流杯水而止燎何益也淳祐中番易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間黃公幹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為別錄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

塵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為朱陸會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刪繁會精予於龔君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年則罔有異論故歷舉興廢之說若是噫龔君之書有俟於後若予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

黃虞稷曰貴溪人宋咸淳鄉舉元郡縣上所著書於省省聞之朝授漢陽教授不就

董氏昂四書疏義

佚

丘氏漸四書衍義

佚

謝鐸曰丘漸字子木黃巖人講明道學鄉人尊之曰木居先生

周氏焘四書衍義

佚

王義山序曰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絕業為萬世開太平此書也蓋自洙泗而後漢唐以來論孟庸學雖老師宿儒無以過而問焉者漢多訓詁之儒唐多辭章之士病在此也至宋始有伊洛諸大儒出有功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者或不及於庸學言庸學者或不及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為全書者惟朱夫子沈涵義理之精微研覃性命之蘊奧定為四書所謂集大成者也豈漢唐諸儒所可語此嘗謂宋理學漢唐所無宋諸儒洙泗所有於戲盛哉青原白鷺間有學先師之學者衡齋先師周君焱是也衡齋取宋高第人謂指日金馬玉堂矣衡齋薄蓬萊弗即老於著書有通鑑論斷行於世今又有四書衍義不特史學精於理學尤精也近世真西山作中庸大學衍義而不及論孟非若衡齋所行為全書也或曰四書之作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非

不能也不敢也先師嘗曰某為是書極知僭踰無所逃罪先師且不敢衡齋敢爾予曰衡齋非敢也不過發明門人所問之未及且先師庸學二序皆曰以後之君子衡齋先生所謂後之君子也
寶祐登科錄周焱字養晦小名壽孫小字九齡本貫吉州吉水縣
江西通志周焱吉水人寶祐四年進士官南昌知縣入元不仕
吳氏梅四書發揮
供
括蒼景紀吳梅字仁伯麗水人何北山弟子咸淳乙丑進士官浦江錢塘二縣尉
陳氏煥四書補注
供
曾氏子良四書解
供

衛氏富益 四書考證

佚

梁氏志道 四書通紀

佚

赤城新志梁志道臨海人咸淳十年進士官教諭

胡氏一桂 四書提綱

佚

王瓚曰永嘉人字德夫號人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三

十一

何氏逢原 四書解說

佚

趙氏惠 四書箋義纂要

十二卷 又紀遺一卷

存

劉有慶序曰聖道散而為言猶元氣散而為物未嘗

一日不燦然穹壤間惟閉蟄於冬晦冥於夜則不能

有見秦滅學學者如窮冬深夜有目無睹千五百餘

年而大儒繼作冬復春夜復旦然後萬物形色元氣

之燦然復著善觀物者觀此足矣友人鐵峯趙君惠

雅是予言一日以所輯四書箋義示予予愛之曰是

能羽翼傳注殆所謂無是書則是理有闕然者乎雖

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爾執一物以議元氣不可也

學者能因迹以求其心則精猶小大孰非一貫之妙

哉不然程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秦定改元歲

甲子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三

十一

李榮序曰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

通聖人之意譬諸沂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

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注脚然其書中凡

所援引証據或有攷於注疏音義或有取於名物度

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之南昌鐵峰趙

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

為箋義鈎玄提要本末兼備要皆羽翼文公之說非

有異於文公也趙君之用心亦勤矣是編出使家素

乏書者得之則免借癡之誚牙籤富蓄者得之則免
檢勘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箋是
書蓋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說由是而通聖人之
意而造於聖人之道非務為博洽而已苟用心於枝
葉而不究其本則先儒買櫝還珠之說可不戒哉而
亦非趙君箋書之意也泰定元年甲子九月

曾翰序曰韓文公謂儀禮難讀予謂惟四書為難讀
爾有能虔心涵泳切已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為聖而

吾之所以未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浹洽貫
通真實履踐對是書而不愧作者而後謂之善讀則
四書之難讀豈不信耶而讀集注者於其制度器數
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羣公先儒之格言有一事
之不知一語之未解若無大相害也然讀之之際不
免於疑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也鐵峰趙先生以
其難為憂即凡集注之所引皆箋釋於其下俾讀集
注者開卷瞭然無復疑滯而何難讀之有予讀書於

肖堂陳氏館知先生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
則先生之心亦狹矣有能鐫諸梓以公天下則豈徒
讀者之幸亦述者之幸也泰定乙丑仲春月

德自序曰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注之義也予嘗置
四書於几有叩之者曰子習紫陽之說乎曰然曰大
學序云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王宮之學何
所考盤銘或問引刀劍戶牖等銘見於禮書者云何
予則瞿然未知所對於是溫繹前傳采摭凡要因其

言以求所本考其異以訂所疑彙箋成帙因以課兒
且戒之曰朱子所釋蓋羣經子史之義皆有焉苟以
四書急決科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凡昧於傳注者
不特失其所未暇遂并所急失之矣然明辨必由博
學是箋也庸謗豈能畢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剛
正繆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拙
張存中曰四書箋義趙氏所輯與杜氏旁通熊氏標
題相類而過於繁冗

按鐵峰趙氏箋義崑山徐氏傳是樓有雕本
前有序四篇一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省山劉有慶一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番
陽李榮一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
翰一為德自序其書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
學為先次以論語又次孟子又次中庸

熊氏 禾 標題四書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九百八十三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四書 三

劉氏 因 四書集義精要

三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張萱曰元學士劉夢吉會萃朱子或問及門人記錄

論辨之書凡三十五卷

蘇天爵曰初朱子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注有異
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為四書集義數萬
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為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
集注有所發焉

陳氏 天祥 四書選注

二十六卷

佚

四書集注辨疑

十五卷

存

張養浩曰或謂四書辨疑雖不作亦可竊謂人非生知孰能無疑疑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文忠疑繫辭固不害其為大賢也

按四書辨疑元人凡有百家雲峰胡氏偃師

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是書專辨集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四

二

注之非曾見吳中范檢討必英藏本乃元時

舊刻不著撰人姓氏繹注中語於置郵傳命

曰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鋪步

遞之舍曰急遞鋪中原多事之日曾三十里

置一馬鋪大際十里一鋪為常於魯平公將

出章據中原古注本以定南方本傳寫之誤

又曰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一百五

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云云成甫長文

並荆人注辭不類若雲峰四書通一宗朱子

不應互異其為偃師陳氏之書無疑且其卷

數亦合遂定以為天祥著天祥字吉甫官至

集賢大學士中書右丞卒諡文靖

又按蘇伯修撰熙行狀曰國初有傳朱子

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溇南王公雅以辨博自

負為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

干言及來為真定廉訪使其書以示人先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四

三

生懼焉為書以辨之其後陳公深悔而焚其

書元史列傳亦云然則范氏所藏乃陳氏焚

餘本也

胡氏 炳文 四書通

二十六卷 或作三十四卷

存

炳文自序曰四書通何為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

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

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子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於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子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子不能自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子之所深冀也

鄧文原序曰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次考求朱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會其意猶為未善也纂疏集成博采

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子竊病焉近世為圖為書者益衆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為異說以銜於世子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子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峰胡先生之為四書通也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已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為史通通之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之旨云

張存中跋曰泰定三年冬存中奉浙江儒學提舉志行楊先生命以胡先生四書通能剛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通釋集疏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命齋付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刊印以廣

其傳為此來茲書府承志安余君命工繡梓度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四書校勘如集成標題經注善本改亦曰學之正之曰為由增暮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改今以纂疏集成通釋附錄為正庸學或問不敢分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於章句通後又於集注字之奇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便於考索云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四

六

四書辨疑

未見

張氏淳四書拾遺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子素南樂人至元中徵辟不就

郭氏陸四書述

佚

劉氏霖四書纂釋

佚

蕭氏元益四書演義

佚

衡州府志蕭元益字楚材安仁人鄉舉

石氏鵬四書家訓

佚

王惲序曰義齋先生姓石氏諱鵬字雲卿父璧自五臺東徙唐封家焉世傳儒業中戊戌選終保定路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四

七

農使先生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魁

多士資純篤恬於世味惟閉戶讀書務為無所不窺

四書小學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沈潛玩味

者有年反復更易初不去手易簣際屬其子承義等

曰吾平昔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詒訓子孫吾世

其庶幾乎承宗奉遺命以叙引來請僕憶提憲燕南

時按行屬縣與先生有一日之雅今雖衰耄忍靳一

言庸慰存沒夫四書所載性命道德之懿修齊治平

之方道統所由傳授學者所以修習推明天理維持世教如水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闕伊洛名公後宋諸儒集解纂疏論之詳矣近年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鄉一邑之士例皆講讀僉謂精詣理極不可加尚先生復能沈浸濃郁含英咀華發先儒之未及附已意之所見自為一家之說其學與志可謂勤而知所務矣蓋士生斯世不可虛拘出則行道濟時隱則立言垂後況性命之理仁義之端非由外鑠皆性分之所

固有職業之所當為盡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先後淺深之別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子夏亦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是則先生著述之本意也若祇以篤信好學修辭明志遺訓子孫啓迪後學折中聖賢則義齋之名亦當傳聞於後於是乎書大德辛丑歲孟夏吉日題

何氏 安子 四書說

佚

程鉅夫後序曰四書至朱子注釋精矣然朱子修改易簣未已天假之年則今本猶未為定本也勉齋之說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峰之說又有勉齋所未及者亦可見義理之無窮矣後之讀者於先儒之旨曾未貫徹而或有妄肆誹議者焉一也庸一也妄其失惟均鄉貢進士何定夫能於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不詭異可謂善學者矣惜乎泯泯無聞於世也其子捧其父書求序引欲以傳於世子嘉之為書其

後他日當與黃饒二先生之說並傳定夫名安子自號志軒

薛氏 延年 四書引證

未見

胡炳文曰字壽之平水人

張存中曰薛氏引四書互證四書訓詁太繁

黃虞稷曰臨汾人安西王文學

陳氏 紹大 四書辨疑

佚

赤城新志陳紹大字成甫黃巖人元初鄉人爭習聲律紹大獨以性理之學自任為文必本經義作四書辨疑生徒二百餘人稱之曰西山夫子

牟氏楷四書疑義

佚

劉氏彭壽四書提要

佚

陳氏標四書發明

三十八卷

未見

四書考異

十卷

未見

汪炎昶曰先生於朱子四書貫穿出入涵濡已久簡牘斯形鄉先達曹公涇序其論語口義以文公忠臣

稱之由今以觀世有纂疏集成雖皆為四書羽翼然

語錄無新舊之分眾說有泛切之混章句集注反為所汨沒讀者蓋深病之及發明出而此弊始掃謂之

忠臣不亦宜乎

周氏良佐四書人名考

佚

吳澂序曰朱子之釋四書義理精矣然所引用人名及其事實初學有所未詳清江周良佐博考備述俾

人名事實坦然明白問又發揮其辭語通曉其旨趣

於讀者誠有資予雖老亦願得此編常置書案間豈特可為初學之益而已哉

詹氏道傳四書纂箋

二十六卷

佚

胡一中序曰四書之旨自漢以來晦蝕於訓詁迨朱子而大明朗如日星然其廣大精微殆有如象緯之

有躔次氣候之有步推讀者茫乎未易窺測也夫苟
差於句讀則章之旨杌隄矣訛於音釋則字之義怙
懣矣經傳之援據名物之本末或昧焉則鹵莽而滅
裂矣理何自而明哉朱子嘗言不用聖賢許多工夫
則無以見聖賢之意然則學者可不用朱子之功而
求朱子之意乎臨川詹君道傳用魯齋先生所定之
句讀會近代諸儒之箋釋而參訂之名曰四書纂箋
藏於家塾以授其徒建陽陳君子善鋟而行之乃求
為之序焉是書也亦既羽翼朱子而有功於聖門矣
其於讀者之用力又豈不易易也哉

張氏 存中 四書通證

六卷

存

胡炳文序曰北方杜維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
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
病焉今友人張德庸精加讐校剛冗而從簡去非而

存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
附余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
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德庸此書誠有補云
存中自述曰四書集注明理用事簡明為尚至集成
而理愈晦矣雲峰胡先生去其晦而取其明則理通
矣今趙氏箋義出而事益繁存中不揆僭越去其繁
而存其簡則事亦通矣

按存中新安人

王氏 充耘 四書經疑貫通

八卷

未見

林氏 處恭 四書指掌圖

佚

赤城新志林處恭臨海人受業於舒閔風隱居教授
著四書指掌圖

汪氏 九成 四書類編

二十四卷

未見

鄧文原序曰四書類編者新安汪君又善之所輯也四書之學始明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於考亭朱夫子今家有其書學者博詞誦以熟其於進道也有涯矣然河南諸弟子之論未能無醇疵學者不溯源而求則亦莫知乎朱子取舍之意況後於此曷從而折衷之今汪君博采先德之所紀著區分彙列純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四

十四

不雜簡而不疏既以自淑且以勗夫人又善之用心亦勤矣又善體易者也吾為君舉易以明其略萃之彖曰萃聚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復可以見天地之心而不及其情大壯見天地而不及萬物維咸恒萃則天地萬物之情皆可見而萃又統咸恒之萬即歸於一者也其象澤上於地若陂水以濡其盈以沛厥施與麗澤講習之義可以類觀故學之有資於萃聚又如此吾夫子之言曰既會通以

行其典禮惟會故通不會不通也後世始為類書以

便學者喜其闕而研索不精適以資膚剽凌躐之病

故吾於汪君既嘉有講學之益而愛是書復慮學者

因是書而廢講學之益則非汪君成是書意也觀吾

言者其亦有所警也夫

解氏觀四書大義

佚

江西通志觀吉水人預修宋史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四

十五

邵氏大椿四書講義

佚

李德恢曰大椿字春叟壽昌人宋景定甲子年十二

領鄉薦至元中為晦庵書院山長嚴州府志作龍游教諭

包氏希魯點四書凡例

未見

黃虞稷曰字魯伯進賢人吳州廬弟子

許氏謙讀四書叢說

二十卷 一齋書目有

未見

吳師道序曰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為其徒講說而其徒記之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齋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固蔑以加矣門人高弟不為不多然一再之後不泯滅而就微則泮渙而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為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齋為標注點抹提挈開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孟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已意併載之君上承淵源之懿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問難開陳無少凝滯

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為一時之盛今觀叢說之編其於章句集注也與者白之約者暢之要者提之異者通之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於訓詁名物之缺考證補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微語則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欲通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君之說茲非適道之津梁示學者之標的歟先是君未沒時西州人有得其書而欲刊之者君聞亟使人止之且恐記錄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遂為善本諸生謂予嘗辱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北山首見勉齋臨川將別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錄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屬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守為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傳緒不差闕大光明

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平時其言好惡同異喜大恥小延平語於吾儒之學理不患其不一所難不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書數十萬言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讀字求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為人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併著之君名謙其世系履行與凡他經論著詳具友人張樞子長所為行述茲不復贅云

黃潛作墓志曰先生叢說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嘗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義廣讀者或不能悉究其義以一偏之致自異初不知未離其範圍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安氏熙四書精要考異

佚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八十四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四書 四
程氏 後心
四書章圖

二十二卷

存

程鉅夫序曰夾漈鄭氏謂古者書必有圖然稍見於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五

一

六經傳注之家惟車服名數而已余少學於臨川見

雙峰饒氏大學中庸圖始識古人立圖之意去今又

五十餘年乃得吾宗子見四書圖章為之圖圖為之

釋有本有末有終有始如天之文地之理莫不合於

自然非深得古人之意不能也世之譚神仙學金鼎

者猶必假圖說以達其旨況為聖人之道者哉此圖

之與書必不可已也子見書既成上之朝將畀之

秩慨然曰凡吾所以至此者非以進取為也欲俾天

下知有吾書也吾親老矣吾歸養吾親復何求哉即以為鄉郡教授致仕嗚呼此所以為古人之學也余既不能為子見留乃序以送之延祐改元歲在甲寅王約序曰集賢待制周君南翁持諸君所作四書圖引見示且曰圖乃吾鄉士程子見進於有司者子見年踰耳順以親老授新安教授致仕歸養敢丐子言子因告南翁曰道學之稱肇於河南二程子四書之目起於考亭朱文公在宋有川洛朔之黨互為詆訾

莫能相尚要其歸但視主之者勢力隆替耳而公是公非殆有不可掩者逮我朝魯齋先生許公出道學四書復盛然從之者多而真知者寡坐談者易而行之者難道也四書也皆吾夫子天包地載範世立極千萬禩不易之良法也蓋人人得而知人人得而有人人得而用同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固不可標榜曰道學分別曰四書拘拘然紆紆然徒事虛文而已顧言行相副表裏一致而後可真知篤行之效

也噫發源者初未必然濬流者激而至此子觀子見撰述如此之富去就如此之明質諸所學而不詭庶幾服膺吾夫子之訓者歟南翁愕曰異哉子之說請書以為子見南轅序

趙孟頫序曰古今類書多矣大而天地日月山岳河海微而昆蟲草木以至人事之成敗興廢言語文字之等莫不會萃摛拾人誇多而家競富其用也不過為詞章而已其於道德仁義則無有也新安程子見白首窮理於朱子之學若饑之於食渴之於飲寒暑之於裘葛晝不舍而夜不輟貫穿精熟於是類而為書列而為圖道德性命仁義各以類從使學者一覽而盡得之其有補於理學甚大豈古今類書所能望也子既讀之知其用心之篤而子見引年而歸子甚高之故書其篇首以致意云延祐改元春三月十三日
元明善序曰理學至宋九大儒言之可謂詳且明矣

苟潛心於四書發之以近思錄而後進於易書詩春秋何理不窮以之修身治人聖賢事業不外乎是然理自難明言之易差非明師良友講授之真幾何不有千里之繆哉新安程君復心四書章圖取朱子章句集注一一為之圖觀者瞭然即曉大義深有補於初學雖然四書之旨深矣有非圖所能盡者學者因是以求章句集注因章句集注以得聖賢之心聖賢之事業為可企及也歟延祐改元清明後二日

鄧文原序曰書之有圖猶天之歷象象本於自然雖聖智不能加毫末歷則為之乘除贏縮以求合乎天者也故治歷而不得其理歲久必差象則昭晰烜著凡有目者皆可睹而定書自六經而下衆言淆亂有戾於聖人之道者矣而圖不能以強為譬諸山川草木宮室器物日與人接繪者一有訛謬輒為衆訕笑夫圖之難如此四書始表章於濂洛而大盛於考亭朱子發幽闡微旨義炳煥使習其讀者可以遊聖賢

於數千載之上若身列諸門弟子而授受焉也新安程君子見復為之圖以惠學者章分句析鉅細不遺吾獨惜君之生也後不得親取正於朱子也又幸學者因圖以求朱子之意而有得於四書者其效未不止也雖然吾猶有說焉自四書之學行家傳而人誦之矣求諸致知而力行者率千百不一二更世之論儒者常以是相詬病凡道必有對待自陰陽剛柔仁義引而伸之不可殫盡學者每有所偏或舉一而遺其二從其易而不究其所難故去道日遠聽言視行聖人猶為宰予而改矧去聖人若是其遠也哉夫圖也書也致知之事也而未及乎力行也傳之書者可學道子見年才六十朝廷旌用為郡博士而子見以親老乞致仕其於進退出處不亢不汙庶幾乎力行之士矣故予為序其編首而歸之

虞集序曰右四書章圖纂要者新安程君復心之所

著也其為書也蓋取朱子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之說有對待者若體用知行之類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義利之類有成列者若學問辨思行之類隨義立例章為之圖以究朱子為書之旨其意可謂勤且切矣皇慶二年有司以君與書薦於朝明年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而歸年才六十耳間出其書以示集使集識之集曰昔之為圖者蓋未始有書也姑假夫奇偶之畫以擬其不測之迹而著可見之象

引其方圓逆順之體而極夫消息變化之妙簡奧微妙未易知也後聖後賢有作然後推以立言而天地人之蘊盡矣則書固所以明圖者也今君之圖則又以明夫書者也蓋孔門諸子敘述夫子所言與曾子子思孟子之所述煥乎大哉昭如日星又有周子二程子張子與其門人弟子相與講明之聖賢之微言大義豈復有不盡者哉及朱子為之集注章句然後會眾說而歸於一其所以極博約之功者千古所未

有也凡終始本末之說內外精麤之辨條分縷析絜然有序今其書家藏而人讀之然而習之而不察者猶眾也夫舍朱子之言則何以知四書之旨然非有以貫通其條理而分別其節目則朱子立言之意又何以得之也哉然則君之為圖也可謂有功於考亭有補於同志者矣集不敏三復三歎敬識而歸之雖然集嘗聞之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又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嗚呼安得因子之圖以得言而忘圖因言

以得意而忘言者而與之共論此乎延祐元年三月甲午

楊載序曰四書者王道之骨髓五經之根柢也自孟子後無傳於世伊洛大儒始發其端至於文公遂尋而竟之文公學者萬餘人著名者數十人文公雖貴為從官而常自放於山林之中極幽窮深人迹所不到之處優游終歲研窮詰訓斷離章句至辭有曲折意有難明輒與其徒互相詰難往復紬繹五三聖人

以道相傳而託之於文字雖臯夔伊傅之徒蓋僅有
聞者而去之千載將逆求其旨豈非難哉文公以希
聖之才曳踵伊洛纂輯舊聞性命道德發無餘蘊綱
紀大倫使人道生生不遂滅息其書亦既流出於八
極之表雖言語不通文字不同譯之以象人無間中
國然而文公造事弘大罔羅萬殊沈思默慮晝夜不
輟至於屬續猶有所更定補而輯之使無缺遺亦文
公之所望於後人者也程先生生文公之鄉里授受

此書具有師法懼學者務以詛詞破碎大道或掇拾
一二妄肆詆毀攷凡辭見異同義涉疑似者列而為
圖使學者於文公之言了然於心欲疑無所蓋有為
都邑之遊者念其鄉人之不能至也作都邑志以遺
之或者又因其志繪而為圖既繪而圖則覽之者知
益易矣程先生行義甚備蓋所謂真知而實踐之者
故其為言綜覈深固有所據依學者觀焉如伐鄧林
而假利於斤斧則其所獲不多且逸哉延祐元年後

三月十一日

臧夢解序曰混沌未鑿鴻蒙茲萌固未有圖也自宓
犧氏之王天下也河出龍馬負圖焉聖人以此發造
化之機闡鬼神之祕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生
生不窮之理實肇於此於是易有圖一百二十有二
書有圖七十有七詩有圖七十有六禮有圖一百一
十有二記有圖九十有八春秋有圖一百二十有六
而六經之圖備矣其他五行有圖天文有圖地理有

圖三禮有圖絡運有圖器物制度亦各有圖圖非不
多也惟四書章句集注未有為圖者林隱程君生文
公之鄉志文公之學而自得乎孔曾思孟之心用力
四書闡微析幽分章纂圖垂三十年而書始成又問
出已見以發明文公未盡之說名曰四書章圖纂釋
後學之士苟能因圖以求解因解以求經則四書義
理瞭然於胸中矣豈非後學之指南讀書之捷徑也
歟予嘗聞諸文公之教學者有曰學問須以大學為

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又曰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燦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也昔哉言乎以文公之言驗林隱之圖見者易曉卓然有補於世教矣矧今天子嘉惠斯文勉勵學校宣明教化東宮喜聽經書尊儒重道樂善好賢予以是知林隱之圖可以自見矣進之於朝非惟斯文之幸抑斯世之幸也故喜書而樂道之至大三年六月六日

素桷序曰象數可以圖言名意不可以圖言以圖言之其亦有所本乎昔者聖人觀象著圖因圖為書範圍發揮由書而始通則夫圖之祕非書不能以畫是書之明於圖者也後聖繼述遵文演圖器度物象之微剛柔善惡之應若天旋之默運於樞紐其不可以繪畫得之者猶因名以立義此圖之輔於書而不可廢焉者也二者之用各有先後合而言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自正心誠意之說興茫無畔岸朱子憂之遂

以其可據依者為之主而體用知行之說實切於學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勤取其近似端坐塗飾而根柢原委悉不能攷禮主於敬理主於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糜爛而不可救矣新安程子見取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切於吾身者析而為圖以輔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為學之敘非字義之可盡條分目舉必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足以盡夫斯道之要其勤且備可謂能矣昔真文忠公作讀書

記仁義性命之說各以類從先正肅公作書上之曰使若書成學者將得以自肆今是書具在視今之言理者與古賢無異論其所學則又甚於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有以拯諸薛瑄曰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姓譜婺源人會輔氏黃氏之學而折衷之章為之圖圖為之說名曰四書章圖總要

黃虞稷曰復心字子見取文公四書集注分章析義

各布為圖又取語錄諸書辨證同異損益詳畧名曰
纂釋至大戊申江浙儒學提舉司言於行省皇慶癸
丑行省進於朝特授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
終其身

吳氏存 四書語錄

佚

薛氏大猷 四書講義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五

十三

姓譜湯陰人早中甲科棄而不仕隱居教授有四書

講義

戚氏崇僧 四書儀對

二卷

佚

蕭氏鑑 四書待問

八卷

存

鑑自序曰四書有疑朱門師友辨之詳矣而散出於

其所自為書觀者難以歷覽未有合之者天朝取士

以經疑為試藝之首蓋欲吾黨之士彊勉學問以求

聖賢立言之微意而或者昧焉若大學道字訓言而

以為道理之道性善賢愚同得而謂愚者得其偽博

文約禮重在行而曰主於知詳說反約專言知而曰

主於行亦既得雋鄉闈策名天府矣則眇迺眇之故

也比客建城與友人歐陽養正讀書之次隨時采集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五

十三

因成是編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之不倍師說者

間亦附以一二鄙語及養正所述則以會叢自修別

之凡五百四十問一百一十七則以經之篇章為之

次目曰四書待問非敢擬諸扣鐘者以是待有司之

問焉則庶幾其應不匱比類而求之則凡經之所疑

皆可旁通而盡得之是書之集本為舉子觀覽之便

由是而得其義則於窮理盡性之功為尤大而於進

取又其餘事矣泰定甲子日南至

楊士奇曰四書待問八卷元臨江蕭鎰為科舉之學設也元塲屋有四書疑問國初三科猶然洪武甲子始改為四書義

陸元輔曰蕭鎰字南金臨江人

歐陽氏仇四書釋疑

佚

黃氏清老四書一貫

四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五

十四

未見一齋書日有

陳氏剛四書通辨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子潛温州平陽人從胡長孺學人稱潛學先生

王氏桂四書訓詁

未見

黃潛曰桂字仲芳東陽人麗水縣主簿

何氏文淵四書文字引證

九卷

未見

黃虞稷曰河南何文淵泰定間人

陳氏尚德四書集解

未見

黃虞稷曰寧德人號懼齋隱居不仕

按石堂陳氏字尚德亦寧德人不聞其號懼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五

十五

齋或別是一人

瞻氏思四書闕疑

佚

祝氏堯四書明辨

佚

涂氏潛生四書斷疑

未見

黃虞稷曰字自昭宜黃人福州濂溪書院山長

蔣氏玄 四書箋惑

未見

陸元輔曰東陽蔣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從許謙游學者私謚貞節先生

馬氏瑩 四書答疑

佚

陳氏樵 四書本旨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五

十六

吳氏成大 四書圖

佚

王瓚曰字浩然瑞安人登至治辛酉第官永嘉縣丞

傅氏定保 四書講彙

未見

黃虞稷曰南安縣人平江路儒學

馮氏華 四書直解

未見

黃清老曰字君重閩縣人南劍州儒學教授

倪氏士毅 四書輯釋

三十六卷

存

汪克寬序曰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沒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啓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五

十七

遺蘊作為集注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蓋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子朱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並其弟子訓釋之辭疏於朱子注文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趙氏蔡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編而吳氏集成最晚出蓋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辨論之際未為明備去取之間頗欠精審覽者病焉比

年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術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錄於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歎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峯胡先生賾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撫其精純刊別繁複缺畧者足以已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考皆足以摩刮向者之蔽而陳先生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宏實從遊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廟授受者蓋稔

且詳乃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倂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集釋學者由是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倪君猶慮其有未底於盡善者爰即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密間出是書請子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為書固不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沈潛反覆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用則非子朱子

所望於後學也倪君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顛云楊士奇曰四書輯釋倪士毅編朱子集注四書之後儒先君子推廣發明之者無慮數十家而今讀集注者獨資集成及此書為多他不能悉得也集成博而襍不若此書多醇少疵

薛瑄曰四書集注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為精簡黃虞稷曰士毅字仲弘休寧人授徒於黟學者稱道川先生會萃胡雲峯陳壽翁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

旨鳩倂精要考訂訛舛

萬授一曰朱子集注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詮釋於是勉齋有通釋而米語錄附錄於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真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倂而成之格庵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明備采擇精當莫如道川倪氏之輯釋道川元末人為陳定宇高

弟隱居新安與趙東山汪環谷為友明永樂間詔諸臣纂大全實本其書厥後大全行而學者罕知有輯釋矣

史氏伯璿四書管窺

五卷

未見

陳高序曰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五

三

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字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畧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書也自朱子為集注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下其辭詳以密

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為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間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夫日繁而辨日起歧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求於學篤信堅守朱子之說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通曲暢著於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嗚呼立意以為高好奇以為尚為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為是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為道也庶幾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五

三

楊士奇曰四書管窺四冊永嘉史伯璿文璣著蓋出饒氏輯講吳氏集成胡氏陳氏發明金氏攷證許氏叢說倪氏輯釋之後其論諸家之失皆平正確的刻板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

黃虞稷曰伯璿溫州平陽人元時隱居不仕辨諸家說之與朱子相悖者

韓氏信同四書標注

佚

馬氏豫四書輯義

六卷

未見

張萱曰馬豫四書輯義內閣所藏凡十四冊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五

汪氏炎祖四書集疏

佚

徽州府志汪炎祖字懋遠婺源人取朱子四書旁采

博擇而發揮其微旨每有所得則疏之積成卷帙名

曰四書集疏

趙氏遷四書問答

一卷

未見

孟氏夢恂四書辨疑

未見

浙江通志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署台州學錄至正中設策禦寇以功授宜興州判官卒謚康靖

謝鐸曰四書辨疑孟夢恂著

袁氏俊翁四書疑節

十二卷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五

曾氏貫四書類辨

佚

邊氏昌四書節義

佚

盧熊曰昌字伯盛吳人隱居教授張氏據吳以禮招

致勿就

黃氏寬四書附纂

佚

楊氏維楨 四書一貫錄

未見

七名氏四書集注

未見

楊士奇曰右四書集注其句讀旁抹之法兼取勉齋

黃氏北山何氏魯齋王氏導江張氏諸本之長宣城

張師曾為之參校加以音攷蓋善本也刊板在常州

府學又刊板在鄞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五

十四

四書附錄

十一冊

佚

張萱曰莫詳編次姓氏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八十五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四書 五

朱氏升 四書旁注

十九卷

存

蔣氏允汶 四書纂類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六

未見

黃虞稷曰字彬夫永嘉人元進士洪武初官本府訓

導

陶氏宗儀 四書備遺

佚

王氏逢 四書通義

未見

黃虞稷曰逢字原夫江西樂平人師事洪野谷野谷

朱公遷弟子也宣德初逢以薦為富陽縣儒學訓導
又以明經辟召皆不就學者稱松塢先生

何氏英四書釋要

未見

黃虞稷曰英為王逢弟子

景氏星四書集說啓蒙

闕論語孟子未見

星自序曰星幼承父命嗣儒業而苦無常師年十六

始得出就伯父黃先生學先生曰汝欲為學必先熟

讀四書以為之本而後他經可讀矣星於是晝誦夜

思不敢少惰居四年得初通大義後欲明經習舉子

業先生入引星進郡庠俾受春秋經於勾乘楊先生

一時師友切偲問辨資益為多復得諸引翼書為之

啓發然後益知四書奧義不可不窮矣故星不揆庸

愚僭於佔畢之暇彙集諸說熟玩詳味分經別注妄

加去取十年之內掇拾成編目之曰四書集說啓蒙

將私塾以訓子孫既而一二同志懼其久而墜佚使

壽諸梓以便初學顧星僭妄之罪已不可追尚賴諸

明理君子重加訂正而可否之則星之志也至正壬

寅

姓譜景星字德輝餘姚人洪武中官杭州儒學訓導

其學長於春秋今惟四書啓蒙行於世

鄭氏濟四書講解

未見

黃虞稷曰濟閩縣人洪武中儋州學正

趙氏新四書說約

佚

黃虞稷曰新字彥明樂清人洪武中歷官布政使改

翰林院修撰致仕

葉氏儀四書直說

未見

張氏宣四書點本

未見

王氏廉四書詳說

闕卷

存

劉昌曰四書詳說蘇州知府況公鍾刻於府庠索鉉作序以為王廉熙陽作言熙陽丞澠池時稿留曹端家刻既成其書四出端為霍州學正移文於蘇言四書詳說乃其所著孟子中有其訂正白馬之白一段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六

四

又言熙陽已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熙陽為山西左布政使以公事死無害其為著書也端辨四書詳說為其所著可也言熙陽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非也陸元輔曰文王演易於羑里史遷作史於腐刑郝經傳春秋於拘繫所洪武中葉子奇亦於獄中撰草木子著書與坐刑初不相妨也月川遺書行世頗有當還熙陽之名

冉氏庸四書精華

佚

張氏洪四書解義

二十卷

未見

黃氏鼎四書精義

未見

劉氏醇四書解義

四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六

五

未見

朱氏謚四書述義

未見

胡氏廣等四書大全

三十六卷

存

明成祖文皇帝御製序曰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

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遠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

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纘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竊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

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注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鉅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楊榮後序曰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宵旰孜孜誕興

文教以斯道為己任萬幾之暇嘗與儒臣論議以為四書雖有宋儒朱熹為之集注以便學者然而羣儒之說頗有異同純駁不一至今幾三百餘年紛紜雜糅莫知適從茲欲會而通之去其駁而錄其純庶幾聖賢之道昭然大明臣榮忝居侍從恭奉德音敢不敬承謹識四方學者彙以成編上親商榷以定去取書成特賜名曰四書大全書即以頒布天下學校凡從事於聖賢之學者莫不欣焉若披雲霧而仰青天若翦荆棘而尋大路坦然無疑釋然有悟誠萬世之寶也予鄉建陽葉添德氏家素崇文而好學博雅閒於庠序得觀此書遂求抄錄鈔諸梓以廣其傳乃以書來京師請予言識之夫奉揚上之盛德美意以昭示於無窮者人臣之事也昔太宗文皇帝惓惓纂輯是書以嘉惠天下後世有功於聖門大矣然而添德以民間之傑者乃能廣播而盛傳之此其所以超於衆人者豈不遠哉是可嘉也因拜手以識於後

顧炎武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幹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於真氏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洙字宗道乃做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氏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集疏趙氏順孫號格庵先生四書纂疏吳氏真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標字壽翁號定字先生作四書發明胡氏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字之門人倪氏士毅字仲弘號道川先生合二書為一頗有剛正名曰四書輯釋有汪克寬序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刻所列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而

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發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饗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張氏大遜四書訓解

佚

王瓚曰張文選字士銓永嘉人永樂丙戌進士改庶

吉士

郭氏恕四書一得

佚

陸元輔曰永樂甲午舉人

楊氏範四書直說

未見

寧波府志楊範字九疇鄞人永樂中教授里中自號思誠叟侍郎守陳之祖也

張氏楷四書糠粃

佚

寧波府志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南京

都察院僉都御史

楊氏琦四書辨疑

未見

黃虞稷曰琦建安人正統中温州府學訓導

周氏灝四書精解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灝邵武人景泰中舉人松江府同知

李氏果 四書音考

未見

廣平府志李果字尚用成安人景泰庚午舉人濟南

知府

楊氏守陳 四書私抄

閱卷

存

沈氏肆 四書口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六

十三

未見

平湖縣志沈肆字公貴景泰辛未進士任御史

周氏賓 四書音考

未見

黃虞稷曰賓字汝欽江西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

董氏夔 四書經疑問對

八卷

未見

繆泳曰常熟人成化壬辰進士

蔡氏清 四書蒙引

十五卷

存

清自序曰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深於理而徒務辨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闕世道也有如此清之始業是也自謂頗知所用心者故有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六

十三

不作課而無三日不省書問以其所窺見者語諸同儕要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已見訝為迂遠而厭聽之矣清乃隨時自筆之以備遺忘庚子歲赴會試收置行囊既而冗中翻目遺之至京檢覓不得意其失之途中矣時方溫故遂復有錄更三閱歲故錄復得之家中參會前後所錄詞意重複者過半又有前後異見至一句而二三其說者皆未暇刪次也祿仕多年故紙宛然而比日後生輩知而求之特切欲終

棄置則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欲俟刪正則溫故之功又非旬時可辨姑畧會而次之先翦去其最冗穢無謂者其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以俟他日溫故之餘得加汰削乃就有道而正焉名曰蒙引初稿明非定說也四書及易經諸卷際有之今已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乾坤二卦張國信輩借抄因道其故以示之

刁包曰尚論諸儒必以四書為標準四書無所得雖

經史淹貫不可以為學也自金谿以迄姚江凡學其

學者莫不厭薄朱註肆意妄解其於四子書穿鑿決

裂甚矣大全而後惟蔡文莊蒙引專以發明朱注為

主注者四書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也

陸元輔曰蔡介夫上推孔曾思孟本旨發明朱子集

注最為詳明說四書者不下百種未有過於此者也

王氏雲鳳四書私記

未見

吳氏理四書訂疑

未見

朱氏綬四書補注

三卷

未見

潘氏府四書傳注正

未見

周氏寅四書音考

佚

嘉善縣志周寅字汝欽學於周鼎安貧守義著小學

集注四書音考

廖氏紀四書管闡

二卷

未見

童氏品四書旁訓

未見

劉氏龍 四書講義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襄垣人弘治己未進士第三人歷官南京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安

湛氏若水 古本四書訓測

十九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六

十六

熊氏熙 四書管天

佚

馮氏理 四書發微

佚

丁氏徵 四書講義

佚

王氏侗 四書批點

十八卷

未見

顏氏疇 四書證疑

未見

上虞縣志疇 字文華正德丁卯舉人澉江知府

呂氏柁 四書因問

六卷

存

王氏大用 四書道一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六

十七

未見

王氏漸遠 四書邇言

未見

史氏于光 四書解

未見

林氏希元 四書存疑

十二卷

存

鄭氏^佐 四書語錄

佚

陳氏^琛 四書淺說

十三卷

存

盧元昌曰淺說者紫峯陳先生之所著也合蔡虛齋之蒙引林次崖之存疑折衷而取裁焉而大旨則以

大全為宗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六

十八

季氏^本 四書私存

未見

高氏^{尚賢} 四書精意

佚

繆泳曰新鄭人正德丁丑進士

周氏^華 四書集說

十六卷

存

李延昱曰莆田周華編長樂林文沛補文沛中正德

丁丑進士

陶氏^{廷奎} 四書正學衍說

八卷

存

張士絃曰其子幼學刊行之

董氏^毅 碧里疑存

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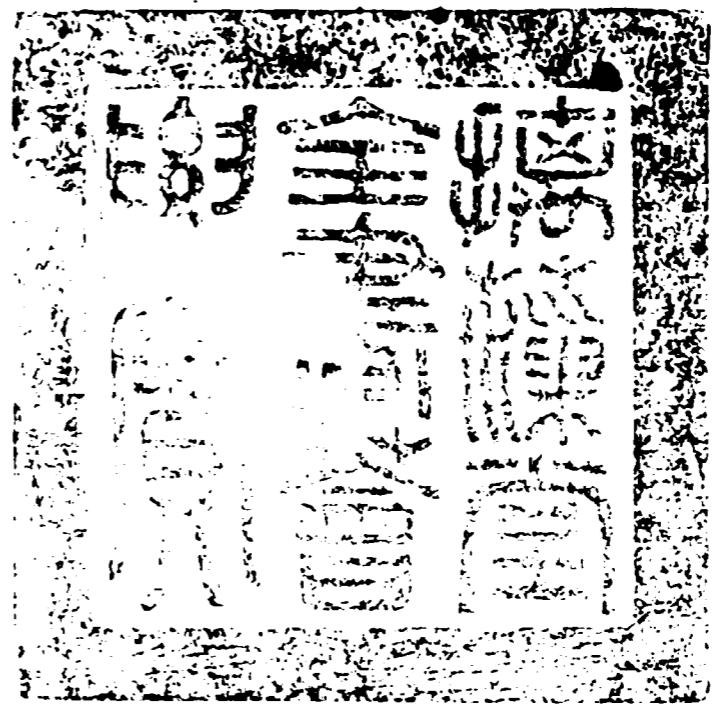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六

十九

存

鄭珙曰碧里疑存二卷皆說四書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 何思鈞
膳錄監生 臣 袁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九
七至

臣沈初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八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四書 六

徐氏 獻忠 四書本義

未見

唐氏 樞 四書問錄

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未見

陳氏 祥麟 四書正蒙

未見

黃虞稷曰字士行莆田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山東

提學道

朱氏 潤 四書通釋

未見

黃虞稷曰潤字伯羽益都人嘉靖丙戌進士寧波府

同知

廖氏選 四書測

未見

陸氏鰲 四書標指

未見

平湖縣志陸鰲字子任嘉靖戊子舉人臨江府通判

黃氏光昇 四書紀聞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二

薛氏甲 四書正義

十二卷

未見

薛氏應旂 四書人物考

四十卷

存

應旂自序曰四書人物考者考四書所載之人物也

孟氏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夫是以考之

也余嘗董浙學政既罷歸避寇鍾山故廬盡為寇燬

惟茲四書每攜以自隨杜門無事遂將平生所錄古

人行迹各注於名氏之端者編為紀傳總四十卷其

汎引雜證雖嘗刪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問學治

理者咸在所錄信而好古仲尼且然小子何人未能

網羅舊聞以資詳擇尚忍易為棄置哉

陸元輔曰書分帝紀三卷臣傳三十七卷闕傳二十

八卷後逸民獨行異字技藝勇力嬖倖女婦讒毀叛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三

逆凡九類

馬氏森 四書口義

未見

梁氏格 四書古義補

未見

黃虞稷曰字君正稷山人嘉靖乙未進士南京兵科

給事中

濮陽氏涑 四書貞義

未見

王氏復春 四書疑畧

未見

莫氏如忠 四書程朱繹旨

未見

繆泳曰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

王氏材 四書石堂附語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四

江西通志王材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官

至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

高氏拱 四書辨問錄

十卷

存

李氏遜 四書質疑

佚

繆泳曰李遜字子敏新建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廣

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政

張氏居正 四書直解

二十六卷

存

陰氏東陽 四書贅說

六卷 又自訓歌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衛輝人嘉靖丁未進士陝西參政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五

李氏先芳 四書漢注疏引

未見

王氏樵 四書紹聞編

未見

羅氏汝芳 四書一貫編

七卷

存

孫氏應鰲 四書近指

七卷

存

李延昱曰孫氏近語自為之序又有李萊揚一魁序
二篇

徐氏擴四書初問

十五卷

闕論語孟子未見

繆泳曰太倉州人嘉靖癸丑進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丘氏梅四書摘訓

二十卷

存

劉應節曰月林丘氏取蔡氏蒙引林氏存疑二書而
折衷以己意名曰摘訓

黃氏襄四書集說

未見

黃虞稷曰福建南安人嘉靖己未進士山西行太僕

寺卿

李氏文繼四書口授

未見

薛氏東海四書解醒

佚

楊氏時喬四書古今文註發

九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管氏大勳四書三說

三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鄞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寺
卿輯蒙引存疑淺說而加以折衷

萬氏表四書參考

未見

寧波府志萬表字民望世為寧波府指揮僉事歷官

南京中府都督僉事嘗取先儒之言集其要語名曰

四書參考

蘇氏濂 四書通考補遺

六卷

未見

李氏贊 李氏說書

九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徐氏渭 四書解

未見

章氏一陽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

十卷

存

蕭陽復序曰諸儒之說至晦庵始集其成勉齋黃氏

親受業於朱子之門金華何文定先生雖後朱子生

而口傳心受得之勉齋自是而傳之王文憲金文安

許文懿僅二百年間四先生踵武相承凡四子之書

悉為之注疏闡其微詞奧義以翊朱注國朝採集大

全書中邇其淵源所自謂非朱氏之適傳不可也今

四先生生於一郡相繼而興所謂文不在茲乎然世

代既遠遺書散逸元江章先生乃哀而輯之章分句

釋以附於朱注而傳注益以顯則先生之用心亦勤

矣先生司訓於漳紹乃祖楓山之家學殆聞四先生

之風而興起者乎吾於是益信茲郡之多賢也敬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之序

金氏瑤 四書疑

一卷

存載東齋集

陳氏禹謨 經言枝指

九十三卷

存

支可大曰海虞陳錫玄著經言枝指以發明四籍曰

陳詒纂曰談經苑曰引經釋曰人物概曰名物考凡五種總統千載之述作旁羅百氏之異同而兼傳並載以俟學者之自擇

李廷昱曰海虞陳錫玄早中鄉科久而不第歸撰經言枝指於時支可大閒亭劉鳳子羽屠隆緯真江盈科進之黃汝亨貞父王穉登伯穀管一德士恒皆序之已有自序

按諸序文多冗長故不錄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林氏兆恩四書正義

六卷續六卷

存

劉氏元卿四書宗解

八卷

未見

沈氏懋嘉四書說際

未見

平湖縣志懋嘉懋孝之弟號白岩

趙氏台鼎四書脈望

九卷

未見

陳第曰蜀人

樊氏問仁四書心旨

佚

南陽府志問仁舉於鄉官知州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李氏經綸四書浴鑑篇

未見

程氏嗣光四書講義

十卷

未見

楊氏世恩四書訓錄

四卷

未見

朱氏篁 四書啓鑰

九卷

未見

鄭氏維嶽 四書知新日錄

三十七卷

未見

張氏綸 四書原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十三

陸元輔曰汶上人

王氏覺 四書明音

二卷

存

饒氏奠 四書輯訓

未見

陸元輔曰奠字任中撫州人

陳氏履祥 四書翼

五卷

未見

管氏一德 四書參同

十卷

存

李延昱曰一德字士恒其書陳禹謨為之序

朱氏焯 注解四書人物考

八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七

十三

未見

邵武府志朱焯字惟盛人稱志庵先生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八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四書 七

姚氏 舜牧 四書疑問

十二卷

存

周氏 汝登 四書宗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八

未見

黃虞稷曰崧縣人萬歷丁丑進士

鄒氏 元標 四書講義

二卷

存

楊氏 起元 四書評

五卷

未見

蘇氏 潘 四書鏡

未見

王氏 豫 四書識大錄

未見

錢氏 大復 四書證義合編

四卷

存

高層雲曰漸菴錢公字肇陽萬歷己卯舉人以子大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八

學士龍錫貴贈官至太子太保證義一編晉江黃居

中序之

于氏 孔兼 四書大指

十二卷

未見

繆泳曰孔兼金壇人字景素萬歷庚辰進士以禮部

郎疏救趙南星降安吉州判官投牒歸是書謫居安

吉時所撰

李氏廷機 四書垂世宗意

十卷

存

四書口義

三卷

存

徐氏即登 四書正學輯要

二十九卷

未見

牛氏應元 四書質言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涇陽人萬歷癸未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

巡撫南贛

盧氏一誠 四書講述

十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三

存

高兆曰盧一誠字求人福清人萬歷癸未進士除行人歷司正遷南京戶部郎中終潮州知府講述一編係在留都時撰

馮氏從吾 四書疑思錄

六卷

存

從吾自序曰予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閭者

三年自藥裹外惟以讀書遣懷無他營也間有二三

同志及伯兄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析疑

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忘其

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

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砭韋弦聊以自勗歲

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

什一於千伯云耳編成題曰疑思錄蓋取九思中疑

思問意耳萬歷乙未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四

楊嘉猷曰先生力排異端於四子書以身證之錄中
大都悟後語如曰一本大學都是格物不必另補一
傳曰論語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中庸
則合併言之曰學而時習之孔子不曾說出所學何
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其解
也曰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從
四勿學來諸如此類皆發先儒所未發足破千古之
疑者也夫能破千古之疑必自一念之能疑始疑而

思思而信故曰思者明之基疑者信之漸也

李因篤曰先生字仲好長安人萬歷丙戌進士官至
右副都御史疑思錄六卷載少墟集中

郝氏敬
四書攝提

十卷

存

敬自序曰漢官尚書猶北斗也口代天言如北斗斟
酌元氣布令四時也聖人繼天立極神道設教垂訓

萬世庸詎非天之尚書北斗歟按天官北斗為帝車
運於中央均五氣定諸紀杓攜龍角兩旁各三星鼎
立杓所指四時以建是為攝提元命包曰提斗攜角
以接於下也聖言猶斗杓也奉聖言以昭布天下萬
世咸正罔缺猶攝提也論語孟子二書為斯文指南
先儒益以大學中庸為四書明興立學官以程士辭
林義府三百年來家誦戶習迄於今聖遠教湮訓詁
河漢學業參商百家榮惑佛老欒槍慧宇飛流如雨

而北斗闡於中天恒度不改今猶古也余束髮受讀
晚從管穴窺一星之光輒隨筆記久塵度閣友人
章晦叔取以編為時習新知余畏聖人之言別為一
札命曰四書攝提蓋惟聖人為能總攝羣言提轄百
氏予何人斯敢以蟲鳴蠹午其間惟是對揚光訓俾
昌俾熾以宣布於無窮所謂提斗攜角以接於下者
則可謂云爾已矣

四書雜言

五卷

存

敬自序曰宋儒取禮記大學中庸配論語孟子為四書國朝用以程士家傳戶誦矣今與人言道未必領言四書有微可信遂廣其說非為離經耳昔人謂依經辨理錯經合異是謂雜言

萬氏 尚烈 四書測

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存

王氏 肯堂 四書義府

闕卷

存

史氏 記事 四書疑問

五卷

未見

林氏 茂槐 四書正體

五卷

未見

黃虞稷曰福清人萬歷乙未進士歷官按察使

孫氏 奇逢 四書近指

二十卷

存

樊氏 良樞 四書參解

五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存 戴密卷夢言

良樞自序曰參於古之謂參參於師友之謂參參於獨見之謂參兩人相商之謂參兩書相證之謂參易曰參天倚數必參之而數可極也又曰參伍以變必參之而變可通也荀卿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參之以此物伍之以合參說參莫辨於此矣然必如中庸之天地參而後謂之參吾所謂參與聖賢參之謂也參則解矣今之讀書本直也而曲解之本易

也而僻解之本深也而淺解之有甚不費解而終身索解不得者有強作分解而究竟不知其解者所由不自參照之故也

四書辨證

二卷

存 載密菴夢言

良樞自跋曰六書文字之絲也絲象形而有點畫絲指事而有文義絲會意而有訓解絲諧聲而有句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九

絲轉注而有注釋絲假借而旁通曲暢不可勝窮矣迨書法屢變而點畫失真遂至文義乖而訓解謬句讀差而注釋舛學士口受於蒙師文人牽滯於文義茫茫白首漫漫長夜良可歎也五經皆有誤而書詩為甚四書各有論語尤多今畧舉文義之乖訓解之謬注釋之舛者辨數十條或以古証或以義求或以意逆或以理解或以思通不能闕前人之所疑庶幾敏求聖賢之精意要以自信於心求協於經抑

亦信古之一端學文之首助也若夫句讀之訛點畫之差音切之誤姑俟詳考以就正於君子焉

毛氏尚忠 四書會解

十卷

存

周炳謨序曰注疏以還自朱子章句出而四書之旨已大明於天下明興諸先輩出或竟其所已言或闡其所未備羽經翼傳於道多發明焉迄於今勢錯不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十一

可勝紀蘇子云人之性善惡二者而已孟子既已據其善是以荀子不得不出於惡而揚子不得不出於善惡混噫嘻今人之好異也大率類是此司世教者所為憂也子同年友子亮毛子研精於學嘗輯會解一書其中自悟自信之語十三用前人之語十七間有兩解而互發者亦竝存之而不嫌於異同也子亮令東強北方學者爭傳誦焉子亮因梓以行屬余序之

繆泳曰毛尚忠字子亮嘉善人萬歷甲辰進士知棗
強縣事輯四書彙解刊於官舍

陳氏臣忠四書集意一作約說

八卷

存

繆泳曰臣忠字心謙莆田人萬歷甲辰進士

莊氏元臣四書覺參符

二十卷

存

鄭玥曰歸安莊氏元臣萬歷甲辰進士官中書舍人

元臣吳江人以歸安籍登第

張氏京元寒燈隨筆

三卷

存

陸元輔曰鍾山張氏京元泰興人萬歷甲辰進士歷

官四川按察副使寒燈隨筆三卷皆講說四子書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十二

施氏鳳來四書攜囊集

未見

平湖縣志施鳳來字羽王萬歷丁未賜進士第二人

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陸氏鏡四書傳翼

未見

來氏斯行四書問答

一卷

未見

繆泳曰蕭山人萬歷丁未進士

殷氏大白四書副墨

佚

宋氏鳳翔四書證學錄

十三卷

存

俞汝言曰鳳翔字羽皇秀水人萬歷壬子北闈解元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十三

鹿氏善繼 四書說約

闕卷

未見

陸元輔曰公字伯順定興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太常寺少卿殉難贈大理寺卿

洪氏啓初 四書翼箋

九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十三

高兆曰洪啓初字葆原泉州南安人萬歷癸丑進士

除戶部主事調兵部

黃氏尊素 四書鍼

八卷

存

餘姚縣志公字真長萬歷丙辰進士由寧國推官入為山東道御史劾魏忠賢死詔獄贈太僕寺卿謚忠端

吳氏繼仕 四書引經節解圖

二十六卷

未見

黃氏智 四書講義

佚

休寧名族志智撰四書講義二百篇

唐氏汝諤 四書微言

二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十四

存

陳氏榮選 四書私旨

未見

陸元輔曰字克舉同安人健之孫

許氏有聲 四書獨證

二十卷

存

趙南星曰棗強諸生

姚氏 光祚 四書望洋編

二十卷

存

陸棻曰吳人姚光祚字眉昌輯四書望洋編二十卷有解經邦張養心張尊美夏嘉遇沈麟堵天顏張垣序七篇其文蕪漫不足存

王氏 廷煜 四書音釋

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十五

存

嚴繩孫曰字幼翰一字君渡無錫人

馬氏 廣軫 四書讀 四書提鈞

未見

平湖縣志馬廣軫字飛生家貧教授門人私謚曰端

敏先生

張氏 嘉猷 四書不倦錄

未見

張氏 嵩 四書說乘

六卷

未見

鄭珣曰張嵩字曼石海寧人

商氏 惠 四書問答

二卷

未見

陸元輔曰金華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八

十六

陸氏 弘銘 四書彙解 四書演注

未見

姚氏 之鳳 四書粹言

未見

李氏 竑 求已齋說書

四卷

存

竑自序曰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吾知之矣古之學者

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古之學者謀道今之學者謀祿
其相爭在鍼芥之微而相去之遠不啻如秦越也故
自孔孟以後世人相沿以為學者大都名利之借徑
而已夫何世愈降而人所以射名利者益巧收名利
者益捷應制者不必談文章立朝者不必談經術而
惟鑽穴登壘之是驚則夜氣不足以存故至此極耳
嗟夫上之所懸為功令者既如此下之所走為便徑
者復如此思古人所謂學者必更有在乃覺爽然若
失於是計其平日受之過庭傳之師友錯綜於載籍
及海內諸名家凡若干言手授之以見學問之道由
此而始非曰應世云爾也

韓氏 宗琦 四書庭訓

未見

廣信永豐縣志韓宗琦字汝震諸生

張氏 睿卿 四書釋義

十卷

未見

四書語錄

一卷

未見

張氏 維機 四書永業

十九卷

存

高兆曰晉江張維機晦中撰

潘氏 游龍 四書申注

十四卷

存

繆泳曰游龍松滋人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九百八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四書 八

陳氏 仁錫 四書語錄

一百卷

未見

四書析疑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十卷

未見

四書備考

八十卷

存

華氏 允誠 四書大全纂補

未見

魯氏 論 四書通義

十卷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魯論字孔壁天啓辛酉選貢生除頴

州同知遷福建都司經歷

譚氏 貞默 四書見聖編

一百 闕 卷

存

高佑鈿曰先生為予外舅勤於著述五經皆有解詁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惟四書見聖編鏤板白門以論語中庸大學為孔經

謂中庸大學皆子思所作也以孟子七篇為孟經

張氏 溥 四書纂注大全

三十七卷

存

葉氏 樹聲 四書微響

未見

長興縣志葉樹聲號瞻山字唱于崇禎辛未進士

申氏嘉脩 四書鐸

闕卷

未見

陸元輔曰公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知儀封
杞二縣擢吏部主事謫南京國子監博士陞太僕寺
丞甲申三月都城陷投井死

楊氏以任 四書遺旨

六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存

曾傅燦曰公諱以任字維節號澹餘瑞金人崇禎辛
未進士四書遺旨六卷官南京國子博士時作西安

鄭如洵刊行之

陳氏天定 慧眼山房說書

二十卷

存

張遠曰天定字惠生龍谿人崇禎辛未進士

張氏爾禎 四書事實

未見

保定府志張爾禎字玉屏容城人崇禎癸酉舉人著
四書事實孫奇逢序之

黃氏淳耀 四書大旨

六卷

存

右見之吳興書賈舟中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徐氏養元 四書集說

二十四卷

存

陸元輔曰唐山人崇禎癸未進士

徐氏學顏 四書日東

未見

黃虞稷曰公字石松永康人國子監生官楚府長史
崇禎十六年死張獻忠之難

易氏道暹 四書內外傳

未見

陸元輔曰道暹字曦侯黃岡諸生崇禎壬午死寇難

侯氏君權 四書膚見

未見

李氏鳳翔 四書釋義

未見

保定府志李鳳翔字伯鳳東鹿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五

賈氏明孝 四書救弊編

未見

開封府志賈明孝字君錫由明經任陝西宜川知縣

張氏雲鷺 四書經正錄

未見

黃虞稷曰無錫人專闢李贄之說崇禎三年以其書

進呈得旨褒嘉準作貢生

徐氏邦佐 四書經學攷

十一卷

存

繆泳曰邦佐字孟超錢塘人

楊氏琦 四書辨疑

闕卷

未見

陸元輔曰建安人陽春訓導改溫州

陳氏鵬霄 四書續經學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六

六卷

存

祁熊佳序曰高皇帝龍飛之初召儒士許元葉瓚十

餘人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命王宗顯開郡

學延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久廢至是

始聞絃誦之聲右文崇學斯亦勤矣滅吳之歲設科

取士大意則曰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

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

事洪武三年復定為科舉格然則我朝養士之厚取士之周雖三代盛王豈有過歟及文皇帝登極命諸儒臣彙輯十三經注疏性理大全諸書頒行天下一時儒者皆棄詩賦歌辭之學而知有聖賢性命之書夫上以此求之而下不以此應之必無之事也風會遷流制沿弊起父兄所教子弟所習非時文不為工而於國初頒行諸書高束不讀今天子下明詔黜浮靡敦實學孔孟程朱之理稍表著於天下故習刑名農墨黃老之言者變而習兩漢諸史唐宋諸大家又上而習五經四書諸儒傳注然予謂兩漢諸史唐宋諸大家與刑名農墨黃老之言其文有工拙詭正之不同而其於聖賢之理離合亦相半至習五經四書諸儒傳注之言醇矣而苟非學有原本亦豈遂足以應明詔而無負所謂黜浮靡敦實學者乎昔王荊公毅然以斯文為己任往見周茂叔三顧不見反而求之六經乃卒以泥古變法流毒蒼生則使當世而有

尊經學古如荊公者猶非天子下詔求賢之意況尊經學古更有不及荊公者乎吾友天羽不憚校讐考訂之勞續四書經學考編類點定欲學者習其讀則核其詳顧其名則究其實俾我朝收右文崇學之報而儒者所為尊經學古由乎此而不盡由于此也伊川曰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聖賢之學儒者宜審所以自處矣

繆泳曰鵬霄字天羽山陰人祁進士熊佳為之序

楊氏夔 四書大全節要

未見

顧氏夢麟 四書十一經通考

二十卷

存

四書說約

二十卷

存

楊彝序曰往子嘗為四書大全節要與麟士多所商
推塗乙纜數卷其後麟士說約繼作始戊寅秋至庚
辰夏而其刻遂成或訝其太速予曰否凡為一書而
增雜出入無定論者皆先無成竹於胸中耳麟士誦
說既素則於論議得失引據正反固一一得見其要
害而或棄或取無所更端矣且其辨証精析雖貫穿
羣經而窮究指歸則斷以晦翁為正理務畫一而筆
削所至皆本平生所見而為之此所以易而復至慎
也今取其書覆之則覺注疏大全鄭孔程朱而下人
代分矣而條貫繩約則如出一口不皆麟士之書而
乃為麟士之書矣

宋氏繼澄四書正義

二十卷

存

繼澄自述曰四書講義不可數計近吾友顧麟士為
說約張爾公為大全辨取舍前人每見精確予亦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九

所見因成四書正義一編自注疏以下麟士爾公以
上皆採擇焉

倪氏晉卿四書大全纂

闕卷

存

葛氏承杰四書新義

未見

張氏自烈四書大全辨

三十六卷

存

劉城曰爾公即四書大全而為之辨導揚程朱之言
折衷諸家之說務求至當以合經旨其言曰聖人之
教人也甚無取乎一說爰有異同予讀書而有疑焉
則質之質之不得則思之思之不得則又反覆讀焉
著為說以解之研慮問答若有辨焉者其實以存吾
疑而已蓋爾公之意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十

吳應箕序曰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聖人之道無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專取朱注行之謂漢唐以來能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為異端邪說所亂者莫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成祖文皇帝命有四書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即朱子有未盡則羣儒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予嘗取其書究之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醇疵未嘗不

相半至其與聖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歟豈非當時承旨者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日不給所委而分彙者多小生豎儒識未遠與今習者第謂此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敢議論其間者是倍上也孰知其不然哉國家之制行之久而當否見則夫論說之是非亦未有不久而愈明者也既是非較然矣徒以創於更制之難而併我聖祖闡揚聖道造進學士之意寢以微失此又誰之過歟於是袁州張子獨憂之於數

百年後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取其說之疑者辨之此亦黼黻聖治之大端也崇禎乙卯陸元輔曰自烈字爾公江西人以大全成於明初督促而成擇之不詳故辨之時論以其立異毀其所鑿板然亦有失有得也

吳氏蒼舒四書圖攷

未見

吳應箕序曰古人讀書左圖右史圖之傳也尚矣經

圖自鄭玄王弼而下代不乏人至宋儒以後而大備以予所聞有論語圖纂二卷及程復心四書纂圖釋二十二卷恨未及見意嘗欲集古圖衍之定為一書而未暇甲戌春過新安丹山聞有吳蒼舒先生者精經學攝衣請啟得聞所未聞先生因出其夙所撰著相示則有四書節解圖攷在焉予周覽之其圖攷精核視昔人加詳而所解釋則一根正經衷於程朱之說觀於是而知先生之學有功先聖其可傳無疑也

先生棄官著書將四十年貲鉅萬以是廢布衣蓬戶
屏絕外營其行義無愧古儒者所著七經圖攷聲音
紀元三禮正定注疏皆翼經明道諸書予將與從孫
子含去非謀使次第行世而今為先序其概云

史氏以徵四書彙解

四十卷

存

陸元輔曰以徵曾受業於楊解元廷樞故其言折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十三

諸家歸於純正

白氏翔四書羣言折衷

二十卷

存

楊葵曰折衷繫注於書文之下又分注羣言於注之
後溯流窮源頗不易也

顧宸曰大全蒙引存疑均有功於後學然或彼是而
此非或此詳而彼畧或互相抵牾而莫識統歸或微

示異同而愈難畫一白子漢公取而折衷之必以紫
陽為依歸卓識大力當與三書共不朽也

鄭培曰天中白翔漢公輯鄴下李繼白夢沙刊行之

何氏備闕氏闕四書補注

十九卷

存

碻序曰碻幼讀四書聞塾師之所行說意若未盡及
參之眾說間有闡微言發要旨補集注之所未逮爰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十四

取宋明儒家言參酌異同擇其是者補紫陽千慮之

一失為四書補注一書屬番禺闕子闕裁定之其

未盡之蘊別為或問若干卷詳著所以去取之故非

敢謂有意於聖人精意之所存後之人有是所當是

而非所當非者則碻之師也已

朱氏心四書衍注

未見

鄭元慶曰歸安人字念時鄉人稱序齋先生

傅氏維麟 四思堂說書

六卷

存

陸氏在新 四書定解

二十卷

存

陸氏隴共 四書松陽講義

六卷

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十五

隴其自序曰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發間疏其意示諸生或述先儒注脚或自抒所見欲其即聖賢之言引而歸諸身心不徒視為干祿之具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有攜以南歸者謂有裨於學者遂謀付梓既成而寄京師隴其乃自序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

未得入其堂與自汨沒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嘗思乞

身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

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尚未得遂至於此編

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據胸中一時

所得告之以稍逭尸素之慙云爾非能著書講學也

若其拳拳於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

學者正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十六

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沈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為今之為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墻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隴其所當奉教於君子者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尚願與學者共進之焉

四書困勉錄

三十七卷

存

唐氏達四書臆解

未見

費氏世奇四書講義

未見

鄭元慶曰費世奇字幼服歸安人拔貢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十七

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

十二卷

存

四書正誤

十四卷

存

復禮自序曰經書之有解自漢儒始馬包孔鄭止詮字義不尚文辭學者尋繹其中淺深皆可以自得宋

儒動輒譏其龐雜程朱楊謝諸公銳意發明為功甚

鉅然尚有質諸鬼神而可疑俟之聖人而滋惑者惟

矯誣聖賢援引佛老二耆莫大焉夫以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傳諸尼山伊尹伯夷柳下惠之聖集諸孔子

使矢天參乘至聖而可疑將不勝其疑者矣五十為

七十為政為無為聖言而可易則不勝其易者矣是

誣聖也聖門七十餘賢強半有姓名而無事實已屬

可惜其載在魯論者率皆表表可稱而以莊子疑琴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九

十六

張以淮南證伯牛以佛老疑曾皙以喫菜根譏原憲

以沒下稍斷子張以終不喻定子貢以麤鄙近利毀

樊遲以傾側狹隘疑子夏至若夫子以君子許子產

而必曰聖人之學際乎未聞以不伐美之反而必曰

其人沒檢束乃老氏之不敢為天下先不使古有全

人而後已足誣賢也吾儒之教與二氏異解儒書者

經傳史集儘可援引據依未有用二氏之說亂之者

何晏王弼崇尚虛無祖述莊老固不足怪乃程朱楊

陸號為醇儒者而亦隨波混俗誠所不解也因為正誤一書先之以正解可從也次之以誤解不可信也終之以正誤正其誤也予之為此所謂被髮纓冠為同室之救涕泣而道非越人之疏矣茲解也非一人一日之言也諸大儒之言漢唐宋以來之言也論語曰多聞擇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期無負於夫子之教而已

閻氏若璩四書釋地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九

十九

一卷續一卷

存

姜氏彥四書別解

一卷

存

黃宗羲序曰姜子汝臯穎悟過人汎濫詞章方技之學亦既有年近遭憂患乃取四書以其所得者相為印合始知章句之外別有天地方正學云年來讀四

書有味姜子可謂有味矣今日坊書千篇一律乃木札蔗皮求為糟粕不可得也

洪氏名未詳四書說約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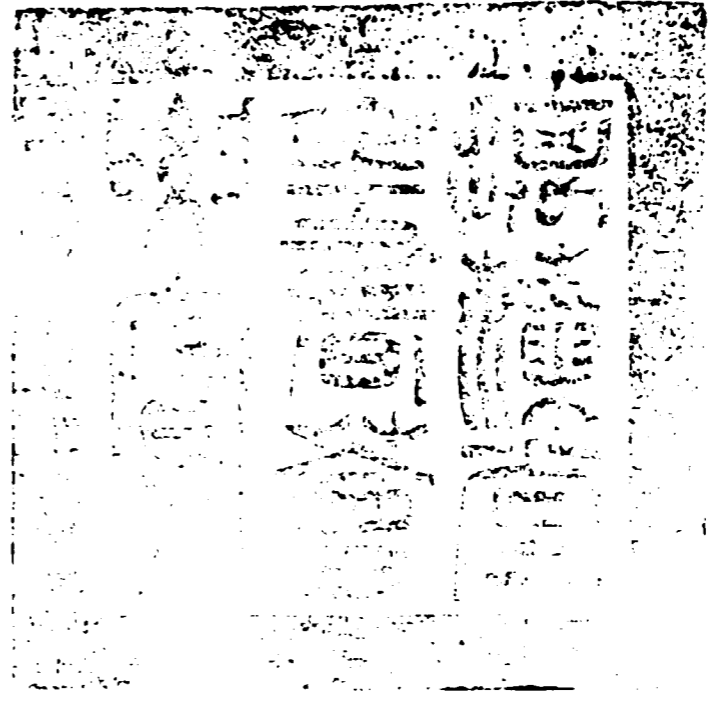
陸元輔曰積齋洪氏未詳其名所撰周易翼義四書說約皆大學士史公繼偕序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九

二十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